目录

1917 年丁巳(民国六年) …… 1
1918 年戊午(民国七年) …… 7
1919 年己未(民国八年) …… 17
1920 年庚申(民国九年) …… 117
1921 年辛酉(民国十年) …… 203
1922 年壬戌(民国十一年) …… 237
1923 年癸亥(民国十二年) …… 245
1924 年甲子(民国十三年) …… 263

余夙知作日记之益，在清华三数年，积成多册。有时取观，殊不自以为得。则以思想浮泛，见闻隘陋，遗诮井蛙，可悯实甚。然自谓若能游美，新事物、新感触，滔滔滚滚，奔赴腕下，应接不暇，必当思所以利用之者，则日记诚不可阙也。

到美忽逾两月，去国亦正百日，旅途既劳忙且倦，上课后更碌碌少暇。昏昏送日，日记乃始终未成一字。此自视为第一天职，玩忽若斯，何以自解？且每日不乏佳材料，凭空弃掷，亦深可惜。积之愈久，则补足愈难。是无他术，惟有从今日做起，先求不再堆滞，久则轻易。至前日宿逋，俟有力时再清偿之可也。今日为美国Thanksgiving Day①，正好假此为日新之纪念，愿终无忘之云尔。

中华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自识于美国Charlottesville② 市寓楼

此日记之用途及资料

一、每日之行事、闻见、思想、感触，凡可以为一己生涯历史增趣味，供谈助，并为他日著作"大小说"及"自传"之资料者录之。

二、凡美人之议论，书报之记述，有关吾国前途、又时事无大无小，

① 感恩节。在美国，是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② 霞洛脱城，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城。

足资鉴戒取法，则推究其重要始末，以及读书所得，思考所至，意将存留，以告吾国士夫人众者，均录之。

三、吾生之责任，事业之计划，德智之进步，日记所得，以自鞭策，按时计程，斟酌损益，均皆录之。

四、积成册帙，按月寄回国中亲友，以代信函。

(1)Daily incidents. History of my life. Happy remembraces.①

(2)A big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 of:

(i)Observation.

(ii)Conversation and Lectures.

(iii)Reading of (a) Books,

(b)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v)Reflections and Opinions for future Reference.②

(3)Moral Preceptor. Conscious development of my own Character and Intellect.③

(4)Substitute for Letters to my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China. Expression of Love and other Impulses.④

此册之作法

一、每日以片刻馀暇为之。In spare moments; everyday.⑤

二、中、英文夹杂，互用。

---

① 日常事件。一些经历。快乐的回忆。

② …厚册杂录记簿：(i)观察所得。(ii)谈话与讲课。(iii)阅读的书籍、报刊。(iv)思考与感想，以备他日查考。

③ 道德训诫者。自身性格与思想有意识的发展过程。

④ 充作与中国亲友之书信。表达爱情与其他亲情。

⑤ 每日，闲暇的时刻。

三、文字但求简赅，不尚修辞。Facts and not rhetoric.[1]

四、此册随身携带，有得即记。

五、记事惟求详实，不厌琐细。立意但直舒胸臆，不计外人之毁誉、吾论之偏颇与否。凡与吾相亲爱者，无人不可读此册。凡吾所行事，皆期其书于此册而无惭无愧。

前所发愿作日记，而牵于外务，一再羁延，犹不能成。已矣哉，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值一岁之始，发愿自新，其或有些须之成功哉！自识。

民国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阴。雪。寒冷。　昨日迁寓邻舍 Miss Virginia Bowcock[2] 之家。每月房金十元（美金），饭费二十二元半，较前略昂。盖自来此间，即寓 Mrs. W. T. Brown[3] 之家，月费三十元。地势居中，居处宽敞。惟主妇虽勤俭而性颇刻啬，寓客多不满意，相继他迁。主人温和简肃，任某处中学校长，年假归来，决移家京都，日内即迁往，故予等亦不能不移寓。旧主人有两女，一方九龄，一长二年，均婉娈可爱。另一四五龄之子，则暴躁跳掷，不肖乃姊。新居主人为三姊妹，均老处女。长者年六十二，幼者亦五十五以上。就食此间者，教员某及眷属外，另一少女，馀则皆老妇及老女，龙钟伛偻，成一团体。予等虽处其间，殊为趣观。惟室尚整备，人亦均和蔼，故复初君日内北上，予将居此而安之矣。

---

① 重事实而非修辞。

② 费吉尼亚·包柯克小姐，作者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时居处的房东。

③ W. T. 布朗夫人，作者的房东。

午后，往访教员二人，均未遇。

连日大雪，甚寒冷，至零下十馀度，寓主妇谓四十六年所未有。然居处极温暖，即从事外出，亦无所苦，不若北京之严寒凛冽，举动棘瑟。甚矣，文明之促进幸福也。

日来之要闻：（一）俄国提出议和条件，德、奥等国赞之，以"无割地、无赔款"为要旨。同盟国初似不顾，而继则英首相亦议及此，似和局将有终也。（二）美国全国铁路，收归国有。以财政总长 W. G. McAdoo[1] 为督办，于昨日正午视事。谕路局人员，如常供职，先疏通煤炭之运输，以救纽约等处之寒封之情况。各路之"瞭望车"及"饭车"等，多裁撤，以省材料云。

中国近事：（一）山东举代表入京，陈述日人在山东管理内政，虐遇居民情形，请交涉取消。（二）中国兵占据哈尔滨，又将派兵赴海参崴。

① W.G.麦阿都。

民国七年一月一日

阴。　晨，读书。

午后，偕复初观电影戏，名 Antics of Ann[①]，甚佳。又有日本妇女造扎花枝种种，并附说明。美国人多知日本，少知中国。一尊一卑，固由强弱判分，亦因日本人常事鼓吹，极力抽叙东洋情形。中国则顾虑乌能为此。予固不常观电影，而所见日本之风物故实，于此剧片中者，亦已屡矣。

一月二日

阴。雪。　晨，赴银行等处，午后读书。

三月二十日

阴。　午前，试英文。

昔在清华数年，每年皆有日记，虽中多间辍，而已积成多册。到美国后，则全废此事，未尝举笔。今夏四月，在 Va 省[②]，Joseph D. Pettus[③] 君，约往乡寺演说，途中共乘。因力言作日记之益，劝我勉力为此，感其意而默记之。此君旋即赴法国，抚视兵卒，盖服役于 Salvation Army[④] 者也。六月，北上过朱君毅处，见

① 《安的滑稽动作》。
② 弗吉尼亚州。
③ 约瑟夫·D·派脱，作者 1917 年—1918 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时的美国同学。
④ 救世军。

其案头之《留美日记》，已作至卷五。而我学殖荒落，志行泄沓，一载光阴不再，实堪愧愤，爰自此日起，重新立志，从后种种，念兹在兹，聊自规勉云尔。

出国后，行踪略历，撮记于下：

丁巳八月十八日离上海，渡太平洋。二十二至二十四日，过日本。游东京、横滨二地。九月五日，泊檀香山。游览半日。九月十一日，抵金山埠。次日登岸。连日游眺，并赴酬应会集。十六日，东行。十九日午，抵芝加哥。宿青年会旅馆。二十日晨，东南行。二十一日午，抵 Charlottesville, Va. 二十四日，入勿省大学[①] 上课，住 Mrs. W. T. Brown 之家。十二月二十二日，放寒假。三十日，移寓 Miss. Va. Bowcock 之家。

戊午年正月四日，复上课。三月二十四日，第三学期开课。三十一日，移寓 Mrs. H. M. McIlhany[②] 之家。六月七日，校考毕。八日北上，至华盛顿京城。九日游览终日。是夕，到 Baltimore[③]，住君毅处。十日晚，更北发，过纽约，十一日下午，抵康桥[④]。寓 193 Auburn St. Central Sq.[⑤] 七月一日至八月十日，在哈佛夏校上课。九月九日，移寓 366 Harvard St. 今日乃九月十七日也。

今夏，习《心理学》一科。W. James 著教科书中有格言数条，最可受用得益。兹录于此，其论习惯养成及改易之法，有四条：(1) Launch

① 今译弗吉尼亚州大学。

② H. M. 麦姬哈尼夫人，作者的房东。

③ 巴尔的摩，美国马里兰州城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此城中，朱君毅当时在该校肄业。

④ Cambridge，通译剑桥，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市。位于查尔斯河北岸，与波士顿隔河相望。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及拉德克利夫学院等均在该市。"康桥"之译名，为中国留学生所取，以区别于英国之"剑桥"。

⑤ 中央广场，奥本街 193 号。

ourselves with as strong and decided an initiative as possible. (2)Never suffer an exception to occur till the new habit is securely rooted in your life. (3)Seize the very first possible opportunity to act on every resolution you make, and on every emotional prompting you may experienc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habits you aspire to gain. (4)Keep the faculty of efforts alive in you by a little gratuitous exercise every day.① 又有云，If a youth keep faithfully busy each hour of the working day , he may safely leave the final result to itself.② 即"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之意也。

九月十七日

午前，引导新到此某君游览 Fogg's Arts Museum③ 及 Peabody Museum of Botany, Zoology, Mineralogy, Archaeology④ 等。中有德人某氏父子所制"玻璃植物标本"全套，最为驰名。其人已死，而法竟不传，制工细微巧妙，颇受称道者也。

九月十八日

自美国加入欧战以来，学校已大受影响。而九月十二日新律，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男子，皆当备充兵之选，随时征赴军前营次。大学之停办者纷纷。又以五百巨校，收归国有，改定功课，设"学生军"

① (1)以最可能强烈和坚决的积极性，使我们自己投身于工作。(2)绝不允许一个例外发生(下不为例)，直到新习惯牢固地在你的生活里扎了根。(3)抓住尽可能最早出现的时机来实践你作出的每一个决定，并且也朝着你努力追求的习惯那个方向，按照你可能经历的每一个感情冲动去行动。(4)每日用一点无偿的劳动来保持你身上的精力旺盛。

② 如果一个青年在工作日的每一个小时都使自己保持一贯忠实的忙碌，他尽可以安心地让最后的结果自生自灭。

③ 福格氏美术馆。

④ 皮博迪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考古学博物馆。

Student Army Training Corps。凡美国学生之非疾病残废者均入之，试学三月，专习工程理化等实用学科。三月之后，择其优秀，令续修所学，以备选充将校，及工程医药等职事。其劣下者，先行征调赴军，目兵，以期凡才皆得其用，而战备乃为完足也。M. I. T. 及 Harvard[①]，均如是改办。故吾国学生，旧在此者，与新来者，均彷徨无定栖止。

Harvard 改办之章程，及"学生军"之布告，另粘存。因异邦学生在此者众，遂以照常之普通科与"学生军"并行。美国学生，听其自择。但多入"学生军"，盖可望充军官，而得以所长自见。"学生军"之学膳房金，及衣服杂费，均由美政府赠给。平日在校，早出晚息，勤习兵操，一切亦均以兵法部勒。

予从诸"外国人"之例，入普通科，但学课多已裁减。前定住之寝室 Divinity Hall[②]，自是亦均为政府收用，以驻"学生军"。美国备战，规模宏大，在在均足惊服。盖欧战之裨益美国者至大，一洗柔靡分散之习，而盛行统一集权，其行事之坚强勤奋 efficiency[③]，他人鲜能望其项背，是真善用时势者矣。

谢君祖尧顷来函，言日本藉吞灭中国之号召，以激励民心，振作志气。《左传》范文子谓"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晋国之忧，可立俟也"。孟子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悉此义也。

九月十九日

午后，偕诸友人往游 Lexington[④] 等处，美国独立战役首先发难之地也。处处皆有石碑铜像，以崇德树绩，昭示来兹。又当日所用之

① 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

② 神学楼。

③ 效率。

④ 莱克星顿，波士顿西北十英里的小镇，为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打响之地。

铁炮，亦保存无缺，即安置原处。野外风物，颇足娱乐。该地公园，则闭锁不得入。至夕始返。

九月二十日

雨。　是日明思（向哲濬）回校（Yale[1]）去。另导某友游诸博物院。

迭接汤、曹诸人来函，知先后抵校。又碧柳来函，其中狂骚之情、郁激之感，颇与卢梭等相类，予殊为惊忧，即致书规劝。予深爱碧柳之才，而悯其遇，故为"赙款"之事，常责望诸友过深，实属非当。然若碧柳误入魔障，则不惟碧柳一人之损，亦吾侪之大失。深望其能改进也。

九月二十一日

晚，陈通夫（名达）来谈。述其在西美，亲见华人遭美人蔑视欺侮之情形。甚至饮食馆、理发店，亦拒而不纳，等等。又述纽约城中之"中国展览会"之设，专以谋利，而侮辱我国人甚至。嘻，此亦美人之耻也！

九月二十三日

是日，校中开学。上午注册。予为 Unclassified Student.[2]

下午，处置琐事。决即长住现寓之屋（每星期房租三元），366 Harvard Street[3] 不再迁移。现暂与杨孟纪（名承训）[4] 君同室，陈

---

① 耶鲁大学，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

② 暂不定级学生。一年后，视功课成绩定级。

③ 哈佛街。

④ 杨承训（1896— ），字孟纪，湖南长沙人。清华学校 1917 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士，习化学工程。回国后，在铁路系统工作，曾任津浦铁路局局长。

宏振[1]、李达[2]二君则住别室，亦同寓。地距校甚近，诸凡尚属便利云。

九月二十四日

校中派 Prof. I. Babbitt[3] 为予之 Adviser[4]，从予之请也。

是日拟定功课单，往见各教员，一一求其允许签押。奔走终朝，颇费周折。有再四磋商，乃允予上此课者。幸得梅君[5]介绍，乃皆得如愿。虽已拟定，而开课后如某班学生过少，仍须裁撤不开。

予今兹所取，多文学，力取高深，实亦非难，但将来恐甚忙碌耳。各课开列如下：

(1)Rousseau and His Influence (Comp. Lit. 9. Prof. Babbitt);[6]

(2)Lyric Poetry (Comp. Lit. 32. Prof. Bliss Perry);[7]

(3)English Novel from Richardson to Scott (English 29a. Dr. G. H. Maynadier);[8]

(4)Studies in the Poets of the Romantic Period (English 24. Prof.

---

① 陈宏振，字君毅，福建人。清华学校 1911 年选派幼年生留美，1914 年成行。时在哈佛大学研习政治经济。回国后，在上海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服务。

② 李达，字宏章，江苏吴县人。清华学校 1911 年选派幼年生留美，1914 年成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后任汉口中央银行经理。

③ Irving Babbitt 欧文·白璧德(1865—1933)，美国评论家、教师，新人文主义批评运动的领袖。就学于哈佛大学和巴黎大学，自 1894 年即在哈佛大学教法语和比较文学，直至去世。

④ 导师。

⑤ 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一字觐庄，安徽宣城人。清华学校 1911 年考选留美，哈佛大学文学硕士。曾任南开大学教授，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美国哈佛大学汉文副教授。1936 年后，久任浙江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为《学衡》杂志创办人之一。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⑥ 《卢梭及其影响》(比较文学 9. 白璧德教授)。

⑦ 《抒情诗》(比较文学 32. 勃里斯·帕瑞教授)。

⑧ 《英国小说，从理查生到司各特》(英文 29a. G. H. 梅那迪博士)。

J. L. Lowes);①

(5)French Prose and Poetry (French 1. Dr. Hawkins).②

计每星期十五小时,上课时间,均在下午二时与四五时之顷。此次所选功课,颇能如意,当益精修力学。

晚,尹君寰枢③ 来,授予等以"墨水印字机"mimeograph之用法,颇详尽。

九月二十五日

雨。 是日上课,Babbitt先生因病未到。

九月二十六日

雨。 Prof. Bliss Perry将以公务他去。Lyric Poetry一科,改于第二学期始授。故即拟上Babbitt先生之Comp. Lit. 22: Literary Criticism since the 16th Century④ 一课,以补此缺云。《英文小说》一课,每次须读书约二三百页。每星期读毕二书。近读Richardson's Pamela及Clarissa⑤ 二书,甚喜之。以为颇肖《石头记》也。

九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上课如常。予每日上课之时,约在下午二时至五时顷。图书馆

① 《英国浪漫诗人研究》(英文24. J. L. 罗斯教授)。

② 《法国散文与诗歌》(法文1. 郝金博士)。

③ 尹寰枢,字任先,后以字行,湖南攸县人。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国防会副会长。作者初到哈佛,与尹君同住Thayer Hall纱绮楼之一室。

④ 比较文学22:《近世文学批评》。

⑤ 理查生的《帕米拉》及《克丽莎》。 Samuel Richardson 塞缪尔·理查生(1689—1761),英国小说家。《帕米拉》(又名《美德有报》)及《克丽莎》,均为理查生所著小说。

晨八时半开，晚十时半始闭，星期日亦开，故得恣意游泳其中。

日来颇寒。

九月二十九日

晴。　星期。晨，访潘锡侯（名承圻），在其处 typewrite[①] 天人[②]通信若干份。午后，游谈。晚，读书。

锡予（汤用彤）[③] 近来函甚多，足见关切公私之意，甚为欣幸。

九月三十日

上课如常。

自今日起，在校中食堂 Harvard Union [④] Divinity Hall 吃饭。日需一元，甚为丰盛。近顷在附近饭馆就餐，有时每日一元尚不足支付，故决改此，藉得饱食云。

① 打字。

② 指天人学会。该会为清华学校一学生团体，成立于 1915 年冬。发起人为黄华，会名为汤用彤所取：以“天理人情”实为古今学术政教之本，亦吾人之方针所向。而以人力挽回天运，以天道启悟人生，乃会众之责任也。

③ 汤用彤于 1918 年 8 月抵美，时在明尼苏达州之 Hamline University 汉墨林大学学习。

④ 哈佛大学学生公会。

日记废而不作久矣，兹决续之。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如电铃之扣码、书库之目录。凡藏储脑海者，他日就此记之关键，一按即得。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藉免费时而旋中辍云。

民国八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三月二十日，学期考竣事。

二十二日夕，偕尹、杨[①]二君，赴New Haven, Conn.[②]，车行四时而达。晤明恩及陈俊，朱丙炎、朱世昀兄弟，吴曾愈等诸友，及国防会长张贻志[③]君。凡盘桓三日，游观Yale大学。再则酬酢叙谈，餐于中国饭馆（肴馔极丰美，陈设极精巧富丽）。又会商国防会印书局[④]事一次。众决必办报，月出一册。定六月下旬，在Cambridge聚议，细定办报之策划、体例、宗旨等。

二十五日晚九时，宓独归至康桥寓舍。

① 当指尹寰枢、杨承训。

②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城。

③ 张贻志(1889—)，字幼涵，安徽全椒人。清华学校1911年考选留美，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回国后，在中国棉业贸易公司任职。

④ 中国国防会为中国留美学生之爱国组织，成立于1915年5月9日中国政府屈服于日本、承认其五项二十一条之后；其意在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反抗外国侵略，以救亡图存。国防会印书局相当于该会之宣传部。

三月二十六日

归来殊倦，故与梅[1]、陈[2]、卫[3]诸君游谈而已。

陈君寅恪以诗一首见赠，录此。

《红楼梦新谈》题辞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垆更有人。虞初号黄车使者。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红楼梦新谈》乃宓所撰，三月二日，在此间哈佛中国学生会之演说稿也。

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是夕，偶及婚姻之事。陈君细述所见欧洲社会实在情形。乃知西洋男女，其婚姻之不能自由，有过于吾国人。

---

① 指梅光迪。

②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习语言文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习经济，美国哈佛大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湛研究。

③ 卫挺生(1890—1977)，字聚甫，湖北枣阳人。清华学校1911年考选留美，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燕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政府主计处顾问、湖北省政府委员。1944年弃政，致力于历史研究。1948年底去香港，1956年赴美国定居。

陈君所述，不能悉记，惟记其纲。（一）贵族王公——例如Hapsburg Family[①]；Wife of Arch-Duke Ferdinand（of Austria）[②]。（二）中人之家——例如巴黎某寓主之女五人，而四人为尼，乃得以其一遣嫁。盖女虽有貌而无财，则亦无人问津也。（三）下等工人（宓因忆及潘锡侯所述美国工人之情况）。……盖天下本无"自由婚姻"之一物，而吾国竟以此为风气，宜其流弊若此也。即如，宪法也，民政也，悉当作如是观。捕风捉影，互相欺蒙利用而已。

宓谓天下无完全长久、圆满适意之事，亦无尽善之人。故人须自能寻乐，乃有真幸福之可言。然非学养有素，阅历广博之人，不能解此。宓意婚姻之要，不尽在选择，而在夫妇能互相迁就调和。若妄着一副歹心肠，则无处不见神见鬼。故今之倡自由者，毋宁教男女以处人接物之道，反可多享实福。由是，则婚姻之事，决不能不重视宗教之观念 Religious feeling; faith[③]。梅君谓，凡言自由婚姻，则荡子流氓，必皆得志，而君子正士，必皆无成。征之中西事实，昭昭然也。（其例，多不胜举。异日当皆入"小说"中以写之。）——故凡天下真正之事理，惟有识者，能洞烛微隐，概括精要，而非可以词，理强为推求。Truth seen, not by logical reasoning, but by intuition, or imaginative penetration.[④] 又凡虚理辩说，皆属无益，惟按事判决，乃有价值之可言也。

陈君又论情之为物，以西洋所谓 sexology[⑤] 之学，及欧洲之经历参证之，而断曰：（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

① （旧奥地利的）哈普斯堡皇室家族。
② 奥地利大公费迪南之妻。
③ 宗教感情；信仰。
④ 真理不得之于逻辑推理，而依靠直觉或洞察的想像力。
⑤ 性学。

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此与中国昔人之论有合也。有情者曰贞，无情者曰淫。

月旦人物，有时比评极为确当者。陈君谓（一）谭延闿似柴进。（二）人以袁比曹操，而宋教仁则自命诸葛。宓昨见陈俊君，窃意其人殊可比"Vanity Fair"中之 Becky Sharp ①也。

梅君之友虞君文浩，其事亦可为小说之资料。宓谓梅君，宓旧作论吾国共和政治诗一首，可以移赠虞君。诗曰："已嫁还思未嫁情，芳时终竟误虚名。画屏无睡看牛女，银汉何年风露生。"

三月二十七日

读书。写信。发天人公函一封。游谈。

呜呼，世乱之亟，从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国之内忧外患，扰攘争夺，疮痍荼毒，无论已；即全世界今时之大乱，亦实向来所未见。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罗马帝国解纽，而有诸蛮族之南侵。亦犹吾国五胡乱华，五代兵戈，及元清之入关，然旋皆渐归统治。独自卢骚之徒，妄倡邪说，于是人心思动，潮流所被，世无宁日。法国大革命，如导火线，自是而乱遂不可止。

十九世纪，国际之竞争最烈，帝国主义也，经济政策也，残酷横暴，冲荡横激。近当欧战以前，各国皆大骚动。当政者有特藉欧战以为尾闾，欲以外兵抒内忧。范文子语深是。战开而内乱止，战未止而内乱又起。欧战者，譬犹人患疔疮，毒痛积于一方，遍身麻木。及一旦疮口溃裂，医药未施，脓血尚未除净，而馀毒走入血

① 《名利场》中之蓓基·夏茨，《名利场》为 W. M. 萨克雷所著小说。

管，遍布全身，到处爆发。于是手足耳鼻，无复完肤。夫欧陆和会未终席，而过激党之势力，已蔓延于全欧。威总统[1]仁心宏愿，以澄清寰宇为职志，有万国和平会 League of Nations[2] 之设施。然此亦犹中国之孔孟救世、王荆公治国，终必失败。自其议初倡，英、法、意等大小各国，其中残刻阴狠之人，无论为君为相为民为庶，皆肆力攻击，威氏二次赴法国，相隔不及三月，而冷暖之情顿殊。必欲破坏之以为快。近者如意国与南斯拉夫新国 Jugo-Slavia Republic[3]，盟会之中，忽欲以兵戈相见，向成弭兵，可与参证。群委咎于威总统。而近三数日来，则风潮愈急。匈牙利已归入过激派之掌握，举兵以攻联军。联军又战于俄之南境。于是近之万国和平会，遂一变而为三四君相之枢密会议，将来结果，可想而知矣。

今世之大患，莫如过激派 Bolshevism[4]，德、俄已全归糜烂，爱尔兰久已骚动。近自匈牙利举兵，而澳洲之乱又见告矣。凡古今叛乱，虽其假借之名义各不同，而实则皆由生人好乱之天性，所谓率兽食人、争夺扰攘、杀人放火之行为。但使礼教衰微，法令不行，则蜂起不可收拾。如法国大革命，则以“平等”“自由”为号召；我国之乱徒，以“护法”等为号召；今之过激派，以“民生主义”为号召。其实皆不外汉高祖“取而代之”之一种宗旨。“你不得吃，让我来吃”。此一语足以尽之。过激派之势力，不特遍于欧陆，然如英国人之稳重明白，则过激派终不得大逞。且弥漫于全世。去年日本之米荒召乱，即其明征。（或曰“日本民权渐长，日本之福”。此仇人快心之言。）近闻我国工人，在俄京者六万人，均已入过激派，闻之

① Woodrow Wilson 伍德劳·威尔逊（1856—1924），第28任美国总统。
② 今译国际联盟。
③ 南斯拉夫共和国。
④ 布尔什维主义。

心胆俱落。夫以我国之穷之乱，如此火上浇油，后来者更何堪设想。又，过激派今已渐入美洲。美国之工人，多外国流氓（各国过激派之首领，均流寓之外国人），此实召乱之府。故自欧战以来，工人罢工之事，其凶其多，十倍前日。而如 Lawrence[1] 距此仅数十里。一地，工人大起风潮，今已逾月，犹未平息。火炮警兵，抢劫人家。虽与我黑暗之神州，有天渊之别，而固为此邦太平民之素所未梦见也。兹简明概括言之曰：过激派者究其实，以杀人放火为职志。其心理不外"定要闹出事来，使大家不得安宁"。《红楼梦》探春对赵姨娘语。故其国民之程度最高者，过激派之来也迟，或竟不得逞。譬犹身体素强，则不感风寒。如英国是。而过激派之来，有如病毒霉菌，必致天翻地覆，实无丝毫佳处。凡下愚之人，多乐从过激派，则以劫杀乃人之天性之一种也。而上流之人，亦有提倡过激派者。此等人非盲从，即黑心。此等人少生一个，其国之福也。凡自昔以"革命"等号召，均不外劫杀窃盗之用心。古今东西，实无微异。西国人心中明白此理者甚多，但多喜敷衍随俗，不肯彻底揭破（大家心心相印而已）。[2] 若吾国人，则锢蔽愚蒙，尚以为西国乱党，非如中国之乱党。西国之乱党，盖皆圣贤君子。呜呼，此等迷梦谬想，至可怜，至可痛也。见闻愈多，愈足惊骇。横览当前，已足魂飞，何堪后顾来日。呜呼，世乱之亟，盖未有如今日者也！

以上云云，著书详述之，累数册不能尽，兹匆匆简括言之。我之亲友见之[3]，当可略识世情矣。

---

① 劳伦斯，马萨诸塞州东北部城市。

② 作者在此段文字上方，有眉批："吾国人动曰，'某人讲革命，其心不诚'。不诚尚好；若诚，则真不得了矣！所谓 fanatic 盲从、狂热是也。

③ 作者赴美之初，曾将日记定期寄回国内，诸至亲（生父、嗣父、姑母等）知友（吴芳吉、吕谷凡等）轮流传阅，最后留存北京姑母处。

是夕，因见衣肆玻璃橱上裸体美人之招牌，此等广告及招牌，遍地皆是。因共论西洋风俗之坏。陈君[1]述其在法、意两国之经历。其最足骇人者，如巴黎之裸体美人戏园。秘室之中，云雨之事，任人观览。甚至男与男交，女与女交，人与犬交，穷形尽相。每观一次，需钱凡三佛郎。陈君谓，到此地步，如身游地狱，魔鬼呈形。只觉其可惨可骇，而不见其可乐。盖欧洲风俗之恶，以法、意等国为最甚。美国较欧洲已觉差强人意，然亦有不堪述说之情形。

大率西洋中古之时，一切尚与我国相同。耶教势力甚盛，人守礼法，而不至横流荡决。及近世以还，功利主义盛，国际竞争烈，耶教仅存形式，且今日则形式且将不能保。惟其然也，故人皆极端劳心劳力，竞争扰攘，寿命短缩。而物质发达，健身之术素讲，情欲大盛。昔日淡泊修养之工夫，不可复见。众惟求当前之快乐，纵欲而不计道理。故如今日之美国，虽多不婚与迟婚者，然其人十之八九，大率皆有淫乱之事，视为固然。彼惟功利财货是图，无暇问及是非。一言以蔽之，则男子必须纵欲而不愿瞻养室家，女子欲嫁而不得，则皆为滥淫之事。

种种情形，不能尽述。忆前年在匆省，多与美国学生共处，颇有所闻见。参以诸友所经历者，不胜惊叹。卫君[2]在 Detroit[3] 学校讲堂之中，暮夜亲见“鸳鸯女无意遇鸳鸯”之事。女学生 High School[4] 未有夫家而生产者比比。孙君庸皋，在医院中，见堕胎之案，层出无已。学生中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皆有不正之行，见于统计报告。忆昔在中国，尝疑西人以不婚为风尚，当必皆学养之工夫

① 指陈寅恪。
② 指卫荪生。
③ 底特律。世界闻名之美国汽车工业城市。在密西根州东南部，底特律河畔。
④ 中学。

素到，而无欲之累。近乃知西人之荡佚，至于此极。宜乎吾国留美学生，上者如顾□□、魏□□，中者如庄□，下者如周金台[1]，女子如朱胡□□之流，弃信忘义，毁约背盟，置人于死地，比李十郎尤为负心。盖其在美国，固极平常之事。其心以为，彼中国之女，为我而病而死、而投河、而出家，乃由其不知外国世情，自愚自苦，我焉能负此咎哉？世人皆浊，本难责其独清。虽然，此类之人，吾深恨之。留学生之行事，及其历史，吾将来均以"小说"写之。故不婚与迟婚，乃西俗之污点。而吾国人妄思学步，是犹掩耳盗铃，终必尽染其恶俗而后已。

清华昔有禁婚之律，宓当时即嫌其具文，徒为名高，且谓其不合人情。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夫情欲如河水，无所宣泄，则必汜滥溃决。如以不婚为教，则其结果，普通人趋于逾闲荡检，肆无忌惮。即高明之人，亦流于乖僻郁愁，abnormal perversion[2]；非德性坚定、胸怀超逸之士，鲜有能善其终者。故西俗不婚与迟婚，吾国人当知其为缺失，决不可效法。(即能勉强学到，试问何苦如此哉?)宓更揭诚以告我国中之少年男女，曰：公等而欲完贞德而求乐生也，则毋骛虚荣，毋采邪说，及时婚嫁，用情于正道。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离婚断不可为训。自由结婚，本无此物。而不婚与迟婚，敝人行事，斯志廉耻，更不可慕名强效。如是，则风俗或可不大坏，而人生乃有真福。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凡事皆然。宓昔年有诗曰"月府姮娥虚弄影，汀洲芳草梦怀人"。又曰"岂无桃李姿，异此蘅芷趣"。Christina

① 周金台，湖北黄冈人。清华学校 1916 年毕业留美，宾夕法尼亚大学理学士，习铁道管理。

② 性反常行为。

Rossetti[①] 有"Passing Away!"[②] 之诗三章。吾国几多贞女，以一言之微，竟尔殒身。此等情怀，此等心理，岂汶汶逐逐者，所能悟解。而世事固系一片修罗场，阅历愈深，佛菩萨之心，愈觉惘惘矣。

……[③]

用女仆一。席间多谈中国及此邦风俗琐事，而不及国家大故。同往之某君，粗疏无礼，殊为之忐忑；又述中国之戏法，言剁小儿为数块而复活之。主妇为之惊动。某君之失言多类此。主妇又询中国婚姻制度。主人云，昔吾祖年十七而娶，吾父年十四而聘，二十一而完娶。中间亦无风波。今则社会情形大变，生活亦高。男子非至三十，鲜有娶妻之力量。而风纪破坏，贪利图财、背约弃誓之事，层出不穷，殊可慨叹云。

亟近观察及读书所得，知古今中外、天理人情，以及成败利害得失之故，悉同而不异。西国昔日，事事多与中国类似。而中国今日步趋欧美，其恶俗缺点，吸取尤速。即以小说一端，可以为证。读英文十八世纪之小说，则殊类《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近三十年，Zola[④] 之流派盛行，所述无非工女被污、病院生产等事；而吾国亦有《黑幕》《女学生》等书迭出。感召之灵，固如是哉！

晚九时半，始归。

---

① Christina Rossetti 克里斯蒂娜·罗赛蒂（1830—1894），英国女诗人。

② 《逝矣逝矣》，罗赛蒂女士于 1860 年所作诗。

③ 本段文字，为作者 1919 年 4 月 24 日日记之后一部分。此前日记，计八页（自 1919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4 日前一部分），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抄没，未归还。

④ Emile Zola 艾米尔·左拉（1840—1902），法国小说家。

四月二十五日

雨。 下午四时至六时半，赴 Mrs. Frederick Cunningham(135 Corner of Ivy St. & Carleton St., Longwood, Boston)[①] 招请茶会于其宅，系本地名家。宅中陈设富丽，并有林园花木之胜。同往者约近二十人。

近常与游谈者，以陈、梅二君为踪迹最密。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中国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宓中国学问，毫无根底，虽自幼孜孜，仍不免于浪掷光阴。陈君昔亦未尝苦读，惟生于名族，图书典籍，储藏丰富，随意翻阅，所得已多；又亲故通家，多文士硕儒，倒席趋庭，耳濡目染，无在而不获益。况重以其人之慧而勤学，故造诣出群，非偶然也。

今中国学校空虚腐败，尽人皆知。欲救子弟之病，惟家中藏书之一法。藏书不必多，而选择必精。虽十卷百卷，苟为佳籍，儿童知识初开之时，见之必玩诵不置。而浸蒀涵育之功，于是乎在。此法当自行之，并劝亲友行之。宓回国后，作事之外，日必专以短时，治中西学问。若现今之鄙陋，不登于大雅之堂，仅普通学生之程度，尚安敢以文学为专业号于人哉！

四月二十六日

呜呼，今我生忧患无穷，责任无穷，学问事功，亦各无穷；而生涯

① 弗德雷克·康宁翰夫人(波士顿朗坞区，常春藤街与卡莱顿街转角135号)。

有限，精力有限，旁皇却顾，志分神疲。非善用光阴，与修养心性，断难支持。盖外宜勤劬，而内必有恬适之境，我今则远不能也。与陈君谈，[1]

……君[2]长姊独书以对，说理精微，一时传诵。及父母之殁，姊伤家难，又值国变，世局茫茫，乃悬梁以殉。君所遭既酷，郁郁不能自解，沉默如平时。某日，竟投江而死。时辛亥岁暮也。君尚有次姊[3]，虽远不如长姊，亦清高而绩学，现任南京某女校教员。年已甚长，既更家难，遂誓终身不嫁。君死时约二十二三之年，虽同居清华，宓固未得识面也。窃谓君之死或如鸿毛之轻重，然其全家之遭遇，为可伤矣。宓常有志著大小说一部，拟以一人一家之遭际，寓中国近年之世变。诸友如陈、汤、唐[4]等，亦均有此意。惟此书中之主人及线索，则殊不易得。兹闻吴君事，拟将来即用之为材料，加以增删润色，则颇合用。故特记其事之始末大纲于此，备后日之参考云。

---

① 本日日记到此中断，其后四页（1919年4月26日至5月29日前一部分）于文化大革命中丢失。

② 此段文字，为作者1919年5月29日日记之末尾。“君”指吴贻矩，清华学校同学。此时，陈寅恪正为作者讲述吴贻矩之事。

③ 吴贻芳（1893—1985），江苏泰兴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生物学博士。后为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江苏省副省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④ 指陈寅恪、汤用彤、唐钺。

唐钺（1891—1987），字擘黄，福建闽侯人。清华学校1913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所长。1952年调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后为心理系教授。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七日

连日酷暑，从事学年大考，极为忙碌。

六月七日考事竣。作函致中国友人，并装钉年来所钞之讲义录等。

九日，汪君懋祖[①]自纽约来。逾二日，唐君庆诒[②]、康君时敏[③]亦来。偕梅、陈等，终日追陪游谈，颇极一时之盛。

六月十日

四月中，天人友人叔巍等六人，以母丧[④]，特致送赙仪，共美金三十馀。并附函喧慰吾父，由谷凡处直接寄去。已而明德社友，由曹康侯君发起，援例踵行，寄款来者络绎。宓再四思维，以交情有亲疏之不齐，且尚有种种不便，决不宜受此厚赙。故日间考毕，与康侯再三纠缠，始由康侯将款及函交宓，每人各收奠仪一元。馀均分途璧还，然诸友之厚意，宓固所心感者也。

六月十四日

偕陈君寅恪赴波城，并游波城美术馆。至夕始归。

---

① 汪懋祖(1891—1949)，字典存，号影潭，江苏苏州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及代理校长，东南大学教授，苏州中学校长及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校长。

② 唐庆诒(1898—)，字谋伯，江苏无锡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无锡国学专修馆创办人唐文治之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

③ 康时敏，江苏南汇人。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耶鲁大学法学博士。

④ 作者嗣母王夫人晋复于1919年5月身殁。

六月十六日

是日午，赴新池大潮名。Fresh Pond 之畔树荫中坐，会议国防会办报事。先由梅君读所拟大纲十九条，陈义高远，措词正大。惟薛君志伊[①] 编辑部长。则主张办狭义之《国防报》，为会中之机关报。两方谈辩久之，卒未有成议。

夕，诸人同至波城东昇楼 The Oriental Restaurant 吃饭。陈君寅恪及密为东道，特作扬州菜，烹调极佳，用费十九元。密向不事交际，此次新交故知荟萃于兹，又皆一时学德文章之士，留学界上等人物，故略事周旋。席间谈国事，又几于共洒新亭之泪矣。

六月十七日

是日，哈佛 Class-day。[②] 院中张灯结彩，士女如云，极为热闹，尤以晚间为盛。

六月十八日

是晚得电，知锡予到此，特即驰至南车站接候，未至。十九日晨及午，又赴站二次，均未接得。

六月十九日

午，尹、张[③] 诸君归来，即在 Philips Brooks House[④] 开会，均国防

---

① 薛桂轮，字志伊，江苏无锡人。清华学校 1914 年毕业留美。先入柯罗拉多大学习采矿。1918 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19 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盐务系统工作，曾任财政部盐务管理局局长。

② 哈佛毕业同乐日。

③ 指国防会长张贻志、副会长尹赛枢。

④ 菲利浦斯·布鲁克斯楼，为纪念美国作家兼牧师 Philips Brooks 菲利浦斯·布鲁克斯(1835—1893)而命名。

会要人，及此间能文之士，议办报事。宓主张以狭义之机关报，及广义之非机关报，分开同办。馀人有主只办一种者，有主二者合办一册者。后决办广义之报，但仍为会中机关。

六时半散。宓匆匆一饭，即复赴南站。而锡予至，住梅君寓中。

宓戏改《石头记》之目录，记日内琐事，凡得三则：

卷四十　陈寅恪两宴东昇楼　吴雨僧三探南车站

卷四十一　薛桂轮议事新荷池　唐庆诒酣卧古瓜里注一。

卷四十二　梅光迪正言规友癖注二，　卫挺生雅谑致会辞注三。

(注一)Old Melon Street.

(注二)梅君规宓，谓宓过于拘执 too rigid，宜求放纵自如。

(注三)十四日晚，会于 Philips Brooks House 为回国之同人叙别。卫君新任会长，演说极有趣。

六月二十一日

午，偕梅、陈、汪、汤[①]。诸君，游 Reservoir Lake[②]。席坐湖畔，本欲再商办报事，而诸人雅不欲谈，遂无成绩。诸人盖以国防会办报，终不脱机关性质，且众议纷纭，庸俗之见，皆须采纳。又将来凡会员皆必投稿，其文虽劣，拒之有所不能，不足行夙志，故均不多置议云。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

此数日间，半游谈，半读书。

夏校将开课，故于二十九日，搬至 Room B 41, Standish Hall[③] 居

① 指梅光迪、陈寅恪、汪懋祖、汤用彤。

② 水库湖。

③ 斯丹迪什楼 B 41 室。

住。同室者四人：锡予而外，李达、顾泰来[1] 二君，均同住。搬入以后，每日三餐，均即在 Smith Hall[2] 校中所开食堂吃饭。

新居地临大河，Charles River[3]。每日晚饭后，散步河畔。桥上电灯罗列，灿若明星，水光荡漾，浮艇往来，幼童泅水者成群，而岸上汽车络绎，首尾衔接，如游龙蜿蜒，景至可乐。附粘图片一，即现住之寝室也。

六月三十日

星期。是日上午，在宓室中，开国防会议事会，仍议办报事，决案如前。

午后，新定之总编辑廖君世承[4] 到此，志伊邀宓，与谈《乾报》之内容组织等。宓随志伊之意，暂拟编辑七十馀人。实皆庸劣，能文者不逾十人。又拟分报之内容为八门，以"纪录"一门，专纪会务。

宓已被选为驻美分会编辑部长。窃思办公事，未可尽如己意。兹既受职，必当尽力。故拟就会中现时情形，及吾所处之地位，竭诚去做，其成效之美恶，则置之度外可也。

是日上午，陈君烈勋来。先是去年九月初，陈君以函抵我求婚。略谓其姊素慕宓之文章，许为不与世俗浮沉之人，欲归于我，蓄意数年，其家中亲长，亦皆愿攀附云云。本年三月底，陈君始将其姊之照像及文课寄下。宓收到即以封呈父阅。四月下旬，宓致陈君短函，谓

---

① 顾泰来，江苏苏州人。新到哈佛之自费留学生，习历史。回国后，曾短期任教东南大学，后供职外交部。作者之同学知友。

② 史密斯楼。

③ 查尔斯河。

④ 廖世承，字茂如，江苏嘉定人。清华学校 1915 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主任兼光华大学附中主任。

遭母丧，无心再议婚，此事请即中止。陈君复函，力求从缓接续商议，勿为藐断。宓置未复。近顷放假，暇与陈君寅恪及锡予言之。二君皆谓当从事进行，调查实况，万不宜搁置。此次陈君由 Orono, Me.[①] 到波，虽以将赴学生营居住为言，实则专为晤宓而来。

会开毕后，宓邀陈君至醉香楼吃中国饭。晚间，至青年会陈君寓处谈。陈君述其家中情形及姊之事迹甚详。宓对以应再禀商吾父，调查定决。十时半后始返。

陈君住五六日，即前赴学生营去。陈君去后，宓即函朱君毅，[②] 请其转托毛彦文女士，赴杭调查实情。朱君复允，谓毛女士九月中必可到杭面见陈女，十月底以前，必可得回报云。现即静候毛女士复音，然后核审决定。

关于此事，宓之感情道理，及平日之思想经历，兹均不记，以省笔墨。惟念国事方急，时世多艰，志业繁重，况嗣母新丧，乃遽议婚，端居自省，惭怍难安。若大节已失，而于枝节琐细情形，反复详审苛求，徒见舍本逐末，轻重倒置，是诚无以自解也。噫！

宓平昔于论婚之事专取"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主张。"负"者，即俗所谓"占得便宜"。古训有云，"人贵自知" Know thyself (Socrates)[③]。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rthur Hugh Clough 此语原出"Hamlet")[④]。锡予尝谓"婚事宜对症下药"。即俗谚"情人眼里出西施"之意。又云，"知足者乃有家庭之乐"。且惟真能自爱者，乃能爱人。

① 缅因州的奥罗诺。

② 朱君毅(诚慰)此时已与其表妹毛彦文订婚。

③ 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语)。

④ 忠实于你自己！(亚瑟·休·克拉夫语。此语原出《哈姆雷特》)。Arthur Hugh Clough 亚瑟·休·克拉夫(1819—1861)，英国诗人。

Love = An Illusion; a Projection of your own emotional being。[1] 故君子随遇而安，惟竞竞自行检修。又语云"凭他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则傍瞻远瞩，意马心猿，又胡为者。况"自由结婚"本属虚语。夫自由立意 Free-will 之为物，心理学家犹不敢定其必有。且婚姻之事，牵制种种，古今东西，无或自由。境遇之限制，虽云人生之不平事，然亦真理之所宜然，而正见天道之大公。中国有"月老红丝"之说，佛家有"前世夙缘"之论，实即境遇之解说耳。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今之留学生，其立言行事，皆动失其平者也。"由上种种言之，陈女之倾慕，果出于诚心，实有其情，则宓自不当负之，即可聘定。毋须苛计末节，徒以拖延犹豫，误己误人，费时费力。虽然，宓于此事，终不能不忐忑疑虑者，则以陈君烈勋人虽明通，而并非吾道中人。故季龄与复初有"利用"之说，谓陈女或因年长，欲嫁不得，乃弟遂行"君子可欺以其方"之事，而假托为倾慕之说，以鱼入钩，故力主从早拒绝。宓从君子中道而行，二君之论，不无过分。况君毅函言，昔年曾面见陈女二次，又颇有赞颂之词。无论如何，姑俟毛女士回报，而后决断为宜。

呜呼，今之论者，视人如物。Naturalists[2] 以世界为瞬息万变之修罗场，即婚姻之事，亦必优胜劣败，生存竞争 Struggle for Existence。在他人，固必较量锱铢，比拟尺寸，辨别真赝，如商贾之交易；在一己，亦必竭力奔竞，讲求吹嘘欺骗、容媚取悦之术，弃绝贞廉、蔑视信义。如是互相利用，则婚姻始可望成功。否则正士淑女，纵才貌兼全，幸

① 爱情 = 一种幻觉；你个人感情生活的投影。

② 自然主义者。

而不堕陷阱网罗，亦终于白首独居，郁伊终老。"The Youth pined away with desire, & Maiden shrouded in snow"(Wordsworth)。[①] 象有齿以焚其身。良医之子，多死于病。多情适以自累。红颜薄命，造物忌才，Nemesis: the Divine Envy[②]。达观者亦只可委之命数 the Irony of Fate[③]。阅历中西社会，追论古今情事，茫茫大道，亦可伤已！

六月三十日

是日夏校开学。午前，往挂号注册。宓习功课二门(一)History of England from 1688 to the Present Time (Prof. Charles. H. McIlwain)。[④] (二) Programm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cluding Socialism, Bolshevism, Anarchism, etc. (Prof. T. N. Carver)。[⑤] 每日各一时，星期六、日无课。

下午，偕锡予及陈君烈勋，游哈佛大学之植物园 Arnold Aboretum[⑥]。

七月一日

是日上课。

七月四日

是日放假。

---

① "少年因欲望而憔悴，少女覆盖着雪白的裹尸布"(华兹华斯)。

② 天罚：上帝之妒。

③ 命运的讥讽(机缘)。

④ 《英国近世史》查尔斯·H·麦克爱文教授主讲。

⑤ 《社会重建纲领，包括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Thomas Nixon Carver 托马斯·尼克松·卡佛教授主讲。

⑥ 阿诺德植物园。

晚，在宓室中开国防会新旧职员交代会。驻美分会编辑部长一职，宓当场辞之。不获，而后就任。

七月九日、十日

九日下午，得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报馆之 Metcalf[①] 君函招，即往，而已逾办公时间。十日午后复往，晤此君及编辑 Quinby 君[②]。该报近将登载一文，叙哈佛拟设汉文讲座事，欲宓代译一汉文题目，并手书之，以便影印报端，动人之兴味。宓即为照办，依原题目直译，为"孔子再生于哈佛"七字，载登七月十二日该报。并用画水彩画之毛刷书写之。又杂谈时许，始归。

七月十四日

午饭时，赴巴师[③] Prof. Babbitt 宅，约定会晤时间。

晚八时，偕陈寅恪君及锡予同往，巴师与其夫人陪坐。谈至十一时半始归。巴师述其往日为学之阅历，又与陈君究论佛理。夫人则以葡萄露及糕点进，以助清谈云。

七月十八日

是晚，国防会职员，在宓室中开会，是为新职员之初莅事，并为张、尹两公送别。[④] 十一时会毕，张君等又在此写信，旋又闲谈，遂至深夜。入寝时已一时有半矣。

---

① 《波士顿晚间记录》报馆之梅特卡夫。

② 昆比君。

③ 即 Babbitt 教授，作者当时译为巴比亚（今译白璧德）。

④ 国防会会长张贻志、副会长尹寰枢，时已分别自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毕业，即将离美返国。

七月十九日

是日下午，同锡予、复初运搬国防会物件，由宓与尹君旧居处，移至宓等现居之室储存。尹君旋即于明晨离此云。

[补记]

十六日夕，往访李衷[①]君，请其任国防会编辑部书记，李允之。又力荐杨君肇燫[②]，才堪共事。十七日晚，宓复访杨君，亦允任书记。将来当可为臂助也。

复初在哈佛夏校，上经济一科。每星期三、六日来宓处，宓为讲授经济学。每次约费时三四小时云。

七月二十四日

自入夏校以来，学课而外，则读 Paul E. More 先生之 Shelburne Essays[③]。凡九册，是日全毕，获益无限。此君为巴师至友，在今日美国，并为学德山斗。其书卷卷皆至理名言，精思藻采。兹惟记其直裨益于宓身心者一二则于此。

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非谓生当乱离，而及死得见升

① 李衷，字庆恒，广东梅县人。清华学校 1917 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化学硕士。

② 杨肇燫(1898—1974)，字寄璃，四川潼南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硕士。曾任东南大学工程教授兼主任。1925 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28 年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37 年任山东大学教授、教务长。1950 年后，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编审，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

③ 保罗·E·穆尔先生之《谢尔本论文集》。

Paul Elmer more 保罗·埃尔默·穆尔(1864—1937)，美国学者、文学评论家，与白璧德同道齐名。

平也。盖谓人生必与忧患俱来，无论古今东西，莫之或外。贤愚、贵贱、贫富，各有其所忧。小人惟衣食乐利是营，君子则有千古之忧。彼秦皇、汉武、拿破伦、威廉第二，席卷六合，睥睨宇内；下迨倡优皂隶、贩夫走卒，其不能脱于忧患，均也。惟高明者，洞见此种情形，则安于忧患而不惊，习于忧患而不避，励行治心之术，克尽为人之道。及将盖棺之时，则忧患已不足为我损，吾自能允执厥中，有内宁之乐。虽箪食陋巷，甚即身败名裂，亦不觉其苦，恬然自适，得登彼岸。盖惟君子能自救 Spiritual Salvation① 者，而后化险为夷，始得死于安乐耳。呜呼，今我生之忧患，亦已多矣。其最狭且小者，则为（一）一己之身世。然经云，"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又云，"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古儒云"学问当看胜于我者，则愧耻自增；境遇当看不如我者，则怨尤自寡"。况上下千古，吾身仅沧海之一粟，刹那生灭，则一己之苦乐成败，又何足在念？西儒自希腊三哲以下，亦力陈此义。凡办大事者，或如文信国之殉国勤王，或如佛、耶之创教救世，其视一己蔑如也。Indifference to individual's own Fate②。故略有修养之工夫，则可全然忘却自己一身所关。乃忧患之极细微者，排除之尚易，若进而言（二）国家之兴亡，则较难矣。中国今日之危乱荼苦，尽人所为痛哭而长太息者也。居外国，究世界事，则比较回环，益见中国之可忧。以西洋各国之鹰瞵虎视，其人之雄健富厚、强悍精明，大势已成。我以一所当，犹不止十。况纷扰破坏，日行自残；江河益下，人心尽死。"虽有忠义士，安能补天阙"？若以历史陈迹证之，明之亡于满洲，希腊之亡于马其顿，印度之亡于英，例不胜举。彼其间岂无以再造元黄、重扶板荡为志者；人力已尽，而天运难逃，孰能为

① 灵魂的拯救。

② 不顾一己之命运。

挽回之举。故若论吾生之责任，则无论国之存亡，应不贰其志，竭诚奔救。然若设身局外，就事论事，则中国之终归覆亡，亦意中寻常之事，毫不足奇者也。每日读报，中国之新闻，无一不足摧心堕魄。明恩，性气雄厚活泼之人也。然明恩告我云，"今某之幸不至疯狂者，亦几微之间耳"。可见忧国之苦，无术解脱也。若进而究异国异时之事，则见(三)今世界之危乱，残杀骚动，无处或安。略举数例：俄之过激派当政也；匈之过激派革命也；德国战后乏食，而变乱相寻；土国已亡，其四周诸小国，在东欧一隅者，干戈扰攘，界限莫分。亚洲则有朝鲜独立之举。非洲之半开化民族，芟除未尽者，尚时起暴动；其旧属欧人者，则剥削役使，严刑酷法，已非一日。即最称富强而又安乐之美国，则社会党也，工党 The I. W. W. 也，到处工人之罢工也。Lawrence 之罢工，则两月不能平息。近日波士顿电车工人之罢工，则逾十日乃调和了事。昨者华京 Washington D.C. 与芝加哥 Chicago 之白人、黑人，又互相殴杀，当局至布戒严令而调重兵弹压。甚至封炸弹于邮寄包裹之中，四月一日事。欲尽死当政之要人。外此谋杀、窃夺、奸拐之案，日出不穷，喧腾报纸，随时随地，殆无非惊心动魄之境焉。更进而读历史，则知(四)古人所受之荼苦，盖自盘古与 Adam & Eve[①] 以来，丧乱离忧，无时或歇。略举二三例，读杜诗之《北征》、《垂老别》诸诗，当日之情形立见。读 Lecky[②] 所著之 England & Ireland in the 18th Century[③] 二书，则知爱尔兰人当时之疮痍贫困，乃至斯极。又如英吉利，为政治最稳健之国，而自十六以至十九世纪，内则革命相寻，外则强邻迭乘，干戈战

① 亚当与夏娃。

② 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 威廉·爱德华·哈德波尔·莱基(1838—1903)，爱尔兰历史学家。

③ 《18 世纪之英格兰与爱尔兰》。

乱，几少宁日。又如读史至十八世纪之 Utrecht[①] 条约，及十九世纪之维也纳会议，前后一辙，则今日巴黎和会之处置吾国，又何足骇怪？更溯往古，则波斯两战希腊，罗马三战迦太基 Carthage 以及该撒、亚历山大之经营，莫不流血遍野，杀人盈城。故谓世界至今日乃遭丧乱，诚诬矣。若弃形质，进而论精神之事，则（五）自古及今，魔道相战，邪正相攻，是非混淆。行善而得祸，作恶而邀福。因果销沉，天道茫昧。寸心之中，欲常胜理，悔恐疑惧，无或宁息。盖精神之苦，历万世而不减毫厘。故孔子栖栖终身，耶稣死十字架，苏格拉底受鸩，St. Paul[②]、St. Augustine[③]、Pascal[④], etc. 之攻辩邪宗，韩愈、欧阳修、程、朱等之力扶正道，千钧一发，沧海横流。古之杨、墨异端 Sophistry[⑤] 至今日则为 Naturalism；Romanticism；False Humanitarianism；etc.[⑥] 良莠朱紫，只此一物，而牛鬼蛇神，千百幻相。进化之说，只限于物质，而精神之苦，不缘于境遇。呜呼，自有生人以来，盖无非生于忧患者。而能自拯拔，以死于安乐者，殆甚鲜矣。

知忧患之必不能逃，则当奋力学道，以求内心之安乐，是谓精神上自救之术。欲救人者，须先自救；未能自救，乌能救人？使人人各能自救，则人人皆得救，而更无需救人矣。故古今之大宗教，若佛若耶，孔子之教亦然。其本旨皆重自救而非为救人者也。忧患之来，如病袭身，不就医服药，则己身将死，尚何有于人？故密观今亦惟当力行自救之术。但宗教自救之术，皆须弃世，佛、耶皆然。亦知世界不能听

① 乌特勒支和约。该和约订于 1713 年，结束了长达 13 年（1701—1714）以英国、荷兰等国为一方，法国、西班牙等国为另一方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② 圣保罗，基督的使徒。

③ 圣·奥古斯丁（354—430），基督初期的圣僧。

④ Blaise Pascal 布莱斯·巴斯噶（1623—1662），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及作家。

⑤ 诡辩术。

⑥ 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假人道主义；等。

其灭绝，则仅择有数上智之人，而教以自救之术，超度之，脱离尘世。佛之于僧徒，耶之于十二门徒，是也。其馀众生，则令其沉沦，异日或待他人来救之，佛之于善男信女、十方居士，耶之于普通教民 the Laity；the Secular people 是也。今吾诚欲自救，则非弃绝尘世不可，然世中之快乐羁绊，虽可割舍，而于国家社会，种种责任，则目前似尚有不能放弃者存，故不得不求折衷两全之术，如何可以自救而不弃世，摆脱忧患之桎梏，而尽吾对人之责任，以高明之理想，与当前之时境相调和，而施于实在之事功。此古今宗教家不能解答之难题，宓彷徨疑虑，经年而不知所措手者，今读 Shelburne Essays(Ⅵ)而竟得其术，宓之惊喜可知已！

其术维何？盖述印度某教派 The Bhagavad Gītā[①] 之规训。该教派本非正宗，其陈义亦非至高至上，但平正通实，教人以自救而不弃世之术，则具特长，为他家所不及。其规训可以一语概括之曰："Work without Attachment"直译之，则为"日日做事，但须无所附丽"。兹更摘录其偈四首，以释其义，如下：

(Ⅱ)47 Thy service is in the work only,
but in the fruits thereof never;
Be not impelled by the reward of works,
neither be attached to do no work.

(Ⅲ)19 Therefore without attachment ever lay hand

① Bhagavadgītā《薄伽梵歌》，亦称《世尊歌》。印度教经典之一，指古代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第6篇《毗湿奴》。约公元二三世纪成书。印度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常以注释《薄伽梵歌》的形式出现。

to thy peculiar work,
For he that does his work without attachment,
he attaineth the supreme.

(Ⅳ)22 He is equal in success and failure,
And though he perform works, yet he is not
bound thereby;
He is content with what cometh of itself,
He is above fortune and envieth not.

39 He that hath faith and is assiduous,
He that hath restrained his senses,
obtaineth his knowledge;
And when he hath got knowledge,
Quickly he entereth into that supreme peace.

[(Ⅱ)47 你的服务只在于工作，而绝不在于工作的成果；
不要被工作的报酬所驱使，也不要依恋无所事事。

(Ⅲ)19 因此随时着手做你自己的工作而无依恋之情，
因为任何人毫无依恋地做自己的工作，
就能达到最高的境界。

(Ⅳ)22 他对成功和失败都一样对待，
虽然他执行工作，但是他并不受工作的束
他满足于工作本身的乐趣，

他超然于命运之上，并且从无妒忌之心。

(Ⅳ)39 任何人只要有信仰，而且勤奋努力，
任何人只要节制了自己的感官享受
他就获得了知识；
当他获得到了知识，
他就会立即进入最高的宁静境界。]

按此规训，盖即"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之旨。今若推及吾身，则(一)谚云，"人不可一日无事"。《论语》云，"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陶侃之运甓与渊明之饮酒，其趣则一。近世名贤，如 Goethe 之 Faust[①]，则躬荷箕锄，浚辟汙地，以成耕田。如 Sainte-Beuve[②]，则每日著书不休，积至六十馀巨帙，均为自逃于忧患。宓固稔知今日中国情形之恶，回国以后，所学必难得见用。即抱负均展，时势如许艰难，亦未能有所裨益。然宓犹朝夕孜孜、攻读不少息者，则以学问中自有乐地，为求今日吾心之安，暂忘忧患而已。凡吾所学，道艺文术，表里精粗，无一不切于实用者，而宓则决不以致用为归也。(二)吾今者，勉自躬行道德，日夕劳忙，奉公助友，非为洁贤名，尤不较报施。吾固稔知天道不公、人事多舛，乃古今东西之常情。皎皎者，志洁行芳，适以贾祸招谤；惟专图利己，乃得快乐。至朋友之间，量度取与，联络要结，此不惟用心卑鄙，且实事上如望梅止渴、捕风捉影，亦甚不可靠。故吾每日所行事，只求吾心之安，上质明神，而

① 歌德之浮士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戏剧家及小说家。

②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 查理－奥古斯丁·圣伯甫(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及史学家。

无愧怍，此外更无馀想。譬犹贞女，盛服靓妆，顾影修洁，乃由其爱好之心，出于天然，并非冀望他人之来求婚也。（三）语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左传》云，"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泰西名将，凯旋既奏，每语人曰，当时战场中若有神助，吾亦不自知其如何定策施令。高明之人，功成之后，立即洁身引退；张良从赤松子游。又小说如《荡寇志》中之人物，既平梁山泊，亦即引通学道。或若所志不达，则鞠躬尽瘁。然其淡泊超然，不自居功，二者则一也。吾此后为世为国，为己为人，无论小大公私之事，皆当竭诚尽心。只求我之心力用到，昔文正有"心到手到眼到"之说，做事至须着实，宜相时度势，因事制宜，切忌蹈空。内怀无疚，其成败如何，均在所不计。孟子云，"视不胜犹胜也"。夫然后艰难挫折，庶不足以移吾志。盖惟执中有主，以至静御至动。Plato's the One and the Many①。外界形形色色，兔起鹘落，光怪陆离，瞬息万变，苦乐顺逆，得失利钝，罔然一无所知觉，始能专心致志以从事，惟奕秋之为听，而不图弯弓以射鸿鹄。虽身处局中，一体劳忙，而神游象外，旁观者清，每着方可见之明了，有发始能望中。总之，凡事只求自尽吾心，而结果如何，则不问焉。（四）"无所附丽"，又即"君子群而不党"之义。记云"君子不凝滞于物"。吾自抱定宗旨，无论何人，皆可与周旋共事，然吾决不能为一党派一潮流所溺附、所牵绊。彼一党之人，其得失非吾之得失，其恩仇非吾之恩仇，故可望游泳自如，脱然绝累。此就行事言之也。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吾年来受学于巴师，读西国名贤之书，又与陈、梅诸君追从请

① 柏拉图之"一"与"多"。 Plato柏拉图（约公元前428—前347或348），古希腊哲学家。

益，乃于学问精窥门径，方知中西古今，皆可一贯。天理人情，更无异样也。此"无所附丽"之又一解也。……总之，吾但求心之安，逃于忧患。凡此种种，皆暂不弃世而图自救之术耳。嗟哉！

七月二十五日

是夕，复周淑楷长函一通，约七八千言，论办报事；并述国防会内情，及宓事忙，只可任驻美通信员之役。又述意见若干条，大旨以办报须仿外国大杂志，以文学、政治为主。万不可效"讲义录"体裁。宜对症下药，如医生之开药方，而不可但以钞录《本草》及医书了事。又凡论事宜分轻重缓急，大处落墨，而不可拘泥于一家之说。又不可专提倡一种主义。至材料一边，则首宜论列国内外时事，为日记及史论体，使人阅之全局瞭然。又宜注重外国史事，等等。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仍读书如恒。

七月二十八日

是晚，因校中图书馆历史课应读之书，轮流不及，为他人占据，故赴波士顿公立图书馆 Boston Public Library 就书而读。六时往，晚九时归。该馆见下页插图。

七月二十九日

宓三月间，作《红楼梦新谈》，兹觉其意有未尽。因读 Shelburne Essays 中论小说巨擘应有之数事，《红楼梦》似皆具之，益符吾推崇此书之心也，爰撮记之。

（其一）天下有真幻二境，俗人所见眼前形形色色，纷拏扰攘，谓

之真境；而不知此等物象，毫无固着，转变不息，一刹那间，尽已消灭散逝，踪影无存。故其实乃幻境 Illusion 也。至天理人情中之事，一时代一地方之精神，动因为果，不附丽于外体，而能自存。物象虽消，而此等真理至美，依旧存住。内观反省，无论何时皆可见之。此等陶熔锻炼而成之境界，随生人之灵机而长在，虽似幻境，其实乃惟一之真境 Disillusion 也。凡文学巨制，均须显示此二种境界，及其相互之关系。Aristotle[①] 谓诗文中所写之幻境，实乃真境之最上者。Illusion is the higher reality.[②]《红楼梦》之甄、贾云云，即写此二境。又身在局中，所见虽幻，而处处自以为真，大观园及宝、黛、晴、袭所遭遇者是也。若自居局外，旁观清晰，表里洞见，则其所见乃无不真，太虚幻境及警幻所谈、读者所识者是也。凡小说写世中之幻境至极浓处，此际须以极淡之局外之真境忽来间断之，使读者如醉后乍服清凉之解酒汤。或如冷水浇背，遽然清醒，则无沉溺于感情、惆怅之苦，而有回头了悟、爽然若失之乐。《红楼梦》中，此例最著者，为黛玉临殁前焚稿断痴情，及宝玉出家，皆 Disillusion 之作用也。

（其二）戏曲以写一人一事，感情中剧烈之变化为主，小说则大异。故小说不宜专重一人，须描写社会全部，四面八方之形形色色，细微入理无一遗漏，使读者如身历其境。以此规则论之，《石头记》亦最合法之杰搆也。戏曲宜深，小说宜广。戏曲不嫌过分，小说只贵真切。

七月三十日

每夕散步河滨，见少年小儿游水者至夥。上页之图，即此间某竟

①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希腊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科学家，为西方思想史实在论哲学派之最杰出代表。

② 幻境为更高之现实。

艇会 Weld Boat Club[①] 之置艇所及露台，而会中人游水者所由跃下之地也。

七月三十一日

波城为美国历来文化之中心，所居附近，名胜古迹极多。出校入某斜街，西行不数十武，则见古榆树一株，铁栏护之，前竖石碣。盖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独立战役，华盛顿始任统帅，即在此树下就任。犹韩信登坛拜将处，故名曰华盛顿榆树（见下页插图），以示崇德报功。诗曰，蔽芾甘堂，勿剪勿败。此之谓也。

八月一日

日记之作，取“修辞立其诚”之义，据事直书，故常不免琐屑猥陋之病。每一翻阅，殊自愧恶无地。虽然，日记者，记宓之闻见行事，此后但自勖勉。使宓之识解修养，时有进功，则日记中疵瑕亦可渐减；若不自检修，而徒讳之，岂作日记之初意哉！故决不改以前之体例，有事则书，无或避忌。又日记本非可示人者，故作之时，亦当无所畏顾，则行文始可自然流畅。但平日忙碌如此，患无多暇，故此后日记，亦力求简短，日书数语，而不再堆积。盖日记异乎文稿，长篇议论，原非此中材料，惟当取其与宓之身心遭遇感触，直有关连者，而录之可耳。

日记以外宓现兼作下列之诸件：（一）鸿爪集 Souvenir Book，凡名胜画片，照像、信札，章程等等，凡经历所及，足志当时之游迹者，而为生涯之纪念者，悉粘存于一册，自去国东航之时起。（二）讲义录，各科手钞之讲义，汇钉成册，分类编纂。（三）读书笔记，凡课外所读之

① 威尔德赛艇俱乐部。

书，皆记其书名、卷数及读此书起迄年月日，又撮录书中要旨。此册中所记之书，皆审择再三，而后始读之者。故多最精最善之籍，如巴师所著书，及"Shelburne Essays"是也。

八月八日

夏校第一学期，已将告竣。是日下午，举行大考，所考者为《社会主义》。

八月九日

今日下午，考《英国史》。学生考试，如战将之略地攻城。未考之先，竭力预备，考时全神须贯注。及考毕不久，而他种考试又来，故终无休止之时，亦终无圆满成功之境。至其考不及格，而须再行补考，则如既得之地，复沦陷于敌手。凡考试之前，不觉劳忙之苦，往往考毕之后，精神一散，则大患委顿。又旅学此邦，独至星期休假，或考毕闲散之时，则家国忧思，今古愁思，相寻而至。此时最难排遣，不知如何为宜。彼美国学生，则考场一出，欢跃回家，往觅其少女情人，跳舞为乐。中国留学生，亦多往看戏或吃中国饭以自遣。虽然，如此之消遣法，非尽人可用，其情与境不同者，则不能有效。故在宓等，尚需另寻安身立命之术也。

夏校第二学期，行即开课。九日上午，即往报名注册。宓拟习《法国近世史》一科 History S14：History of France since 1498（Prof. Frank M. Anderson）[①]。仍寓原寝室，可不移动。惟校中食堂，则自今日起，不再开，须外出就餐云。

① 历史 S14：法国近世史（弗兰克·M·安德逊教授）。

八月十日

星期。晴。　晨八时，偕汤、王、顾[1]三君赴海滨游。先乘空中电车至 Rowe's Wharf[2]，乘汽船渡港，再乘火车至 Lynn[3]。沿海岸（大西洋岸）行至 Swampscott，[4]见岸边水际，男女杂遝，仅着短裤，或披毡褐，竞入水沐浴，或眠于沙上。旋由此乘电车，至 Marblehead[5]海滨，在临水之餐馆午餐 Adam's House[6]，甚贵，仅食果点而已。餐后至岸边礁石上旁设栏杆，并列长凳。坐。海中小汽船往来，间有白帆出没。多日不出游，是日得睹郊外风物，花草林园之美，以及海上清空之气，殊为畅适。

午后，乘电车至 Lynn 市中游，归途复游 Revere Beach[7]及 Winthrop 海滨[8]，见男女沐浴之状如前。然多下等社会之人，尘嚣猥鄙，殊觉不堪。岸上多游乐场，席棚花壁，中售食物，并陈种种游戏，有类吾国会集情形。游人摩肩接踵，其污俗之状，亦难尽述。闻此处地底游戏场，有陈设中国鸦片、赌博、娼妓、小脚种种丑事，加倍形容，以诳观客。宓等是日未得见。市侩敛财，滋意污蔑。中国人在此邦，受人凌贱，实有由来，盖在美国到处常见不鲜者也。

游戏场中，有以木作假山，盘旋拗折，悬空作道，而以汽车行其上，车上下出没，行极速。游客坐车中，晕眩飘荡，而以为大乐。盖平

---

① 汤用彤、王正基、顾泰来。
② 罗氏码头。
③ 林恩，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城市。临马萨诸塞海湾。
④ 斯旺普斯科特。
⑤ 马布尔黑德，又名大理石头，波士顿附近旅游胜地。
⑥ 亚当屋，餐馆名。
⑦ 瑞维尔海滨。
⑧ 温思罗普海滨。

日刻苦逐利、劳忙疲困之人，每于暇时，肆意求新奇之快乐、过度之刺激触觉。如食菜患味淡者之重用辣椒然（嗜酒者亦由此，纵色欲者亦同）。美国之人，最多此类，其报中之详载谋杀、奸拐之事，委曲尽致。又影戏 Movies 中，亦专记此类事，以及意外之情缘、盗劫等等，皆出一理，不能尽述。所谓 Pursuit of Sensation①，Love of Thrills②，凡此俗人所为，高明者厌而绝之。然芸芸者众，蚩顽横逆自喜，为世道人心计，亦殊可感伤之事也。

晚，六时归舍。

是日游踪所至，购画片颇多，均粘存《鸿爪集》中。

八月十一日

是日夏校第二学期开课，宓仅上《法国近世史》一科。

晚，在宓室中开国防会董事会，由郑君莱③ 述说日前特赴华京，遍谒各参、众议员，始末情形（为青岛事件）。

八月十四日

雨。 日昨得尹任先函，促办理国防会编辑部各事。宓惟待《乾报》上期之出版，始可征稿有词。而《乾报》顷亦寄到，乃于昨晚及今日上午，作国防会驻美编辑部支部通告，第一号。本梅、汪诸人之议，而略参己意，提示作文之法。又代拟董事会致会员某某等八十馀人，请任《乾报》编辑函及编辑支部致编辑员，请专任某门某类稿件函，其人与事之分配，悉遵薛志伊旧定之案，一无更改，惟略加数人而已。十四日下午，

① 追求感官之乐。

② 热爱刺激。

③ Loy Chang 郑莱，广东人。美国华侨。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曾任南京关务署署长。

携之往示编辑部书记李、杨二君。然后至工校[1]宿舍 Tech Dormitory 晤褚君凤章等，偕彼同诸人，至中国饭店 Strand Cafe[2]晚饭。……

八月十五日

午后，复往工校宿舍偕褚君共写信封，备将通告及请任编辑函，附《乾报》及印稿纸，寄与各编辑。

晚，同访杨君，未遇。旋独访李君衷，请其书写宓所作通告等件于蜡纸上，以备油印。归舍时已十时半矣。

八月十六日

午后二时，往邀李君，同至工校宿舍。而杨君已先至，遂共褚君用油印机，将各件一一印出。中间纸尽，宓因又赴 Central Square[3]纸店购取之。偕诸人仍至中国饭店晚饭。

八月十七日

星期。 午前倩汤、顾二君，步行至波士顿城中醉香楼吃饭。因误行道途，故纡曲盘旋而后达。饭后宓独步归，又迷方向，行至北车站、海岸等处，终乘电车乃得至工校宿舍。偕同褚君，将昨印各件，一一整理封发。

晚，复同褚君等，步行至波城汉口楼吃饭。饭毕，偕陈君宏振归宓舍中。陈君在此用中国笔墨钞写文件。及寝时已十二时有半矣。

① 指麻省理工学院。
② 海滨酒家。
③ 中央广场。

编辑部各件，既办之后，即专函国中，报告尹、薛、廖[1]诸君知之。于是亟未读书仅上课。者数日矣。

八月十六日

雨。　复读书如恒。

美国无学生罢学之事，而罢工之事则极多。其原因并非由贫民生计艰窘，并非由富豪资本家之苛虐，实由近二三百年来，邪说朋兴，人心浮动，得陇望蜀，生人之欲无尽。故虽丰衣足食者，常窥他人之多财，羡之忌之，则欲取而代之。又经社会党、革命家之鼓煽，其风愈炽。

美国向称乐土，遍地黄金，非如欧洲之人稠地狭，又无旧邦之重税苛政，人民安富和乐，故罢工之风潮，来亦较迟。乃晚近经流寓此邦之外人，如犹太人、爱尔兰人、希腊人、意大利人等。运动鼓吹，罢工之事，乃恒见不鲜。欧战中，兵工厂之工人，要求加工资，屡罢工，其贻误军国，则不顾也。计自欧战迄今，四五年来，美国工人之工资，平均已增一倍不止。而作工之时间，则由每日十二时减为十时；再减为八时；近更求减为六时。工人结大党，全国一致，行凶暴动，以为要挟。而自今春以来，则美国罢工之事，几日有所闻。昔仅矿工，今则凡事皆受波及。前波城电车夫罢工，于是电车每票之价，自去年十月以来，由五文而增至六文七文，更至十文。即一角。工人要求犹不止。电车之后，则铁路工人罢工。近日来则优伶亦结会而罢工。今日报载，此间之警察方集会亦图罢工。若辈罢工之趋诣，无非攫取社会中智识才能较高之人之财产，以为己有。至其有类强盗行为，则悍然不顾也。工人本多愚戆，惟多乘机游说、因缘得利之小人，从中鼓吹，代为计划、代作文章、代作条款。此等情形，殊类我国晋军之有策士（又称"阴谋家"）也。然电车夫每小

[1] 尹寰枢、薛桂轮、廖世承。

时得工资七角，每日约六元，每月约一百四十元。而大学教授，年俸在二千元以下者甚多。至各科教员及助教，得月薪仅五六十元。故以毕生碌碌，名高德重之硕学通儒，其所得乃不及一粗卤不识字之劳工。人事之不平，孰过于是？解之者曰，工人无积蓄，时时刻刻，可以为乱，故以强暴取得。上流之人，或不敢，或不忍，自以礼义自安，不集会以争斗，其见轻也吃亏也。宜矣，此又孟子恒产恒心之说也。

至于工人受虐待等，此皆前古之事，今绝无之。今日工场中种种设备，凡百情形，众目共见。昔之资本家，视劳工如奴隶，今则抚之如娇儿，畏之若虎豹，尊之若神明，罔敢拂其意。每一罢工之风潮起，其结局必系加工资。一业为之，他业效尤。一度得志，明日又来。于是工资之加也无已时。彼资本家、制造家亦必不能亏本，惟当增高物品售价以补之。物价日增，生活益艰，社会中全体人民，悉受困迫，而惟工人坐得厚资，故其实无殊于盗劫也。据最近报告，自欧战以来，物价各种之平均数，已加百分之六十七。寻常衣物零星，近一年来，有加至一倍者。不能一一记，然尽人所知也。

其害之尤大者，则凡有财产者，人人自危，甚恐一旦为人攫去无馀。彼工人罢工之不足，又受乱党之煽动，遽欲效俄国过激派之行事，言共产，言均财。所谓共产均财者，无非以尽人之财产，收没充公，而归若辈享受管理之耳。昔十年前尚如是。之富豪，尚敢斥工人之非是，谓吾祖吾父贻吾者，应归吾及子孙享用。今之富人，则直不敢作此议论，只能处处乐善厚施、急公好义，或救贫恤困，或设学建屋。总之，博得"热心公益""惠施济众"之美名，庶几工人之攻击者，缓及于我（Shelburne Essays 第九卷，论之甚详），然亦可怜矣。大富豪卡匿奇 Andrew Carnegie[①] 氏，日昨逝世，集其生平所捐助公益者，至若干

① Andrew Carnegie 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美国钢铁企业家。

千万之多(生前所捐款实数，美金三亿五千万元，$350,695,653.40)。如此类之事，不知者，以为"富而好行其德"。知之者，乃见其被迫而为此。吾国革命时，各省富人，捐金而外，至含辱入哥老会为兄弟，以求保其资产。虽有文明、野蛮之外别，而其实与美国不异也。

昔在希腊及欧美盛世，与吾国同。人之尊卑贵贱，以学、德之高下为断。故首重士，次农，次工，次商。晚近商贵于工，工又贵于农，犹可云时势之所趋；若乃贱士黜学，而尊劳工，恣所欲为，则诚所谓倒行逆施，是乱世之道也。

美国事类此者多，不能一一记，兹述其大略而已。

八月十八日

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①]。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栋盈箱，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皆屡劝余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遂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馀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

八月二十日

影潭先生避暑居"威尔士雷"湖上

戏作小诗藉博一粲隐名

五月清阴似晚春，丛芦高柳款暄晨。

① 俞大维(1898—1993)，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著名数理逻辑学家。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留学欧美。曾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台湾"国防部长"、"总统府资政"。

少逭词客哀时意，来对神仙写韵人。
赤县云遮非往日，绿窗花好是闲身。
频年心事秋星识，几照湖波换笑颦。

陈君寅恪前作诗一首，赠汪君影潭（懋祖）。宓数索阅，未蒙见示。兹由汪君寄到，并粘存之，并注云，"威尔士雷"湖者，即威尔士雷女学 Wellsley College 所在地，距此约三四十里。影潭之聘妻袁世庄[①] 女士肄业其中，影潭每夏则往与同居，盖数年矣。故诗中第四句，又第七八句云云。

八月二十二日

午饭后，偕陈、顾两君，赴波城旧书店参观。是日所往者，为 Smith & Mc Cance[②]，Goodspeed[③]，Archway[④] 三家。旧书极多，索价之廉与昂，初无定事，惟凑巧而已。陈、俞二君，熟悉其中情形，以其踪迹常密故也。

午后四时，陈君招至醉香楼吃饭。又游于波城公园 Boston Commons & Public Park。至夕始归。下附二图，即波城公园也。

八月二十三日

读书如恒。

---

① 袁世庄，女，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清华学校 1916 年专科女生留美，威尔士雷大学历史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士。回国后，任苏州女子中学及振华女学教员。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教授。

② 史密斯与麦肯斯。

③ 幸运。

④ 拱廊。

晚，访复初。又同来寂处坐谈。

八月二十四日

高明之人，每患孤独。此非谓形体之隔阂，乃精神之离异，殆情势之不可逃者。十九世纪之诗与文，每见此种孤独之境，所谓 Spiritual isolation[①]，而以 Matthew Arnold[②] 为最著。杜诗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然不特诗人文士为然，凡居高位，办大事者，皆患孤独。日前读书，英国 Pitt the Younger[③] 雄才大略，年二十四而入阁，二十五而任首揆，号召全欧各国，与拿破仑鏖战。其富贵功名，一时无两，乃史家谓此公一生不知有妻子室家之乐，虽总揽万几，而实无殊鲁滨逊之独居荒岛。古诗云，"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其义远矣。

是日星期六，读书如恒。

八月三十一日

日来上课如恒。是日星期，雨。

读 Thackeray 之 Newcomes[④] 毕，绝佳。英国近世小说巨子，每以 Dickens 林译迭更司。与 Thackeray 并称，其实 Dickens 不如 Thackeray 远甚。约略譬之，Dickens 之书，似《水浒传》，多叙倡优仆隶，凶汉棍徒，往往纵情尚气，刻画过度，至于失真，而俗人则崇拜之。

---

① 精神孤独。

② Matthew Arnold 马修·安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及文学评论家。

③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威廉·皮特(小)，通称小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首相。

④ 英国小说家萨克雷著小说《纽康氏家传》。

见 P. E. More "Shelburne Essays" 论 Dickens 之文。① 而 Thackeray 则酷似《红楼梦》，多叙王公贵人、名媛才子，而社会中各种事物情景，亦莫不遍及，处处合窍。又常用含蓄，褒贬寓于言外，深微婉挚，沉着高华，故上智之人独推尊之。乃 Dickens 全集，几皆译成中文，而 Thackeray 之书，则尚无一译本，宁非憾事？宓读 Newcomes 竟，决有暇即必译之。每日译一页半，约五百字，三年可毕。译笔当摹仿《红楼梦》体裁，于书中引用文学美术之字面，则详为考证，并书中之外国人名、地名、史事，均另加注解，以便吾国人之领悟。宓尝有志著小说，或著或译，不久必将着手也。

午前，卫君挺生又来。卫君前晚来，邀宓同出散步。沿河而上，绕跑马场一周而归，行甚远。卫君有博学之称，然见解殊不高。质本书生，人或笑其鄙拙，而卫君则极热心功名富贵，不惮营求，然行事又恒左。宓每怜而欲婉规之，未能也。卫君与邹邦元② 女士之公案，尤为诸人所讽讥。然宓闻其家有聘定之童养媳，卫君到美，十年不思返。今留学生行事多此类。卫君贤者，而亦未能免俗，可慨哉！

近读史至法国大革命事，愈见其与吾国之革命前后情形相类。陈君皆指实情，下同。谓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性习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然西洋最与吾国相类似者，当首推古罗马，其家族之制度尤同。皆以男系为本。而日耳曼人（今英美）之家族，则以女系为本，或二者杂用并行。稍读历史，则知古今东西，所有盛衰兴亡之故，成败利钝之

① 见 P. E. 穆尔《谢尔本论文集》论狄更斯之文。

② 邹邦元，女，字淑慧，江西南昌人。美国西北大学文学士，密西根大学理学硕士，芝加哥大学医学博士。后任南京东南医院院长。

数，皆处处符合；同一因果、同一迹象，惟枝节琐屑，有殊异耳。盖天理 Spiritual Law 人情 Human Law，有一无二，有同无异。下至文章艺术，其中细微曲折之处，高下优劣、是非邪正之判，则吾国旧说与西儒之说，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阳春白雪，巴人下里，口之于味，殆有同嗜。今国中之妄谈白话文学，或鼓吹女子参政者，彼非不知西国亦轻视此等事。特自欲得名利，而遂悍然无所顾耳。其例多不胜举。杜诗云，"劳生乾坤内，何处异风俗。冉冉自趋竞，行行见拘束。"韩诗云"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白诗云"谁会茫茫天地意，短才获用长才①

……② 辈现为学生，所争不过游戏小故，乃顽毒至此。其他日牺牲国社，扰乱家邦，更复何所忌惮。国家岁费巨帑，以养留学生，不受其益，只增长孟贼而已。亟自到美以后，平心细思，学问一方，固有诸多进益，此行尚可谓为不虚。若事功一方，则久绝希望，留美与不留美等。尝谓在中国内地之人，尚不乏真诚纯正之选，若一涉沧海，大抵皆失其故我，熏染恶习。呜呼，"穷则独善其身"，吾终当以此一语自厉耳。吾亲吾友居国中者，期望于我侪方深，又安知此间固系如是情形也哉！

九月三日

雨。　上课如恒。

夕，约陈君烈勋及顾君泰来，并偕锡予，至醉香楼晚饭。到时乃由陈君作东。

---

① 作者 1919 年 8 月 31 日日记到此中断。其下 4 页（即 1919 年 8 月 31 日后一部分至 9 月 2 日）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后丢失。

② 以下文字为作者 1919 年 9 月 2 日日记之末尾。

九月四日

晴。　上午，上课如恒。

午后，杨孟纪名承训。来，复述在纽约所见中国留学生情形。若辈各有秘密之兄弟会[1]，平日出入游谈，只与同会之人，互为伴侣。至异会之人，则为毫不相识，虽道旁见值，亦不头点招呼。其专门职业，共有二种，而读书为学不与焉。凡在纽约读书者，均只挂名校籍，平日上课，亦或到或不到。该处学位既易取得，考试又皆敷衍，故无以学问为正事者。其二种职业为何？（一）曰竞争职位。结党倾轧，排挤异党之人。而如学生总会、年会之主席、会长等，及《月报》、《季报》之编辑、经理等，必皆以本党之人充任，不惜出死力以相争，卑鄙残毒，名曰"Play Politics"[2]。而国事及公益事业，则鲜有谈者，更安望其实力尽忠耶？（二）曰纵情游乐。无非看戏、吃饭、跳舞、狎妓等事，而日常为之，视为正业。于是奢糜邪侈，无所不至。平日相聚吃饭，或有请宴者，则必男女偕来，每一人柬招一女留学生，（谓中国女学生，其在纽约者，皆甚不高明。）入席则并肩坐。其情形酷类中国之招妓侑酒。俗称"叫局"，又称"叫条子"。孟纪在纽约为生客，于是同座者代荐一女学生，立时以柬招至，所谈亦殊寻常琐细。或约往看戏，座必优席，并食果点；一戏之费，则每人四五元者有之。吃饭则必名馆佳馔。一次请宴，则必非十五元不办。其所糜之银钱，何由而来？则由二道得之。（其一）贫者如吴君□□，仅夜间赴校上课一二小时，仍支

① 作者原注：此等兄弟会甚多，略举数种名目。（一）Flip-Flap，简称 F.F.（＝）鸭党（起于清华）。（三）诚社"Sincerity"。（四）仁友社（亦起于清华）等等。外此如"苏宁同乡会""湖北学会""教育学会""东社"Eastonian 等，其范围及宗旨，皆非如其会名所包括者。多系少数好事逐名逐利之人，运用营私而已。

② "玩政治"。

官费如常。昼间则在银行工作，俨如普通美人之谋生者然。每日在职八九小时，月得薪资八十至一百二十元，美金。（此等工事，只为钱而已，不能得经验。且区区琐事，一习便通，为之数年，惟财是图。）以供挥霍。问其有购置图书者否？无有也。问其有游览博物院、美术馆或赴音乐会 Symphony Orchestra[①] 及上等古剧如莎士比亚之剧曲。者否？无有也。（其二）富者如洪□□，朱□□，均清华熟人，并讳其名。下同。则家本富有，父兄由国中汇来巨资，俾其一掷千金。洪购汽车一辆，在街衢中为人拐去，遂再购一辆。每辆值美金千五百元以上，二千或三千元以下，贵贱不等。有富商某，（中国商人）其女颇美艳，群蚁趋之。洪、朱则以财相炫，互争此女。久之，洪告女，朱家已有妻，洪实亦如是。洪朱，遂相仇。某日者，朱在汽车中，欲有所举动，女拒之。归告其父母，遂绝朱。朱恚甚，逢人便道，谓"一月以来，已费去五百馀金，竟成画饼耶！"此邦所谓男女交际，其事本与吾国之嫖妓适同。而留学生之骗污华侨息女，则尤数数见。如费城之周□□，亦吾清华同级，将出洋时，已将汉口一女，骗至京而私娶之，后又弃之。呜呼，《留东外史》之作已久，昔囿不知美国留学同人，其牛鬼蛇神之态，亦如此也。

夕，陈君烈勋又来。锡予与顾君约陈君及密至 Strand 中国馆晚餐。

九月五日

晴。　上午上课。

夕，偕顾君赴 Strand 馆晚餐。而陈君烈勋及杨孟纪并复初亦在。

西国学问之精华本原，皆出希腊三哲。三哲之中，苏格拉底生平无所著述；柏拉图多述师说，而亦自有发明；亚里士多德则集其大成，

① 交响乐队。

而其学极博。约而论之，柏氏之书，多言天道，亚氏则究人事。柏氏多言本体，而亚氏则究其致用。三哲之学，皆天人一贯。此但言其偏重之处，未可强分也。治西学而不读希腊三哲之书，犹之宗儒学而不读四书五经，崇佛学而不阅内典；直是迷离彷徨，未入门径，乌望登峰造极哉？宓虽略习三哲之学说，而未尝读其著述之原本，愧惭何极！有暇必即从事。现读穆氏 Paul E. More 巴师之知友，其学德与巴师齐名。之"Platonism"① 一书，述释柏氏之学说，获益至深。至其精理名言，迻详推阐，当俟诸异日，学问略成之后也。

九月六日

上午上课。

午饭后，偕陈君烈勋、杨孟纪及锡予，乘电车，至郊外 Medford 地方，96 Bristol St.② 访王君撙亚③ 及其夫人。谈约二小时，均家常琐细之事，并视其新生之小儿。约五十余日。王君进糖块及蛋糕，乃其夫人所手制者。又进柠檬水。

四时，别出。游览 Tufts College 塔夫脱学校，盖杨君前年肄业之校也。校地据山坡，风景殊佳。山顶有方湖，围以朱栏，外铺绿草，则尤佳。是日游览之地，另附图片六张，粘存《鸿爪集》中。五时许，归至舍。

晚，复初来。

九月七日

晨八时，陈君烈勋来辞，将归校。宓送至电车站，略谈所事。宓

① 《柏拉图哲学》。

② 梅德福（马萨诸塞州东北部城市）地方，勃瑞斯托街 96 号。

③ 王撙亚，字柱东，四川三台人。清华学校 1917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理科硕士，研习化学工程。回国后，在上海华安颜料化学厂任职。

谓"调查[1]结果，如一切无他，则宓无不可允诺之处，惟届时当再禀父定夺耳"。陈君谓"日前同居分居之间，系某自己之意，偶尔及之，并无成见"。又谓"如尚有疑虑之件，尽望坦怀询问，以便答复解释"云云。陈君非吾道中人，故所谈仅此。使其为宓平生知友，则自此层公案之起，万语千言，早已剖心相示，而彼方真实情状，我已当悉知，尚何忐忑疑虑为哉！

夕，访复初。复初偕来舍中。

昨记纽约中国留学生情形，而波城康桥附近。之留学生则大异。波城及其附近，亦有留学生百馀人，然大率纯实用功、安静向学者居多。在留美学界中，要为上选。哈佛及麻省理工学院，课程亦较严，迥非纽约哥伦比亚等校之比。而纽约之中国学生，则鄙夷之。谓凡来波城读书者，皆愚蠢无用之人，不如彼辈之活动能事云。嘻！

兹更记波城中国学生之轶事二则。其（一），本年春，某君[2]戏作"哈佛大学中国动物园"，以哈佛吾国同学诸君，各拟一种动物，以状其性情行事等，颇有合者。略举数例：陈君寅恪如龙，梅君光迪如凤，宓如麟，尹君任先如虎（二人同居，麟虎同柙），万君兆芝[3]如狼，唐君腴庐[4]如狐，奚君伦[5]如鼠，卫君挺生如象，黄叔巍名华。如马，

---

① 作者自注：已托朱君毅请毛彦文调查。

② 作者自注：某君＝宓。

③ 万兆芝（1890— ），字元甫，江西南昌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硕士。曾任约法会议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法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教授，北京政府司法部秘书，国务院秘书，法制局编译，外交部参事，盐务署顾问。

④ 唐腴庐，浙江金华人。美国哈佛大学文学士。历任上海商科大学、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上海《大陆报》编辑，淞沪警备司令部秘书，国民政府军政部秘书，财政部秘书。1931年7月，在松沪铁路上海北站遇害。

⑤ 奚伦，字东曙，安徽当涂人。清华学校1917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商学硕士，习银行学。回国后，在青岛上海银行服务。

陈君达如蛇，等等。其（二），波城王女士女留学生，名融。告唐君腴庐曰，此间之女留学生，相聚而月旦人物，则尝以男留学生，划分上、中、下三等。其人物漂亮，才貌双全，衣饰华丽，名誉远播，善交际，工应酬，多自命政治家，奔走活泼，而尤喜与女学生周旋者，为上等。其学问渊博，成绩优美，然衣饰朴素，相貌丑老，不事修饰，亦不善交际，安静自守，终日苦读，终其身只可为学者，为文士；然喜言道德，性情兀傲，见女学生，尤冷如冰雪，不假词色，如是者为下等。而其介于二者之间，学问、相貌、交际、能力、仪容，举止，均非甚优，亦非甚劣，一切皆在平均之数，谓之庸庸碌碌固可，谓之行事适中，合乎人情，亦可。其于女学生，则不即不离，虽不常往来，而间亦同跳舞看戏，和蔼可亲，此则为中等。三者之中，上等为"得意人"。女学生虽爱之悦之而甚畏之。畏之者，以其飞扬跋扈，用情不专，又胆大能有为。若女学生与交际过密，恐有堕其术中者；及既失足之后，或则得新而弃旧，转眼若无所顾恋，或其家有糟糠，而又骗得美妻，徒贻后悔而误终身，故女学生不敢嫁之也。下等为"可怜虫"，女学生鄙弃不屑，亦不愿嫁之。惟中等则女学生所最赏识者，既悦其和易近人，又不疑其有他，可托终身，故皆乐嫁之，云云。

间尝读西人小说，亦云，普通女子，每欲择夫，则宁取平庸通妥之中材"The Divine Average"（Walt Whitman[①]）；Mediocrity[②]。今吾女留学生之心理，固亦无殊。所谓崇学德，重爱情，巨眼识英雄，风尘之中美人独留青眼者，古或有之；今之小说中亦鲜见，况实事乎！窃疑梁红玉之识蕲王，或亦从良之芥志，非归此贫人，更无他路。至卓文君之奔相如，则但赏其相貌之美、仆从之多、衣服之丽，"雍容闲雅甚

① Walt Whitman 沃尔脱·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

② 平庸。

都”，求風之琴心一曲，恐亦不能领悟，尚何有于作赋才哉！若今美国，则更等而下之。夫男女相悦，但取相貌年龄，尚可云娱乐之诚心，出于情之正。今美国则男女皆惟财是图而已。故极美之女，常见其嫁一六十而上、将就木之老人，则坐盼老人之死，己身为寡妇，坐享厚产，然后任所欲为。又常见二十馀之美少年，娶四十以上之寡妇，则亦为其财产，以为己进身成事之阶，或安居乐生、享福纵欲之助。至其仳离反目，三朝而两离婚，公堂控诉对案，奸夫多至十七八人，情书积至三四百通，而谋杀疯狂，诱拐奸逼，直接间接，与婚姻为因果之事，尤层出不穷，阅报可知。呜呼，人道苦矣！

平日上课，皆男学生。虽讲堂中不许吸烟，而纸烟之气味，亦浸淫普遍。暑假中，多女学生，则讲堂之上，图书馆之中，甬道之内，处处皆香水花粉之气息，及喧歌笑语，莺燕呢喃吱喳之声。连日见有某女生，美人。高大身材，貌极丑陋，而盛施脂粉，红白块块，殊难看。美国妇女，如是者甚多。又着艳色衣裙，袒其胸臂，手携照像机一具，日伫立讲堂门外阶上，与往来留连之男生笑谑，肆行勾引之术，Flirtation；to flirt[①]。美国如此事，多不胜书，众亦恬不为异。即此间大学近旁街上，晚间亦常有游妓，至虽称为“小姐”Miss，而已不知嫁过许多丈夫，生有许多儿女矣。凡已离婚，或夫死，总之，现时适无丈夫生存者，亦一体得称为“小姐”。盛昔在中国，以为“小姐”乃未嫁之处女，则大误矣。

人欲日盛，货利是趋，又肆意放纵，一无拘束，于是家庭之制坏，不为正当之婚嫁，而风尚至于如是，实此邦仁人君子所引为大忧者。吾国人均盲然不知，每盛称“吾国人之道德，在美国人下，是以不敢行共和，不敢男女同校，不敢令女子参政”。呜呼，不亦诬乎？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

① 调情；挑逗。

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至男女同校，与女子参政，谓之嗜痂可也，谓之效颦犹不可。总之，类此之事，述叙不能尽。

吾国人情势隔阂，其自命新学通人，所见适得其反。陈君寅恪谓在国中"不论政，不谈学，盖明眼人一切皆已自悉，不须我之述说。若半通不通，而又矜心作气者，不足与言，不能与辩，徒自增烦恼耳"。此伤心人之言，合于实情，盖确非无因者也。

九月八日

柏拉图所著《共和国》"Republic"一书，其原文第四百九十六页，节译如下：

> 君子生当率兽食人之世，固不同流合污，偕众为恶，而亦难凭只手，挽既倒之狂澜。自知生无裨于国，无济于友，而率尔一死，则又轻如鸿毛，人我两无所益。故惟淡泊宁静，以义命自安，孤行独往。如此之人，譬犹风洞尘昏、飞沙扬石之际，自栖身岩墙之下，暂为屏蔽，眼见众生沉沦不可救医，而若吾身能独善，德行终无所玷，易箦之时，心平气和，欢舒无既，则亦丝毫无所憾矣。

按此即"穷则独善其身"之义，东圣西圣，其理均同。陈君寅恪尝谓"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国时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岂若今之插标卖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①] 争攫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

① 做广告。

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举世风靡，茫茫一概。吾国固然，欧美各国亦不异。且其中为恶者，操术尤工。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窓按，武侯《梁父吟》之词意，原系明哲保身。而太白乃云："长啸梁父吟，何时见阳春。"其旨卑矣。又谓"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①。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煽惑众志，教猱升木，卒至颠危宗社，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矣"。

窓按，今之留学生，明此义者甚鲜。譬犹贞女而堕入平康，不肯效群妓之搔首弄姿，倚门拉客，则必不能见容。今身为留学生，而不入秘密兄弟会，而不事交际，而不求干进、纳交于国中之权贵，而不趁年会、登台演说，而不争为《月报》《季报》之主笔，而不争为学生会之会长职员，而不嫖美妓，而不勾引中国女学生，而不事跳舞，而不常看戏，而不胁肩谄笑、口作极无味之应酬语；凡不为以上之事者，则众讥其人为怪僻，为顽愚，为无用，为不热心，为不爱国，为自私自利。呜呼，鹓雏腐鼠，今古同情。"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诼以善淫"。稍明事理者 Common Sense，当亦不以此间情形为异也。

至"热心"则另有说，吾国今之人，妄以"热心"为美德，而不知西国则自十八世纪以来，以"热心""Enthusiasm"为骂人之语。所谓"热心人"者，即"心地糊涂，扰害治安"者之别名。即如今之美国流寓之

① 谋生之正道。

外人，以及失业之工人、市侩政客 Demagogue；Boss 到处煽乱，agitation；"propagande"；"movement"；"uplift"；etc.①。于是事变纷拏，人心浮动，虽物质文明甚盛，而凡百实乱世之像也。

我留学生，又尝以"自私自利"讥独善其身者流；岂知入污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横流，此非绝大志愿、绝大才力、绝大作用 Tact 不能，尤非绝大牺牲不易致。破巢之下，已无完卵；粪土丛中，安长芝兰？有洁身之志者，动遭桎梏，虽性命犹不能苟全（如苏格拉底之受戮是也），而况鸿飞冥冥，恣意高翔，不被网罗。古今东西，能得此者几人？得之，诚幸之尤幸者矣。且"兼善天下"，非无此志，实无此力；境与时与遇，皆限制之。至于施教，要当择材，根本不合，或其心已有所陷溺者，虽同胞密友，苦口婆心，终身亦不能开导明白。窃思碧柳终不能从宓之净言矣。故佛家超度，首求慧根，实难全体拯拔，鸡犬飞升。耶稣亦然。

宓记此条，盖因昔者宓亦愚闇未明大义，欲专效摩顶放踵，被发缨冠之行。又信愚公之必可移山，精卫之必能填海；道义精神，均可见诸事功。至不惜兰摧柳折，玉碎珠沉，以博千载之芳名，成一时之快举。推之至于爱屋及乌，舍己耘人；衣敝缊袍，与朋友共；一得之愚，不敢自藏。凡此褊浅之行事，近者阅世读书，始知其均大误。且自受学于巴师，饫闻梅、陈诸良友之绪论，更略识西国贤哲之学说，与吾国古圣之立教，以及师承庭训之所得，比较参证，处处符合，于是所见乃略进。此后志向，当直追圣哲，决不以"热心人"或粗浅之"爱国者"及"改良社会者"Enthusiast；Patriot；Social Reformer 自命。学问道理，专为自己受用；而另为谋生之计。至于事功一方，但随机遇，竭忠尽智，而不计成效之如何。在尘世中之生灭离合，波澜起伏，苍狗白云，蝇头蜗角，万千迹象，皆当视为身外之事，不为吾扰。吾惟自企于寂静澄明之

① 暴乱；"宣传"；"运动"；"改进（社会状况）"；等。

境，先求独善，宁效郭林宗、申屠蟠之明哲保身，而不为李膺、范滂之标榜忮求，徒召株累。所望渐进于高明之域，终得恬适自乐，举措无不如意，而无不合礼中程。此境虽极不易致，而心向往之矣。

昔尝怪管宁割席，未免太过。又小说中，如岳武穆志在"精忠报国"，而与王贵、牛皋等画地绝交；又如陈希真等之不肯屈身梁山泊；皆叙士生乱世，自全之不易。而非少年人所易领会者也。

儿时在铺中乘发，见有联云："业能养身须着意；事不干己莫劳心。"虽似自私之语意，而在今日迷离纷扰之世，心境恬怃激切、不能镇定之时，此联亦可作安神宝丹也。又记父昔年谕中，钞示前人一联，"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近年来，时刻体验，益服其真。又庚戌岁(1910)，密将离家入京，占牙牌神数，以卜游美之行、之所遇，得卦语云，"海波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中能驭使，何怕涉风涛？"今天下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墨，各趋极端；求能权衡得当，立身正己，因应咸宜，实难之又难之事。希腊三哲，以中、和为教(the Golden mean; Moderation; Harmony)。西儒谓"在两极端之中点，即为善，而在其极端，则为恶"。"Virtue is the middle ground between two Vices."西儒又有以乘马为喻，谓不居正中，则堕鞍下；惟居正中，乃能用衔勒，指挥飞驰。密此后虽见解时有变异，而决当不失中和。否则如钟摆之往复，终无止时，深恐不足为益，徒以自损而已。

是夕，偕锡予往访复初，归途遇大雨。

九月九日

前记波城巡警，亦欲罢工。其事拖延多日，巡警等，不服警厅长 Edwin D. Curtis[①] 氏之命令，与之反抗。始经人调和说项，劝其勿罢

① 艾德温·D·柯蒂斯。

工，不可；继由法庭判决，谓警兵与他种工人不同，乃服务国家，关系治安，义不当罢工，犹不能止。卒于今夕五时四十五分，波城巡警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同时罢工（内除百人，乱时复来奉职。实计罢工者，千二百馀人）。

先是数日前，市政厅闻将有变，特召集义勇队，以保治安，其首先报名投效者，为哈佛大学物理教授 Edwin H. Hall[①] 先生。及本日，变将起，哈佛大学校长 A. Lawrence Lowell[②] 乃谕诸生，均往报名投效（应命往者五十馀人），捍卫地方。巡警既罢工，于是流氓匪徒，是夜乘机抢劫，至明日下午犹未尽止（年少好事者，视为游戏，亦随之鼓噪喧夺）。据十日午报载，凡商铺被抢者三百家（多珠宝店、衣庄、鞋铺、饭馆等），损失共美金二十万元云。

九月十日

上午，市长及省长以下，立召集民兵 National Guards 四旅，4 Regiments 分驻各地弹压。其自行投效者 Volunteers 亦成队梭巡街市，乱始稍止。当乱之时，他省各地巡警等，均伫听消息，如此间罢工成功，则亦必踵效。而美国工党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反乘机怂恿，大开会议，遣使告罢工之巡警，党人愿为其后盾。呜呼，以美太平之邦，而人心浮动至此，亦可惊矣。英国伦敦之巡警一千零七十八人，日前罢工，当道不为屈，悉予革除。现犹未予开复，其焰或可稍戢耳。

九月十一日

阴。雨。　上午，上课如恒。

---

① 艾德温·H·霍尔。

② A. Lawrence Lowell A·劳伦斯·洛威尔（1856—1943），美国教育家。1909年—1933年任哈佛大学校长，领导该校取得重大的学术发展。

《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八年。夏季第二号

读竟，戏题一绝　隐　名

文豪新制《爱情衡》，公式方程大发明。

始悟同乡女医士，挺生不救救苍生。

注：参阅该报本卷插画第六图，《爱情衡》及《记纽约城医院》两文。

又参阅密日记第九页，本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三条。

九月十二日

巡警罢工乱事，已渐归平靖，惟日来仍有枪击伤人之事。然秩序已定，戒严令亦终未布云。

是日下午，夏校第二学期毕事，举行大考。

昨得哈佛大学办事人来函，知密已经分定，为第四年级生，Senior，明年夏准可毕业。再习四科即足。至民国七年至八年（1918—1919），密之学业成绩表，照抄如下：

Course 课程	Value 学分	Grade 分数
Comp. Lit. 9	1	A
Comp. Lit. 22	1	B
Comp. Lit. 32	1/3	B
English 24	1/3	A
English 29	1	B
English 55	1/3	B
French 1	1	B

各科分数均得列A、B等，故密名顷已列入"学绩优异题名录"Rank List（1918—1919）矣。

九月十三日

夏校已完，前已租定 Weld Hall① 五十一号室，下学年与锡予同住。是日复初来，帮助整理书物，装束箱箧。初拟是日即移往新舍，惟以木器等未如期运到，故改迟二日，始迁往云。

九月十四日

星期。读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Politics"。

九月十五日

阴雨。　午前，复初来，助宓等携运书物包裹等，移往 Weld Hall 新居，终日而毕。宓等以省钱故，每住校中宿舍，均在最高一层楼上。夏间所居 B 41 Standish Hall 为四层楼；今之新居，则为五层楼，须经行四梯，共八十级。室分内外两间，每一学年实九阅月。房租百四十元美金。宓与锡予，各出其半，凡七十元。租赁木器，全年十元。电灯约六七元，室役赏资一二元。室甚宽敞，惟略黑暗，且近通衢，故电车、汽车之声，日夜隆隆。木器本约日前送到，而竟未照行。日来屡经催促，卒至十八日夕，始送到；故连日均在地板上安眠云。

九月十七日

下午，清华旧同班洪深、曹懋德诸君来。洪君专来此学戏剧一科。宓导之见校中执事人等。哈佛旧日中国学生，皆老成温厚，静默积学之人。此次新来者，则多少年俊彦、轻浮放荡之流，于是士习将为之一变矣。

① 威尔德楼。

九月十八日

上午，张君鑫海[1] 来，宓等导示一切，并为觅定寓所。清华后来诸级游美学生，其研习文学者，仅有楼君光来及张君鑫海二人。今春正二月以来，二君屡来函，究问文学一道，宓告以种种。二君得读巴师等之书，极道向慕，遂转学哈佛。楼君以尚未毕业，须留原校，故张君独先至。此间习文、史、哲理者，渐增多矣。

九月十九日

林君玉堂[2] 偕其夫人，自中国来，亦专习文学。昨晚抵此。其夫人略患微恙，故是日仅见林君。林君人极聪敏，惟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未能为同志也。

九月二十日

连日友朋往来，周旋游谈，殊未读书。

午饭时，张君鑫海来，同访顾君。并偕锡予，共访 C. B. Malone 君，昔清华教员，现来此修史学，本年六月到美。谈约时许。次访林君及其夫

---

① 张鑫海（1898— ），后改名歆海，字叔明，浙江海宁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清华学校、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教授，光华大学副校长。1928 年起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欧美司司长，驻葡萄牙、波兰、捷克公使。

② 林玉堂（1895—1976），后改名语堂，字或堂，福建龙溪（今龙海）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清华学校教员。1919 年入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语言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论语》半月刊主编。1936 年赴美国任教，并从事写作。1947 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1954 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6 年去台湾。1976 年病逝于香港。

人，亦谈时许。次访罗君景崇[①] 等（其寓主之女甚美，而款接殷殷，故罗君等住之）。末至 Strand Café 中国馆晚餐。晤中国新到清华旧同学数人。闻杨孟纪述留学生年会中种种情形，殊足感叹，亦不悉记。餐后，偕张君访奚世英、杨肇燫君等。归来而楼上电灯忽灭，遂早寝。

是日得朱君毂寄示毛彦文女士复渠函，录如下：

嘱代为吴君调查陈女士一节，欣如所请，约不出十日，即行赴杭，彼时决趋伊家面晤。当为之秘密。陈女士与妹同学二年有半，非同班。其举止早悉一二。去秋在杭，复晤于某同学处，约谈一句多钟。故现于未调查以前，先将我所知者奉告。

陈女士外面观之，颇老实。在校中与别班同学，不甚往来，似不喜与他人交际。对于校课，有中等成绩。除课务外，未见有何发展，其貌平常，身材较妹稍长，大小相仿。此彼在师校中之情形。

去秋妹晤彼时，适彼由定海为师返杭。与妹交谈之际，似较前为活泼，但长短大小仍如旧耳。其学识究至如何程度，不甚详晓。因彼从未与妹讨论及学问事也。晤时仅说嬉语而已。以鄙见测之，似不及吴君。

不悉吴君欲得一种如何配匹，抑须具有世界知识者，或仅通晓中国知识者就可；抑须善于交际者，或仅能在家为一贤主妇即为满足。以上二端，似不得不先决定。以妹眼光视之，陈女士似适应于第二种。至于陈女士之性情，我实不明瞭，俟调查后再告。

---

① 罗景崇（1896— ），字旭翘，北京人。清华学校 1915 年毕业留美，伊利诺伊大学习铁道。回国后，曾任开滦矿务局总稽核。

最好吴君先与之为友，屡与通讯，积久自能知其性情。性情一节，至难调查，非相处日久，共事时多，不能详悉。苟吴君对于彼表示满意者，再行定婚，较有把握。若单靠妹一度调查，恐不能周到也。吴君处乞代为致候。

此事殊不易决，更为迟疑忐忑者多日。娶妻首重性情，不嫌貌陋。此义宓深知之，且愿躬行之，惟所难者，则陈女之性情实无从确实探查。拒之，则恐贻负心之讥；允之，则虑性情未必如何和善。毛女士通讯之议，按之中国习俗，长久施延，无载之行，势所不能。且以现时之忙，焉能以闲工夫写此等信哉！虽然，人世事多不如意，又决无安稳坦荡之途，只宜笃信天命，整躬率物。现拟俟毛女士调查详报到后，如治乱麻，一刀斩断，彼时终当一决。决后则再不翻作他想。凡人苟其利己之念稍轻，则身家之事，更无难处者矣。惟念国运之危，时势之艰，责任繁重，而宓志业如此空疏，能力如此薄弱，百无倚据，而惟急于定婚，分心增累，悖谬之极，无可为解。岂凡人年长入世，则皆沉沦退化，抛弃向上之心，但求私利与淫欲；我固无力自拔于碌碌群俗之外，甘取罪孽，不亦慎耶？又就实事上，为家人生计设想，若不娶妻，则初回国，以薪资之所入，奉亲理债，较为宽舒优裕。若定婚，则回国即当完娶，于是立见窘迫，自讨苦吃，非大愚不为此。而我竟甘堕网罗，孰其使之？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预备开学各事。

九月二十二日

是日，开学。例行诸事。注册，选课，并在Bursar处关照学费等。

九月二十三日

是日选定功课，共习五门，如下：

(1) Comp. Lit. 11—Romantic Mo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Prof. Babbitt) T. T. S. 12M.[①]

(2) Comp. Lit. 12—Types of Fiction in the 18th & 19th Centuries (Prof. Bliss Perry) T. T. S. 9 A. M.[②]

(3) French 6—General View of French Literature (Prof. Charles Hall Grandgent) T. T. S. 10 A. M.[③]

(4) French 17—Literary Criticism in France (Prof. Babbitt) M. W. F. 12 M.[④]

(5) German 25 (First Half - Year)—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in Outline (Prof. William Guild Howard) T. T. S. 11 A. M.[⑤]

初，校中命宓习 English D—English Composition……(First Half - year)，为必修科。旋特具呈 Petition[⑥] 请予豁免，幸邀批准，乃得自择 German 25 一科云。

午前，询悉宓本年夏校所习三科考试成绩，如下：

---

① 比较文学 11：《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白璧德教授)。星期二、四、六中午 12 点。

② 比较文学 12：《十八、十九世纪小说类型》(勃里斯·珀瑞教授)。星期二、四、六上午 9 点。

③ 法语 6：《法国文学概述》(查尔斯·霍尔·葛兰坚教授)。星期二、四、六，上午 10 点。

④ 法语 17：《法国文学批评》(白璧德教授)。星期一、三、五，中午 12 点。

⑤ 德语 25(头半年)：《德国文学史大纲》(威廉·格尔德·霍华德教授)星期二、四、六，上午 11 点。

⑥ 请愿。

（1） Economics S 7b……B

（2） History S 12……C

（3） History S 14……B

若以此三科并入计算，则忽现习五科，至明年正二月间、第一学期完时，即可毕业矣。

晨谒巴师，商定功课。巴师谈及国事，谓“以目前情势，英、法、日三国，实行瓜分中国，迫不及待。不知中国士大夫 the Educated Class[①] 将何以自处。岂皆先家而后国，营私而忘公，憒然而坐听之耶？”

九月二十四日

是日，作始上课。

汪君影潭至自纽约，亦入哈佛。于是此间高明之同志益多，私心颇喜。惟陈君等乃云，“汪君之来，特为此间近邻威尔士雷，每星期往晤袁女士之便耳，岂为功课来哉？岂为吾侪来哉？”

九月二十五日

晚，洪君深来，谈戏曲之学，兼及小说，颇多心得。由其曾专心研究，多费时力故也。宓学无专长，应读之书，多知其名，而未开卷，模糊度日，殊自惭矣。

九月二十六日

近购英文打字机一架，值五十元，而有不妥处。故于是日凌晨，携至杨孟纪处，托其代往调换焉。

① 受教育阶级。

九月二十七日

凡除星期日外，均上课如恒，不特记。

是晚，哈佛中国学生会开会，欢迎新到诸君。又议事，夜深始散。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午，偕锡予访影潭，同出散步。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四日

均上课如恒。

十月三日晚，奉父谕，命陈女姻事，俟毛女调查回报到时，即与正确答复，慨然聘定。至谓友朋讪笑，可以父命为词，父愿代儿分谤。毋再迟疑，心摇摇如悬旌。宓谨拟遵谕行事，毛女复函至后，苟非有意外不合之情形，决即允诺前途。兹但祝人生造就，不纯系于外境之牵绊，一事之得失，不至关碍全局。宓虽定婚，更当勤奋矜慎，不因此而临事愆怯，畏首畏尾。苟能坚持此态，庶免萎靡堕落，负吾亲吾友之期许。而私怀之痛疚，或可减少些须耳。

梅君迪生将首途归国，赴南开学校英文教员任。频行数日，为助足旅费，琐务碎碎。十月四日晚，共诸知友，会于陈君寅恪室中，而亦未及谈志业之正事。天下事，大抵如斯。

十月五日

星期。晨，偕锡予为梅君运搬箱箧。午，由锡予及蕙君济元及宓，共约梅君在汉口楼祖饯。四时半，送至南车站，握手而别。

归后，在洪深、曹懋德君处闲谈。每一种人谈话，各有其题目，各有其口吻；易席之顷，竟隔天渊，如风马牛。宓尝欲作小说，凡此皆留

学生日常情形之材料也。

幻境、真如之辨，虽似深奥精微，而寻常细心体验，亦可得之。未知误否。如密每多感情用事，谬妄百端，而过后回思，则如被酒莫醒，十分愧怍，只觉其毫无意趣。凡耳目之所接，言动之所及，万千形色，人我心理，隔夜反思，亦均如曾历梦境。事事物物，似近而实远，似有而皆无，似真而皆假，色采毕具，棱角全露，而不可捉摸。且即自谓此心最明白沉静之际，推阐道理，运思决事，步骤井然，一无差错，笔之于纸，亦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矣。而他日取而重读，则处处见其谬误（日记中尤多此例），其疑当时何以如此想法？又何能提笔如此写下？殊不可解，深悔留得迹象，致生罣碍，是岂吾身心恒居幻境，而久后始见真如耶？准是，则密决不宜妄动心思，妄生烦恼，妄招气愤，妄陷忧愁。而当收敛全神，专心于手头最底之事。以目前而论，只宜一意读书，而不计外界之形迹，虚空之因果，则学乃可进，而心有所事，暂忘忧虑，亦即实在之幸福也，勗之哉！

Illusion & Disillusion; Appearance & Reality; Concentration & Emotional Expansion; the One & the Many; the Immutable & the Vanishable; the Calmness & the Confusion; the Building & the Decay; the Accumulation & the Waste; the Progress & the Decline; the Paradise & the Hell; the Higher Self & the Lower Self; the Super-rational & the Sub-rational Soul; the Self－Control & Self-Abandonment; the Supreme Peace & Natural Sufferings; the True Happiness & the Self-tormentation; etc., etc.

[幻境与真境；现象与现实；集中与情感之扩展；一与多；不变的东西与易消失的东西；镇静与慌乱；建设与衰败；积累与消耗；进步与没落；天堂与地狱；高尚的自我与低下的自我；超越理性的灵魂与低于理性的灵魂；自制与自我放纵；最高的宁静与天然的痛苦；真正的

幸福与折磨自己;等等。]

十月六日

雨。 上课如恒。

十月七日

晴。 午一时,课毕。偕锡予及洪君深,赴波城,至醉香楼午饭。

饭后在 Tremont 戏园[①],观名优 Walter Hampden[②] 演莎士比亚 "Hamlet"(By Shakespeare)[③] 一剧。票价二元二角。二时至六时而毕。复至红龙馆 The Red - Dragon Restaurant 晚饭,进中国餐。

十月十日

是日为国庆节。波城一带中国学生,开会庆祝。会设 Walker Memorial Hall, Mas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④],到会者约七十人。宓六时往。七时,公宴 Banquet。每人费一元七角五分。宴毕,由主席卫君挺生,来宾梁如浩[⑤] 先生及周明政[⑥]、曹丽明、朱中道[⑦]、林玉堂诸

---

① 特莱蒙戏园。

② Walter Hampden 沃尔特·汉普登(1879—1955),美国名演员,以演莎士比亚戏剧著称。

③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作)。

④ 麻省理工学院沃克纪念堂。

⑤ 梁如浩(1863—1941),字孟亭,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74 年第三批幼童留美,新泽西州斯梯文工学院肄业。曾任清政府外务部参议,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出席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晚年任华洋义赈会会长。

⑥ 周明政,浙江镇海人。清华学校 1917 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士,辛辛那提大学机械学硕士。

⑦ 朱中道,字荩生,江苏常熟人。清华学校 1914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后在上海中南银行任职。

君，相继演说。凡留学生开会演说，皆见而无当，至足厌烦。至论及国事，则或肆口谩骂，或妄自称许；陈义若甚高，而用心则殊卑。而是夕卫君则以笨拙书生，而力行谄谀，趋奉贵宾。其演词，绝类诸葛武侯隆中对先主语意，以为整理乾坤，非鄙人莫属，而贵宾即有拔我青云之力量者，则尤令人齿冷。又征引希腊文及法文，以见学博。而误以法文之"英吉利"Angleterre 一字，读为"England "，不免破绽矣。馀如曹君则称述师说 Harlod Laski①，姝姝自悦。如周君则抄袭陈言，滚滚背诵。而林君论中国近局，则又为"新文学革命"大肆鼓吹。呜呼，此等情形，宓见之已稔，更不必言感慨之深矣。昨报载，国中南北又开战，在闽省。

十时半散会。宓复偕施君赴清华新到同学陈、顾两君处略坐。归舍时夜正午也。

十月十一日

上课如恒。晚，复初来，将移居于 Lynn，故来辞。闻其谈近顷 Tech 中国学生会选举会长之种种风潮、运动排挤情形。

昨接爹谕，陈女之事，亦命即允诺。宓十分为难，依然踌躇。宓非恐得妻之不佳，亦非欲求美妇，惟念国运日急，时势极艰，责任綦重，乃不自超拔，碌碌随俗，他无树立，而先以室家自累，不亦可鄙可耻之甚耶？明知故犯，诚何以自解？张苍水、史信国之俦，岂斯斯然以求耦为事哉？如斯自甘暴弃，负亲朋之期许，内怀惭疚，郁郁以莫释。又以粗浅之实事言之，回国后不娶妻，则以薪资所入，奉亲理债，家用较为宽舒，一身亦可略得自由。若彼时即

① Harold Laski 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主义领袖之一。

授室，则家用困迫，而我身为所拘牵，重视谋生。就事之方针，随而改易，则行道尽责，从托空言而已。此时若允婚，自必终始不渝，将来之困厄拘牵、沉沦堕废，均由今日造端定獻。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又云，只为一着错，输却满盘棋。又云，自作孽，不可活。今我之行事是也，哀哉！

十月十二日

雨。　星期。晨，读书。晚，影潭来。

十月十三日

前清华教员 Malone 先生之夫人，由其家来此探望。

是晚，偕清华同学十馀人，赴 Malone 之宿舍中谒之，谈二小时，均琐屑嬉戏之语。Malone 先生夫妇以糖果及麦酒等进。

又是日为 Columbus Day[①]，校中放假。晚间，河外野地上，有兵卒演放空炮及花火等，描摹作战之景况。虽明知其伪，然念及寰宇风云，国中扰攘，兵戈夷伤，民生荼苦之情形，又黯然而惊，怆然而悲矣。

十月十四日至十七日

上课如恒。

顷闻中国南北又开战于闽省，及都中学生风潮近况。又本日美国上议院，以"和约修正案"各条，投票否决。中有山东一条，修正案拟以青岛付还中国。此事酝酿数月，在议员固亦缘党派之关系，然终归否决，则中国不复能得其臂助，亦吾侪切肤之失也。

① 哥伦布日（每年十月第二个星期一），庆祝哥伦布 1492 年发现美洲。

十月十八日

上课如恒。

午，接君毅转来毛彦文女士致渠长函，录如下：

〔礼字第九号〕

毅兄爱鉴，迭接二书，均未答复，歉甚。所以迟延之故，兹详于下。

妹于八月二十五日，由家动身，三十一日晚抵杭。是夜即接由家转来手书二通，并附吴君书一。此三书均以调查陈女士身世为嘱。翌晨，妹即赴陈女士家。托辞调查定海女校事，因该校曾以函聘妹，奈妹坚拒不就。陈女士为该校教员，故妹迳向伊道歉不就之原因。该时，陈女士尚未梳头。早膳甫毕，俟伊装饰毕后，妹邀伊赴二舅父家。在此中膳，至晚始去。此一日中，我以全付精神，与之谈话，兹得其大概。详之于下。

伊之举止颇大方，其态度亦稳重。惟不若现今一辈时式女学生之活泼，盖伊系完全一师范之女生，未免失之于拘束。对于外人交际之规，恐不十分明瞭，然此可由练习而得，不必深虑。陈女士诚非一呆笨女子，以视现在一辈已受西洋教育之女生，固觉见逊，若较以前闺中小姐，则尤胜之百倍矣。

伊之装束，不十分时髦，仍保守前数年之师范态度。

伊之容貌，面架尚佳，惜为皮色所蔽。使伊面稍白，即觉美丽。俗云，一白盖千丑，非虚语也。实则吾人之美与否，与面架之构造，大有关系。

伊之言论颇通达，人情世故，似甚透澈。惜于世界知识，稍缺乏耳。

其性情以表面观之，颇温柔。实际如何，无从考察。因一日之中，不能尽悉他人之性情也。此事至为困难，非相处久，不能洞悉。

伊之家庭，系一中国老式的家庭。家计中等。伊母妹曾见过，

年约四十馀，伊父未出见。伊家中尚有一弟，及一庶母。鄙意以为人之家世，可不必过于详察；盖吴君所要求者，陈女士，非伊之家庭也。吾兄以为然否？

要之，陈女士系完全一师范学生，不十分活泼，然亦不板滞。不十分美丽，然亦不丑。不十分善于交际，然亦不过于默静（交际，指与西人言）。倘欲伊为一贤主妇，在家中料理家务，实甚佳。若欲伊能与西人接近，及与一辈受过西洋教育者交际，或虑不足。以妹眼光视之，陈女士未始非内地女子中之卓卓人才。然我之眼光，我之识见，与吴君相去远甚。或我以为是者，而吴君以为非。故妹此书仍不足靠实，不过尽吾所知者，详之如此而已。究竟如何，仍须吴君自下决断是要。鄙意以为此事关系甚大，非吴君亲眼看过不可。盖各人之眼光不同，断断不可以他人之言为是也。最好吴君先与陈女士为知友。先行通信。俟吴君回国时，再行定婚，或结褵。如是则稳妥万分，否则至为可危。实则预先定婚一节，妹至今思之，殊觉无谓，徒多手续，有时尚要生出许多枝节，贻恨无穷。妹已屡见屡闻之矣。先为知友，后为伉俪，实至良之策。愿吾兄告吴君行之。

妹于是月九号抵湖校，现已照常上课，惟长途奔波，身体疲不可言。华君并无书来，妹已函询之。陈君鹤琴未晤面。俞女士仍在湖郡肄业，因南京无适当之校故也。精神倦甚，草率书此，馀容后详。吾兄是否已进新校，身体奚似，念甚念甚。秋风多厉，诸维万万珍重。顺颂

秋佳

妹

月仙手书　九月十三下午

吴君处乞代候。

君毅来函，节录如下：

Now the investigation of Miss Mou is a Scientific & objective one. Her conclusion is same too. What's hurry? A vis－à－vis talk permeated with spiritual communion is a safer guide to your rational action than a documental study of hypothetic & imaginative nature. [毛女士的调查是科学的和客观的。她的结论也如此。匆忙有什么好处？充满了精神交流的谈心比假设和想象性质的文献研究对你的理性行动是更可靠的指导。]

I am not in a position to say whether you should ask the hand of Miss Chen or not; but I, as your good friend, can offer advice that your action must be motivated by your subjective drive or inner urge; strengthened by objective querry; & culminated by well－balanced comparisons & rational judgment. [我不能说你是否应该向陈女士求婚；但作为你的好友，我可以向你劝告，就是说你的行动必须受你自己的主观冲动或内心的强烈欲望来制约，再由客观的询问来加强，最终由仔细斟酌的比较和理性判断来决定。]

十月十九日

星期。上午，赴国防会董事会常会。

下午，复初自 Lynn 来。

陈女士之事，虽甚为难处，而终须决断，或允或绝，二者择一，更无他途，亦无再拖延之地。昨日接君毅及毛女士函后，复再审思，决即允诺。商之锡予及陈君寅恪，均以为宜即如此办理。遂于是夕致

陈君烈勋允婚一函，以中国笺墨书之。函录下：

颂阁学兄惠鉴，顷得国中来函，一切甚为清意。　令姊淑德芳仪，久已心钦，若能仰攀高门，实为欣幸。谨即正式允诺。至宓生父芷敬公、嗣父仲旗公，虽皆曾许宓自行裁决，免致往返更为羁迟，然仍当即日分途禀知，恭听复谕。谅将来必无异命也。惟尚有难处之数事，敢为披沥直陈，当蒙鉴许。其一，宓今春甫遭嗣母之丧，孝服未除，而遽聘妻，于礼于情，均大不合。为此踌躇至再，可否请禀商

尊大人，此事今虽完全定决，但乞暂勿宣布于诸亲友。其纳聘仪节，亦俟明年夏秋行之。在宓一言为定，决无渝盟之理，不得已而为此求，毫无他意。区区私衷，至希　信察。其二，目今时势多艰，舍下景况萧寒，宓生父与嗣父，又皆侨寓外省，已近十年，故将来宓回国迎娶，礼节采币、应酬、铺陈等，不得不悉从简略。如

尊府能惠允，彼此省去繁文，则感荷实甚。其三，按现时情形，宓应于民国十一年夏回国。回国之前，拟与　令姊时时通信，庶于彼此性情，渐得晓悉。又夙闻　令姊好学，凡读书之方法次序，宓如有一得之愚，则窃愿随时贡献，以备采择质证。其初次通信，可由尊处转递，经尊大人过目，以服敬重。以上各条，祈即转禀

尊大人。宓当静听

复示。馀俟续详。专此即请文安

弟制吴宓谨上十月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

晨，发函与陈君后，另作详函复君毅，并请其转达毛女士，谢其奔走之劳。末又言，毛女士报告极详明，今亟之决定允婚，纯出自己之意，当自负完全责任。异日纵有意外不美之事，决不丝毫归咎于调查之人也，云云。

十月二十三日

是日得陈君复书，谓"姊蒙不弃，得侍巾栉，欣慰万分。至所商三事，当即日转禀　堂上请决。若个人之意，则极赞成"云云。

十月二十五日

晚，七时半至十时半，赴哈佛中国学生会常会。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晨，读书。

午后，俞君大维来。谈宗教之流派，及其精义。谓权衡种种，欲图中国根本至计，则惟当复兴佛教，昌明佛学。其理甚长，不具录。俞君年少而绩学，深可佩也。

晚，洪君来，商编戏之情节等。

十月二十九日

顷得尹君任先函，知在沪经营办报之事，已有头绪。又拟办《民魂》周报一种；另续出《乾报》，每月一期，不久可以出版等情。

昨晚至今午，将旧有之《乾报》稿件，一一修改一过，汇寄尹君。日内当分函可靠之友人，促其作文，以备报中材料也。

十月三十日

午，君毅寄示毛女士函，节录如下：

> 前函直言不讳，不悉吴君对之作何感想？总之，吴君倘不过求一中等匹配，则陈女士最为适当。若欲得出色人才，陈女士或虑不足。……又补述陈女士身长约四尺五寸，长短大小颇相配。希转告。

十一月一日

午前月考。午后，剪发并洗发，费去一元五角。

夕，访林玉堂君及其夫人，于其新居。

晚，赴波城中国学生会，为欢迎纽约万国青年会总书记 Hurley 君[①]。尚有美教士及中国学生数人演说，皆无非劝众入耶教而已。

十一月二日

雨。　星期。晨，访卫君，阅薛叔耘《庸庵文编》及《出使中国日记》。

晚，赴哈佛西班牙学生会 Spanish Club of Harvard（南美洲及墨西哥等国，凡用西班牙语言文字者，皆属之），听巴师讲《教育之精义》。

十一月三日

上课如恒。

晚，赴 Harvard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②] 之会，听 Prof. J.

---

① 赫尔利君。

② 哈佛现代语言学会。

L. Lowes[①] 讲"The Sources of 'Ancient Mariner'"[②]。又人该会为会员，纳费二元。

十一月四日

昨施济元君见示，去年在"Harvard Alumini Bulletin"[③] 所投之稿一篇，始知哈佛大学，当光绪初年，1880—1882曾设汉文一科，聘宁波戈鲲化先生，为正教员。阅三年，戈逝世，其汉文一科遂又废之。始末具见当时校中之文牍及《月报》等。当时之波城某报"Boston Daily Advertuser"[④] 亦载有戈先生论述中国诗。今校中图书馆藏有戈先生捐赠其所著诗集，颜曰《人寿堂诗钞》，并他人和作。共二册，木雕板印。取而阅之，则知戈系休宁人，曾官至太守，又参军幕。然其诗殊不见佳，自喜新奇而实无异人之处（但中有始乘火车轮船等题）。意者其人恢奇而骛名，遂能受聘于哈佛。时当洪杨乱后不久，戈或亦饯江之流，故逃之海外，无以稽考。然此亦留美学界之掌故，因记之如右。（戈字硕畴，其诗刻于光绪三年丁丑。其在美时，系携妻子同来。）

午后，赴波城照像，小幅十二张，需费五元。J. E. Purdy & Co.

十一月五日

是日风、雨、雪，且微霰，骤寒。

午，编理国防会驻美编辑部之通信簿及《乾报》文稿收发簿等件。草"董事会、驻美编辑部合致会员，请为《乾报》作文函"稿。

---

① 洛斯教授。 John Livingston Lowes 约翰·利文斯顿·洛斯（1867—1945），美国学者，哈佛大学英文系名教授。

② 《〈古舟子咏〉的原始资料》，这是洛斯教授的著作之一。

③ 《哈佛校友会简报》。

④ 《波士顿每日通信》。

夕，携之访李袁君，未遇。晚饭后，复访之，久待始归。乃交其钞写，至九时始返。

十一月七日

晚，林君玉堂及其夫人，约赴其寓中吃饭。蔬馔皆自制，纯然中国烹调也。饭毕，谈文学。林君人极聪敏好学，然沉湎于白话文学一流。宓现今不处处与人辩学理，但逢知已，乃为深谈。外贿随意酬答，尽社交之道而已。

十一月八日

午前，上课如恒。

午后，偕锡予赴工校宿舍，访杨孟纪。协同禧、李二君，就其处将所拟致会员催稿之函，一一油印封发。毕后，偕诸人同至 Imperial 馆晚饭。

归后，复初来。又洪深君来，谈编戏之方术及经验，颇多心得也。

十一月九日

星期。午，十一时至一时，赴国防会董事会常会。

十一月十日

是日为欧战休战周年纪念日 Armistice Day。校中放假。

午，陈君寅恪来，谈印度哲理文化，与中土及希腊之关系。又谓宓欲治中国学问，当从目录之学入手，则不至茫无津埃，而有洞观全局之益。当遵遵之。

十一月十二日

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

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美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呜呼，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事业，乃所学尚未成，而时势已如此。譬之种花者，浇壅培植，含苞未吐，而风雨骤作；益以芟锄，花即开而果即结，恐亦随根以俱尽耳。

十一月十三日

近于将来择业之事，复甚忐忑，难以决定。来美之时，本以习报业为志，既到此以后，乃知报业专以营业图利为之旨，故巴师及陈君寅恪等，均深鄙报业之一途，而劝宓专学文学，以"评文者"Critic自期。宓按其义固是，惟文学可以毕生之力为之，而到美一番，若于实事上毫无考察，如报业，如印刷业，均不谙习一二，则实虚此一行。且文学之效用，虽远且巨，然以今中国之时势，若专以评文者自待，高蹈独善，不惜诸友戮力前途，为国事世事，稍尽人己之绵力，则按之夙习立志，附膺实深愧矣。又诸友之不赞成宓习报业者，盖以报业乃圆滑小人，便辟邪佞之职事，宓才不足为之，故惟当研究文学。虽然，以不求利、不谋致用之心，而习报业，则亦似无不可之处。故迟疑久久，仍拟习报业。然诸友之说，实陈义高远，而察事透切，未可恝置不顾；故平生自问常有定宗旨之人，到此乃复忐忑迟惑，不能决断，哀哉！

十一月十四日

午后，胡君光麃[①]来，谈某事（谷凡令妹事）。

---

① 胡光麃（1897—1993），字叔潜，四川广安人。清华学校1911年选派幼生留美。191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合教之电机工程科。1921年回国，在津、沈、沪、渝等地兴办实业。后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十一月十五日

晚，复初来，在地板上设铺同寝。明日午，辞去。是夜谈久，迟眠。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午后，读书。

晚，卫君来，商酌复战后经济调查委员会各函。

十一月十七日

上课如恒。

晚，赴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常会，听 Prof. George Herbert Palmer[①] 讲 "George Herbert: His Life & His Poetry"[②]（参阅 "Shelburne Essays"卷四 Essay on "George Herbert"[③]）。

十一月二十日

上课如恒。

是日接尹君自沪来电，催速寄稿。文曰 Send articles immediately constantly[④]。现已设法促诸友作文，然或缘高明不屑；或因勤读少暇；而有才而又愿作文者，则又鄙《乾报》之不佳，又出版迟迟，所作之文，宁投登他报；故收得稿件，极非易事。现拟一面催收，一面自作数

① Prof. George Herbert Palmer 乔治·赫伯特·帕尔默教授（1842—1933），哈佛大学著名哲学和文学教授。

② 《乔治·赫伯特：他的生平和他的诗歌》。George Herbert 乔治·赫伯特（1593—1633），英国玄学派诗人。

③ 《谢尔本论文集》卷四《论乔治·赫伯特》。

④ 立即、经常投寄文章。

篇。不高谈文学哲理，但及工艺时事等，俾其易于成篇，又合于《乾报》之用，以无负一己之职任，与尹君等之期望也。

昨以照片，分寄亲友。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晚，赴哈佛中国学生会。到者寥寥，乃围案而坐，食果点，闲谈。十时半乃散。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是日为耶鲁、哈佛两大学比赛足球之期。Harvard－Yale Foot－Ball Game，为此邦盛事。先期种种预备，是日则士女联翩，市衢充塞，店肆结采，小儿曹旗。过年过节，初未有此热闹，大有举国若狂之势。

宓于月前即已购票，票价二元五角。上午上课一时，馀均免。十一时，明思自耶鲁来。午饭后，赴球场 Stadium。观者凡五万一千人，种种布置，有条不紊。二时始赛球，至四时许而毕，哈佛得胜，为十与三之比。球场中欢呼跳掷，其精神鼓舞，举国同乐之况，难以尽述。

昨晚及今晚，本校学生多赴波城，开大会跳舞。上流妇女国秀，盛服艳饰，争相炫耀，其事至可乐，而足羡也。是晚，则学生尤为欣忭，有醉酒者。至得胜之队员，则到处受人敬礼，美人遇英雄，尤为垂青。

是日，观球时，宓与李达君及其意中人邝女士同座。球毕后，偕杨、汤、施君等，邀明思赴醉香楼晚饭。

晚，在洪君深及陈君宏振处谈，曾谈及足球之事。足球等之盛，实美国尚武精神所系，有敌则战，盖平日预备有素矣。至其学校中供给之周到，练习之精熟，种种情形，亦非片言可尽。要之，足球非尽斗力，其胜败实决于战术之高下，纯恃教师 Coach 一人之脑力，犹诸葛孔明之用关、张。凡赛球之际，其一举一动，均早先计划停妥，着着算到，

如围棋然。算愈深者，敌愈不及防，队员则恭听号令，毫无违忤，其精神至可称道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复初来，至晚始去。明思、叔巍等亦来。

午后，胡君光廉来。宓送至舍外，与谈某事。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上课如恒。

晚，本校及 Radcliffe College 女校[①] 戏剧科学生 The 47 Work - Shop[②] 演剧。洪君介宓等往观，剧设 Radcliffe College 之 Agassiz Theatre[③]。是晚，凡演三剧：(1)"The Next Step On"；(2)"Mother Love"；(3)"Cooks & Cardinal"。[④] 剧毕，在厅中略进咖啡。贵妇及女生，老少妍媸，充塞闼溢，肩摩背接，衣香鬓影，其况盛矣。宓等无相识之人，仅得与一二老太太寒暄数语而已。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昨，代清华留美全体学生，作呈文一篇，上清华校长，宓不谙习公文，所拟之稿，简陋不成章法，幸得汪君影潭，为我详加改削，易去原稿约三分之一，乃送致前途。兹将影潭改正后之稿录下：

---

① 拉德克利夫学院(哈佛大学女校)。

② 第 47 实验班。

③ 阿加西斯剧院。为纪念哈佛大学瑞士籍生物学教授、著名博物学家、地质学家 Louis Agassiz 路易斯·阿西加斯(1807—1873)而命名。

④ (1)《下一个加速行动》；(2)《母爱》；(3)《厨师和红衣主教》。

清华学校官费留美学生孙克基等全体

呈为已故黄监督遗女黄倩英留学美国，孤寒无依，代恳准补清华官费，以报劳勋，而恤遗孤事。窃查黄故监督，品端学粹，勤己奉公。在职五年，措施咸宜。生等蒙其提携敛规，恩谊交隆，一体感戴。而美国各大学校当局，或屡次请其演说，或曾交识有素，均于故监督之为人，深加钦仰，是国家对外声誉，又复多所倚重。生等方自庆幸，讵料本年正月二十九日，突遇暴徒行劫，黄故监督与谢、吴两员，同遭戕害，在职陨身。生等悲悼情形，不忍更述。黄故监督身后萧条，遗女黄倩英，在美国密西根大学，预备修习医科，业已数载，向由故监督自供学费。该女生自遭大故，侨寓此邦，告贷俱乏，暂将辍学。生等见其情形，同深悲悯，因于本年九月，留美学生大会之际，聚集清华同学，公同讨论。金谓故监督，功绩卓著，因公捐躯，例应周恤遗孤，以慰先达。况该女生黄倩英在校学绩极优，师友咸为奖许。查留美自费学生，历经清华驻美监督考核成绩，得补官费者，为数不鲜。矧故监督遗女，应蒙格外

鸿施。生等众议佥同，全体表决议案。为此合词呈请校长，恳予核准（并请转达

外交部清华学校基金委员会），将该女生黄倩英，补入官费学额，照清华学校毕业派送出洋学生，一例待遇，并以五年为期。该女生现在密西根大学医学预备科，明年六月，即可升入正科，五年以后，当可毕业。如蒙

俯允，不惟孤寒有依，足慰故监督期望之怀，亦实为生等所同深感激者矣。谨呈

清华学校校长

清华学校官费留美学生孙克基等

□百□十□人谨呈

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又致清华驻美学生监督施君公函，如下：

谨肃者，黄故监督在职遇害，其遗女黄倩英向在密西根大学医学预备科肄业。自遭父丧，孤苦无依，行将辍学。生等前于留美学生大会时，公同议决，代恳清华学校校长，准将黄女士补入清华官费学额。兹今奉上呈文一件，请即转达校长。又黄女士在学成绩优美，并恳调查，以凭核报，实纫公谊。此呈

监督

清华学校官费留美学生孙克基等

□百□十□人谨呈

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是日为美国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校中放假。

午，偕锡予及洪君深，赴波城醉香楼吃中国饭。

十一月二十九日

午后，访 Hugh Ervin[①] 君，盖勿省大学旧同学，而现又来此同学者也。谈约三小时之久。

晚，洪君深等来，议共编新剧一本。

① 休·欧文君。

十一月三十日

是日上午，专访陈君寅恪，与商《乾报》事。陈君虽有所论议，而不允作稿。《乾报》收稿之难，恣早知之。特以此间有学有识者虽不乏，然求其能不厌烦屑、耐劳勤职之人，则不易得。故向者尹、张诸君以驻美编辑部长之役见委，恣即径允担任。近顷分途发出函件征稿，或复信，或改稿，或封寄稿纸，每日平均必费一二小时，颇为碌碌。然收效殊寡，收得之稿固不多，而又皆浅陋草率之作，毫无足取。此间诸友，续学能文者，或则以国防会之宗旨不高，或则以《乾报》前期之材料劣下，又出版迟期，或以课忙，或以性懒，不肯作稿。而如影潭等，近作文多篇，则又投登他报，而不愿付诸《乾报》。恣无法，仅将所收得之件，迅速改正，邮寄中国，并在外竭力催征而已。

昨晚，锡予与恣谈至深夜。略谓恣虽勤劳，不为尽职，盖国防会筹款办报，机会极佳，然张、尹诸人，学识缺乏，虽具热诚，而办报之条理全无。此间收得之稿，恶劣不堪，仅资敷衍，实为左计。是宜设法联络友朋中高明之士，一鼓作气，自定办法。文稿慎为选择，严格收取。立意必求高，而每篇文字，必具精采，专由美国集稿寄回中国，而强张、尹等以听从吾说。如是则报出可以动人，而实达救国益群之初志。恣深韪之。连日走访此间诸友，尽情商酌，略有头绪。又发长函，致季龄、卓寰等，请其协助。恣每念国事危急，群言淆杂，国中无一可阅之报，我辈空言厉志，而不实行尽力，天下卑耻之事，孰过于是？今《乾报》有如此根基，而听其败坏，万分可惜；而坏于吾手，尤属溺职。是必竭诚奔赴，使《乾报》价值增高，有类我辈意中所办之报，则吾心方可略安，征锡予之言，恣岂敢以敷衍塞责哉！

十二月二日

是日邃接张幼涵来书，谓将《乾报》停办，改办周报。张君任总编辑，而另出资聘叶楚伧[①] 等作文。馀事兹不缕记。又寄示所定征文条例及发刊辞，笼统杂抄，毫无定旨。改良之议，又不能行。何胜痛惜！目前只可以收得之稿，改润寄沪。再有馀暇，即自作文数篇，以尽职分。至若如我辈之意办报，聚诸贤才而用之，则当俟诸异日矣。

昨晚，见巴师，亦询及报事。呜呼，以中国今之危难，留学生之多，区区一普通月报，而不能办起，亦诚大可哀、大可耻之事哉！

十二月五日

晚，与锡予、张君鑫海，同约林玉堂夫妇，至波城汉口楼吃中国饭。

十二月六日

上课如恒。

午后，写信理稿。

晚，偕锡予赴 Imperial Restaurant 晚饭。饭后，访杨君肇燫未遇。又访李君衮，谈一小时而返。二君虽为编辑部书记，而遇事亦不能裹助。理稿发信，均须躬自为之，否则迟延废事。呜呼，留学生以爱国为口头禅，而能于寻常小事，躬行实践者，不数觏也。

① 叶楚伧(1887—1946)，字卓书，江苏吴县人。苏州高等学堂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1916年，与邵力子合办《民国日报》，任总编辑。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1927年7月起，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代理部长、宣传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代理文官长，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十二月七日

雪。 星期。午后，国防会董事会开本月常会。凡开会议事，大都高谈阔论，空言无当；或闲谈笑谑，插科打浑，终局时满，分手而散。其重大难决之事，则鲜有熟思深计者，只以不了之法了之而已。噫！

晚，何君德奎[1] 约赴醉香楼晚饭。盖日前何君托寂函吴君曾愈，代为其友某君荐任北京中美银行事，故为此应酬也。

十二月八日

雨。 上课如恒。

晚，波城招待外国学生职员 Friendly Relations Committee[2] 柬约茶会于 James L. Paine[3] 君宅中（9 Waterhouse Street, Cambridge[4]）。八时开会，Prof. Norton A. Kent[5] 主席，情意甚殷。然其终岁之辛勤经营，无非招致外国学生，皈依耶教而已。

是晚，中国学生到者仅三人。外则日本人、巴西等国人。开会后，首由黄女士 Miss Alice Wong 唱三歌。所唱均檀香山土人之乐歌。次由法国女学生某，用英语演说。尚有他件，不赘。会散后，为时已迟，寂伴送黄女士至波城女青年会寓所，假金一元，以充车费而归。抵舍已十二时矣。

---

① 何德奎（1895— ），浙江金华人。清华学校毕业留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曾任上海工部局会办，上海市副市长。

② 友好关系委员会。

③ 詹姆斯·L·佩因。

④ 康桥，水屋街 9 号。

⑤ 诺顿·A·肯特教授。

十二月九日

上课如恒。

晚，至 Music Building[①]，听 Arthur Whiting's Company[②] 奏古今音乐。琴、笛、弦等并作；又有女唱歌，艳装，衣作金黄色，辉耀夺目。宓于西国音乐，毫未谙习。中国学生，因陋自安，求其能稍知西洋美术、绘画、音乐之造诣及流派者，百不得一；若能深通其道者，则尤不易见。是亦可耻之事也。

十二月十日

锡予近读佛学之书，殊多进益。宓未遑涉猎也。偶见其中载佛语一则，云"学道之人，如牛负重车，行深泥中，只宜俯首前进。若一徘徊四顾，则陷溺遽深，而不可拯拔矣"。宓近来体验所得，确信此言之切要也。

十二月十三日

晚，洪深君等来室中，唱戏。已而复初来。

十二月十四日

小雪。　星期。复初又来，盘桓竟日。

午，陈君寅恪来。所谈甚多，不能悉记。惟拉杂撮记精要之数条如下：

(一)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

① 音乐楼。

② 亚瑟·惠廷乐队。

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窃按，即以中国之诗与英文诗比较，则中国之诗，句句皆关于人事，而写景物之实象，及今古之事迹者。故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而以"诗史"见称。若英文诗中之虚空比喻 Allegorical; Symbolical; Abstract Nouns; Personifications; etc.① 及仙人仙女之故典 Mythological Allusions ②及云烟天色之描写，皆为中国诗中所不多见者。窃意以诗论诗，中国诗并不弱，然不脱实用之轨辙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

① 讽喻的；象征的；抽象名词；拟人化；等等。

② 神话典故。

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

（二）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今中国文字中，如伯、叔、舅、婶、甥、舅等，人伦之名字最为详尽繁多。若西文，则含混无从分别。反之，西国化学原质七十八种，中国则向无此等名字。盖凡一国最发达之事业，则其类之名字亦最备也。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今人盛称周、秦之国粹，实大误。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 Metaphysics[①]，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如祀祖、娶妻等。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灌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按西洋，当罗马末造，世道衰微，得耶教自东方输入，洗涤人心，扶正纲维。Regeneration of the HumanWill[②]。巴师等常言之。自后在西洋，耶教 Christianity 与希腊、罗马之古学 Pagan Classicism[③] 合而为一。虽本不相容，而并行不灭，至今日人鲜能分剖之者。实则二派宗传，本大相径庭者也。——参阅 Paul E. More 先生之 Shelburne Essays 第九册—Paradox of Oxford[④] 一篇，中述此意

① 形而上学。
② 人类意志的更生。
③ 异教古典主义。
④ 保罗·E·穆尔先生之《谢尔本论文集》第9册《牛津的矛盾》。

极详尽。故中西实可古今而下，两两比例。中国之儒，即西国之希腊哲学。中国之佛，即西国之耶教，特浸渍普通，司空见惯，而人在其中者，乃不自觉耳。——又按中国史事，与西洋史事，可比较者尚多，然此其大纲也。而常人未之通晓，未之觉察，而以中国为真无教之国，误矣。近来法国及日本儒者，研究佛教之源流关系极详尽。现此间，若陈君寅恪及锡予，均治佛学。陈君又习古梵文，异日参考中国古籍，于此道定多发明。据其所言，——但举一例，中国之"臙脂"一字，乃译自佛语，半以月，馀一半则摹其音耳。——又如"阎罗"，亦印度神名。"阎罗"二字之出处，见105页之注。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 Thomas Aquinas①，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 Dark Ages，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三）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 tolerance②，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馀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适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立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

① Thomas Aquinas 托马斯·阿奎纳斯（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兼哲学家。

② 容忍。

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耳）。必至举人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愈速。此至可虑之事。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今西人之能解耶教之真义者，已不可多得，巴师常言之。青年会之流，无殊佛僧之烧香吃斋，以末节哄动群俗，以做热闹而已。又皆反客为主，背理逆情之见也。

（四）[1] 凡学问上之大争端，无世无之。邪正之分，表里粗精短长之辨，初无或殊。中国程朱、陆王之争，非仅门户之见，实关系重要。程、朱者，正即西国历来耶教之正宗，主以理制欲，主克己修省，与人为善。若 St. Paul, St. Augustine, Pascal, Dr. Johnson 以至今之巴师及 More(Paul E.)先生皆是也。此又孟子五百年之说，一线相承，上下千载。道统传授，若断实连。并非儒者之私谈。陆、王者，正即西国 Sophists[2], Stoics[3], Berkeley[4]，以及今 Bergson[5] 皆是也。一则教人磨厉修勤，而裨益久远；一则顺水推舟，纵性愉懒，而群俗常喜之。其争持情形，固无异也。又如宋儒精于义理之学，而清人则于考据之学，特有深造，发明详尽。训诂之精，为前古所不及，遂至有汉、宋门户之争。西国今日亦适有之，今美国之论文学者，分为二派。一为 Philologists[6]，即汉学训诂之徒也。一为 Dilettantes[7]，即视文章为易事，其或言白话文学。有类宋儒语录，其文直不成章。于是言文者、不归杨，则归墨。而真知灼见，独立不倚，苦心说道，砥柱横流，如巴师与 More 先生者，

① 作者在此段文字上方有注：第（四）段，多参以彦之见解。惟以上三段，则尽录陈君之语意。

② 诡辩派。

③ 斯多葛派。

④ George Berkeley 乔治·伯克利（1685—1753），爱尔兰哲学家及主教。

⑤ Henri Bergson 亨利·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

⑥ 语言学家。

⑦ 外行的艺术爱好者，浅薄涉猎者。

则如凤毛麟角。此其迹象，均与中国相类似也。

窓按，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实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此等事，在德、法、英各国文学史上，皆已过之陈迹，并非特异之事。兹略举数例，若述其详，则当俟异日也。法国如(1)Pléiades & the Reform of Malherbe①；(2)Quarrel between Ancients & Moderns②；(3)Rousseau & Voltaire③；(4)Joseph de Maistre – the Reactionary④；(5)Symbolists⑤；(6)"Vers Libre"⑥；(7)The Anti – Romantic Movement in Paris today⑦。德国如"Young Germany" School—the Political Writers⑧；亦有"学生运动"，乃1819年，正百年前事也。英国如 Original Genius Movement⑨。美国之 Spelling Reform；Free Verse of Amy Lowell & others⑩ 皆是也。

注：阎罗王——旧译琰魔罗，梵语为 Yama Loksha。与女神 Yami 为孪生兄妹，故阎罗亦名俱生神。二神同居，Yami 情不自禁，媚诱威

---

① 七星诗社与(法国诗人)马来伯(1555—1628)的改革(指新古典主义的诗歌改革)。

② 古代作家与现代作家孰优孰劣之争论。

③ 卢梭与伏尔泰。 Jean Jacques Rousseau 让·雅各·卢梭(1712—1778)，法国思想家。 Voltaire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

④ 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反动派。 Joseph de Maistre 约瑟夫·德·迈斯特尔(1753—1821)，法国政治家、作家、哲学家，因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故被称为"反动派"。

⑤ 象征主义者。

⑥ 自由诗体。

⑦ 今日巴黎之反对浪漫主义运动。

⑧ "少年德意志"派——政治作家。

⑨ 独创性天才运动。

⑩ 拼写改革；艾米·洛威尔及其他人的自由诗体。 Amy Lowell 艾米·洛威尔(1874—1925)，美国女诗人。

逼，欲夫阎罗，按与西方亚当、夏娃之事略同。事见力皮陀经 Rigveda 印度颂神歌曲，古译《赞诵》。第十卷第十章。阎罗不从，女神怒曰："呜呼阎罗，汝何委靡，毫无情感。视彼青藤，绕树紧匝，愿相偎抱，如带围腰。" "Alas! thou art indeed a weakling, Yama, we find in thee no trace of heart or spirit. As round the tree the woodbine clings, another will cling about thee girt as with a girdle。"阎罗卒从之。二人死后，遂掌死籍。性慈善。华人视为刚直之神，讹矣。

十二月十五日

上课如恒。

晚，赴 Harvard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 常会，本大学教务长 Dean Le Baron Russell Briggs[①] 演说。略谓"(一)大学学生，宜用功读书，勉为世用。不可专务运动，但为一级一乡一家增光，为一己求名，实非设教之本意。(二)女学生不宜专务自由，骄奢视世。宜学尽职事人之道。至彼女子参政之徒，更不必谈矣。"

宓之记此条，以见西洋今日，虽放纵自由，达于极点，精神颓蔽，群言淆杂；然其主教育者，犹如此立论。乃中国之嗜痂效颦者，变本加厉。近今学生风潮，女子解放，种种邪说异行，横流弥漫，国人盲信趋之，而若辈方以步武西洋自许。苟知西洋之实况者，当不受其欺罔矣。

十二月十八日

上课如恒。

---

① Dean Le Baron Russel Briggs 男爵罗素·布里格斯院长(1855—1934)，美国教育家，哈佛大学英文写作与修辞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本科院长及哈佛女校院长。

前年，纽约某戏园，编演一剧，名《黄马褂》“The Yellow Jacket”，专描摹中国旧式戏台上景象。其剧之情节及服装布景，均取中国夙制。波城有商人多人，设有一会曰“Amateurs”[①]，常互集自行演剧，只娱其亲友宾客，而不售票，犹中国之堂戏然。兹该会重演《黄马褂》一剧，洪君深昨往指示襄助，得赠戏票二张。是晚，乃邀宓同往观之。

剧设 Whitney Hall，Coolidge Corner，Brookline[②]。八时开演，十一时半始毕。论其服饰之美，描摹之工肖，自堪称许。惟美人演中国事，总不免嘲笑之意。如剧中之皇帝及宰相，而拖长辫。又剧场上之管台者二三人，故作龌龊萎靡之状，令人十分难堪。其所描摹之事，如夹旗为车，登桌作城，执鞭即骑，拱手开门等，固系中国戏台所常有；然若杀人于台上，取其首级而玩弄之，嗜杀之心、残忍之语，则实吾国旧戏所无。又鞠躬不断，亦属可笑。其戏之情节，取西宫害正宫，搜孤救孤，乳母匿太子，太子长成，复仇即位之事。然多穿凿附会，至如太子见美女而悦之，月下相偎抱，接吻不止，则中国罕见者。太子选妃，其义母令女来前，既索观其足，赞其纤小，又握其手，察其指爪。另有西宫之子，为纨绔，而其手爪之长，竟逾一尺，以形中国人之长爪。凡此皆以意度为嘲笑之资者。然其中扮女郎者数人，其二人皆富商新娶之少妇，美艳绝伦，穿中国衣，益增斌媚。此则中国所难望见者也。

十二月二十日

上课如恒。现值 Christmas，自明日起，放假两星期。

---

① “业余爱好者”。

② 布鲁克兰，库利奇地区，惠特尼堂。

晚，洪君深等，来室中编《徐氏三女》一剧。又唱京戏。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下午三时，偕顾君泰来访 Mrs. Dearling[①] 于其家。11 Fresh－Pond Lane, Cambridge.[②] 夫人盖教士，又在北京任教员者半载，新自中国归来者也。是日，中国学生受约同往者，凡七八人，多谈北京事。主人介其戚友数人晤对。某女士 Miss Allen[③] 年不及三十，系 Radcliff 学生，曾偕主人同游北京者，议论风生，顾盼神奇。谈政治，谈风景，又谈胡适之新文学，而邻座之中国学生不能对。五时，辞归。

凌君幼华[④] 来此游历，约今晚到。洪深、胡光麃，曹丽明、陈宏振、王复初等诸君，均在宓室中坐候。及叔巍赴站迎接，而后知火车改迟，于是诸人遂谈至夜午。

洪深、胡光麃两君述其办事之经验，美国各地中国学生之行事，及夏令年会中，男女学生交际之情形，殊为短气。但举一例，Illinois[⑤] 之中国学生会，为选举职员事，甲生购手枪，谋刺杀乙生，未发；为校中当局所知，得防止之。中国学生，以革命后各省送出之小伟人为最粗劣。若辈既不习英语，又不受拘束。在中国本无教育，到美仍不改故习，在寓中溲唾地板上，不服礼制。又中国学生之初到美者，以为

① 戴林夫人。

② 康桥，新泡巷 11 号。

③ 艾伦小姐。

④ 凌其峻(1897—1968)，字幼华，上海人。清华学校 1916 年毕业留美。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任美国道用电气公司研究所科研工程师。返国后，任教上海大夏大学、商科大学。1926 年参加北京仁立公司，与朱继圣共同领导改建仁立。1949 年以后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北京分会主任。

⑤ 伊利诺伊，美国中北部偏东的一州。

此邦男女交际，万事皆可为，于是有与美女生甫交谈而次日即写信求婚，为教员所鄙视者。又有不谙跳舞之术，而斗胆赴会，出言粗鄙，作态猥亵，致美女生见而趋避者。总之，其能为中国增声誉者甚少；而害群之马，则处处皆见。至学生夏令年会，名为讨论国事，满纸堂皇文章，而到会者，其多数实以与女生周旋为事。果能悉尊西制，郑重以言爱情，交深而娶之，亦何不可？乃此辈决无求婚之心，但逢场作戏，以女生为玩物，于是故事遂多。一瞩一顾，一饮一啄，此短彼长，此厚彼薄，恩怨层叠，猜忌频生。出恶声者有之；现手枪者亦有之。女生之中，不自尊重亦甚多。其服饰则极佻巧，其身段则极纤斜，言谈之间，显分畛域，骄奢倨傲。凡此皆所谓交际家也。其不能交际者，更难望女生之一顾。然不交际者，则亦不赴年会。此等情形，不及详记，然均可为小说资料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

阴。　晨六时半，叔巍迎得幼华来。午前，与诸人谈。午后，导游校中各处，及波城图书馆等。

晚，公约至醉香楼晚饭。毕，洪君请幼华看戏，宓等先归。

十二月二十三日

阴。　午前，在陈君宏振室中，同诸人陪幼华谈。

午后，偕幼华及曹君康侯，陈君宏振游 Lexington 及 Concord[①]，盖美国独立战役首先发难之地也。乘电车，行一时有半始达。断岸疏林，长桥古屋，铜像巍然，旁竖碑纪其事迹。宓去岁九月，曾游此，有画片，存日记中；今为重到。

① 莱克星敦及康科德，马萨诸塞州东部城镇。

归后，在 Imperial Restaurant 晚饭。饭后，偕幼华在廉侯处坐。旋赴波城中国学生庆祝年节之会，Christmas Social Party[①] 有种种游戏及乐歌等。十一时，散会。又陪幼华在陈君宏振处略坐，乃寝。

十二月二十四日

阴。 幼华原拟凌晨离此，故早起送之。复为诸友款留，不果。午前即陪幼华谈，旋偕锡予及洪君深至醉香楼午饭。饭后至南车站，为送幼华之行，而寻觅不见。迨等又互失所在，乃各自归。不读书者，凡三四日矣。

是日为 Christmas Eve[②]，林君玉堂夫妇，约在其寓所晚饭，系自制中国餐。宓购哈佛风景画一册，值一元，以赠林君夫妇，聊作节礼。

饭后，偕林君同赴本大学校长 President A. Lawrence Lowell 夫妇宅中之茶会，庆祝年节 Christmas Reception[③]。到者学生约百人，由校长夫妇躬自款接，茶点极丰备。十时散会。

十二月二十五日

阴。大雪。 是日为 Christmas Day。午，偕陈、汤、顾诸君，赴 Imperial Restaurant 午饭。旋至顾君处少坐。

晚，仍偕顾、汤、曹诸君再往该处晚饭。饭后，赴校中青年会 Phillips Brooks House 之庆祝年节会。会序甚长，中有洪君深唱《打棍出箱》及《李陵碑》二剧。十一时散。

洪君来，述其在 Ohio State University[④] 时，办会务及演剧之经

① 圣诞节联欢会。
② 圣诞节前夕。
③ 圣诞节招待会。
④ 俄亥俄州立大学。

历，及中国学生反对之风潮，种种情形，及竞争选举之烈。于此见我国留学生之热中自炫，私愤寻仇，机诈斗争之实况。呜呼，岂特桔化枳，是直教猱升木，养士适足以乱国而已。

十二月二十六日

午前，读书。理《乾报》稿。近日读报业之书一二册，略悉此中情况。

晚，独赴 Imperial 晚饭。

十二月二十七日

复初现迁回此间，仍住 Cambridge Y. M. C. A.[①]。晨往访之，同在 Imperial 午饭。

午后，读书。晚，作长函，致尹任先，论办报事，并慰其回国后目击种种，失望之情在所不免者。云。

十二月二十八日

晴。　午饭后，在张君鑫海处谈。

晚，偕诸人在 Imperial 晚饭。遇李君济[②]，旋同至密处。洪君深诵读其所编"The Wedded - Husband"《为之有室》剧本，系春间所编而在 Columbus, Ohio 排演者，当时甚受欢迎。洪君专研戏剧之学，确有深造，此剧尤属完美。窃观此间同人所学，多不免浮泛敷衍之病，求其能如洪君学戏之殚心竭力、聚精会神者，不可多得也。

---

① 康桥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②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曾任清华学校研究院讲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1948 年冬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历史语言所所长、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二十九日

晴。　读书如恒。

忧患千劫，感慨百端。值郁悒之极，每欲自杀，此人之常情，而宓时亦不免。以其事于人干己均无益，故事过境迁，均不记录。

日前读佛书，谓人处此世界，只有三法：上者弃世；中者习于权变应付之术，由阅历中得知识，以世之道应世，而自保全；下者只求快乐，不问正事。呜呼，此三途以外，能自辟境界者，盖甚鲜矣。夫忘忧无他术，只有"作事"，心有专用，不思种种，则可暂安神舒抱耳。然"作事"Work 二字，范围至广，种类不一。宓今日可作之事，惟有读书，则宓忘忧之术，亦只多读佳书，尽时为之，不计其他。此一语，言之似易，而行之颇难，谨当自勉而已。昔年最喜诵梁任公先生《双涛园读书》，中有云：

> 我生大不幸，弱冠窃时名。诸学涉其樊，至竟无一成。……惊颓忽中岁，永夜起屏营。

近宓常有此感，但憎宓于诸学之樊篱，尚未尽涉耳。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嚣。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张君鑫海之西洋文学，俞君大维之名学，洪君深之戏，则皆各有所专注。宓尚无定决。文学与报业，二者究将何择，久久不决。现拟暂不明白划分，而乘时多读佳书，无论其为文学、历史、政治、时局、哲理等，但能选择精当，而所读既多，必有实益。且此心得安，则精神舒适，纵有琐屑烦恼，皆不足计较矣。凡学问事业，均须下苦功，未有不耕耘而收获者。

锡予言，"宓在清华时，颇有造成'学者'之志趣，之气度。及民国

五六年间，在校任职一年，而全失其故我。由是关心俗务，甚欲娴习交际，趋重末节，读书少而心志分，殊可惋惜"云云。按亟近今之见解，以为人生应有之普通知识，及日用礼节规矩，例应通晓，且习之亦不必即害正业，故亟欲一洗前此偏僻朴陋之病，非有从俗学交际之心。且生来本无此才也。惟锡予既如是言之，复初亦尝有讥讽之意；是诚我之大缺失，亟宜改省。向例，年终每有自律之条，定于新年作始实行。今岁之新座右铭，即不外"专心致志，多读佳书"二语。《论语》云："士不可以不宏毅"。又云，"士志于道"。又云，"学然后知不足"。易云，"满招损，谦受益"。古儒云，忘其为何人。凡志乎上者，仅得乎中。若志乎中志，则入于下矣。西人教学生赛跑者，其诀为"自己悉力直进，不可回看别人"。若见得某人在吾前，某人在吾后，某人速，某人迟，则自己必顿挫延缓，失时而落后矣。从兹切宜自勉。

又近来觉得旧日所作许多谬误可笑之事，固由不思之过，即许多得意之事，沾沾自喜者，及今观之，或则"无足称"，或则"不值得"Pay too much for the whistle①，皆用力多而成功少。且若有功自居则器小，市惠邀名则志邪。一体非是，殊可惶愧。今后行事，说话、写信、作文，但求无悔，诚能心志专而读书多，则学问必渐进，而悔尤之事亦减。对人则磊落光明，自身则心广体胖，外虞末节，不为吾扰。醇儒修养之境界，庶可望乎？

晚，偕诸人赴 Imperial 吃晚饭。李君济来，谈中国琴乐之理。李君能弹琴，谓中西音乐之根本皆相同云。

十二月三十日

雪。　读书如恒。

① 出高价买无价值的小东西（得不偿失）。

午饭后，李济、洪深诸君来，谈清华旧日种种趣事。

国步日艰，人才益难。国人责望于留学生，留学生言谈之间，自视亦甚高。实则留学生中，可倚赖成事者甚少。黠者希慕功名富贵，结党以攫取营谋；中材则只图温饱，专为谋生之计；外此则昧于事理，妄逞瞽说，或则一孔之得，姝姝自悦，不辨薰莸，更不究一言之出、一事之行，及于天下国家之利害。于是人才多，著述富，成绩表著；而前途之方针愈乱，障碍愈多，去统一富强、戡乱定治之日愈远。呜呼，可胜叹哉！

留学生之结社，其目的不正者多，尽人所知。宓等昔在清华，立天人学会，陈义甚高，取友殊严，希望甚大。初立之时，人少而极和洽，互为莫逆。其时，宓尝演说，谓"天人兄弟，当取诚信相孚，识见高卓。无论其中何人，将来如何遭遇，处危疑之际，蒙诟负谤，纵举国举世，咸谓此人为奸为罪，证据确凿，不庸迟疑，而我天人中馀人，到此地步，必仍信得过此人之别有深心，中实清白，仍然协赞不衰。天人之交情，必须至如此之深。物色会员，亦必信其与众能如此，乃敢介绍。"云云。其初，取人严，而众均无隔阂。及宓等出洋之后，稍形疏阔。介绍数人，均素未谋面，然均信其长厚，乃不知其中根本见解，竟有大不合者。如汪缉斋则在《新青年》《新潮》等报充编辑。如冯芝生[①]现甫到美。则自谓初亦反对"新文学"，今则赞成而竭力鼓吹之。甚至碧柳，亦趋附"新文学"，而以宓等之不赞成"新文学"为怪事。呜呼，倒行逆施，竟至如此！不惟意见分歧之足忧，且此诸人，于极明显之是非美恶，尚不能辨；"新文学"之非是，不待词说。一言以蔽之，曰：凡读得几

①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北京大学毕业后留美。曾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教授，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常务委员。

本中国书者，皆不赞成。西文有深造者，亦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恣意者，则趋附"新文学"焉。若其他事业问题，尚能协和信孚耶？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亡时，皆必有之。自希腊以来，已数数见，在中国昔时亦然。呜呼，此岂雕虫末技之小故哉？不能曲突徙薪，而又火上浇油，不能筑堤砥柱，而又推波助澜。天人之同志，竟乃如此！使曾文正欲平发捻，而罗罗山之流，亦竟揭竿效陈玉成、石达开，则湘军尚复何望？则天下之安戢，尚复何望？况时势已至今日之情形耶！"新文学"者，土匪文学也，"生儿堕地要膂力，……天下风尘儿亦得"。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精忠传》"岳鹏举划地绝交情"与牛皋、王贵等，别径异趋。"刺精忠岳母训子"。又《荡寇志》"陈希真等，受梁山百计招诱，而卒清白自保，且平梁山。此虽小说，然凡当乱世，特立独行，不为潮流所污染，亦至难能而可贵哉！呜呼，吾惟自勉而已。若辈不读中西书者，何足与辩？虽然，使不生而为今日中国之国民，则此等事可不问也。虽为中国人，而不以文学为毕生之职业，则犹可云匪独吾之干系也，而今则皆不然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

阴。　午前，读书。午后，沈卓寰自耶鲁大学来，叔巍迎之于车站。晚，洪深、曹丽明、陈宏振、张鑫海、王复初等诸君，在宓室中，陪卓寰谈。洪君唱京戏，众仿效之。洪君又述所作谐谈，婉而多讽。又杂谈小说。众共醵资，购果及糖食之，以送除夕。至十二时半始散。

日前接陈烈勋君函，言"与乃姊通信之事，尚未接到其尊人复谕，谅必可行，特迟速之间耳"。云云。又年假中，陈君来函，并以四元汇来，托宓在醉香楼为购烧鸡及腊肠寄去，俾与汪君共食。宓即为照办。

正月一日

阴。　午前，陪沈卓寰游观校中各处。旋偕诸人同邀卓寰至醉香楼午饭。中国肴馔，甚丰美，亦尝酒焉。

归后，在室中拟读书，而汪君等来。寒假中须读完功课上之书甚多，急须赶读。乃于晚间，赴复初寓所，独坐其室中读之。十时半归。

正月二日

晴。　晨，偕卓寰至复初处，俟复初起床，导卓寰出游，寒归读书。

是日接尹任先函，知《民心周报》已出版，并促多寄稿回国。

正月三日

半阴晴。　午前，读书。

夕，约张君鑫海同至波城，购衣一裘，值美金五十五元。汪君影潭邀在醉香楼晚饭。归后，与卓寰等闲谈。

正月四日

晴。　星期。晨，卓寰辞去归校。

午，陈君寅恪、洪君深来谈。陈君述男女色欲之事，而洪君以所见美国实况证之。陈君谓，此事曾经西国学者细加研究，著述宏博，蔚成专科。由下等动物，渐次进化而为人。又自婴孩，渐次成长而为壮年。其间色欲发达之迹象，机官之作用，均有定轨。凡情欲不得用之于正，则异事遂生，如手淫、男色、对口，以及人与兽交，生人与死尸交等，统名曰 Perversion[①]。又或欲深不遂，非以他术助之，不能尽意，

① 性欲倒错，性变态。

如春药、御女车、及鞭烙女体，使负痛难忍，乃恣欢洽，等等，统名曰 Inversion[①]。此二类皆人性之反常者也。南史、北史、元史等，中记此类事甚多。《金瓶梅》《品花宝鉴》等，写淫之书，以科学之学理按之皆合，并非妄谈，特不如西儒搜考之详尽耳。又日常诸多小事，初若偶然，而细稽之，则皆色欲之表现，而遵守科学上之定程者。如跳舞时之偎倚跳跃，接吻，握手，口上吃胭脂，小儿之揉乳，香水之施用，小儿以食指入口中等等，悉是也。大凡男女成年，则必当嫁娶，非然者，或则滥淫遍地，私相居处，赊检荡闲，视为固然。如美国今日是也。美国之青年学生，至少每月必与女人共寝一次。未婚者既不求贞洁，已婚者，夫妇仍各有外遇，彼此明知而不问。寻常人家，多即野合之所。红灯之妓馆而外，私娼不可胜数，凡工场银行中万千工女，无非妓也。且有以钱倒贴所欢男子者。盖由生活程度日高，人事奢华，而生计益艰，欲及时婚嫁而不能得，此类事遂多。及其既成风气，则人皆乐其便利自由，而亦不愿有室家之养赡矣。故凡怨女旷夫，不得嫁娶者，不得已而如此以遂其欲，虽名为伤风败俗，尤愈于强行遏制情欲也。盖情欲断难长久遏制，势必冲决横流，于是手淫等事遂多。医学家言，凡男女成年而情欲不遂者，多性情反常，或则染手淫之病，或则罹神经之疾，以致性情乖戾，暴悍恣睢，又或忧郁侘傺，英华衰歇，亦有因情欲不遂，转而作诗学画，或习琴唱歌等，忽有出人之成功、异常之进步者。然此例殊少，且非佳兆。殊可悲悯。手淫之事，不特中国，即日本与美国，亦常见之。征之历史及小说，凡娶妇而其年过长者，及寡妇，其性行多凶悍，太监亦然。据此邦统计表所证，罪案及癫痫之发生，多以情欲不遂为主因。故欲改良社会而造福人群者，其必以防止迟婚，使怨女旷夫绝迹为先务矣。吾国旧日之制，男女各得及时配偶，实属最善之道。父

① 性变态转换。

母为儿女择偶綦殷，固是爱子之心，抑亦千百年经验所得。本乎学理，而重事实。故吾国风俗实较西洋为纯正。今之少年俗夫，不察西国实在情形，妄倡迟婚之说，甚或愚盲顽傲，自诩英雄，愿终身不嫁不娶，此风日炽，而流毒实非浅鲜。彼少年学生，不愿嫁娶。①

正月九日

大雪，厚至没胫。　上课如恒。

晚八时，赴波城某礼拜堂会众 The Leyden Club of Leyden Congregational Church, 1825 Beacon St., opposite Englewood Ave., Brookline, Mass.② 邀茶会。会中游戏各事，由中国学生预备执行。洪君深唱戏，又演简短之新剧一段。又某君吹笛及说笑话等。所进茶点，均中国物品。十一时半，始散归。

正月十日

雪。　上课如恒。

正月十一日

阴。　星期。午前读书。陈君寅恪来，谈清人之词。

下午二时，赴国防会董事会常会。《民心周报》寄到后，而刊发部部长李君，厌其事之繁劳，不肯发出，故经多日，而会员等均未接到该报也。

夕，施君济元、张君鑫海等来，闲谈。

---

① 本日日记至此中断，以下7页日记（自1920年1月4日后一部分至1月8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后丢失。

② 马萨诸塞州布鲁克兰，恩格尔伍大街对面，灯塔街1825号，莱登公理会派教堂所属莱登俱乐部。

正月十二日

阴。 上课如恒。

晚，听法国儒者 Albert Feuillerat[1] 先生讲“Some Artistic Constructions of Shakespeare's Plays”[2]。

正月十三日

大雪。 上课如恒。

正月十七日

连日大雪，深已没胫。 上课如恒。

午饭后，赴工校宿舍李郭舟[3] 君室中，借褚、李诸君油印日昨所拟“致会员催稿函”三百馀份。归途访李熙谋[4] 君，未遇。访复初于青年会。

正月十八日

大风雪。 星期。午前，曹、顾诸人来。午后，略读书。

---

① Albert Feuillerat 阿尔伯特·弗伊拉，法国莎士比亚学者，曾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著有《莎士比亚戏剧的某些艺术结构》及《莎士比亚戏剧的写作：作者、年代》。

② 《莎士比亚戏剧的某些艺术结构》。

③ 李郭舟(1896—)，字仙根，广东南海人。清华学校 1911 年选派幼生留美，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士，习机械工程。回国后，在津浦铁路机务段工作。

④ 李熙谋(1896—1975)，字振吾，浙江嘉善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硕士，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教授。1953 年去台湾，曾任台湾省立博物馆馆长，“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兼执行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东吴大学理学院院长。

晚，偕张君鑫海赴 Miss Louise W. Jackson[①] 宅中 The Studio House, 168 Brattle St., Cambridge[②] 柬招茶叙。其人为女画师，去年三月，曾往晤谈一次。同居者 Miss Brown[③] 博学善谈。又有男客三四人。十时半辞归。风寒殊厉也。

正月十九日

连日雪仍不止。《民心》已到，急待发出，方可征收稿件。李君既不肯动手，宓不得已，乃于今日午，自行封发。先择国防会要人及编辑，共三十馀人，分别寄与《民心》第一二期。现于《乾报》及《民心周报》收稿各事，随到随办，当日施行，不使留滞。费时颇不少也。

晚，听巴师在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 演讲。题为 Literature & the Discipline of Ideas[④]。

正月二十二日

学期大考在即。是日起，即停课。

宓上年功课成绩，得列名于 Roll of Honor[⑤] 之 B 等；日昨披露报纸中。又施君济元年节时赴纽约，由朱君毅处，得闻宓定亲之事，归来广为宣布，于是日间诸友纷纷向宓贺喜云。嘻！

午后，偕张君鑫海，赴波城上等戏园 Copley Theatre[⑥] 观 Henry

① 路易斯·W·杰克逊小姐。

② 小型公寓，位于康桥布拉特尔街 168 号。

③ 勃朗小姐。

④ 《文学和思想的训练》。

⑤ 光荣榜。

⑥ Copley Theatre 科普利剧院（纪念 John Copley 约翰·科普利[1738—1815]，美国波士顿著名肖像画家）。

Jewett Players[①] 演"Tom Jones", by Robert Bucchanan, based upon Henry Fielding's Novel[②] 一剧。又赴醉香楼晚饭。

晚,读书至夜午。

正月二十三日

雪。 是日学期大考,考 Comp. Lit. 11。

接碧柳函,立论荒谬,不可喻解。群言庞杂,人心浮动,于今为极。学德治术之效,富强统一之望,益难企佇。曲突徙薪,犹不许焦头烂额者之言功,况今之火上浇油者耶! 不学不思而妄是,则中国之乱,终难治也。

正月二十四日

雪。

正月二十五日

雪。 星期。午后三时半,偕曹君丽明访 Mrs. Lucia Ames Meade[③] 于其波城宅中。19 Enston St., Brookline, Boston[④] 谈约二小时。夫人年五十上下,似一好名之人,常奔走欧洲,留心时事,喜谈政治,又广为演说,并作文投各报。此次曾作文一篇,欲译登国防会之报,故约宓等前往晤会云。

---

① 亨利·朱厄特剧团。

② 《汤姆·琼斯》,洛伯特·布坎南根据亨利·菲尔丁的同名小说而作。

Robert Bucchanan 洛伯特·布坎南(1841—1901),苏格兰诗人、剧作家、批评家和小说家。

③ 露西亚·艾姆斯·米德夫人。

④ 波士顿,布鲁克兰,恩斯顿大街 19 号。

正月二十六日

雪。《民心》出版，宓未尝作文。尹君来函催索，并指明去岁所作之《红楼梦新谈》，命速寄去备登。不得已，乃费三日夜之力，重作一过，并求锡予代为删润，乃得于今晚寄去云。

正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连日雪，盖兼旬未止也。温课。

校中毕业，例有照相等事，逐众为之而已。

二十九日晚，神经病（似应名为心疾）[1] 复发，又乱哭乱叫，久之。极为难过云。

正月三十日

雪。 午前，学期大考。考 French 6。

张君鑫海年少美才，学富志洁，极堪敬爱。此间除陈君寅恪外，如锡予及张君鑫海，及日内将到此之楼君光来，均具实学，又极用功；在今已为中国学生中之麟凤，其将来之造诣，定可预知。学然后知不足，学愈深，愈见得自己之所得者尚浅。故如锡予与张君等，均又实心谦虚，尤足称道。宓于学问，毫无实功，今即与二君较，远不能望其项背；而年华已长，忧国伤乱，魂梦不安，又为种种邪魔杂念所侵扰。静中回首，虚靡之光阴，真不为少。欲纯静潜心用功，实难之又难，将来只可以常人终身。吁！可惊也，可伤也。

---

① 今称神经官能症。

正月三十一日

阴。风。寒甚。　午前，考 French 17。午后，心病复发，又大患倦怠，乃脱衣而寝。楼君光来，约今晚八时到此，乃于七时半，偕锡予及张君鑫海赴南车站迎接。而火车迟刻，至一时半始抵，徘徊站中，颇患寒威。归舍时地下电车已停。及入寝，已二时过矣。

宓为国防会《民心》报事，每日如例办公，虽自以课忙，未得作文，然于征稿发信等事，随到随办，决不搁置。其劳忙情形，自在意中。而如此行事，乃大为学识高卓之友，如陈、汤、张等所鄙笑，屡劝宓勿为此等无益之事。诸人之道理，宓尽通晓；然宓虽为俗事，确无一点俗心。宓每念国家危亡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则心不安。明知《民心》报之无益，然宓恃藉此以自收心，而解除痛苦而已。宓但自尽心，不问其有效与否。宓之为此，并非为国，只图自身之宽慰分毫耳。他人学养兼到，静心读书，以企远大，我今不能，则亦难伪托效颦也。……关于此事，详情不记，但“用力多而成功少”，则诚如锡予等所言。诸友之高明者，均一字不肯写出。所谓“天人”之热诚志士者，尤为袖手，其愉更可知。大约宓所发出之信，费去十分之时力，而收回之稿，尚不及十分之二三也。呜呼，难哉！

二月一日

阴。　星期。晨八时起，写信征稿。施君济元来，强拉赴醉香楼吃中国饭。施君，所谓“损友”是也。锡予与张君鑫海，夕间皆责宓不应随从前往。宓此后当自立脚跟，诸多小事，不再视人为转移迁就。

午后，国防会董事会开月初常会，以叔巍不能莅会，遂即散。

二月二日

晴。　午前考 German 25a。午后，在图书馆检寻书籍，为时过久，倦甚。乃赴 Imperial Restaurant 晚饭。饭后，访复初。

十时许，归舍。头痛发热，而心境尤烦郁，旧病几复发，急行镇摄。必最易发心病之原因，（一）与知友谈中国时局种种。（二）阅中西报纸，载中国新闻。（三）读书而有类中国情形，比较而生感伤者，如法国大革命等是。（四）计划吾所当行之事，如何以尽一身之力，而图前途之挽救。（五）悬想中国将来之复亡，此日之荼苦。小子一身，总需衣食以延生，兼有父母妻妹等。诸多事项，应如何处置，方不至贻自私自利之讥，而又尽天伦人事之义务，如何措施得中，而内心方可无疚。凡此种种，每一念及，按之中国今日之实境，则甚足失魂堕志，惘惘不知所为。至若一身之虚荣、之快乐，则自谓尚可不斤斤念虑及之。每至不能解决之时，终觉得寻死为最快乐。死固不能尽微力于国家，终古将长为罪人，然死后乌能自知？到寻死之顷，则功罪一切，均懵然不知矣。呜呼，吾尽吾力，终不知何时死耳？

二月三日

阴。　近日心境烦郁，又值大考，兼为《民心》等事，劳忙过度，且冰雪凝冱，天候不正，遂为流行之时症 Influenza[①]所袭。是日喉肿，头痛发热，不思饮食。上午，勉赴河干旷野散步。下午，休息。

晚，读书，备明晨大考。然倦甚，寝后多异梦。

① 流行性感冒。

二月四日

阴。 是日，应考 Comp. Lit. 12。晨，勉强起。至临考时，而病甚，不能支，乃请假缺考，而就校医诊视。医 Dr. Albert Norris[①] 谓系时症，mild case of "Flu."[②] 命即赴校中医院 Stillman's Infirmary, of Harvard University[③]。从之，住医院凡九日。

院中设备精洁，看护周到，饮食尤丰美。医每日来诊视一次。看护妇三人，每半时许，进药一次。病重时便溺沐浴，均在床上为之。专有男仆一人，司此等杂役。夜间另有看护妇一人，彻夜司值。

到院后，一切思虑，全暂抛却，与世事隔绝。又医治如法，故病退甚速。始则喉肿痛，发热，不能食硬物，医令常卧。三日后，而略愈，进食如恒，读杂书以自遣。又经二三日，而披衣起坐。继则尽着衣履如平时。如是逐渐复原，至二月十二日午，医乃命出院，遂即归寓舍。体气犹患虚弱。

二月十二日

既归舍，与世事接触，愁思又至。

午后，写要信多封，盖堆积之事务甚多矣。接沈卓寰函，惊悉叔巍丁艰。旋叔巍来，泣诉梗概。始知叔巍尊人之殁，不由寿终，乃遭奸人诬害，逮捕拘禁，十日后，径即枪毙。事后乃诬以提倡鸦片之罪名。闻其远因，为粤中当道某，十馀年前，需索巨款，不遂，意图报复；又为群小蛊陷，遂成此惨变。豺虎横行，正士诛

① 阿尔伯特·诺里斯博士。

② 轻度流感。

③ 哈佛大学斯蒂尔曼医院。

夷，天道茫茫，痛愤何极！呜呼，国中到处情形如斯，骇人听闻。陆沉之祸，乌可免哉？

晚，复初来。又陈君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呜呼，安得一生长住病院，洞天福地，不闻世事，不亦幸哉？

二月十三日

阴。　午前写信，午后读书。然犹患虚弱，心境亦不宁。然既出医院，日常无人晤谈，独行踽踽，甚不能处，只有自早至晚，与书卷相对之一法耳。

二月十四日

阴。　是日起，上课如恒。

二月十五日

阴。雨。　星期。近接陈君烈勋函言，得其父谕，与乃姊通信之事，须俟正式聘定后，方准行之云云。此局亟宜更正错误，自贻伊戚。爱慕之说，诸友均谓本无其事，欲长此自欺，亦不可得。陈君父子俗人，不足与言高尚之道理，种种商量，皆如对牛弹琴。况今中国局势如此之恶，有室家之累，终非正道，婚姻既不满意，则以此而害大节，更为轻重失次，不若此刻一刀断绝，以后亦不另聘妻，翻觉清净而爽适，遂于日昨草一长函，致陈君，与之正式断绝，取消婚约，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函草就后，沉吟久之，卒于今晨发邮。……既发而后又大悔，盖陈女士即无倾慕之心，而为父兄指挥处置，本自无罪，今我既明白允婚，而复断绝之，则使陈女士受屈。亟日前之允婚，乃亟之失误，然一诺千金，不能自食其言，况以愤恨其父若弟之故，而使陈女士见

弃受辱，迹近迁怒，实非平允之行事。君子当全始全终，不当专以一己之得失苦乐为断。取消婚约，不惟人将訾议，即自心亦觉不安，终留遗憾。于是午间急又函陈君，自承前函为病后狂言，作为无效。婚约如旧，决不为取消之说云云。狐埋狐搰，一动不如一静。信哉！

近日心境终不宁适，惘惘莫知所措。"不信有情皆是累，但能无病即为仙"。呜呼，哀哉！

二月十六日

大风，寒甚。　上课如恒。

日来仍患身体虚弱（咳嗽不止），心境烦郁，不能悉力读书。然既出医院，欲休息亦不能，终日不见一友，不交一语，非勉强展卷，即孤寂郁愤，不能自制，故惟有长日读书，以止心疾，然终觉神志惝怳，诸多疏阔，并钥一束而遗失之，[①] 亦可见迷离昏惘之情形矣。

二月十八日

阴，雪。满地冰滑。　上课如恒。昨接梅、张诸君函，述国中邪说风靡之情形。晨，与巴师略谈及之。

晚，接陈君烈勋来函，谓与乃姊通信之事，得其父手谕，允宓即日直接通信，并以乃姊之通信处见告。此函乃未接到宓日昨两函之时所发。宓既得此函，益悔日昨致陈君函之谬妄，出言无状，责人过深，而其罪实在宓之不能安神慎行。呜呼，今后其戒之哉！

晚十一时半，既寝已久，李君达来，言曹康侯君（丽明）在医院 Stillman Infirmary 病势危笃。李君去后，宓即起，驰赴医院，而李君及陈君宏振已先在。曹君已不省人事，不能入见。至十二时三十五

① 作者后于此有注：倒埋雪中，校役检得，阅旬日乃以还我。

分，竟尔逝世。伤哉！时正阴历除夕三更。按日前，宓在医院，与曹君并榻卧，常相叙谈。曹君命宓代笔，写信与其弟，介绍美人某。其致某之信末言，"勿令吾弟及家人得知吾病"。然十二日，宓出医院时，曹君犹无重病，后转为 Pneumonia[①] 至今晨而疾大剧，医割腹出水，水犹上塞气管，绝呼吸，遂至不起云。临殁数日，刘君树梅[②] 在侧守视，有是多者。曹君既逝，乃即与刘、李、陈诸君，公电施监督[③]，请示后事办法。

归后，入寝甚迟。

二月十九日

雨雪。　上午，上课如恒。午饭后，偕卫君挺生赴医院。时曹君犹未殓，乃召 undertaker[④] 往殓。旋同赴 undertaker 处一次。

夕，施监督回电至，乃遵照办理。偕卫、陈二君，再往见 undertaker Mr. Wyer[⑤]，与商定，用铁箱盛熏沐过之尸体 embalmed[⑥]，箱上有玻片一方，可见其面，色与生时无多异，以备将来或运柩回国。装殓各费及铁柩等之价，共用去美金四百四十元。

晚，此间中国同学，素与曹君相厚者十二三人，在宓室中会议，议曹君身后各事。宓亲赴李熙谋君寓所，邀之来。众以曹君亲老家贫，两弟学费难给，议筹赙款，当场认捐，得百元。众又拟将曹君之书，捐与南开大学，而求南开给恤金与其家，或允其两弟就学南开而免收学

① 肺炎。

② 刘树梅，湖南沅陵人。清华学校津贴生留美，时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

③ 施赞元，浙江杭县人。清华学堂 1910 年考选留美，毕业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原为清华学校副校医，1919 年春清华驻美学生监督黄鼎殉职后，从外交部营得该职。

④ 殡仪员。

⑤ 丧葬承办人怀尔先生。

⑥ 以香油或药料涂尸防腐。

膳费。外此又有各方报告并写信安慰家族等事，各派定职员，分途担任。日来以此事，奔走甚忙云。

二月二十日

阴。　上课如恒。晚又雪。

二月二十一日

阴。　晨起甚早，偕陈君宏振，至花儿匠 F. C. Becker[①] 处，订购花圈一个，价十元，为明德社同人挽曹君之品。

上课如恒。午饭后，二时，在 First Church in Cambridge, Congregational[②] 举行曹君丧礼 Funeral Service[③]。牧师 Rev. Calkins[④] 主讲，按耶教式。中国学生，及美人相识者，到者约百人。旋即送柩，至 Mt. Auburn Cemetery[⑤] 寄柩所停放。

晚，复初来。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午前，陈君寅恪来谈。

午后，在宓室中开会，议筹曹君赙款事。

晚，复在宓室中开会，议作报告通信，及对外交涉各事（指曹君身后之事），各人分任。宓之职在为曹君作中英文行述各一篇，登载学生报，又同往整理曹君遗物书籍等。旋闲谈，夜深始散。

---

① F. C. 塔克。
② 康桥公理会派第一教堂。
③ 葬礼。
④ 卡尔金斯牧师。
⑤ 奥本山公墓。

二月二十三日

又雪。　盖月馀而冰雪迄封，接连未止矣。

午前，楼君来谈。卫君偕朝鲜学生二人来，谈某事。

夕，陈君宏振来，共拟函稿，致明德社友，详述曹君病中及身后各情。

是日放假，补祝华盛顿诞日也。

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连日大风雪，寒甚。　上课如恒。

二十八日午后，在唐钺君处，晤任君鸿隽[1]，新自国中来者也。谈至晚饭时始散。任君代杨先生说项，力劝宓就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之教席。宓谢之。

教育考察团将于明日晚六时抵此。汪君影潭自美京以函来，言该团副团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筱庄[2]（宝泉）及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杨伯钦（若墀）两先生，各欲聘宓为其校英文部主任教员，嘱为极力劝驾。两处相较，自以北京情形为优。陈先生又以先送津贴为言，惟其校现任英文主任教员者，系一美国人，适于明年夏合同

①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垫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干事长，国民政府大学院科学教育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校长，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社社长、科学社理事会会长，上海科技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协，会副主席。

② 陈宝泉（1874—1937），字筱庄，天津人。清附生。留学日本，习师范。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后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兼代教育部次长，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南开大学文学部教授。

期满，故宓若受任，必需于明年夏即回国到职云。窃以北京师范一席，本系佳事，惟清华游美官费，五年为限，若明年即回国，则放弃一年之权利，未免可惜实甚。此一年若仍留美，则学问上之进境必非浅鲜。宓昔具卓志，今学问毫无成就，急谋归计，人其谓我何？但早归亦有好处，以是颇为志忑。现从陈君寅恪之言，拟俟谒见杨、陈二公时，当面细询各种实情，然后徐为决定，今暂不置可否。如一切合宜，则明年即归亦可，否则竟却之可也。

①赴旅馆，拟谒杨公，而值其外出看戏，水、王二君同往。乃与其同室居住之章负六先生（浙江某中学校长，人颇明通。）坐谈时许而归。

三月四日

阴。雪。　晨，致函杨公伯钦，告以已决就北京师范事，不能赴川，有负杨公盛意，极道歉忱。略谓所以舍彼趋此者，非尽计薪资之厚薄，实以川中局势不靖，常多变故，交通未便，往来匪易。而京师则为全国所瞻系。宓归国后，必当符旧约，与梅君等，共办学报一种，以持正论而辟邪说。非居京，则不能与梅君等密迩，共相切磋；故不克追陪杨公，而径就北京之聘，至不得已也云云。此次杨公雅意殷殷，且虽与陈公同来，而发议较早，其人又为和雅有道之士，宓之舍川而趋京，确有不能释然于心之处。将来到京，必当奋勉坚持，有所成事，否则直不能对杨公矣。

又按宓出国之初，蓄志极远，几将以十年为期，今清华五年官费

① 这是作者 1920 年 3 月 3 日日记末尾部分，此前两页日记（即 1920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 日前一部分）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后丢失。

之限未满，而遽言归，毅力衰薄，深愧故吾。现决到京以后，每月薪资之所入，以五十元捐作办报经费，与梅君等共办学报；至少以五十元购书，按日计时，自行研读，以期学业有进无止；其馀乃以奉亲瞻家。一切力破俗例，去奢崇俭，自求学德修养之高趣，与家人和煦融泄之乐，而杜绝麻雀、扑克、看戏、游园、金钢石、夜光表等故事，及无谓之征逐应酬。以一身为众表率，坚持不让。宁使人讥宓为怪僻，为寡情，而决不随俗浮沉。"冒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与宫室之美为之"。如"Middlemarch"① 中，Lydgate 与 Rosamond② 故事，覆辙再蹈，同流合污。而一生之志业责任尽空，国亡种灭，无复后望。呜呼，到此地步，而犹不憬然自悟、卓然自立乎！（"Plain living & high thinking"—Wordsworth③）他年若不能实行，则今日之急急就聘，早约返国，为不可道之罪矣！

上课如恒。午，谒巴师，告以已就事，拟明年即返国等情。巴师谈及国事，以诸多大义重责见勖。又有云，"吾恐君返国就职之日，薪资将需由日本人手中领取矣"。谓中国实际已亡，凡百皆由他人主政。呜呼，吾应如何行事，乃可免于罪戾乎？

三月五日

阴。雨。　上课如恒。

昨今两日，作《英文诗话》若干条，寄登《留美学生季报》。又请锡予代宓作《曹君丽明传》一篇，自加改削，亦寄登该报。此同人所议决者也。又拟英文曹君讣音，函登《留美学生月报》。日来为曹君身后

① 《米德尔马契》，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名著。

② 里蒂盖特与罗莎蒙，均《米德尔马契》中人物。

③ "简朴的生活和高尚的思想"——华兹华斯。此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

事，收发函件极多，颇患忙碌云。

午后，教育团诸公，来哈佛大学参观，由诸人分途导引。宓与卫君等，导水、刘诸君，观法科及博物院等处。水君梓，字楚琴，兰州人，任甘省第一中学校长等职；谈次，极言与父相熟，又曾在都督府及省议会任事。另甘肃之王君天柱，字任之，亦识父。二君皆嘱作禀时务必致意，并言在此会晤等情，云云。

晚，此间中国学生，在 Phillips Brooks House 开会，欢迎教育团诸公。诸公相继演说，多轻鄙粗俗，惟水、陈二公之演说甚佳。会至十一时半始散。宓在会中，多与杨公周旋追陪，又介绍此间学文学诸人，与杨公相见。杨公又托宓代编定应购书目，拟出课程表，物色教员等事。宓一一允之。会终，与陈公略作倾谈。陈公给款美金二百元整，为代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部购办书籍之公费。宓受而存之。

三月六日

大风。霾。寒甚。　上课如恒。

黄君学勤[①]，粤人，哈佛同学，习英文文学。并通日本、德国、拉丁文，极用功，不事交际，而学业成绩甚优。惟其人乃纯然学者，应酬才短，又语言不犀利，且不能操官音。宓以电话荐之于杨公，约明日会见。宓并约杨、水、王三公吃中国饭。

三月七日

大风。寒甚。　星期。晨，陈、顾诸君来闲谈。

① 黄学勤，广东台山人。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通英、日、德、拉丁文。回国后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云南东陆大学教授，北京清华学校西洋文学系教授，东北大学外文系教授。

下午，复初来。五时，偕黄君学勤赴波城旅馆；与杨公晤谈。六时邀杨、水、王三公及黄君，赴汉口楼吃中国饭，刘君树梅亦在，因邀之作陪，共费八元馀，酒资一元在内。

饭毕，黄君自归。宓送诸人至旅馆，谈至十二时始归。

三月八日

阴。风。　上课如恒。

夕，刘君树梅邀作陪，吃中国饭。先偕刘君赴旅馆，六时，共杨、水、王三公，同至红龙楼吃饭。饭毕，宓送诸人还旅馆，又导之游波城公立图书馆。十一时，归。

三月九日

上课如恒。

晚，在宓室中，聚陈、卫诸人，将所分拟致曹君康侯家中，报告其病中及殁后详情之函，共同阅看，略加删润。函长至三十馀页，由卫君缮录。就寝时已十二时有半矣。

三月十日

阴。　上课如恒。教育团定明晨离此他往。是晚，偕顾君赴波城旅馆，与杨公会谈。缘杨公拟聘顾君为史学教员，后卒未成。宓赴陈公室中，谈一时许。陈公谓宓，现其校所聘任英文主教之美国人，似于一年半后，合同乃满期。即期满以后，尚可由其他各教员，暂行分代教课，故宓明年或后年回国，迟速均无不可。至购书之款，尚可再加数百元。又谈及教授法之研究及以文章送北高师校之杂志登载等事。宓又至杨、水、王三公室中谈，约近十二时始归。

连日奔走，殊患劳碌。现决再居美二年，民国十一年夏回国。此

二年中，当仍在哈佛，研究历史、哲学、文学，专务自修，不拘规程，以多读佳书，蔚成通学，得其一贯为目的。至"博士"学位，决舍之而不求，"硕士"则得之甚易。盖欲造实学，非弃虚名不可，而区区二载，所可致力之事，千头万绪，取吸不尽，故务以精要为归。今既见之透切，自当如此从事也。

三月十二日

阴。　上课如恒。

午后，偕陈君宏振、陈君苏孙[①] 在曹君室中 Divinity Hall，整理其所遗之书籍衣物等，分别装箱，登册存记。至晚饭时，略竣。

三月十四日

阴。大风。　星期。午前，顾、陈二君来闲谈。

午后，在室中读书。候陈君烈勋，未至。

三月十五日

晨起，访顾君，同赴书店，觅匠往以曹君书籍装箱，以便腾出宿舍，另住他人。奔走数处，无头绪。后觅得一家，约定下午二时往装。

上课如恒。午饭后，偕陈君宏振至曹君室中，而装箱之人不至。候至晚六时，仍不至。屡以电话催之，则皆云顷刻即至。又云，人已在途，而终杳若黄鹤。足见此邦之商人营业者，亦不讲信用，不能独责吾国之商铺，人情到处皆然也。

---

① 陈苏孙(1898—)，福建人。清华学校 1911 年选派幼年生留美，1914 年成行。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士。后在上海交通银行总行服务。

三月十六日

上课如恒。

晚，访刘君树梅，以日昨公拟致曹君家中之函缮就者示之。刘君与卫君龃龉，亟与婉商磋磨，乃得其认可。旋偕刘君同往听辩论 Debate: Relative Merit of Capitalism & Socialism, Economically[①]。俄文教员 Prof. Leo Wiener[②] 力驳社会主义之虚妄，与白师等之论略合。而社会党人某君，则辩护之。听众均赞成 Wiener 先生之论，足见公道尚存，而此邦人之大多数，皆尚明白事理者也。

三月十七日至十九日

日来均上课如恒。

尝谓天理人情，东西今古不异。如中国之办事者，拘牵形式，繁文缛节，或纵情逞气，故意为难，皂白不分，枉直颠倒，为人所共恨；而外国何尝不然。此间校中有 Committee on the Use of English by Students[③]，主其事者 T. L. Hood[④] 君，专司异邦学生及不及格学生之课外补习英文之事。去年暑假时，亟例须习《英文作文》课程；以其甚粗浅，且已习过，故于九月间开学之日，特具请愿书，经 Hersey[⑤] 批准，在教务处存案，免习《作文》，而另习他科。手续完密，无复疑窦。乃近者 Hood 忽出头，谓"亟办法有欠缺处，此事 Hersey 无批准之权，而应归伊手办理。去年之案，不能为有效，应于夏间补习《英文作

① 辩论题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相对优势。
② 里奥·威纳教授。
③ 学生使用英语能力评估委员会。
④ T. L. 胡德。
⑤ 赫西。

文》。而宓今年不得毕业"云云。其琐屑详情，都不必记。日来与之再四交涉，奔走数日，又经伊特别面试英文一次。又大张旗鼓，小题大作，藉此缘由，与 Hersey 等诸员为难。磋磨久久，乃为市恩之举，由伊另行提出，许宓免习《英文作文》，仍得如旧毕业，但须每星期赴伊处一次，补习英文，藉为圆面子、下台之举。宓从之。其实宓学问虽未成，而在校成绩则极优，已习高级英文，又何用返习初级？而渠强以法理为口实，无理取闹。一则曰，宓初为 Unclassified Student，二则曰 Foreign Student。故应歧视，而归伊手办理。今美国学校，缺点仍多，根本学理德业，往往空疏不完；而章程繁密，有如牛毛，再经好事者以意强解释之，则事故遂多。其实此公所掌者，异国学生与不及格之学生而已。非节外生枝，吹毛求疵，则渠竟无一事可办。故并奚君、罗君，而亦找去与之为难。举此一端，亦可见人情物态之到处相同也。

施赞元监督，浮浪纨绔，向不称职。此次曹君殁世，身后各事，全由陈、刘、卫诸君偕宓办理。乃施公倒行逆施，竟命我等代偿校中欠款。无论我等无钱，即有之，校中之账目，岂学生所应代为清偿者？尤无理者，校中所开之账，已声明将第三学期之学费五十元勾消，而施君竟谓我等应筹出五十元，代曹君清还监督处。试问监督处既未支出，何能向人索偿？况学费无论多少，向均由公家支付，绝无向学生追缴之例。即使曹君在世，此款亦应由公出。况曹君殁后，此间尚遗有书债百馀元之多，家贫如洗，诸友捐得之款，亦仅些须，乃供施某之额外讹索耶？施君行事舛谬，不胜条举。即此亦足见其为人也。

三月二十日

阴。雪。盖三月未止也。　陈君烈勋偕汪君泰基，由 Orono, Me. 到此，已一星期，为校中公务。是夕，汪君来宓处，候陈君未至。

三月二十一日

晴。　晨，陈君烈勋、汪君泰基来，坐谈。旋在陈宏振、李达君处谈。陈君到此，每晚必看戏，无高尚之思想，无深远之志业，故见面只能敷衍，不能畅谈。甚矣，人之度量相越，不能强合也。

正午，锡予陪汪君去。宓独陪陈君赴 Imperial Restaurant 吃饭。陈君谓"屡接其父母函谕，欲求宓家现即正式行聘，以安其家人之心，而完俗礼"。宓允即日禀请 家君照办。陈君谓，"去岁，宓以嗣母之丧服为言。故今特促即行聘也"。又谓"行聘仪节，尽可从简，但应有者三事：(一)互送庚帖。(二)互送戒指。(三)各自通告其亲友，俾众公知"。宓一切允之。宓告陈君，宓与其姊之婚约，并无隐讳秘密之意。自去年以来，有询者便即告知。故此间同人，皆已尽晓矣。陈君询宓已否写信与其姊。谓久拟即执笔，惟月来忙矣，故尚未写。陈君谓，请宓速写，盖其姊已得梁函，故望信之去也。宓亦允之。

饭毕，同赴工校宿舍，访杨、罗诸君。又访周君明致于其寓所。奚君约陈君晚饭。饭毕同来宓处，少顷即辞去。

三月二十二日

晴。　上课如恒。

晨，写一长信致陈女士，约三千馀字，挂号寄去。又禀达 爹爹大人，办陈君所请之事。

午后二时至五时，John C. Philips 君[①] 来。其人管理博物院，有所著述，欲究婚礼奠雁之典，又欲知中国古人关于鸟类之迷信及风俗等。宓导之赴图书馆，就所知者一一指示；又得陈君寅恪在旁协助，

① 约翰·C·菲利浦斯君。

得满所欲而去。

三月二十四日

晚八时，赴 Professor & Mrs. Alfred M. Tozzer[①] 招茶会于其宅 7 Bryant St., Cambridge[②]。巴师夫人在场招待，款接甚殷。Professor Elizabeth Kendall[③] 演说游历中国西北一带之闻见感触等。女士年六十许，发尽白。近十年来，只身游中国四次。十八省外，西藏、青海，亦曾到过。而陕西、甘肃尤为熟悉，所述兵匪乱离情形，极为真切。其言有可纪者，特录一二则。(一)中国人之通性，为极好之商人 Business Men，勤苦坚忍，又精明 Shrewd 而通达世故 full of Common Sense，重实利，而少空想。故与印度人之笃信宗教者绝异。按此与去年陈君之说正相符合，甚确。(二)其短处则自私自利，少急公好义、救灾恤邻之勇志。尝见车陷泥中，二十馀人站岸边笑语，而不助车夫抬车。若昔年在此间(波城)市中所见，则车陷泥中，有哈佛学生五六人，均富豪名族，衣新美之衣，立时走入街心，共将车抬出，此其异也，云云。此外确论尚多，不悉记。

谈次，中国学生，有问难者，女士答复。中国学生，庸碌者多，常有失辞之事。如是晚，女士言，"甘肃等处之人，体力雄壮，面均有血色 Red Cheeks[④]，虽苏格兰人，亦不过如是"。而某君问之曰，"What do you mean by the 'Red Cheeks'?"[⑤]女士曰，"I don't understand you

① 艾尔弗雷德·M·托泽教授与夫人。 Alfred Marston Tozzer 艾尔弗雷德·马斯顿·托泽(1877—1954)，美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时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② 康桥，布赖恩特街 7 号。

③ 伊丽莎白·肯德尔教授(女)。

④ 绯红面颊。

⑤ "你所说的'绯红面颊'是什么意思?"

……well, they are not painted!"[1]"并非擦胭脂也"，一笑。然某君殊不雅驯矣。类此之事常多，不悉记。

三月二十六日

上课如恒。

晚，复初来，谈至深夜。

三月二十七日

上课如恒。

每日常多杂事，虽琐屑而不得不一一料理，费时费心，殊妨用功，且劳身体，然不能免脱也。姑记今日一日行事，以概其馀。晨六时半起，浴，薙面。出门时已将近八时。早饭。九时至十一时上课。十一时，赴图书馆，复初托择购装书之木箱。又赴Hood君处，商补习英文事。又往淘教务处，M. A. Credit[2]事。已十二时半，即午饭。

饭毕，赴波城公立图书馆，就书而读。五时归来。而Philips君又函来，约后日再研究鸟典。急即复一函，以忙甚，约改期。又君毅来函，约下星期五到此，行英文试验，为教育论文之材料，命宓代求哈佛同人与会。晚饭前后，遇六七人，一一游说，有允有不允。

晚，即复君毅一快信。又接骨凡汇到款项105元，即复一函。又写要信数封。施君来少坐。忽忽竟已十一时。

呜呼，如此急遽应付，荒时废学，殊非正当。生人之成就有限，岂无因哉！

① "我不理解你……唉，它们并不是搽上去的！"

② 硕士学分。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读书如恒。近接张幼涵君来信，知已卸去《民心》报总编辑职务。缘《民心》资本，由聂氏兄弟及尹君任先捐出。幼涵持论平允，不附和白话文学一流。聂慎馀赴京，胡适、陈独秀向之挑拨，于幼涵漫加讥辱。聂氏兄弟与尹君，本无定见，为其所动，遂改以其戚瞿君为总编辑，而将幼涵排去。幼涵后曾投稿，亦不见采登。现《民心》已出至第十四期，然一味趋时，殊无精采，比之首出数期、幼涵所主办者，顿异豁径。

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张君鑫海谓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实属怪异。然亦足见今日中国人心反常，诸凡破坏之情形。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经若辈此一番混闹，中国一线生机，又为斩削。前途纷乱，益不可收拾矣。呜呼，始作俑者，其肉岂足食乎？

清华学校，近以学生妄起风潮，拒校长而不纳。又提出条件，种种无理之行事。现闻美人已出而干涉，将以美人为校长。美人之庸愚无学，远不如中国之才隽，况以中国之学校，焉可听命于外人？呜呼，清华学校者，中国之小影耳。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犹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焉者矣。

此间同学诸人，惟林玉堂君一人，为胡适、陈独秀之党羽，曾受若辈资助。他年回国，将任大学教席。故林君独与我辈见解不同。林君中文本极不通，其英文亦不佳。即论此一年中，在校之成绩（诸人多同堂同课），林君均远逊汤、张、楼等诸人。彼胡、陈之徒，除无理取

闸，一手掩尽天下目而外，实无术足以自全。此所以排除异己，不遗馀力，酷哉！

三月三十日

上课如恒。

顷接陈烈勋君来函，略谓"行聘之事，须用媒妁。其尊人拟请其戚胡天石先生（现在上海新关存票房办事）为女家媒人，求吾家之同意。并望吾家亦速选定执柯者"云云。忩近者深信"礼当从俗"之说。西国之"君子人"honnête homme[①] 服饰仪节，亦均视世人为准，力避矫异，况 convention is to simplify life[②]。故接信后，即禀请 爹爹大人斟酌办理焉。

三月三十一日

晨，函朱君毅，并作图，详告以到此后找寻忩宿舍之途径等。

巴师之课，须作长篇论文，限四月一日缴入。忩虽已久事读书蒐材，准备两月，然尚未动笔。自今日起，乃实行撰稿，题为 Rousseau & Robespierre[③]，长八九千字。至四月九日，全篇作成，复以打字机印之，凡三十四页。卒于四月十四日，始获缴卷。

此旬馀日中，赶速作文，劳忙已极。最忙之时，夜仅睡四五小时。完卷后，霍然如释重负。方作文之时，琐屑杂事，及亲友信函，均暂弃置不顾，并报亦不寓目。然他校适放春假，诸友自异地来此游访者络绎，需陪从招待，勉强应付，故益觉困惫少暇云。

---

① 文人雅士（法语）。

② 常规可使生活简化。

③ 《卢梭与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 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革命家。

四月二日

阴。大雨。　晨十时，君毅自纽约到此，径来宿舍。略谈，即导观校舍，并购物。旋同赴巴师课堂，听讲一时，且介与巴师会见。既偕至 Fox Croft[①] 午饭。

午后，陪君毅往访奚君等诸熟人。

晚，君毅在宓舍中，行英文考试，与试者六七人，宓亦在其列。阅三时而毕。

四月三日

晴。　午前，上课如恒。

午后一时，偕君毅赴工校宿舍。君毅在彼另行英文考试。宓得晤朱世昀，林志鎏[②] 二君，亦自纽约来游者。因偕二君来哈佛，导观校舍及附近名胜古迹。

晚饭后，倦甚，卧床上假寐。为时已迟，遂未赴美人某先生招请茶会，而早入寝。

四月四日

星期。大雨。　晨起，尚未盥洗，而沈君履[③] 来。沈君本学于芝加哥。此次因事赴华盛顿，归途绕道来此游历。沈君为明德社友，

① 福克斯·克罗夫特（餐馆名）。

② 林志鎏，字叔辉，福建闽侯人。清华学校1917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商科硕士。

③ 沈履（1896— ），字寿高，四川成都人。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留美，威斯康辛大学心理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习教育学。曾任上海浦东中学校长兼大同大学教授，中央大学师资科主任兼南京中学校长，浙江大学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秘书长，四川大学教授兼秘书长。

在此相识之人极寡，故恣不能不独任招待之役。先导之见陈宏振君等，已而君毅及杨、朱、林等多人均来，会集后分途出发，游观各地。恣独陪沈君往访杨肇燫、李衷诸君。

午后，君毅复在恣室中，行英文考试。闻其谈纽约中国学生情形，殊堪短气。一言以蔽之，大率皆逐利求财。领有官费，而不事读书，而在银行、商店等处执事服役。所得薪资，厚薄不等。其得资多者，则众羡之尊之；其得资少者，则众贱之鄙之。而学问人品不问焉，虽有潜心为学、成绩优美，众亦莫知之。盖中国学生之在纽约者，各有其徒党，出入常互为伴侣。而徒党以外，则不相闻问，虽见面亦不交言。至工作所得薪资，寄家者尚属少数，率皆游乐耗去。然纽约人海财窖，虽掷巨金，亦无所响，如沧海中水一滴耳。又闻中国学生某，某夜在屋顶花园摆酒，一台酒费去二千金，盖有女伶之著名者群来侑觞，故开消额外之巨。寻常一瓶香槟酒，到此则以百元开账矣。犹中国妓院之旧制然。另有某人，在小酒店摆酒 Cabaret[①]，亦有侑觞之人，然等而下矣。一席费去二百金。其馀情形，可以类推。故君毅深赞此间中国同学之风范，谓既着实用功，而平日共处，又互相亲爱。以与纽约较，有天渊之判矣。恣下年决即留此，不复有转学纽约之心矣。君毅又述余泽兰[②]君事。余君亦明德社友。其人本纯朴书生，前者在纽约恣堕情网，悦某女子而深爱之。某女粤人，生长美国，历练人情，能交际之术，然名誉不佳，行多逾检。盖女子之交际过当者，实即与妓无殊。余君遽向之写信求婚，某女以"君子之交淡如水"一语复之。余君大懊丧，径欲服毒药自裁，得友防止之。阅时久之，乃复其初。今复奋勉读书矣。

下午二时至三时，赴国防会董事会常会。

---

① 有歌舞表演的餐馆(法语)。

② 余泽兰(1895—)，后改名兰圃，字霞如，福建闽侯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后任北平大学工学院化学专任教授。

晚，刘君树梅来，以所作竹枝词二首见示。虽有新意，而殊伤雅。旋沈君归来，刘君乃代为觅寄宿之人家，偕沈君同去。

四月五日

阴。雨。　上课如恒。

晨，君毅等均归去。宓以忙甚，故昨晚与握别，今晨未照料送行。

午饭后，沈君履来，宓导之遍观校舍，及附近名胜古迹。时大雨如注，衣履均湿。四时半，送至电车站而别。乃得复续作论文焉。

四月六日

陶渊明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我侪学问未成，而中国已亡不及待。又我侪以文学为专治之业，尚未升堂入室，而中国流毒已遍布。"白话文学"也，"写实主义"也，"易卜生"也，"解放"也，以及种种牛鬼蛇神，怪象毕呈。粪秽疮痈，视为美味，易牙伎俩，更何所施？每一念及，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然亦无裨，只当强自摄敛心神，按日读书，异时相机奋力行事，一切听之天命可耳。

四月九日

日来均上课如恒。是日论文脱稿，尚须打印，日间又有考试。乃晚间寝后得张可治[①]君电，知其于明日下午到此。张君亦明德社

① 张可治(1896—)，字志挺，安徽芜湖人。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硕士。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工商部技正、实业部技正，中央大学机械系主任，重庆铜厂厂长等职。

友，届时又非宓一人招待不可。难哉！

四月十日

上课如恒。

午后二时，张君可治来。略谈后，即偕出为觅寓所，奔走数处乃得之。宓邀张君至醉香楼晚饭。饭后，至南车站取行李而归。

晚，复初及李衷君来。李君生长于爪哇，故述侨民疾苦事甚详。李君在此邦闻见，有与沈履、张可治君之言相符者。盖三君谓我辈在美国，平日专接上流社会人，但为场面之应酬；再则读其贤哲之书籍，故只知美国之足钦慕之处；又或以美国果有爱于中国，能为我维持人道，而实皆大误。三君所接触为伍者，皆工人及中下流社会。深入其里，积久详察，则其人之弊病乃见。作奸背义、虐杀诱拐之事已多，而其遇黄种人，尤无善意。大率其视异国异种人，不出二途：或畏而忌之；或贱而凌之，视其国其种人之强弱盛衰，以为判。初无定见，亦非一成而不变者。如美国人今日之于日本人，则畏而忌之者也；其于中国人，则贱而凌之者也。然使中日两国形势易位，则美国人之待遇亦顿殊，总皆势利之心趋使之然也。如近今加省一带之华工，已渐绝迹。日本工人农人，来者众多；故其地之美人，现则盛为"抵制日工"之说矣。

李君衷又谓世界之物力有限，而人之生蕃无穷；故彼美国工人之心理，视我四万万芸芸之众，素未识面者，皆夺彼辈享用之资，而厄其谋生之路者也。又科学家谓欧美之煤炭，数十年内即将罄尽，此后所需，只可取之中国。彼中上下，已预为远谋。吾国人不能自强，则天与富源，适成"象有齿以焚其身"耳。吁，可惊矣！又若分别论之，则种界重于国界。盖国乃人为，种则天成。歧视异国之人与否，视一时之恩仇而定。若黄、白、黑异种人之相遇，则不知不觉之天性中，顿生

畛域之感。美国工人，杜绝黄种，亦自有故，然非身历其境者，不能详道其所以然也。

四月十一日

星期。打印论文。

午后，张君可治来，偕赴 Imperial 晚饭。

四月十四日

上课如恒。是日论文印就交入。

四月十五日

上课如恒。晨及午后，陪张君可治购买仪器。

四月十七日

晴。　上课如恒。

本日课毕后，校中即放春假，凡一星期。宓近因赶作论文，忙不暇顾，其馀功课，有搁置未读者，均拟于此假期中补足之。

午后五时，张君可治来，宓偕之赴 The Imperial Restaurant 晚饭。是夕，林玉堂夫妇本约宓及汤、张、楼三君，在其寓所晚饭。宓至是遂未及赴。晚饭后，张君辞归。宓乃赴林君寓中，谈至九时过半，始归舍。

四月十八日

晴。　星期。晨，读书。十时前后，张可治君及卫、洪、顾等诸君相继来，偕至 Imperial Restaurant 午饭。饭后，导张君游观本大学校舍及博物院等，傍晚始别去。

晚，略读书。洪君又来。洪君近因办宴请美国人士大会之事，与卫君互有芥蒂。自谓办事掣肘，多不如意。在此畅发牢骚，直至深夜二时始去。宓因之入寝甚迟。如此闲谈周旋，耗费时间，殊可哀也。

昨晚在林君处，所谈曾及二事：(一)在国中之少年，未知外国实况，误以西洋为天堂仙境。又误以共和、社会主义、男女自由结婚等，在西洋确有其事，见之实行，而生人遂皆丰享快乐者。不知此等皆梦境，而西国社会之堕落，人心之浮动，实远甚于中国。故西洋之人，自杀者较多，则以其精神之痛苦亦较深故也……惟然，故在国中一偏而激烈之少年，留学欧美以后，大都转为和平，趋于实是。而未出茅庐者，则鼓舞谊呼，不可向迩，慎矣。(二)不到欧美，则无从见中国人之好处。大率中国古来之礼教，重义务，主牺牲。西洋今日之习俗，则重权利，主快乐。中国之妇女，皆贞淑耐苦，操劳不怨。奇节异能者，尚不必论。今美国之妇女，则涂脂抹粉，盛服新衣，游行街市。离婚通奸，视为寻常。纵情欲，喜热闹。秉质如"绣花枕"，行事如"走马灯"。中西两两相较，中国之妇女，固可怜，然亦甚可贵可敬也。……宓按，林君本系极端新派，又约翰出身，不甚读中国书者，其所言犹如此；况以国粹为心、尊奉孔教，如宓等者，感触又当如何耶？

四月十九日

晴。　读书如恒。

读 George Meredith[①] 之 Richard Feverel[②] 毕。George Meredith

① George Meredith 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2)，英国小说家及诗人。

② 该书全名为《理查德·弗维莱尔的苦难》，梅瑞狄斯于1859年出版之小说。

学富识高，Humanism①。其所著小说，专籍以寓其怀抱宗旨。又刻意求工，不落俗套。故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写实派勃兴之时，如鹤立鸡群，卓然渊雅。吾国亦未见有其译本。乃近顷国中各报，大倡"写实主义"。其实"写实主义"即吾国之《金瓶梅》及《上海……之黑幕》，且其丑恶流毒，较《金瓶梅》等为尤甚。而今之倡"写实主义"者，竟谓其与《金瓶梅》等不同，未可等视云云。欺人之语，不亦妄哉？《金瓶梅》中，尚有许多天理人情在，今西洋之写实派小说，只描摹粗恶污秽之事，视人如兽，只有淫欲，毫无知识义理，读之欲呕。以上均评者之公论。可参看 Stuart P. Sherman's Essays on George Moore & on Dreiser, in "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② 及 Paul E. More's Essay on Tolstoy, in "Shelburne Essays", Vol. I③ 其余例证繁多，不备举。今之倡"新文学"者，岂其有眼无珠，不能确察切视，乃取西洋之疮痈狗粪，以进于中国之人。且曰，此山珍海错，汝若不甘之，是汝无舌。呜呼，安得利剑，斩此妖魔，以拨云雾而见天日耶！

中国学生，从巴师受学者，悉能洞明巴师讲学之旨意，深致尊崇。又皆聪慧勤劬，课业成绩极佳。故巴师及其夫人，均甚喜之，逢人辄为奖誉。而美国学生中，竟不免起忌嫉之心。今晨，同班美国学生某君，谓宓云，"渠等在课堂，多所问难，原期质证辩析，藉益明白，以免盲从之讥；而宓与林、楼两君，不发问，又不多著议论，似有未妥。可否请与渠等一体行事"云云。其实彼等所发之问，皆极浅陋而无当

① 人文主义。

② 斯图尔特·P·谢尔曼论乔治·穆尔和论德莱塞的文章，收入《论当代文学》一书。 George Moore 乔治·穆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剧作家。

Theodore Dreiser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美国小说家。

③ 保罗·E·穆尔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收入《谢尔本论文集》卷一。

Lev Nikolayevich Tolstoi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小说家，哲学家。

者，且美国学生中，不发言者亦甚多。宓等之沉默，亦系个人之习性。岂自以为中国人而遂独树一帜哉？由此可见我侪留学此邦，本无成心，如鱼水之相忘。然美人处处则怀"非我族类"之见，无论外貌谦恭与否，内心亲密与否，其歧视如故也。窃尝谓地无分中外，时无论古今，凡人处世中，如鸟之栖林，兽之伏莽，矰缴时张，金丸是惧，或来虎豹之搏吞，或来蛇蝎之螫噬，方方牵绊，面面牢笼，故常各有忧生之嗟，忧谗畏讥，惧祸思尤。阮嗣宗《咏怀诗》，盛写此意。《石头记》中人，亦显著此例。英文谓之 Social Pressure①，其甚者则为 Mania Persecution②。略举一二之例，如 La Fontaine 之"Fables"③及 Thackeray 之"Newcomes"开端处。馀不胜条例。又按中国学生未到美国者，多谓到此必多得朋友，一视同仁。乃身历其境，则虽擅长交际者，其才其术，均多无从施展。美人终是隔阂，不能为友。其能日夕寒暄或谈学发议、交言至十馀句以上者，已不可多得。愈久居此邦者，其心尤冷。昔年在《季报》载陈茂康君所作诗，写之最得实。惟记其数句云，"大学雄人道，观光重结交。然异国人终在例外也。知心原未必，点首亦寥寥"。以下则忘之矣。

是日读书终日，疲劳甚。晚间，心境甚烦郁。念美国学生，当兹春假，各各外出，自觅其所欢之少女，夕同眺舞，夜共枕席，自由行乐，何堪羡慕。吾国学生，则仍辛苦读书不休，十馀年如一日，无或更变。美国男女，束发垂髫之时，即两两携手偕游，雌雄比翼。成童以后，渐消狭邪，早经人事；虽不娶妻，而按时行乐，鸳鸯共栖，与有室无异。吾国学生，居此邦固属外客，如西江之涸鲋。即在中国之日，亦未尝

① 社会压力。

② 受迫害狂。

③ 拉封丹之《寓言诗》。 Jean de La Fontaine 让·德·拉封丹（1621—1695），法国作家，寓言诗人。

得稍解相如之渴。且如陇蜀之人，旅学京沪，至亲戚眷皆隔绝。若干年中，不得与女人见面，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即所谓风雅诗人，温淑君子，三旬未娶，较彼美未冠未笄之儿女，犹且逊色，只自惭沮。既无男女之乐，而功课劳忙以外，所见所闻，所眠思梦想者，无非气愤愁惨伤怀之事。

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机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之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盖国之治乱，世之升降，其因果皆有定律，天运难逃，毫厘不爽。今国中之盲动纷扰者，皆所谓背道而驰，不特缘木求鱼，且大有后灾；必至使全国皆成土匪窟巢、禽兽世界，外人乘机而来，瓜分之、吞灭之。昨《纽约时报》载有社论，谓"中国已成过激派之情形，并有与俄国过激派政府联盟之说。似此则我美国政府不宜援助，且当干涉矣。"譬犹病入膏肓之人，不与以参苓滋补之剂，培本还阳，待其徐苏，而乃专搜取传染病菌，砒霜毒鸩，塞入其口若腹，则不欲速死，可得乎？今国中所谓"文化运动"，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视为病毒者。上流人士，防止之，遏绝之，不遗馀力。而吾国反雷厉风行，虔诚趋奉。如此破坏之后，安能再事建设？如此纷扰之后，安能再图整理？只见万众息心敛手，同入于陆沉之劫运而已。

言念及此，忧心如焚。俗人固不可与道，即同心知友，偶见面谈及，亦只楚囚对泣，惨然无欢。更思宓一身之进退，回国以后，当兹横流，何以自处？种种苦恼磨折，此时皆已洞见。且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靡耻均湮丧；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净之极，快乐之极！……

近来常有此想，是晚又发。始在院中木板路上，往复徘徊，忽乃

疾驰至 Charles 河畔，拟走入水中深处；然后坐下，或仰身一卧，则水已没项入喉，万缘俱空。及至河畔，则汽车往来如梭，电车照耀如昼，今日为"爱国节"故游人尤夥。乃过桥，至南岸，沿河而上。行约半里，疏林黑翳，已无人迹，即下至水滨，乃见北岸电灯之光，映入水面，万道金蛇，依然光明。方迟疑之际，忽背后有人声，则男女一双，为桑中之约者，由林中走出。又汽车频过，露室之旁，亦有巡警执手灯探行。宓乃长叹一声，废然而返。又遇男女三双，皆赴林中黑处，携手偎倚，密密情话。人心之不同，境遇之不同，乃有如此。嘻，吾诚无以自解矣！今晚既尚非宓死期，遂木然归寝。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

读书如恒。

二十二日下午，偕锡予赴波城。游览旧书店数家，检寻合宜之书籍。又购汗衫、衬衣等，至晚始归。

四月二十四日

读书如恒。晚，复初来，又李君哀来。

四月二十五日

晴。　星期。午前，写信。

午后三时，张可治君来，偕赴陈君宏振处谈。又同至 Strand 中国馆晚饭。

四月二十六日

晴。　是日，校中开课，赴教务处注册报名。上课如恒。

昨接陈筱庄校长，自芝加哥来函，谓继任之人难得，切望宓于明

年民国十年。暑假后，即回国到校就职云云。宓与诸友略商，即复函允之，定明年七月即回国，并细陈购书办法，求陈公再赐拨五百元，为购书公款。此外尚及他事，不赘录。学问中辍，早日赋归，抚衷深自惭怍。今年六月毕业后，下学年决仍留哈佛肄业，研究历史。明年六月，可得 M·A·学位，然后回国。至今年暑假，亦决留此不他适。以三月之力，拟编成《精选古今英文书目提要》小册，不惟为国内购书者、读书者指示途径，并使国人得此知沧海之大，彼乱党所倡导者，乃只一偏之邪说，涓滴微细，不足以概全局，且又皆西方之糟粕粪土也。但此等述作，乃学问大成以后之事。略仿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及张文襄公书目答问之体例。宓一知半解，犹系初学，何敢率尔操觚。所幸此间类书极多，前人论列编选者，均可供采择；又有良师益友之指导，故尚非极难。况此间藏书至富，及今不图，去兹之后，更无如此之机会矣。故决即翻然从事云。

昨又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金公曾澄[①] 函，欲聘此间同学黄学勤君为该校英文教员，嘱宓代为询问并劝驾。宓告黄君，黄君径即欣然允就此事。今晨以函来，并赠宓礼物甚厚，领结一个，丝袜三双。以为谢酬。其实宓于此局，毫未出力，焉敢收受？力辞不获已，乃受之。黄君为人忠厚恺恒，然似不习世故。惟然，故厚谊如此，盖学问中人也。

四月二十七日

雨。　上课如恒。

午后二时至五时，补考上学期终大考 Comp. Lit. 12 一门，盖二月

① 金曾澄(1884—)，广东番禺人。日本广岛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国民政府大学院秘书长，广东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中山大学校长。为第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四日，因病缺考故也。

晚，接读 Pine Club 公信（英文），二十馀人，均纡巧轻佻之文，the American airs & slangs[①]，卑靡利欲之旨，读罢为之索然气尽。而蔡秀珠[②] 女士之函，则故意询问"Saxon Churl"[③] 为何人之浑号？梁明知其为张光圻君。又其书法，则力摹曹慰德君之字体，蔡初与张相爱悦，继见曹人物风流，则弃张而就曹，行种种媚悦之术，无耻矣。尤足令人齿冷。惟殿尾者袁世庄女士一函，则独忧心国事，媿美漆室；且诗思横溢，文字简练而雅洁。以作文之章法论，亦冠侪辈。留美男生中，能为此者，无几人矣。亟录之以示二三知友。袁女士为吾友汪彭潭君之聘妻，幽娴贞静，桔未化枳，留美女生中之凤毛麟角也。

（上 略）…… With the coming of spring , Wellesley is unsurpassed in its beauty of nature. The green hills, the glassy lake spread over with canoes, the birds and flowers, adding their joy to the mirth and laughter of the girls, all seem to make the college a 世外桃源。

Such is the enjoyment of life here. But a thought of our far－away native land! ——a sad thought which no American friend can understand! I hope that we Pineers , who have been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miserable incident of the Korean girl on S. S. China, will not fail to obtain some most urgent remedies that our Mother, China, sorely needs in her dire distress.

① 美国气派和俚语。

② 蔡秀珠，女，江苏吴县人。清华学校 1916 年专科女生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后任天津南开中学教员。

③ "撒克逊佬"（英国乡下佬）。

[春天到了，威尔士雷女校自然风景的美丽是别处不能超过的。绿色的丘陵，布满了独木舟的平静如镜的湖面，鸟儿和鲜花，把它们的欢乐加入到女生们的欢笑和作乐中去，这一切似乎使这所学校成为一个世外桃源。

在这里人们如此享受生活。但一想起我们遥远的本国——这种忧思，美国朋友是不理解的。我希望我们松社成员，被中国号轮船上发生的朝鲜女生的悲惨事件深深地震动了，我们一定要寻求一些我们多灾多难的母亲——祖国中国——所最急需的除病良药。]

四月二十八日

阴。雨。 上课如恒。

是晚八时，本大学前校长 Charles W. Eliot[①] 博士，年七十馀，为此邦学界北斗。其学虽未醇，然在教育界之影响至巨。近数十年美国新学制，均由此公与杜威博士等之设施而变革焉。在 Phillips Brooks House 为异邦学生，演讲 Harvard Traditions[②]。宓往听。既毕，某生起立请问，哈佛何以尚未男女同校 Co－Education?[③] 博士答云，"男女同校，弊多益少。美国西北各省，因其地始开辟，人烟稀疏，而财源困竭，无钱办女学，故男女同校，后遂沿之。此实大不得已。若东方各省，既有钱兼办女学，则又何必以男女强纳一处？故迄今男女各别，同校者极少。中小学犹如此，况堂堂之哈佛耶！……此间近邻有 Buchanan School[④] 中学，

① Charles William Eliot 查尔斯·威廉·艾略特(1834—1926)，美国教育家。曾任哈佛大学校长 40 年(1869—1909)，将哈佛提到世界闻名学府的地位。

② 《哈佛传统》。

③ 男女合校的教育制度。

④ 布坎南学校(纪念美国第 15 届总统 James Buchanan 布坎南)。

系男女同学，业经五年。顷校中全体男生自行告退，愿转入他校，盖不喜与女子同校故也。举此可例其馀矣"。

窃，按博士为此邦极新派之人，而其言如此。又美国之实情如此。乃吾国今日之丧心病狂者流，竟力主男女同校，上下风靡，莫敢究其是非者。噫！……又按，窃顷读 G. Stanley Hall[①] 博士系现任 Clark University[②] 校长，为此邦今心理学家之第一人，亦教育界巨子。所著书，论男女同校之事，亦谓其弊多而利少。有云"凡男宜二十五岁左右娶妻，女则宜十八至二十岁嫁夫。凡结婚之前，男女不可多有交接，总必使双方皆不熟悉，常视男女婚姻之事，为一种神秘之宝物；夫然后成为室家，始可相敬相爱，道德感情均美满。若男未娶妻时，已尽知普通女子之习性；女未适人，已尽知普通男子之习性；则其结果，不外（一）终生狎邪游荡，伤风败俗，而不愿结婚。（二）厌世中之恶浊，鄙视所识之男女，无合意者，亦遂不结婚，而肆力于文学或慈善事业等。此为高明者之行，然多致性情反常 Perversion。（三）虽结婚，而毫无互相敬爱之心，嫌恶顿起，离异频生。……故男女成婚以前，决不宜密迩亲近。而宗教之陶熔，不可忽略也"云云。敢译录之，以质国中之提倡男女同校者。中国凡少年在外狎妓游荡者，婚后必不美满，误己误人。亲友中其例不乏。此处所言，实不异也。　凡礼教法制，皆中含至理，积千百年经验，以为人群之便利幸福计耳。若妄行破坏，实可谓自讨苦吃。况真正之学术，无一不与礼教法制，互相发明。乃今之毒害人群者，动假托西学之名以自重，实属欺人之尤者矣。

四月二十九日

阴。雨。　上课如恒。

---

① Granvill Stanley Hall 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1844—1924），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

② 克拉克大学。

四月三十日

晴。　上课如恒。

是晚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开大会，邀请所识美国人士欢叙。八时开会，十一时散。到会者宾主共三百馀人。巴师及夫人亦莅止。一时极盛。会中有洪君深编排之中西戏剧，并有幻灯影片，中国风景等。会序单另存。惟英文戏剧，虽系中国人物，然事仿美国男女交际之事，作者固煞费苦心，然来客之高明者，则不免讥中国人之易染习俗也。

是晚宓在会场，多陪米达夫人 Mrs. Lucia Ames Mead 同座。夫人即前在《民心》周报投稿者，所谈均政治及外交等。夫人谓"中日交涉，终须有一了局。今日人既愿还青岛，中国自当收领。至其馀条件，亦应竭力交涉，能办到如何地步，则如何而已。今抗不与日本谈判，则中国将欲如何？但置之不理能禁日本之取山东乎？至谓欲待国际联盟会 League of Nations 成立，向之申诉，则尤为荒谬。盖国际联盟会成立无望，尽人皆知。即成立，亦仍不免为二三霸者所操纵。陈迹俱在，事实显然，中国望为后援，愚哉！"

宓按，今吾国之人，不习外情，误以西洋人皆重仁义，望梅止渴。日本交涉，但事推延，毫无办法。国中时流之所鼓吹倡导，只可如井底之蛙，自相欺蒙以度日而已。苟以语略通世事之人，未有不哑然失笑而夷然鄙弃者。呜呼，庸俗之人，皆以"眼不见为净"为宗旨，自处地狱，犹谓天堂。如语以实况，则非群众之所乐，而破其好梦，则肆行报复。此圣贤所以常受侮辱，而邪佞者必得富贵也。

五月一日

晴。　上课如恒。

下午，复初来，坐久始去。写信，并编发《民心》稿件等。

晚，李君济偕其友何君来，谈颇久。中国之遗留学生，徒种祸根而生乱阶而已。其终日酣嬉游乐者，固属不当，然其所谓"好学生"者，一知半解，妄为邪说。动必曰，中国文字之当废也，人种之当绝也、国粹之当弃也，……若此之人，触目皆是，其害国家，不异猛兽毒蛇。中国法律不能惩诛之；且群俗上下，从而尊礼之，趋从之。虽欲不破灭覆亡，得乎？……

目今，沧海横流，豺狼当道。胡适、陈独秀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翻异己为事。宓将来至京，未知能否容身。出处进退，大费商量。能洁自保，犹为幸事。梅君即宓之前车也。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实非稳栖之地，陈校长此次到美，其所聘之教员，不出二类。一则如张耀翔[①]、王文培[②]等，粗俗鄙野，无知流氓。其议论主张，无非破灭国粹，以贞廉信义为罪恶。见其所著文之发表于《科学》及《季报》等者。一则如王祖廉[③]、董时[④]之谗佞逢迎，阴险小人。其行事卑污苟贱，专以钻营奉承为天职。凡清华同学，莫不知其品格心术之坏者。聚此二类之人，以为全国师表，而如唐钺君之绩学，童季龄之醇品，皆研究教育心理者，又留美年数已多，而陈公不一顾及，反搜求此二类之人，预定条约。天下事

① 张耀翔(1893—1964)，湖北汉口人。清华学校1915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夏大学、沪江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② 王文培(1887—)，字仲达，河北保县人。清华学校1913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保定河北大学英文教授、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教授。后任北京师范学院讲师。

③ 王祖廉(1895—)，字酌清，江苏丹徒人。清华学校1917年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清华学校机要部主任，川黔铁路公司总稽核。

④ 董时(1900 —)，字任坚，以字行，浙江杭县人。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留美，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社会学、心理学。曾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暨南大学实验学校主任，中华儿童教育社总干事。

可伤者，孰过于是？而宓孑身处此窟穴漩涡之中，则将来之遭遇，亦正可知耳。

五月二日

星期。忽晴忽雨。　晨，顾君来。又张可治君来，陈宏振君亦来。陈、张二君强邀至醉香楼吃中国饭，只得同往。至午后二时半始归。该处座客拥塞，多皆中国之留学生，平日注重游乐，视吃中国饭为第一要事。又多中国当道达官贵人之子弟，在此留学，徒为名高，愚闱偷惰，专事浮华，其足迹亦常见于醉香楼。有欲趋奉纳交，以为后日谋事地者，则常追随陪伴之焉。

午后，陈、张二君，在宓室中谈美国之电影 Movies。二君常看戏，故于电影剧中之故实，及著名之男女优伶 Movie Actors & Actresses 极为熟悉，絮絮言之，如数家珍。美国电影中，常多作践中国人之处，形容污秽凶毒之状，殊非事实；令人观之愤不可遏，心绪恶劣者多日。而日本人则以有政府之资助图谋，及名优某、某等之效力，故电影中专叙日本之好处，其山川之秀丽，风俗之醇美，其人之急公好义、多情尚勇。美人观剧者，啧啧称羡，自谓望尘不及。呜呼，世事如棋总不平，亦可谓无微不至矣。

晚饭后，张君始别去。

五月三日四日

上课如恒。

五月五日

上课如恒。

夕，张君可治来，陈君宏振亦来。同至 Strand Café 吃中国饭。

饭毕，在 Gordon 戏园[1]，观电影"Dr. Jekyll & Mr. Hyde"（form the story by R. L. Stevenson）[2]。原书本为道德之劝惩，moral allegory[3]。乃剧中多增情节，专描叙狎邪之事。盖今美国之戏，非多叙狎邪猥亵之事，即不能畅行卖座。看"风月鉴"者，只照反面。昔卢梭讥 La Fontaine's Fables，曾揭明此事。千古无殊也。电影本戏之前，又有小戏，Vaudeville[4] 及艺术等，多俗鄙无味，而观者顾而乐之。看此戏者千万人，积年累月而不厌。甚矣，群俗之事，未可以理求也。作艺术及舞蹈之少女，在剧中脱去外衣，仅馀短裤，上及腰，下仅达股际，馀均裸露。有专演此等舞蹈之戏园，名曰"腿戏"Leg Show，下等工人最嗜赏之。在此邦今已成司空看惯，然观后殊不舒适。故密平日不多看戏。盖今美国之人，终日孜孜，或营业，或劳工，Business - men & Laborers[5] 头昏脑倦，力尽筋疲。至晚，必需此等粗浅消遣之戏，观之以解烦闷而息精神，其他均非所计。故其文章美术，日益堕落，遑言风俗道德。高明之士，如巴师等，哓舌嗜口，著书立说，以召其国人，其效久后必大，而目前则甚微。

吾国患贫，而美国则患富，货财积聚过多，无术消费，则奢侈之风，日盛一日。荒淫沉湎，人欲横流。妄费物力，奇异怪僻之事日多。如此而求快乐，直如缘木求鱼，且有后灾。故其中先觉，靡不怒焉忧之。昔罗马并吞诸国，统一宇内，指当时之世界而言，犹嬴秦之统一六合。毋以辞害意也。而奢侈之习兴。罗马人臣隶希腊，文章美术，不如希腊；而由希腊人学得淫靡之风气。故当时诗人，痛哭号召，谓"天将以奢侈之事，

① 戈登戏园。

② （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编自 R. L. 斯蒂文森的故事）。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小说家、诗人、散文家。

③ 道德寓言。

④ 歌舞杂耍表演。

⑤ 商人与劳工。

为希腊人复仇"也。"Luxury will avenge it upon Rome"——(Juvenal)[1]。虽然,美国诚富,若中国方处卧薪尝胆、存亡绝续之时,乃奢侈淫靡之习日炽,妄学美国,冰忌凌不必论,闻今者 Chewing Gum[2] 之风,京、沪已甚盛。排日货,而用美货,等是外人之货,但花钱更多耳。呜呼,可堪痛哭也哉!

五月六日七日

上课如恒。

五月八日

午前,课毕后,即偕张君鑫海赴波城,购鞋一双,系旧年之时式,值美金十元馀。在醉香楼午饭。午后,在旧书店数家,翻寻合宜之书籍,购多册而归,均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用。

雨。晚,复初来,谈次谓中国人之通病,为溺于功利,急于目见,不务远大,而留学生尤甚。此言诚是。宓日记中已早及之。宓今定明年即归国,实难免吾友之责议。到京以后,自应加力乘暇修学。呜呼,如何而始可收之桑榆,以求此心之安也耶?

五月九日

星期。晴。　大气至畅爽。

晨起迟,顾君来。午后,赴国防会董事会本月常会。毕后,偕陈君寅恪、卫君挺生、朱君展宜沿河行至新池 Fresh Pond,绕湖行一周,循原路[3]

---

① "奢华将向罗马报仇"——朱文诺。　Juvenal 朱文诺(60—140),罗马讽刺作家。

② 口香糖。

③ 本日日记到此中断,下缺六页日记(即 1920 年 5 月 9 日后一部分至 5 月 31 日),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后丢失。

六月一日二日

均上课如恒。

六月三日

自本日起，以学年大考停课。

六月五日

是日考 Comp. Lit. 12。

六月六日

雨。　星期。温课，以备考试而已。

六月七日

是日考 French 6。出场后，即得聘妻陈心一[1] 女士复密函，立意诚恳，措辞大方，书法秀整，殊为欣慰。越日，即复一短函，并以来函封呈父阅。

六月八至十一日

晴。　日来天气大热。温课。

六月十二日

晴。　是日考 Comp. Lit. 11。

---

① 陈愔（1895—1994），女，字心一，浙江杭州人。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教师。1921 年与作者结婚，1929 年离异。

下午，杨孟纪来。连日均赴 Imperial Restaurant 等处吃饭。

六月十三日

星期。午前，张可治君来。偕张君及陈君宏振，赴醉香楼吃中国饭。午后，温课。

[补录]五月十六日，偕卫挺生、张可治君，游威尔士雷 Wellesley 女学，即景成诗一首，步陈寅恪君去年夏游该处赠汪影潭诗原韵。今录此。

柳岸莺声送暮春，镜湖嘘雾变昏晨。
双摇画桨同心橹，终古桃源异国人。
胜地偏饶书卷气，天香含住绣罗身。
排云殿外沧桑改，漆室哀时几啸颦。

末句谓袁女士之英文公函，见宓本年四月二十七日日记。

六月十四日

温课。午后，清华同人，公饯 C. B. Malone 先生于汉口楼，每人费一元六角。

六月十五日

温课。

六月十六日

上午，考 French 17。考事遂毕。

夕及晚，楼、张、陈、何等多人，来室中聚谈。

六月十七日

阴。大雨。　是日，安葬亡友曹君丽明。

午十二时，偕顾君泰来，匆匆一饭，即往葬地。乘电车，行约一时有半，始达 Newton Cemetery, Newtonville, Mass[1]。坟园遍植花木，修整精洁。天大雨，乃在其办公室中，坟园乃一商业公司，购地者即股东。坐息守候。管园人某君出陪。已而 Prof. N. A. Kent[2] 即指地以葬曹君之人。及 Rev. R. Calkins 牧师，偕卫君，以汽车送柩至。中国学生，到场者共十二人。随即以柩入土，祈祷如仪。墓入地仅深丈馀，覆以薄土、草块，上洒以柏朵。葬时，大雨不止。午后四时有半，归至波城。

是夕，宓等宴请林玉堂君夫妇，并饯其赴法国。宓赴汉口楼定菜，不成。乃转赴红龙楼。五时半，宾主齐集，六人，费八元。

晚，早寝。

六月十八日

阴。雨。　在室中编理一年中讲义录，备装钉成册。王君橹亚，何君德奎，相继来谈。

六月十九日

阴。雨。　午前，陈君烈勋偕其同学友郭君来，同吃午饭。

夕，复初来，诸人又来聚谈。

晚，复初宿此，与锡予同榻。锡予为复初讲希腊哲学。宓倦甚，竟先寝，惜未及听讲也。

---

① 马萨诸塞州牛顿维尔城，牛顿公墓。

② N.A.肯特教授。

六月二十日

星期。午，陈君烈勋、张君可治来。

午后三时半，服 Cap and Gown[①]，偕诸毕业生，在院中排队。四时，入大学礼拜堂 Appleton Chapel[②] 恭聆校长 President A. Lawrence Lowell 宣讲毕业训辞 Baccalaureate Sermon[③]，选读《圣经》一章，而释其义。略谓人入世以后，不可以 the end justify the means[④]；又不可 forget the high & ultimate aims of life, which is provided by religion.[⑤] 云云。

五时，赴校长宅中茶会。鱼贯入。人多不及问答，握手而退，食果点而出。

陈君烈勋、顾君泰来、张君可治，邀请赴醉香楼晚饭。

晚，诸人来室中聚谈。刘君树梅来告别。诸人谈至夜深始散。

六月二十一日

阴。大雨。　晨，陈君烈勋来。

十一时，赴 Phi Beta Kappa[⑥] 年会，宓被邀而往者也。会设 Sanders Theatre[⑦]。会中有 Ex－Ambassador Thomas Nelson Page[⑧] 演

① （表示学位的）方帽长袍。

② 阿普尔顿小教堂。　S. Appleton 阿普尔顿，卒于 1853 年，为波士顿慈善家。

③ 在毕业典礼上对毕业班的讲话。

④ 不可以目的证明手段是对的。

⑤ 又不可忘记人生最高和最终的目标，这个目标是由宗教提供的。

⑥ 美国全国优秀生联谊会。

⑦ 桑德斯剧院。

⑧ 前任大使托马斯·纳尔逊·佩奇。

讲 History of the PHI BETA KAPPA Society in the light of American Idealism[①] 又有 Prof. Charles H. Grandgent[②] 诵所作诗。词意正大而警辟，稿另存。亦今世学者之药石也。

美国毕业典礼，极堂皇郑重。每会之始末，必有牧师，率众祈祷，归功于神。而名人演说，以及学生之演说，均莫不叙述美国立国以来之历史，于创业之艰难，守成之不易，少年之希望，来日之责任，三致意焉。呜呼，人方依古制，履行旧典，着重于道德宗教。而我国中学生，则只知叫嚣破坏，"革命"也，"解放"也，"新潮"也。相形之下，吾之伤感为何如乎？

偕陈君烈勋同出午饭，并散步河干，谈乃姊事。又商恣回国结婚之典。陈君谓迟早皆可，又不妨一切从俭，渠且可借款于我云云。

晚，诸人又来聚谈，寝颇迟。寝后，徐君允锺[③] 自纽约发电来此，谓国防会总会长聂云台[④] 公日内抵此，如何招待之处，速即预备云云。

六月二十二日

是日为 Senior (1920) Class Day[⑤]。早起，着"衣冠"而出。

---

① 《按照美国理想主义的观点（写出的）美国全国优秀生联谊会的历史》。

② Charles Hall Grandgent 查尔斯·豪尔·葛兰坚教授（1862—1939），美国罗曼语学者，通俗拉丁语的主要权威，并以对但丁的研究而著名。哈佛大学教授，讲授但丁学以及罗曼语语言学和语音学。

③ 徐允锺，字任之，河北大兴（今北京）人。清华学校1913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习电气化学。

④ 聂其杰（1880—1953），字云台，湖南衡山人。实业家，热心教育事业。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

⑤ 1920年毕业班日。

晨九时，入礼拜堂祈祷。Senior Class Chapel Service[①] 由 Rev. Paul Revere Fortheringham[②] 摘讲《圣经》一段，有谓教育之功，道德较知识为尤重，否则失教育之本意云云。不具录。

十一时，入 Sanders Theatre 列坐。宾客喧塞，而秩序极整。是为 Senior Class－Day Exercises[③]。

午后三时半，再齐集，排队游行。宓与李达君并列。过校中各屋宇，一一欢呼颂祝 Cheer the College Buildings[④]。已而微雨，团坐，行种树之典 the Class Tree Exercises[⑤]。时本校历年毕业生及各班学生，以及教职员等，均各各排队着陆离光怪之制服。前赴运动场 The Stadium，人民观者从之行，填街塞巷。毕业级后至，方行至 Anderson 桥[⑥] 畔，忽大雨如倾，宓等衣冠尽湿，一哄而散队，各趋赴路旁人家之门檐下避雨。少顷，雨略小，乃复列队前行，至运动场。士女列坐石凳上，或执伞自蔽，或即露立雨中。各色衣裳，错综参杂，如锦如绣。宓等由军乐队引入，在场中绕行数周，欢声雷动。继则席地团坐，由本级各职员，一一演说，行各种典礼，语多诙谐，挥洒流利。众均鼓掌欢呼。雨仍不止。礼毕，再列队绕场行。座上男女宾客，则群掷彩色纸所制之长条，花球，及剪碎之细片粉末等，下洒于宓等之身，欢呼而散。

晚饭后，又大雨，俄顷即止，云散月明。院中 the "Yard"，士女乃群集，约三千人，或坐小椅，或游行，衣裳艳丽，裙衫翩跹，盛饰丰容。

① 毕业班教堂礼拜仪式。
② 保罗·里维尔·弗色林汉姆牧师。
③ 毕业班日典礼。
④ 向大学校舍欢呼。
⑤ 种班树之典礼。
⑥ 安德逊桥。

树上列长线，悬彩色各式小灯，亭中音乐大作，继以唱歌。院中人满，肩摩背接，至为热闹。九时后，人渐减，以有跳舞之会，毕业生各率其所欢之少女或聘妻，以往。李君达亦往，宓不能赴也。

十一时半，寝。时院中客犹未散，依然灯光灿烂，笑语喧拏焉。

六月二十三日

半阴晴。　国防会会员，将于今晚宴请聂公云台。午前，宓走访陈烈勋及何、张、楼等诸君，告知其事，约其到会，多未遇。又访王檏亚君夫妇，以明日来宾入场券一张赠之。

午后六时，赴波城东昇楼 Oriental Restaurant 宴聂公，宾主到者三十人，费八十元，馔肴至丰美。聂公演说，详叙实业，而不及他事。十时半，散会。

本年毕业者三人，奚伦、李达二君及宓也。照例，欠校中各款，须尽缴纳，始得毕业。而因账单发出过迟，监督施公因事他往，故监督处所应偿付校中之学费，有宓之十元，李、奚二君各三十元，未及赶于今日下午五时交清。此本偶然之事，而校中会计处亦未通告宓等得知。及五时过后，限期已逾，乃得闻知，明日将不能毕业。不能参与典礼，已属扫兴耻辱之事，而名义上降落一级，改并于明年毕业，局外人不知内中细情，群起訾议，则尤为宓等之大不幸。窃念自入清华，十年辛苦，无非望此一日。近顷极力小心，所当预备之琐事，处理极为周到。而不意又出此意外之错，且非吾等之罪。呜呼，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岂不信哉？奚君约共拍一电，恳施监督速即发电本校会计，还清欠款，俾得毕业。

晚间，宴会归来，电车中，与陈贯格、卫挺生二君言之，二君谓可往见校长，陈述情形，求其格外成全，或可有济。卫君并慨然陪宓同往，时已十一时，校长不在宅中，见其书记某君。某君立即以电话商之教

务长 Dean C. N. Greenough[①]。教务长复谓,"向例有此等事时,渠尝自出钱,代学生还付欠项,俾无碍毕业,事后始告该生知之。宓等三人,应于翌晨九时竭渠,当可设法"云云。宓即偕卫君,走告王揖亚及奚伦二君,归室中之时,已十二时过半。接教务长函,谓"若明晨七时半赴会计处,还清欠款,则毕业可无碍"云云。李君达来,亦谈此事。入寝甚迟。

六月二十四日

晴。　是日为毕业正典,校中给凭之日。

晨六时即起,往约李达君。七时一刻,即赴会计处,立室外等候。七时半后,缴清欠款,并赴教务处报明清结,此风波遂得平息。

九时三刻,着"衣冠"出,齐集排队如前日,绕院行一周,而后赴 Sanders Theatre 至门外,分两行相向鹄立。俟来宾、校长、职教员、硕士、博士等,一一走过,然后随入,坐定,行毕业礼 Commencement Exercises[②]。祈祷、演说、唱歌之后,由各科教务长,一一报告校长,"该科学生若干人,修业年满,成绩合格,请准给予学位"云云。即由校长训告。该毕业生等上台,校长略给训词,即授与学位。他科毕业生继之。其教务长及校长互相请答之言词,皆有定式,裔皇典重。文凭及会单,均用拉丁古文,而不用英文,如我国书经之文字然。乃我国人偏厉行白话文学,呜呼! 雍容进退,秩然有章。每给学位一次,则楼上下来宾观礼者,鼓掌如雷。末后,又以名誉博士学位,赠大将 Pershing[③] 等若干人。

---

① C.N.格里诺教务长。

② 毕业典礼。

③ John Joseph Pershing 约翰·约瑟夫·潘兴(1860—1948),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美国远征军的美国将军,战后成为五星上将。

十二时散会。仍以祈祷终。亟赴 New Lecture Hall[①] 地室中，领取毕业文凭。亟以优等毕业 Cum Laude[②]。次在院中天棚吃饭。Alumni Lunch[③] 谓之"同门宴"。凡本大学历年毕业之人，均可吃一餐，由校中供给，不取资。

是日，历年毕业生，到校观礼者，及数千人。午后二时，所有历年毕业及此次毕业之人，均聚集，以班次为序，列队，游行。旋至东院南隅山坡所设之天棚下坐定。来宾及校长等，对坐于台上。先由校长演说，述一年来募捐经费之成绩。当有某君，立即书捐十万元。次由来宾演说，有本省省长 Governor Calvin Coolidge[④]、大将 General J. J. Pershing 等。

会散甚迟，亟先退，倦惫已甚。夕，叔巍约赴醉香楼吃中国饭，亦遂未从命。晚，八时，即寝。

六月二十五日

晴。　晨，起甚迟。心一前寄来照片二张，多日未到，颇虑遗失。是晨将出门，忽得接收，殊慰。

上午，访陈君烈勋于其寓所，送之行。

午后，整理室中物件。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购书，已满一箱，日前觅匠装钉封固。是晚，用油墨写字于其上。明晨，嘉森货物转运公司 Judson Freight Forwarding Co. 派人来搬去，盖命其由海路直运回中国也。

---

① 新讲演厅。

② 以优等成绩（拉丁语）。

③ 校友午餐会。

④ 卡尔文·柯立芝省长。　Calvin （John） Coolidge 卡尔文·（约翰）·柯立芝（1872—1933），时任马萨诸塞州州长。1932 年为美国第 30 任总统。

六月二十六日

晨，赴校中会计处交款、租定现住之宿舍，暑假中在此居住。宓以明年即返国，则此暑假中，不得不稍事用功。又欲编《书目提要》，更须留此。且此间亦殊凉爽，而房价又较平日为廉，可省钱，以舒财困而购佳书，遂决即居此室中，夏间不他往。锡予赴 Silver Bay Y. M. C. A. Students Conference ①及 Cornell Summer School②，已于二十四日午后，离此前往。顾君泰来移来与宓同住，至锡予回来之日为止，亦为省费而已。顾君于昨日搬入。暑假中，诸友多他往，校舍中极静寂。日夕出入游餐，惟与顾君为伴耳。

午，楼、张、唐敏诸君及复初，相继来谈。

近屡接心一来函，见其识解高明，品格坚纯，性情和淑，词意雅正，殊深佩慰。择其来函，并照片，示三四知友，均谓"宓得妻如此，最合宜。不能更有加矣"。

自考毕以来，杂事纷纭，友朋麇集，拟作函复心一，而终未能。自今日上午，始动笔，至明日傍晚，始竣，亦可见间断之频繁矣。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晴。　晨，助顾君运搬零星物事。

午，张可治君来，偕赴醉香楼宓素性不喜赴波城吃中国饭，为友所力邀，不可却，乃往。以其费钱又费时，又不消化故也。吃中国饭。

现今学生皆已他去，宓所住之 Weld Hall，五层楼，二十馀室之

① 银色海湾，基督教青年会学生联合会。

② 康奈尔大学暑期学校。

中，仅馀三四人居住，其他各所房屋，亦称是。故楼下通院外之大门，日夜均上锁，不准开放。宓等各给一钥，藉得出入。晨间，来一女仆，铺床、扫地而已。楼梯上下，及洗面室中之电灯，亦不许燃。故室外，楼上下皆漆黑。乃购小电筒，晚间携之以行。又沐浴皆无热水，仅有冷水。宓于是始习冷水浴焉。

六月二十八日

晴。　午前，写信。

午后，昼寝一小时。本约叔玮同往回拜聂公，竟未赴。

六月二十九日

晴。　仍写信。盖公私函件，积压甚多矣。

午后三时，谒巴师，为编《书目提要》事，请其训示。又杂谈中国近事，至五时一刻，始退出。旋即偕俞大维君赴波城东昇楼。盖聂公亦假座于此，回宴国防会诸人也。宾主共二十人。

六月三十日

晴。　晨，助顾君运搬零星物事。

午后，仍写信。

七月一日

晴。　晨十一时，偕顾君赴卫君寓中 37 Langdon St.[①]。盖卫君将赴某地海滨避暑，而行李过多，请宓等二人，送之上火车。已而忽改于下午行。宓出，为卫君办杂事数件。下午四时复往，则行李尚未

① 兰登街 37 号。

尽具，助之封钉巨箱，各挈一极重之小皮箱，送卫君直至北车站。

自考毕以来，已半月，而未尝读一页之书，殊可愧惭。然又未获休息，盖种种琐屑杂事、公私信件，均集于宓之一身，分别处理，颇为繁劳。如曹君康侯葬后之事，举凡监督处之账目清单，家属之报告，赙款之收转，南开议赠之办法，诸人皆去，遂均须宓一手办理。又夏间，诸友到处转动，其零星书物，多寄存此处，其信件亦由宓收转，尚有零星代办之事，放在宓实为忙碌，欲读书休息，均未得。呜呼，世俗以读书为苦，不知读书乃极乐。正以欲读书而不得，乃苦耳。琐屑杂事，人人能办，必以之加于能读书者之身，妨害其修学行志之大业，夫亦世事之不平者哉！

七月二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自七月二日起，始复读书。所读为《柏拉图语录》Dialogues of Plato，至七月底，已读其过半。俞君大维来，另授他书读之。夏校课程中所读书，不另记。

夏校七月六日开学，报名注册，次晨上课。宓仅上《上古史》一科 History S4 - Greek & Roman History form the First Expansion of Greece to the Breaking up of Roman Empire[①]。教员 Prof. W. S. Ferguson[②] 先生，绩学醇儒，人极和蔼。课堂中学生约二十人，男女老人均备。夏校凡六星期，每星期五小时。星期六无课。八月十二日课毕。十三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大考。

宓以学问初窥门径，明年即匆匆言归，早自辍弃，殊为惭疚，非乘此一年中之光阴，切实用功，则更何以为解。故夏间决不他往，但留

① 历史 S4：《希腊和罗马史——从希腊第一次扩张到罗马帝国的瓦解》。

② W.S.弗格森教授。

此读书。所居 Weld Hall 宿舍，殊为静寂。五层楼，三十馀室中，仅有三四人居之，夏校中仅有五六人，然课终即去。阒其无人。且照章不许开厅中之电灯，故楼梯上下均漆黑，晚间摸索以行。厅外大门，平日均上锁，每人各给一钥，出入即复扃锁。浴室中仅有冷水，而无热水。然天暑，故亟亦能冷水浴。此间天候，冬长夏短，而少春秋，七八月之交仅数日大热，旋即转秋季，殊凉爽。故居此殊适，惟与顾君为伴。顾君与亟同居，至八月十六日；中间在西湖饭馆作佣工三四日，故其时亟益成孤处。平日八时起，早餐后，即直赴讲堂中读书。十时至十一时上课。十一时，偕顾君午饭，多在 Holt's[①] 等处。饭后归舍，脱衣，披浴鞋而宴居读书。晚五时即晚饭，多赴 Imperial Restaurant。十时即寝，以为常。无事不他往。

每星期六夕，复初常来。多述说国内近事，相与痛恨太息。亟或略述课中所得，以告复初。每星期日晨，张可治君必来，同出午餐。午后别去。张君于亟情意殷殷，惟其人无学，故所论常左，不能畅谈。外此则唐钺、楼光来、陈宏振、何德奎诸君，间或一至。然此月馀中，与友朋晤对殊鲜。其幽静之况，殊难再觏也。八月期以后，俞君大维常来。后则每日必来，自午至夕，深夜始别去。亟处境虽如此清幽，然所读书亦不多，殊不及始望之数。甚矣，力与愿之常相径庭也。

月馀之中，功课与读书以外，未及他事。惟曹君康侯身后之事，得以办理清结。盖南开回函，三件均允行。而此间筹募赙款等事，亦均告竣。遂由亟于七月下旬代众草一长函，致康侯之两弟，函长八千馀字，详述殡葬之情形，墓园之风景，并寄去图书，样本。赙款之出入账项。总得款五百零七两（中银）即汇去。此间各人所办之事，南开赙款之条件，遗物及书籍等逐一之处置。又康侯在此重要朋友之履历等。或答

① 霍尔特斯（餐馆名）。

来书之问，或为必需告知者，故不厌详密。函草之三夜，始竣。外此则有尹任先来函，促投稿于《民心》周报，并劝勿在京就事，而在上海专编《民心》。宓复长函，略谓虽就京事，而《民心》仍可报效。至现时不投稿者，只以事忙，又欲赶多读书，并非缘他故，亦非不慊于《民心》也云云。梅君亦有书来，述国内教育近况及新潮情形，不尽感愤之意。

此外所办杂事，及交际之事，分记如下：(一)八月十一日，卫君挺生由此启程回国。是日午，聂君光堃在东昇楼为卫君饯行，邀宓及俞、顾二君为陪。(二)八月十六日，孟君宪承[①] 到此游历。宓上午陪之参观本校，夕复访之于工校宿舍，同出晚饭。晚略谈，又导之访楼、张二君。(三)杜德维先生美人。Edward B. Drew[②] 者，巴师之岳丈，年七十馀，通中文中语，曾任吾国海关副督办，居吾国四十馀年。其人和蔼恳切，识解高明，续学，尤关心吾国事。宓曾谒识之。本年夏校，所上《上古史》一科，杜公亦日日来听讲。又每晨必到图书馆读书。八月二十三日，徐恩培君徐恩元之弟。由中国到此，欲入哈佛，人地生疏，由波城某大银行派员招待。先谒杜公，杜公略与奔走，继在图书馆中遇宓，宓遂自任招待，而请杜公止息。杜公再三殷勤叮嘱始去。宓等共乘汽车至波城 Copley 旅馆[③]，取徐君行囊。银行所派员，就此别去。宓偕徐君乘电车归，为徐君觅定寓所。又同赴波城，在南

① 孟宪承(1894—1967)江苏武进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留美，华盛顿大学教育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回国后，先后在圣约翰大学中文部、清华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区教育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② 杜德维 Edward Bangs Drew 爱德华·班斯·德鲁(1843—1924)，美国人。1865年进中国海关，1867年为总税务司署管理汉文案，嗣升税务司，在九江、烟台、镇江、上海、宁波、广州、福州等埠任职。1889年任总理文案税务司。1896年为李鸿章赴俄使团随员。1908年退休。

③ 科普利旅馆。

车站发付辎重行李。旋赴琼宴楼晚饭。晚，又送徐君归寓。二十五日上午，偕徐君赴校中当事处报名入学。尚有些须阻隔，未能立决。当事者谓，或将请询杜公。宓乃偕徐君，谒杜公于其宅中，48 Garden St., Cambridge[①]。恳即得便为力。杜公允之。又谈中国学生在此情事，久之，多老成恳切之语，殊可感。自是宓常与徐君出入，指示一切。略久，俾其通悉种种，并自得朋友，乃卸去责任焉。（四）宓在此向不事交际，而尤未曾与女学生交际，故此道殊未通习。俞庆棠[②]女士者，俞庆尧君之妹，而唐庆诒君之聘妻也。俞君与宓为清华同学友，而唐君去年亦在此相识。俞女士顷来此，入夏校读书。夏校毕后，仍暂留此，有所事。宓初未往见，既因俞女士由陈宏振君传语，谓其兄为宓友，欲一见。宓乃于八月十四日晚，访之于其寓。35, Trowbridge St., Cambridge[③] 谈半时。二十五日夕，复偕俞君大维同访之，共赴馆中晚餐。既散步河干，在长卿公园坐谈。久之，乃送之归寓。俞女士欲见陈君寅恪。于是陈君、俞君及宓，于二十七日夕，共请俞女士于波城红龙楼吃中国饭一次。（五）国防会议事会，每月常会，曾开二次，宓均到。然自尹君去后，大有人亡政熄之感，故办事殊少成绩也。

八月十七日，陈君寅恪、汤君锡予自纽约归来，张君鑫海亦先归。于是七星聚会，The "Pleiades"[④] 谓楼、顾、俞及宓[⑤]也。遂又非常热闹。

---

① 康桥，花园街48号。

② 俞庆棠（1897—1949），字凤岐，女，江苏太仓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曾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兼院长，上海东吴、沪江、震旦等大学教授，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返国，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③ 康桥，特鲁桥街35号。

④ "七星诗社"（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团体名）。

⑤ 指陈寅恪、汤用彤、张鑫海、楼光来、顾泰来、俞大维及作者七人聚会。

多集宓处，谈书籍学问，间及谐谑。此中乐，不足为外人道也。宓因未及习哲学，因请俞君大维为宓讲授哲学史大纲，每日一小时，自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凡十日而毕。次则请锡予授宓佛学及印度哲学之大要。选定书籍，择要读之。宓言归在迩，诸多学问，未涉藩篱。文学亦未有成就。古今语言文字，亦未及通习。如此度辍，殊为惭悔。然亦非归不可，故只可乘间略事涉猎，然所得殊有限也。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晴。　午前，张君可治来，同出吃饭散步。午后，叔巍等来。

晚，在室中开国防会董事会临时会。

八月三十日

晴。　夕，及俞君大维共请俞女士至 Imperial Restaurant 吃饭。以俞女士将归纽约，此间无人照料，故愿为代办行事，义当然也。

八月三十一日

阴。　日来杂事极多，屡次间断，故读书殊少。下午，偕徐君恩培为之办理杂事。甫至图书馆，而忽暴雨。俞女士由他处归来，亦适至馆中避雨。顷之，雨略止，宓乃归室中，披雨衣，假伞一，以奉俞女士，俾其返寓，且赴茶会之约。

五时，偕俞大维、陈寅恪二君，赴醉香楼吃中国饭，毕，至南车站，为俞女士购火车票，并交运行李。归，仍以票送交俞女士焉。

九月一日

晨。阴雨。　起，赴俞君处。邀同俞、陈二君，往送俞女士行。至巷口，遇俞女士，手提行箧自出。乃为代提之，陪送至南车站。箧

殊重，俞女士能自挈之，然恣提之殊费力。到站后，俞女士即呼运夫舁之。

恣等送俞女士上火车后，在某馆 Child's Restaurant[①] 小餐。赴各书肆游观。午后始归。连日多奔波，既劳，且较平日花钱多也。

九月二日至九月二十六日

九月中，读书静居，无事可记。所读书均为印度哲学及佛教。俞君讲授哲学史略毕后，即由锡予每晚为恣讲授印度哲学及佛教。然平日多来客，或以杂事羁扰，故常遭间辍，直至开学之前夕，始得讲完。锡予所讲，远较俞君为精详，受益匪浅。讲义录另存。此类之书以外，则所读之书殊寥寥，不出数册，忽忽三四月光阴，竟尔懵懵度过矣。

某日，读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多所感发。公学德之隆，功业之伟，在在足为后人楷模，都不必论。观其少年服官京师，读书事视之时，所作日记，自责之严，问道之殷，居敬之笃，修学之勤，尤令末学小子，瞿然警觉。恣近者读书颇趋惰荒，而志气更远不如昔之猛厉，抚躬反省，深自惭怍。窃惟日记也者，乃按日自行督责之课程，非寻常之习练文字也。以后作日记，宜注重修省之事，而略其馀。苟有寸进，则亦曾公之赐也。

九月上旬，中国学生留美者，开大会 Annual Conference[②] 于 Princeton 大学[③]。盖每年一次，今年第十六次，循例也。然 Princeton 为 Paul. E. More 先生所居之地，中国学生到会者二百馀人，未闻有往谒先生者。而该大学，尤夙重神道及古文哲学，为此邦之文化渊薮。

① 赛尔德餐馆。
② 年会。
③ 普林斯顿大学。

中国学生，借其地开会，不闻讨论国政，砥砺志节，行其所当为，已为可耻；而又肆为交际运动、卑下粗俗之事。乃今岁更新添花样，自开会至闭会之日，夜夜跳舞，女留学生到会者，多至四十馀人。而又专取下等格式之跳舞，如 Walz 等。磨胸偎肩，态殊淫荡，盖此邦上流人士所羞为者也。于是有莅会之美人某君，当场演说，半规半讽，谓中国学生，不宜出此。而吾学生中闻之，且多不以此君为然者。呜呼，夏虫不可与语冰。如此留学生，安能与之谈及邦家之治乱，民命之苦穷，学德之精要，国粹之彪炳？盖一涉及正事，则已将掩耳却走。至若肆为狂荡，学为偃贱，而辱国辱群，反自骄以为荣，群亦誉之为多才多艺。呜呼，如中国培植千百学生，留学东洋、西洋，不受其益，徒遭其害，有以也夫?! 本年年会，宓等均未赴，或有力劝往者，均婉词谢之。

此一月中，除读书外，则与陈、俞、汤等五六人游谈。或夕间赴 Imperial Restaurant 等处晚餐。馀所办琐事如下：(一)助徐君恩培料理入学、分班、定课程等事。(二)复初以鼻中宿疾，入医院割治。宓赴院 River Bank Hospital, 169 Bay State Road, Boston, Mass.① 看视二次。又往其校中寝室，协同司徒君，整理其衣物书籍，装箱储藏，腾出房舍。(三)赴波城二次，一照相，二赴旧书店阅书。(四)陪徐君恩培，看影戏一次。此外足记之事，(五)楼君光来，医谓其有肺痨症，遂赴某处肺痨病院居住 Sanitorium②，藉资调理，约须半年，始可望愈云。有学有品之人，多得肺病。美而慧之女，多得肺病。伤哉!

先后捧读 父亲大人及爹爹大人来谕，均自任筹款千元，明年为宓娶妇。又筹划布置种种，剀切详尽。③

---

① 河岸医院，(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海湾州路 169 号。

② 疗养院。

③ 1920 年 9 月 2—26 日日记到此中断，下缺 2 页日记(即 1920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7 日)，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后丢失。

十月八日至十日[①]

八日夕，张与偕[②]时行。自 Worcester, Mass[③] 来，遂共游谈。

九日午，何墨林[④]自费城来（二人均天人会友），遂偕何君赴工校，由褚君导引参观。毕，宓偕何君步至波城公园市街一带游览。晚，七时半，赴某中国西餐馆 The Liberty Restaurant（373, Boylston St., Boston）[⑤]，波城中国学生预祝明日双十国庆节宴会 Banquet，到者百数十人。有美宾数人及中国宾主演说，十二时始散。何君宿宓室中，寝时已一时许矣。

十日，星期，晴。　晨七时即起，陪导何君至林君凤岐寓中，商所事。归后，写信。十时，独赴波城，至醉香楼为陈君烈勋代购食物。又至南车站，为何君探火车时刻。归后，偕叔巍等，陪何君游观校舍。十二时，何君别去。饭后，李君济、张君鑫海邀同赴 Franklin Park[⑥] 公园游观，至晚始归。连日奔走劳碌，既未读书，而又疲倦难支，殊以为苦云。

十月十一日

十二日休假，故复初于今晚来，谈到深夜。至二时，始寝。欲休

---

① 1920 年 10 月 8—10 日日记前，残存两行不全的文字：先生到此，汪君彭潭介绍宓接待。不得已，乃于十月三日晨，往其寓，邀之游观本大学各处，至午而毕。五日夕，复往访之，谈时许。

② 张与偕（1892— ），名时行，江西清江人。清华学校 1917 年毕业留美，伊利诺伊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后任浙江杭州中华兴业公司经理。

③ 马萨诸塞之伍斯特。

④ 何墨林，广东顺德人。清华学校 1915 年毕业留美，凯斯学院习电机。后在沪杭铁路管理局服务。

⑤ 自由餐馆（波士顿，博伊尔斯顿街 373 号）。

⑥ 弗兰克林公园。

息而又未得。复初即在此室中下榻云。

十月十二日

是日为 Columbus Day 校中放假。

午前，诸友来谈。午后，读书。

十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上课如恒。

自十三日起，每夕赴 Gymnasium[①] 体操，非有要故，未尝间断，以改向日萎靡偷懒之习。所操为器械体操，再则跑圈。操久，则身体颇适。又宓平日饮食自奉甚薄，近则拟改辙，常食牛肉等营养品。盖以回国在即，归后种种劳苦，均在意中，故不得不略为保养身体之预备焉。

顷由袁君守和[②] 带交北京高等师范校长陈公复宓函，及校中课程表等件。先是陈公允续拨购书之款，今则谓政变费绌，不能拨给云云。宓为校中购书，费时劳力，一片善心，都不必论。而已购之书，共值二百四十馀元，校中前仅给款二百元，故宓遂代垫付四十馀元。所有收条及账目，早经呈报到校，而陈公回函，则于垫付之四十馀元，亦毫未提及。呜呼，今中国之学校，经费虽绌，然常多无益之滥用，如供给极盲雅无用之人，游历欧美，或在此留学等。又如以每月五百元之巨薪，聘一美国

① 体育馆。

②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人。191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入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1920 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22 年转入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1923 年赴欧洲考察，并在伦敦大学、巴黎古典学校研究。1924 年回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1925 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 1926 年创立后，长期担任该馆副馆长、馆长。1948 年底去美国，曾任斯坦福大学研究所编纂主任，参加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工作。

流氓，教体操是。而于购书一项，关系最重者，反靳靳若是。其校中之功课表，杂乱无章，选择无当，殊堪痛哭。呜呼，辙生能有如何之建白耶？

十五日午起，作英文一篇，"Old and New"（following Prof. C. H. Grandgent's Book of that name）[①]，先是何君杰才[②]函约任《留美学生月报》Literary Editor[③]，亟辞之，而荐顾、张二君以自代。后何君敦请顾君任此门，而亟仍为编辑之一人，故作此文以应之。文长二十四页，作之二日夜而毕；复以二日夜之力，打印之。此数日中，专为此役，夜间仅睡五六小时，而寝后尚不能寐。亟所作文极不佳，然作文之劳之苦，欲休息一刻而不能，此等苦处，非局外所得知也。

十六日下午，Francis Wilson Price 毕景贤[④]美人。来，谈时许。晚，复初又来，命亟代作英文函，上监督，请医药费。亟不得已，允遵办。

十月十七日

星期日，阴。　在室中打印文稿，至十九日午始竣。劳极矣。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

上课如恒。仍常赴 Gymnasium 体操。

十九日晚，阅报，得悉国中北数省旱灾惨状。兵燹连年，赤地千

① 《旧与新》（沿用 C. H. 葛兰坚教授所著书名）。

② 何杰才，字其伟，上海人。清华学校 1915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政治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研究。

③ 文学编辑。

④ 毕景贤（后改名毕范宇）Frank（Francis）Wilson Price 弗兰克·（弗朗西斯）·威尔逊·普赖斯（1895— ），美国南长老会教士，生于杭州。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回中国，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

里，草根树皮，罗掘亦穷。前读曾文正公日记，亦谓在军时，有人自江西来告，其地，遍野尸骸，人民相食，殊恻心肝云云。呜呼，举与美国人安居乐业、丰衣腆食、逸放骄奢、挥金似土，种种情形比较，天堂地狱之辨，真觉摧怆肺腑矣。

我留学生居此邦，其所享用之资财，实皆国中灾难危迫之人民，所纳赋税，民脂民膏，夫岂戏言？今国中发起赈济，留学生中，未闻有捐寄分文者。不惜物力，妄行奢侈，月费七十金。宓等种种支用以外，尚可积蓄多金，添购书籍，然犹未力行节俭，从此可见官费为数之已巨。乃近者清华及省费学生，复又联名禀请监督处，及国中当局，请求再加官费。噫，安得以此金钱，加入赈济哉？若入于留美学生之手，必无正用，惟额外挥霍，假交际之虚名，纵一己之私好。又效颦此邦之恶俗，以金钱浪掷于女人。实与国内之狎妓同。跳舞也，宴会也，看戏也，坐汽车也。衣饰则争奇斗艳，而天生之丑不顾也；举动则夭巧轻浮，而礼义之防蔑如也。六百元金刚钻之戒指，为订婚之要求，情人之贫寒，不代为设想也。起居服御，均须美国之式品，而为妇为媳为女之责任，不稍尽也。肆言平等、解放，及女子参政之事，而相夫教子之天职，不梦见也。呜呼，果谓一国之中，男子行事之方术、志业之趋向，均视女子为引导、为定衡，则中国前途其真殆已！今留学生效法美人，专以取悦裙钗为事，而我新派之女子，不能有西洋上等妇女之学问见识，徒为下贱卑俗之行，是实驱策全国之男子，共入迷途而堕落。女权愈张，而国运愈难挽矣。悲夫！此邦之慈善事业，率由妇女举办。盖谓女人之天性慈悯故也。然中国之灾荒，则女留学生不谈及也。又男子而不进修德业，发扬志气，茹辛冒苦，以救国救世，而徒媚悦钗裙，博其欢笑，是实可诛；又无真心真情，供其玩弄而已，是则又可怜。然若问其何以如此，则瞠目不能答。但曰，效法美俗。人云亦云，盲从至于此极焉。孟子曰，㝅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美与宫室之奉为之。窃见几多留学生，志业伟大，行事猛厉，而一

有男女之交、室家之情，遂汩没从俗，自甘暴弃。以人例我，曷胜憬然。呜呼，尚其勉之！

十月二十日

上课如恒。

午后至晚，均在室中写信，共写长短信十五六封。梅君迪生筹办《独立月刊》，已有端绪，出版在即，促宓等作文寄稿，以明正学而辟邪说。又尹君任先、徐君允镛亦力求为《民心》周报作文。宓分别函复，略谓在美只有八月之短期，忙碌实甚，恐难应命，但明岁回国之后，必一刻不暇，苟能作出可用之文章，则诸人之报，不分彼此，一体投稿，以符宿诺而尽微责也云云。

十月二十一日

上课如恒。

晨，汪君影潭来，盖不日回国，故来波城小住。晤诸友外，每日则赴威尔士雷女校，以与袁女士聚首。昨晨，宓为代觅定寓处，以仅数日之久，故又为代出房金焉。

晚，陈、顾诸君来此，拟晤汪君。而汪君未及时归，诸君谈久始去。

十月二十二日

上课如恒。

晨以二十元美金，邮汇尹任先，请其代交北省旱灾赈捐收款处。闻被灾而死者，已数千万。涓滴何能有济？兹惟求私心之稍安而已。

晚，汪影潭约宓及陈君寅恪赴 Imperial Restaurant 吃饭。已而汪

君又来宓处谈。复初及企孙[1] 亦来。

十月二十三日

上课如恒。晚汪君来谈。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读书。

晚七时，偕陈、汤、顾三君，共约汪君在醉香楼晚饭，聊作祖饯而已。汪君来宓处谈。

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上课如恒。

二十六日晚，接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寄来所出《教育丛刊》等件，粗鄙卑陋，见之气尽。而白话文字、英文圈点。学生之所陈说，无非杜威之唾余，胡适之反响，且肆行谩骂，一片愤戾恣睢之气。呜呼，今国中教育界情形，一至于此，茫茫前途，我忧何极？明年宓归去之所遭遇，此时已可想见。虽然，中国之运数如此，夫复何言？通观世界大势，历史实迹，则个人之成败得失，以及死生祸福，真如沧海微尘，不足计较者矣。回国以后，只有尽我之时之力，竭诚猛敏。以虎穴之孤身，为补牢之左计，不问收获，但问耕

[1] 叶企孙(1898—1977)，上海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1924 年回国，任教东南大学。1926 年以后，长期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及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其间(1941—1943 年)曾调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后又回西南联大任教。1952 年，改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常务委员，应用物理所、近代物理所学术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耘，以求内心之稍安而已。

十月二十八日

雨。　上课如恒。

晚，赴 Phillips Brooks Houes 外国学生联络交谊会，八时至十时而毕。会散，归舍。汪君影潭又来。近日常与汪君周旋晤谈。汪君将返国，于明晨由此首途云。

十月二十九日

清华教务长王文显[①] 先生到此。晨，偕张君鑫海往访之，未遇。旋相值于途，乃陪导之游观本大学校舍等，又同在馆中午餐。餐毕，送王先生至 Boston University[②]，遂未归校，午后一课亦未上。而偕张君就波城公立图书馆读书，又赴轮船公司询事，赴旧书店购书。

晚七时，赴醉香楼，清华同人公宴王先生。每人出资二元。九时归来，遇巴师，略谈国事。

十月三十日

上课如恒。夕，复初来，以医生索钱过多，要求减少，又托旁人说项，其事极复杂曲折；命宓代作函数封，并缮印之，分致各方。宓即为之。

日来劳忙已甚，而实未尝读书，费时力于琐务杂役，殊觉怏怏也。

---

① 王文显（1886—1955），字立山，祖籍江苏昆山，生于英国。伦敦大学文学士。1915 年回国，曾任中国驻欧洲财政员。后在清华学校任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1927 年到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系从贝克教授习编剧。1928 年后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主任。1937 年迁居上海，任教于圣约翰大学。上海沦陷后，举家迁往香港，后去美国定居，直至病逝。著有《北京政变》、《委屈求全》、《白狼计》、《猫人手册》、《老吴》等英文剧。

② 波士顿大学。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晨，顾君及企孙来。午后及夕，作文课。

十一月一日至五日

均上课如恒。

十一月六日

上课如恒。

午后，在室中写信。拟明德社本年第三号公函一封，并缮印之。英文。宓任社长，转瞬年终即任满，须交代。故循旧例，荐他友以充职员，而了此责焉。

晚饭甫毕，复初又来谈。锡予为复初讲中国古时与西域交通历史。宓又为之讲西洋史大纲，至十二时半始别去。

十一月七日

星期。晨，访张可治君，十时许，转访曾昭抡[①] 君，各于其寓。

十一时半归来，即赴国防会董事会，议协同筹赈案。毕，偕徐维明[②]，陈恭藩[③] 二君，来室中谈。

---

① 曾昭抡(1899—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清华学校 1920 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教授，教育部副部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委员。

② 徐维明，字广迟，浙江桐乡人。清华学校 1919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后在上海中国银行总行稽核处服务。

③ 陈公蕃(1899—)，字恭藩，浙江杭州人。清华学校 1919 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威斯康辛大学研究经济。后在上海花旗银行任职。

一时许，张可治偕李衷君来，三时别去。

诸人均以罗景崇、曹懋德办理夏令会事，私用公款，而于所欠Princeton大学之项，延不交纳，来信亦久置不复，率致该大学委派律师，将行诉讼，又收没其在银行存款，然仍欠三四百金，未交清。该大学来函，谓中国学生，何至毫无道德？指明斥责。又罗某等在其寓所，每夜吃酒，聚赌。麻雀，扑克。又招美国娼妓入内，酗醉騷扰，丑声四播。上至美国巨绅某人，下至近旁饭店之仆役，亦知有此等劣迹。罗某等于此二事，破坏中国学生名誉，荡检逾闲，辱国害群，理应惩处，以谢外人，而警后来。密前于日记中，曾记梁等在夏令会时，肆为下等跳舞，受美人讥评，而未知其劣迹，竟至如此！

与徐君详谈后，遂同走访数人，约共筹议办法，又电会计杨君交出账项，以证实罗某之所侵为。

晚，七时，会于奚君伦哈佛中国学生会会长。室中，九时许始散。议决集哈佛全体中国学生开会，召罗到场，逐层质问；调查确切，再宣告各机关，明其罪状，而绝交情。呜呼，中国留美学生其真能为中国争荣誉者，盖寡。而平日自命能交际、善跳舞，为中国学生中之英俊领袖者，其行事乃恒如此。而如学生监督处及国内他种官署机关，亦毫无管束之条、干涉之意。平日但听学生之任情妄为。呜呼，夫岂一朝一夕之故哉？

十一月八日至九日

上课如恒。

九日晚，同何君德奎赴徐维明、陈恭馨君寓中，共商明晚开会质问罗景崇之事，拟定诘问之词若干条。至十一时半，始散。

十一月十日

上课如恒。

晚七时许，本校中国学生，在 Phillips Brooks House 开会。罗景崇率其党人五六同到场，均已酒味熏人。宓等由何君代表发言，宓与陈君恭藩亦略有陈说。罗词甚狡展，不管所问，而旁敲侧击，其英语熟娴，故自辩之言颇动听。其党人则大肆流氓行为，于他人发言之时，叫喊纷闹，或以亵语讥骂。幸会场秩序未乱。其后何君诵读 Princeton 大学来函，其中痛责罗之所为，并谓中国学生之声名，从兹破坏云云。众闻之，意始大定，遂举定何、吴、李、许。陈恭藩。及宓五人为审查委员，专查究罗君办理年会情形始末，及款项有无弊窦，以凭核决。如凭据完全，由会众再定办法。十时许，散会。

是日，罗某虽虚心，然党人助之为虐，先期筹划对付办法，极为完备，故到场声势赫赫。宓等一方，理足义正；然一则漫无预备，二则本欲以公道自处，不敢径陷人于罪，又英文说话不流畅，故在场反若失败者。可见既不免于事，则入手即须强硬，否则坐失事机。今晚之会，可为鉴也。……

会散后，主持此事诸人，复到宓室中聚议审查办法，如何搜集证据。至十二时半始散。诸人去后，宓即作详函，先有一电去。致会计杨承训君，述说此间情形，促其速以此案之文牍、账目信件等钞示，俾得证明罗某之罪。

寝时，已二时将半矣。

十一月十一日

上课如恒。

晚，七时至九时，审查委员会诸人，在宓室中聚议办法，定每晚来此聚议一次。

十一月十二日

上课如恒。

晚七时，聚议如前。接到杨君寄来函件多篇。宓等立即抄写，留存底稿，十一时始散。

十一月十三日

上课如恒。

晚七时至九时，在宓室中，聚议如前。杨君又寄来文函多篇，仍即抄存。罗君溺职废事之罪，业已证实。特侵没公款，尚无确据耳。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读书如恒。晚，仍在室中聚议。

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

均上课如恒。

晚间，在室中聚议，近数星期中，为此事费时殊多，亦不得已也。

十八日至二十日，作 Book Review[①] 一篇，Chips of Jade（By Arthur Guiterman, 1920）[②] 应何杰才君之嘱，为"Far Eastern Republic"(San Francisco)[③] 用也。以二日夜之力完成之。二十日午，寄出。是日下午，仍在图书馆读书。晚间，觉闷甚。盖作文乃极劳苦之事，事毕无可消遣，不获休息，只有另读他书。终日碌碌，诸友各忙于所事，无由觐面。故有时一日之间，说话不及三五句。若谓人为社交之动物，则宓等将又何说？

---

① 书评。

② 评亚瑟·吉特曼著，1920 年出版之《碎玉集》。该集为美国作者用英文有韵律体译中国谣谚。

③ 《远东共和国》(旧金山)。

阅"Thoughts"of Marcus Aurelius[①],中谓孳孳为善者,如蜘蛛作网,蚕蛹作茧,至死不得休息。作成其一,立即奔赴其二。作成之后,只自满意而已。不能令人知,亦不敢求人知。盖世人虽告之,亦多掉首不顾也。呜呼,其斯之谓欤?宓遂赴俞君处闲谈。归后,复初及企孙来。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雪。 叶君企孙发起,开设谈话会,聚本校中国学生约十馀人,每星期日上午开会,讨论学问闻见及中国时事等。其意非不善,惟宓现时杂事担负已属过多,虽星期日,亦患忙碌。再添此项,实属疲于奔命,且深知类此之会,其名虽美,然普通之中国学生,无学无识,粗疏偏谬,我等何从受益?惟此事既经叶君提起,宓迫于情面,只得允从。是日上午十一时,在宓室中,开第一次会,议决研究加利福尼亚州排斥日人之事。十二时半后,散会。

午后阅报。法国某报"Le Correspondant"[②] 于巴师及 Paul E. More 先生等,颂扬备至。然中国学生,在美国者二千馀,在哈佛者亦五六十人,受学于巴师者,仅四五人耳,曷胜叹哉! 又 J. O. P. Bland[③] 作文,叙重游中国之闻见,虽皆讥毁之词,然实多中肯之语,结处论"新派留学生,或则妄效颦西人,倡虚空无当之论,费时费力于无聊之事业;新文学此类也,共和亦此类也。又或则衣饰举动,纯效西人,娶来美国娇妻,然不久必离婚,黄白界严。携手遨游,而不知日本之布置已周,列强之竞事方烈,若辈乃熟视无睹,燕巢幕上,鱼戏釜中,犹且自鸣得

① 马卡斯·奥里欧斯的《沉思集》。

② 《通讯报》。

③ J.O.P.布兰德。

意，酣嬉快乐。呜呼，亦大可怜矣"云云。中国学生，读此文者无几人。平居偶与言及此，则群讥为悲观腐败。甚者如□□最卑劣荒谬。所作文，则谓中国旧有文章，多言愁，均不可读。并引美国近年小说皆以团圆结局，故足称也。云云。不知凡人内心之哀乐，乃由于外境，非由憎而造境也。至悲天悯人，古今中外之贤圣皆然。西人好学深思者，皆不免于愁。西国文章，亦重言愁。而十九世纪之 Romantic Melancholy[①] 愁深莫过于此。故谓西人无愁，实系一手遮天之论。至于美国近年下等小说中之团圆收场，只图卖钱，焉足以文学称？文学一道，穷愁易工，中西亦同。美国今日之安富尊荣，骄奢偷惰，故愁转少；欧洲人已大不同；而况中国，是犹受冻垂毙之人，而反以穿衣为可耻，处冰雪寒凝之时，而强夺裹身之衣絮。呜呼，此等妄论，真亡国灭种之利器哉！盖教民猛省彻悟，辛苦奋发，孜孜用力，其势难，其效缓；若教民以求乐，则立即听从。而人愈当穷困无聊之际，愈易沉溺于下等之快乐，而丧失其体魄心志。故在今中国，快乐之论，最易风行，所谓"解放""自由"种种邪说，皆赖"快乐"之招牌，为虚空之号召。故少年男女，皆妄从之，不知其所许之快乐，本属幻梦。而实事之破坏损失，已不可胜计，而又万劫不复，不能挽回矣。呜呼，吾又何言？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

连日雨雪。　上课如恒。

晚间，仍在室中会议。又办杂事多种，均不细记。

十一月二十五日

雪。　是日为感谢节 Thanksgiving Day，放假。

---

① 浪漫主义（诗人）的忧郁。

在室中读书如恒。

十一月二十六七日

上课如恒。

二十七日下午，赴波城旧书店游观，购书一册。步行而归。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午前，在室中开星期谈话会。叶君企孙发起者。午后，读书。

十一月三十日

上课如恒。

夕，谒巴师，谈时许。巴师命宓作文，述中国之文章教育等，以登载美国上好之报章。宓遵允之。巴师谓中国圣贤之哲理，以及文艺美术等，西人尚未得知涯略；是非中国之人自为研究，而以英文著述之不可。今中国国粹日益沦亡，此后求通知中国文章哲理之人，在中国亦不可得。是非乘时发大愿力，专研究中国之学，俾译述以行远传后，无他道。此其功，实较之精通西学为尤巨。巴师甚以此望之宓等焉。宓归国后，无论处何境界，必日以一定之时，研究国学，以成斯志也。

十二月四日

上课如恒。

晚复初来，宓为讲文学要义，至一时始毕。复初言，工校中国学生，于宓等习文学、哲学者，背后谈论，讥评辱骂，无所不至。至谓陈寅恪、汤锡予两君及宓三人，不久必死云云。盖谓宓等身弱，又多读书而不外出游乐也。呜呼，为功名权利之争，处升陟进退之地，则忌

嫉谗谤，诽怨污蔑，尤在情理之中。今同为学生，各不相妨，宓等又恭谨待人，从未疏失之处，而乃不免若辈之咒诅毁骂。为善固难，但不肆意为恶，已不免宵小之中伤。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欤？

十二月五日

星期。午前，在室中开星期谈话会。午后，读书。晚，开罗景崇案审查委员会。间二三日，必开会一次，不具记。

近日听演说二次。（一）教员 Dr. Sheffer[①] 讲 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②]。（二）Rabindranath Tagore[③] 讲 The Poet's Religion[④]。

日前作文一篇《论新文化运动》，投登《留美学生季报》，应沈卓寰君之力请也。

十二月十一日

午后，偕张李二君，赴波城书店游观，购书数册。诸人另往购物，并吃中国饭。宓独未往。至夕，步行而归。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晨，未与星期谈话会。乃先赴俞君寓所避之。

午后，读书。晚，开罗案审查委员会。十六日晚，又开一次。

---

① 谢弗尔博士。

②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 Albert Einstein 艾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德国出生的美籍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③ Rabindranath Tagore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诗人，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

④ 《诗人的宗教》。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近日功课甚忙，杂事复多。昨晚读书至深夜。今晨起，小病，乃未赴星期谈话会。而外出至河干散步。又至俞君寓处坐避之。

午后二时至五时，在室中开审查委员会。工校之审查委员五人亦来，议定办法。拟于二十三日，两校哈佛及工校。中国学生联合会中，当众报告罗某之行事实据，以定惩罚之条件云。委员会未散时，庄君泽宣[①]自纽约来，只得陪之叙谈，至同吃晚饭后，始别。

十二月二十日

晚，林君凤岐来话别，谈一时有半。林君述游欧洲之经历。力劝宓明年回国时取道欧洲，所费相差无多。宓初拟从之，继以归心甚急，遂仍决直由美回国。他年必再出，专赴欧洲游学。此志如不懈，则今不往，亦不为失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上课如恒。是日本年之课毕。

午后，发出明德社本年第四号英文公函三十封。又将宓所管文件函札等，一一分类编订，汇寄新社长刘庄君，以为职务之交代云。

---

① 庄泽宣（1895—1976），浙江嘉兴人。清华学校 1917 年毕业留美，普林斯顿大学教育及心理学博士。1922 年归国，历任清华学校、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广西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及教育系教授、系主任。1948 年夏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赴巴黎参加战后文教损失调查。1950 年去马来西亚创办韩江中学。1952 年任新加坡联营出版公司总编辑，后侨居美国。

十二月二十三日

阴。 午前读书。午后三时，赴国防会董事会，议决二事。（一）由宓作英文公启一篇，叙中国旱灾实状，印送美人，并与美总统所派筹款委员等，协助联络进行。（二）各人撰戏文大纲一篇，交宓汇阅。再公选一篇，预备中国学生在此编演，以应美人某公之招，而为中国旱灾筹赈，并为长沙雅礼学校筹经费云。

晚，赴中国学生俱乐大会。罗景崇案，以其F.F.兄弟会中同人，为之袒护，多方运动，遂改于日后再议。今晚之会，专图俱乐，不议他事。是晚，会中有灯谜一项，张可治君撰六条。宓所撰七条，录此。

娇杏　哈佛中国学生人名一　顾泰来

苔　哈佛中国学生人名一　黄　华

无双　哈佛中国学生人名一　奚　伦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
汉水亦应西北流。

哈佛中国学生人名一　李　达

吊民伐罪，顺乎天而应乎人，固一世之雄也。

工校中国学生人名一　汤武杰

王孙满绝楚王辞。

工校中国学生人名一　周延鼎

十二月二十四日

阴。 明日为耶教年节，今日则西人之除夕也。晨，病。头痛，不思饮食。勉强读书。午后不能支持，遂脱衣而寝，寒热交作，呕逆昏愦，一夜多不能入寐，异梦杂恩，纷至沓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晨，略爽。穿衣下楼，入肆中，服热牛乳一杯，留柬与朱君展宜，谓不能如约赴宴。归室中，仍脱衣入寝。至正午时，汤、顾诸人，促宓起。甫欲外出散步，而陈君烈勋偕许君松泽来。乃即邀请诸人，至波城群宴楼吃中国饭，费四元。宓仅吃半碗。毕，汤、顾同宓归室中。

晚，早寝。叶君来。叶君自喜其热心，凡事拘执操切，责人綦严，实则旨义非高，宓极苦之。是晚，寝极酣。

十二月二十六日

晨，病大愈，惟患倦怠耳。十时，访陈君烈勋于许君寓所。同来室中，甫谈一二语，而星期谈话会诸人纷纷来。王荣吉[1]君亦来晤陈君。于是开会，而强陈、王旁坐侧听。

十二时半，会毕。午饭后，共陪陈君至叶、李、张三君寓所，聚谈至晚。多谈中国近事，足生伤感。宓先出，在小店晚餐，归室中。复初来，宓先寝。锡予为复初讲 George Eliot。

十二月二十七日

阴。大雪。寒。　是日又觉不适。午十二时半，陈君烈勋偕姚君传法[2]来。姚君欲访顾君，宓乃导之赴顾君寓所，陈君烈勋同往，而顾君外出。宓遂导之赴河干，觅某化学试验厂，未得。踯躅雪中，衣履尽湿，旋询得该厂所在，陈君陪姚君前往。宓觉晕倦呕逆，乃辞归。

---

① 王荣吉(1895—)，字士强，浙江杭县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洛威尔纺织工程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普益经纬公司服务。

② 姚传法，字心斋，浙江宁波人。清华学校津贴生留美。

四时半，陈君及姚君来，脱鞋袜，以热气管烘之。已而汤君归，同赴波城，在醉香楼吃中国饭。陈君烈勋作东。归后，复同导姚君至顾君寓中，乃归寝。

十二月二十八日

阴。　读书。晚，何君德奎等来，商所事。

十二月二十九日

阴。　午前读书。偕锡予访陈君烈勋，未遇。

晚六时半，偕锡予再访陈君烈勋，同赴波城 Arlington Theatre (Cassell Square)[①]，观 Walter Hampden 演 Shakespeare's "Romeo & Juliet"[②] 名剧。每位一元六七角，锡予作东。归时已十二时半矣。

十二月三十日

阴。　午前读书。午后闲谈。

晚，在室中开审查委员会，到者十人。议决正月七日晚开会，报告审查所得罗某之行事，并预定办法数条，不细记。寝甚迟。

十二月三十一日

阴。　晨起，访陈君烈勋。偕许君松泽，同送陈君至波城南车站。陈君登车去。宓等购物于市中，旋宓独赴各书肆中游观，购书一册而归。午后读书。

是日为阳历除夕。晚，在李济、张鑫海君室中，聚友七八人，食果

① 阿灵顿剧院（卡赛尔广场）。

② （美国名演员）沃尔特·汉普登演出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品，聚谈，守岁。李济君弹琴，至十二时半始各散归。于是一岁尽矣。年华益长，志趣日衰，归国期近，读书有限，憬然回思，真有不能自恕者焉。

正月一日

晴。　晨，陈恭潘、何德奎、张可治等诸君来，分商审查委员会之事，烦琐不细记。亟拟函稿二通，分别缮改。及诸事完毕，已午后二时矣。

是日元旦，诸友多群居聚谈，或赴波城吃中国饭，独亟劳忙不得休息，独赴市中就食，不禁凄然伤感。

下午，张君兴偕、王君复初偕其友某君同来，亟与谈罗景崇事，因共论中国学生在美者，结社营私，尤以F.F.社为最卑劣，而多数则皆盲愚不解事。故如罗某之案，事迹确实，曲直显著，而犹有多方为之袒护，而到处散布流言，以倾陷反坐提议审查诸人者。呜呼，世事如此，真将奈何！

午后四时，访陈君恭潘。陈君等以此次开会，与罗某之党角事，实成败名誉之所关，非切实预备不可，遂商拟将开会草案及印刷之文件，另行编撰，以求听者感服，遂约何君晚间来谈。

晚七时，何君来，陈君偕徐君维明亦来，共事编纂之事，至十二时始散。是日亟亦未得休息片刻，入寝亦迟。

正月二日

雨。　晨起，撰罗案始末记，备开大会时印发。十时半，毕。以有星期谈话会，亟雅不欲与会，乃留東室中，宣告出会，而自逃之他所。赴俞君处，未起。遇张君可治，回至室中，略谈罗案，乃同赴张君新迁之寓中，复细商编撰《案情摘要》之事。旋独归，访复初及俞君，皆未遇。

午后，略读书。

晚，七时，何君德奎、张君可治来，而陈君恭潘未至。乃将《案情

摘要》另行编过，仍未妥善。寝时已十一时有半矣。

正月三日

晴。　是日校中开课，读书如恒。

晚，何君来。

正月四日

上课如恒。

晚七时，陈恭薇、徐维明二君来，以何君德奎办理罗案力主宽厚，力主慎重，而不知适堕罗党计中，诸委员得来之事迹，确有实据，尚不提出质问，则何以服人而动众？且哈佛中国学生会职员，如李达、陈宏振等；工校中国学生会职员，如李郭舟、褚凤章等；以私党（F. F. 兄弟会）之关系，不论是非，多方为罗某袒护。以种种手段，阻挠诸委员之设施，甚至大会亦不许开。诸委员所拟之函稿，渠等始加讥难，继又暗中删改，使之不成文理，读者必致忧惚，然后发出。而委员十人之中，夏伦倾心罗某，来作奸细。近四出游说，又以利害之危词耸听，劝委员等不必开会云云。处此风潮之中，而委员长何君德奎，又柔懦拘执，虽热心而行事多左，屡受罗某之愚弄。委员中有进切要之策略者，何君均不采纳，只欲以公道自豪，宽仁自诩。故此次开会之结果，胜负之数，实不可知。我等虽手握实据，或竟遭失败，罗某虽声名恶劣，或以术而占上风。呜呼，难哉！小者犹如此，则国家天下之大者可知矣。陈、徐二君，遂约宓同至何君德奎寓所，力劝何君将《案情摘要》修改，多增入证据，又宜有其他之预备方术。何君不听，宓等委员进说，反复辩究，虽略得删改，而实无大益处，最着重有力之数条，何君均未采入，而归来已夜半一时馀矣。

正月五日

上课如恒。夕及晚大雨。

晚，六时半，审查委员十人，来宓室中会议，预备七日大会之事。奚君伦当场竟为罗某说项。又提出种种阻难，众未为所动。散会时已十一时。而何君命宓抄写文件数页。抄印完毕，寝时已十二时过半。连日迟眠，又未读书，殊歉然也。

顷已定船位，拟于七月二十一日，乘加拿大太平洋公司之俄国皇后船，由藩古洼[①] 起航，乘二等舱，费金一百七十圆元。约于八月初十日，可抵沪云。

正月六日

雪。　上课如恒。晨起，赴何君寓所，以昨晚抄写之文件，送交备用。又访温君毓庆[②]，为购定船位事。然后疾驰上课。

晚，何君德奎、陈君恭藩、徐君维明来，以明晚开会，恐同人到会者过少，则事不能办，因决分途四出找寻朋友，劝其到会。九时半，访俞君等，即为此也。

是日闻北京高等师范校长陈公筱庄，被迫辞职。宓事或以此而有更变，则归计将成虚话矣。

正月七日

雪。　上课如恒。午后三时三刻，课毕。归室中，见何君德奎留

① 今译温哥华，加拿大西部港埠。

② 温毓庆（1894— ），广东台山人。清华学校1914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博士，习无线电。后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司长。

束，即赴何君德奎寓所。何君撰今晚大会之报告，甫成其半，已三四页，冗繁不清。何君命宓润色修改。宓携之归室中。不修改何君原稿，而另代何君拟开场时之演说二段（均英文），声明"委员乃公众所选举，今所报告者，乃委员十人之公意。又委员调查，至公无袒，就事之真相报告。至其事对罗君利害之影响如何；报告后，众将如何办法；则均非委员等所宜问者也"。云云。

四时半，诸委员先后来宓室中，何稿仍未具。李济君谓其繁冗不能用，乃另撰一简明之报告，祇八条，何君用之。陈君恭潘，又拟成报告结尾处之演说一段，声明诸委员与罗君毫无私仇，故闻近有流言以此攻诋委员者，实不足信云云。于是遂并合宓及李济、陈恭潘君之首、中、末，而成何君之报告。其时，开会时迫。宓等匆匆晚饭，而何、李二君，则未外出就食。宓又赶以打字机誊清报告。

晚七时，哈佛及工校中国学生联合，开会于 Phillips Brooks House，到者共五十一人。诸委员等，至七时一刻，始将报告赶完。至会场，坐于前列之侧席。奚君伦主席。会开后，先由委员长何君德奎读报告；次罗君景崇自行答辩；而李济君择出文件，随由何君宣读，以驳诘之。宓及其他委员数人，亦有据事诘问罗君之词。罗君于所问之事，均承认不讳。但力白系由失于检点，而致错误，并无吞用公款之心云云。

是日罗君党中之健将，多未到。仅奚君伦极力维护罗君，欲使议决各条均不得通过。然会员多人，起立演说，此时罗君退席。痛论罗君之溺职废事，辱国害群，必当加以惩罚。后卒得以下开数条办法，由众一一表决通过。（一）诸委员所制之报告，众认为确实有据，即由两会正式采纳。（二）将罗景崇君排斥出哈佛中国学生会。（三）将此案事之始末，及排斥罗君出会一节，撰成公函，印送全美国各处中国学生分会。（四）函请留美中国学生总会，亦将罗君除名。（五）将此案

始末，撰成一文，函致留美中国学生总会，请其登入《留美学生季报》。（六）由审查委员，函 Princeton 大学当局，特道歉忱，并告以此间排斥罗某出会，以为惩罚之事，以全邦誉而谢外人。

十一时散会。赴市中小餐。归后，宓又草函致向、沈、杨诸人，告以今晚开会之结果云。

按是晚，诸委员之报告，空疏草率；何君宣读辩驳，均不得力；诸委员几处于失败之地。幸罗某之同党，多未到会，未滋扰为难，故罗之罪案，得以成立。条条通过，则由会员多人之演说提议。此诸会员，半出自己本意，临时发言；半则系委员等预先商同布置者。不然，则胜负之数，亦未可知。或又云，罗某前次十一月十日。到会，其势汹汹，盖恃有其 F.F. 兄弟会之同人，为之声援。故党众皆来，大肆滋扰。旋因该兄弟会所办之跳舞会，由众捐出之二百五十元，为罗某所移用，账项不清，遂将罗某革除出会，而不再为之助。故此夜罗某情屈势绌，孤掌难鸣。而该兄弟会中人，均多未到场焉。甚矣，人之蔑公义而重私仇也。罗某之罪状已著，辱国害群，款项不清，至二千馀元之多，而 F.F. 兄弟会中人，两月来，犹竭力为之袒护。今一查出此二百五十元之弊窦，仅系于一私会者，遂即革除之。呜呼，今晚之会，诸委员得成事，罗某之罪案得定，岂非事机之凑迫？幸哉！幸哉！二三子贪天之功，以为已力。国家天下，成败利钝之数，皆如是矣。

正月八日

雪。　上课如恒。

下午三时，孙膺皋（名克基）自 Baltimore[①] 来，同吃晚饭。

① 巴尔的摩。美国马里兰州北部城市。

晚八时，赴 Mrs. McFadden(18 Francis Ave.), Cambridge[①] 宅中茶会。中国学生到者约三十人。外有暹罗、印度、朝鲜留学生各二三人。主人为本地名家，寡居。其子及二女，奏琵琶，唱歌，并有来宾演说。十一时，散归。

正月九日

阴。 星期。迟起。上午，读书。下午二时至五时，赴国防会董事会，预备二月下旬演剧筹赈事。

晚，在宓室中开审查委员会，议撰拟公函，宣布罗案始末，及函致 Princeton 大学，道歉，并申明惩罚罗某之事。何君命宓起草公函。宓以撰成之后，恐哈佛中国学生会职员，又妄肆删改，原意尽失；故雅不欲为之，乃以课忙为辞，不允担任，后卒推何君起草云。九时散会。

复初来，知北京高师校长陈筱庄(名宝泉)辞职后，代者为陶履恭(字孟和)[②] 君云。

正月十日十一日

上课如恒。

十一日下午，访黄叔巍，为商国防会演剧事；并访何君德奎，为罗案事。

正月十二日

上课如恒。晨，编撰《貂蝉拜月》剧大纲一篇。盖波城中国女学

① 麦发顿夫人(弗兰西斯大街十八号)，康桥。

② 陶孟和(1889—1960)，名履恭，天津人。南开学校毕业。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习社会学。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生数人，拟自编演，为国防会演剧筹赈之用，而叔巍持草稿命宓改削。宓乃另编一过。九时半，叔巍来，即携之去。

夕五时，孙庸皋来，宓及锡予，请其赴 Imperial Restaurant 吃中国饭。饭毕，即告别云。

正月十三日至十五日

上课如恒。近日以罗案及他事烦扰，功课多堆积未做。自十三日起，始复照旧读书云。

顷已购定船票，拟七月二十一日起航，由藩古洼出海，乘加拿大太平洋公司之俄国皇后船，二等舱，价美金一百七十八元，当付定钱四十五元。但若不回国，则起航前三星期之外，犹可作废，退还定钱。顷又已函达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任校长陶孟和君，询商宓之职事，如一切合意，或勉可将就，自必回国。若条件十分不满，或事径不成，则当于明年春夏之间始归。此一年中在美，可以（一）不上日课，不求学位，得恣意读书，获益最巨。（二）作文若干篇，登载美国最上之报章。又作文投登国内报纸，有一定之主张，有所表见，则回国之后或可稍脱于碌碌之庸流也。（三）休养身体，平日课忙，回国后劳苦更甚。亦未始非计之得也。

正月十六日

星期。昨晚，张兴偕（名时行）、王复初并偕其友某君同来。张君率其友先去，复初独留，谈至一时半，始别去。连日夜间均迟寝，而黎明即醒，眠殊未足也。

上午，抄印文课。顾、黄、叶诸人来。何君德奎来。前于九日晚，审查委员会议，宣布罗案始末之公函，宓辞不作，已由众推定何君起草，而何君多日不从事，今乃以时迫，来求宓撰拟。宓不得已允之。下午，即在宓室中，专作此件，并抄录工整。五时半，何君来，欲多事

改削。宓以何君心地糊涂，办事不用人言。此次由渠主持，屡失机会，几致失败。且凡稿经渠修改之后，割裂支冗，不成章法，不具条理，心颇愤之，遂谓何君应当众再共研究。

晚七时，审查委员九人，在宓室中会议，众决用宓所拟之公函稿，而并用何君改削之数段。面面俱到，实则不成章法也。又议定数事，至十时始散。此为审查委员末次之会议。自办理罗案，迄今两月有馀，费时费力，不知几多。小大轻重之间，在宓殊属不值；然提议之人，目的得达。罗罪得以公布，亦可差强人意耳。

正月十七日至二月一日

均上课如恒。

二十六日晚，赴国防会董事会，议演剧筹赈捐事。现与美总统所委任之人员驻在此地者，协同办理。售票收款等事，均由渠等经办。中国学生，仅演剧，唱歌，预备戏台上各事而已。《貂蝉拜月》一剧，纯由女学生自主。而《打城隍》一剧，由叔巍等委张可治君经理，以专责成。宓得不参与斯役，实幸甚。

二十五日晚，何君德奎以罗案发出之公函，已经印就者一包，送来宓处，命宓发邮。宓本不允为，而锡予助我一一封发，约四五十封，于是罗案始得完功云。

自二十七日起，以学期大考，停课。惟宓至二月二日，始考 History 7 一门。但事温习而已。

宓所作"Old and New"一文，几经艰难挫阻，始得于本年正月之《留美学生月报》中登出。其首段经何君杰才改易，并易题为"Old & New in China"，外此又增减数字，幸均无失。惟印刷人不慎，错字过多，为可憾耳。即以一册呈巴师阅看。巴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s 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

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汤、楼、陈及宓等[①]，期望至殷云云。

近将所有书籍装入一大箱，交 Judson Freight Forwarding Co.[②] 运京。在姑母家中存放。计装箱费五元，保险费五元。由此至上海，运费十四元。馀一段之运费，由姑母处收取。又沈卓寰函来，约定同舟回国。得良伴殊慰。

二十三日晚，八时至十时，赴 Harvard Cosmopolitan Club[③] 谈话会。

二月二日

午前，考 History 7。下午，独赴波城购书。夕，步归。

二月六日

星期。上午十时半，赴国防会董事会，议协助美国为中国筹赈委员，开会娱客募捐事。会期定二十八日，诸项预备，略已就绪，均由叔巍等奔走经营，备经繁苦。宓愧未能尽匡助之责也。

二月七日至十二日

日来预备考试，温课。

八日，下午，考 Comp. Lit. 19。

九日，上午，考 Government 6。

十日，晨，步至波城，游观各书店。在醉香楼午餐，遇邝君光龄。

① 当指张鑫海、汤用彤、楼光来、陈寅恪及吴宓等。

② 贾德森货物运输公司。

③ 哈佛世界主义俱乐部。

归后读书。

十二日，上午，考 English 14，于是本学期告终。午后，一时，赴国防会董事会。二时，赴国防会、哈佛中国学生会、工校中国学生会三会联合大会，聚集中国在此全体学生，报告并商议协助美国为中国筹赈委员开会募捐事。而到会者，仅二十馀人。中国学生在此者，共约百二三十人。嘻，可胜愤叹！当由叔巍主席。（一）募捐之会，定本月二十八日晚。诸事由美国委员办理，中国学生惟担任戏台上之各事（furnish the Programme[①]。）又需用中国学生五十人，往作招待入场员。（二）本月十六七日，特定为向商家铺户，沿门募捐之期。先期印就纸牌，登报声明。是日，则由中国学生，分定区域，持牌入肆，求售。每牌售捐款一元，沿街逐户为之。自晨至晚，凡二日。四时散会。

……美人急公好义，乐善行德，不惮烦劳。其精神实堪敬佩称颂，中国人不能望其万一。即如此次筹赈之事，总统令下之后，全国响应。此间之筹赈委员，筹划多端，不惮烦劳。即如上述之（二）办法，并非专派中国学生，往售纸牌。盖已先用美国少年男女学生，分区办事。波城附近，面积极大，仅以一小部分，划归中国学生往办，为敷衍情面，使捐者知中国学生非槁木死灰而已。美国男女学生，十日前即已分途四出，奔走募捐，沿门逐户。试问为着谁来？乃中国学生，仅此二日，一小区域亦不愿去。一百二三十人中，仅有二十七人肯往。或不肯缺课，或则懒惰倨傲性成，以此事为可鄙。所号称贤者，亦不免此。又如（一）二十八日之会，需用招待员五十人，中国学生，亦多不愿去。呜呼，他人为我募捐，我等在此，即此敷衍场面，亦不肯为。其卑劣可见！而乃一日二次，赴波城吃中国饭，日食二三元，奢糜不自顾惜国内同胞，每日饿冻死者必万人。是晚报载。何其无

① 提供节目。

动乎中也！波城附近之美国人士，已经捐得美金四万一千元，是晚报载。然募捐之事，尚未起办。若辈皆不待募求而自愿捐纳者也。将来二十八日之会，约可捐得十万元以上。纽约十大戏园，曾以某星期日之全项收入，均捐与中国灾赈。职事人役，分文不取，纯尽义务。又此间所有之各礼拜堂教会等，以前星期日（二月六日），及此星期日（二月十三日），为 China's Famine Day[①]。不知中国人知有灾荒否？只知抢劫扰乱，残毒剥削。闻近者中国竟有以赈款巨项，吞入私囊者。呜呼，何其相去之远，至于此极！言之肺腑怆裂矣！

近阅报，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风潮愈闹愈烈。校长则陈[②]已去，陶[③]被拒，邓[④]只暂代。而学生开会自举校长，又不能一致，同时举出四人。闻以美国留学生，前在纽约之大流氓刘某，现任该校教务长。为最有希望云。纷乱如此，密去年十月以来，屡函该校，迄未得复。又代校中购书，所垫之款，亦始终不予清还。呜呼，如此情形，密进退维谷，虽欲今夏回国，恐亦不能矣。袁君守和，日前来函，劝密勿归国，再留美一年，袁君可荐密于蔡校长[⑤]，往任北京大学教席。密实不能决，惟有随时随机再决；此刻尚不能定归与否也。

西人公私事业，严行预算，不特银钱账项，详核数目，即行事之方法步骤，亦早日划定，克期遵办，故信立而事举。中国人愚呆偷惰，反

---

① 中国灾荒日。

② 陈宝泉（筱庄）。

③ 陶履恭（孟和）。

④ 邓萃英（1885—1972），字芝圃，福建闽侯人。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20 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4 年以后任厦门大学校长，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兼代理次长，河南大学校长。1949 年去台湾，任"教育部"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

⑤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以预先计划为多事，不特公事，即私事家事亦然。宓自去年春以来，本拟今年八月回国，故去年四五月，即将归国前后应办之事，详细筹划，开列详表，附以说明，并作出预算表，拟以五百元办理娶妻各事。又拟八月十日抵沪，八月十四日成婚，十八日入京，俾得预备就职各事。又抵国之日，责任綦重，事务繁多，不能不悉力经营。时日紧促，故婚事等等，不能不恳求爹爹与母亲大人[1]代办，且以中国俗见，此事家中应办，否则群起猜疑。宓欲接迎父亲大人[2]及眷东出，（数千言之长函，已写过多次。）又恐万一不归，则经济拮据，故亦不敢即迎父。一年以来，久以详细节略，禀告沪家。又函陈君烈勋及心一，转商乃翁，妥定办法。夫以今之时势，国危世乱，灾民满地，尚何需言繁缛礼节，而况宓若归，妻年长，当娶，又何必计较末节？宓在此忙极，如此开具节略，实大费力。而上海家中亲长，略不注意，迟之又迟，已十五阅月，而聘礼犹未行。其间不必细述。近以"交换照片"，聘礼又延宕二月。此实可笑又不通之至。夫前年十月，宓与心一已交换照片，并另送其家人。陈家久已有宓之照片，宓家亦有心一之照片，此刻何必又交换？既不必，何必以此延宕？婚事更未能预备。家中人十馀，闲无所事，此事亦办不成。美国无闲人，即嬉戏者亦忙。中国之男女老少，不饿死，便不做事。宓之计划，皆成虚[3]

① 作者生父芷敬公、继母曹情芬，时居家上海。

② 作者嗣父仲旗公，时在甘肃兰州。

③ 作者1921年2月7--12日日记到此中断，以下32页日记（即1921年2月7—12日后至7月17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后丢失。

作者在本页日记末尾写有眉注：所尤难者，宓今年归否，终不能定。故预备婚事，宜双管齐下。到时如宓归，则一切毕具，咄嗟立办，不迟分秒；如不归，则亦丝毫无碍，各方之感情无失。故此中须敏速而活动。今若迟延匿宕，而又不留不归之馀地，则归与不归，两有损失矣。

七月十八日

车行仍不止。昨夜度落机山，寒冷殊甚，重衾不温。至午则寒暑表又九十度之高。《阿房宫赋》中语，多可用以状今日之火车也。

晨，见风景绝佳，落机山顶之湖，甚妍媚清幽。午，度沙漠，热风黄沙，几无水草之迹。车中饭食丰美而价殊昂。放宓等每日只用早晚二膳，而省去午膳，是日亦未晚餐。四时，复入佳境，特开敞车一辆，俾游客坐眺。山谷起伏，车道纡回盘旋。忽度飞桥，下俯悬崖。忽入山洞，四望漆黑者久之。山上皆松、桦二树，茂而密，直而比。远山高峰，积雪犹白，间见湖沼，水亦清可鉴物，芦苇环之，景殊异昨日矣。坐敞车中，殊患寒冷。过山洞时，风威尤烈。

晚八时一刻，车抵 Seattle, Wash[①]。裴君及宓，陪俞女士[②] 先赴轮船码头，处置行李船票各事。然后至上海楼，请俞女士吃中国饭。

十一时半，开船，所乘者为 Canadian Pacific S. S. Co. 之"Princess Charlotte"[③] 船，宓及裴君共一舱，是夜遂出美国境，而入加拿大境。留美之局，于是遂毕。学未成而遽归，或屡以相诘，殊内惭矣。

七月十九日

晨，六时起。八时半，船抵加拿大之蒲古洼埠停泊。此间禁止华人入境，于过往之旅客，无论贵贱男女，一体阻难，诚奇耻大辱也。吾国公使馆中人，怠弃职务。俞女士未由渠等关照，不知有此种种留

① 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② 俞秀爱(1898—1990)，女，浙江鄞县人。美国田纳西州皮博迪女子学院毕业。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任教于苏州景海师范学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北京工业学院等校。1924 年与凌其峻结婚后，协助凌办实业，任仁立公司经理助理。

③ 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之"夏洛特公主"号。

难，故未备有特别入境之执照。裴君与宓虽有此执照，而亦一体受阻。

船抵埠，乘客纷纷去。独宓等三人，由移民局之办事员一人，带至局中。俞女士有女青年会之办事员中年妇女。来接，亦同至局中，而未至办公时间，故只得坐待之。广厅中有铁栏。楼下皆小室。无执照及作工者，则皆拘留于此小室中。办事员曰，"若辈无一亲友相识，令其居此，亦殊便利，无异上等旅馆也"。俞女士驳之曰，"为囚为客，是在人之如何视之而已。拘留监禁，便利之云乎哉！"

幸有司徒雷君者，粤人，少即居此邦，现充此间轮船公司某要职，兼为此局东亚移民事务总理，颇有声望，人甚热诚，常以其力援济拘留于此之华侨同胞。裴君在纽约，郭健霄君宓在陕西宝道之英文教员。特作片介绍，以备不虞。至是，裴君遂以电话求援于司徒君。而以时早，尚未至其公事房。至九时一刻，司徒君始接到电话。答言，"即刻亲身来此"。而局中之办事人员，一闻此语，竟不待司徒君之来，立即将俞女士、裴君及宓三人之护照验明，批准放行，诸事毕了。俞女士之无特别执照，亦不问矣。前倨后恭，有司徒君，则另一待遇。甚矣，人情之效力，中外一也。可叹哉！

宓等仍坐候。少顷，司徒君至。人殊恳切沉着。时宓等拷腹坐待，已近十时矣。司徒君导陪宓等至近街之 Abbotsford Hotel[①] 旅馆，裴君与宓居住于此。司徒君更导送俞女士赴女青年会寓歇。

饭后，裴君外出，考察工程事宜。宓洗浴、剪发，寝时许，又写信。此间街市静谧，车马行人甚少，又无声响，大异美国喧阗急迫，纷挈拥挤之情况也。

① 阿伯茨福德旅馆。

七月二十日

阴。微雨。　上午，赴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Co.[①] 及轮船码头 Pier D，探询各事，并取信件。旋访俞女士于女青年会，以其信件交付之。俞女士欲游观此间名胜之风景，宓乃出订购汽车 Sight－seeing autos[②]票二张，游 Canyon 及 Suspensioh Bridges[③] 等地。

及下午二时，复往，而俞女士以他故不能如约往游，宓亦无意独游，遂将所购之车票退去。赴轮船码头，交代宓及裴君之行李箱箧等。而裴君之一箱，忽失踪。宓奔走各办事处，追寻凡二小时之久，乃觅得之。遂交代清楚，掣取收条，以备装入海舟中。

时已下午四时，归旅舍。作公函英文。一篇，寄交李君达请其登入《留美学生月报》。详述昨到此埠上岸之困难，特允入境执照之不可不携备，及受阻时求援于司徒雷君之方法。俾在美同学，一体周知，知所戒备，不致再蹈昨晨之覆辙也。

沈卓寰旋至，遂介之居此旅馆。晚饭后，偕卓寰游 Stanley Park[④]。乘电车往，步行而归。

七月二十一日

晴。　上午，导沈卓寰赴移民局注册，交纳执照。又赴轮船码头，交代卓寰之行李。又赴另一火车站 Union Station[⑤]，将卓寰之箱箧，手携之至轮船码头，即登海舟。舟名"俄国皇后"Empress of

①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
② 观光游览汽车。
③ 峡谷及吊桥。
④ 斯坦利公园。
⑤ 联邦车站。

Russia，极大。宓等均乘二等舱。宓与卓寰同室，378 号室。在舟中午餐后，以晚间始开驶，故与卓寰复登岸，在街市中徘徊。又在火车站之客室中坐待，以舟中烦嚣过甚故也。

二等舱中，虽无头等舱之种种权利；然饮食居处，一切均适，实与头等舱无异。惟二等舱之乘客，多西国下等流氓；再则粤省华侨，操粤语，烦杂污秽，居美久者，见之殊觉不堪。但舟行后，较为清净。二等舱地位本狭隘，几成一广东会馆。舟中水手及执役者，均粤人。每日兼备中国饭菜，条告文件，兼用汉文。故宓等一登舟，而骤觉身近祖国，而去美国日远矣。

晚八时，舟行。是夜，均行内港中，平稳之至。

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

二十二日晨七时，舟抵 Victoria[①]。停泊二小时，复行。是夕，方出大海。越日，风浪渐大。至二十六日上午，益增巨。幸此舟极重而大，故足压浪而减其颠簸。宓已经海行，故毫不觉苦。每日恣意饱餐，不居舱中，而长在舱面行走，或与同人作推球、投环等种种游戏，以助消化而忘眩苦，故未尝少罹病困。所带之药，为备不虞，亦未用也。

天气多阴而少晴。舟行先西北向，而后折而西南，故甚为寒冷，几如冬日。

舟西行而地球东转，故时间积累成巨差，每日将钟表改迟约一小时，而终则越过一日。二十六日之后，次日即为二十八日，中间无二十七日。此行舟之恒例也。

① 维多利亚，位于温哥华岛东南端，为太平洋沿岸主要港口。

前清华校长周诒春先生，此次充朱启钤[1]专使之随员赴法，由美返国，今亦同舟。集有报纸中割下之断片多张，均近事之有关于缩减军备会议及远东问题者，命密一一为译成国文，备用，或撮取要领，叙述成篇，以备观览。此事实有关吾国之存亡，极为重要。研究而通知之，亦我辈应有之责。幸得沈卓寰助密为之，译全文之小半，故得于四日中，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全功告竣云。

同舟中国学生，特于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相聚而开一恳亲会。其事由梅卓生[2]君发起，会中系简又文君[3]主席，到者约二十人。首周诒春先生演说；次朱启钤专使演说；次梅卓生、姚传法、周福全[4]诸君，俞秀爱女士，相继演说。简君介绍密，请密演说，密以演说已多、时迫才短辞之，遂进茶点，照像而散。

二等舱中乘客虽以中国人为多，而各国人均有，如日本、斐利宾、朝鲜等是。又有英、美、法各一二人，而老僧一人，女尼天主教人。三人，则赴中国奋力宣道。美人某，则赴斐利宾，开办放赛。又有执他业者，卑贱亦类此。平日则吸烟静坐者有之，闲话者有之，与小儿征逐抚弄者有之，斗牌者有之，下棋中外均备。者有之，叉麻雀者亦有

① 朱启钤(1872—1962)，字桂辛，号蠖园，贵州紫江(今开阳)人。清举人。曾任京师译学馆监督，津浦路北段总办。1912年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后改任内务部总长。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议破裂辞职，隐居天津，从事著述。后任山东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营造学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

② 梅卓生，广东台山人。清华学校津贴生留美。后为北京华安药房医士。

③ 简又文(1896—1979)，字永真，广东新会人。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教育学硕士。曾任燕京大学教授，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山大学研究院指导教授。1949年赴香港，1964年赴美任耶鲁大学研究院研究员。返港后，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院士。

④ 周福全(1892—)，字祝三，河北大兴(今属北京)人。清华学校津贴生留美，锡拉丘兹大学教育学博士。后任北京辅仁大学英文讲师及汇文学校英文、音乐教员。

之。读书者有之，写信者有之，练习打字者有之，唱歌弹琴者有之。又则酣卧者有之，呕吐者有之。甚矣，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一舟之隅，而种族品类之不齐，可谓万端均备，亦有趣之至者矣。

二等舱乘客，则不能上一等舱。然实际衣冠整齐、举止大方者，亦可前往，并无阻难。宓素不长交际，故未多赴头等舱中周旋，仅赴周诒春先生处谈叙数次。宓颜欲介绍张鑫海君于俞秀曼女士，俾有机缘之时，得互相通识，他日或成眷属，亦可谓人间佳耦。宓虽具此热心，而迄未得间与俞女士言之也。而某某等人，则终日围绕纠缠，泄奉戏谑，丑态毕露，殊难为情。甚矣，世事之艰，而机遇之难也。

此次同舟中，所遇之人虽多，惟福州三一学校教员。张光旭牧师，绩学而苦行，终日勤读，学识通达，可与谈学问之事。张君习系神道学。宓习文学，相约以后常通函，互相切磋，实为舟行所得惟一之友云。

八月一日，为宓阳历初度。张君以 Fostick's "The Meaning of Prayer"[①] 一书见赠云。

七月二十九日

是晨风浪甚大，为此次海程中最簸荡之时。众皆疾走于舱面，口中唱歌或吟诗。然此舟甚巨，足以压浪，故此行殊平稳，宓毫未觉苦云。

七月三十日

是日下午，四时半至六时半，朱启钤专使，特开茶会，请同舟中国

① 福斯蒂克的《祈祷的意义》。

学生，盖以答二十六日学生之请也。会中除茶点而外，则轮流讲笑话，以资娱乐。自朱专使、周诒春先生，以至简又文君、俞秀爱女士等，均各讲一则。金铸医生，与宓座为比邻，所讲英文笑话，请宓翻译。宓一时昏聩，竟不解其笑话意趣之所在，遂辞不能。乃由朱三小小姐严监督夫人。以京语译之，以告乃翁云。

会终，与简又文君谈。简君习宗教及神学，与蒋廷黻[1]君为知友。故其言论行事，一切与蒋君均同也。

八月一日

舟近日本，天气骤热，炎暑之威，近岸益甚。是日上午十一时，抵横滨停泊。朱专使及周先生等，均由此登陆。日本警察，登舟巡驻。宓及卓寰并其他二三友人，上岸游行一周而归。晚七时，舟复开行。

由美回国者，常有下天堂入地狱之感，殊难为怀。即抵日本游观之后，已觉其与美洲相去殊远，彼中人何其乐，而此间人何其苦也。匪特人也，即美洲之马，亦皆丰大肥硕，意态骄昂。此邦之马，则瘦骨峻嵴，毛皮剥落，刍秣菲恶，食不能饱，而道路崎岖，载重复奇多。此邦之马，其工作之劳苦，则又远过美洲之马焉。闻日本近年物价日高，贫民苦工，生活益艰。彼美洲之工人，其居处饮食工资之优，岂可与东洋之人，同日语哉？若吾国则更难与日本比矣。

舟近国门，所闻之事，则不外粤取桂，湘攻鄂，自相屠杀。或言陕西全省，今已不复能得十二岁以上之处女，盖皆遭荼毒矣。卓

---

① 蒋廷黻（1895—1965），字缓章，湖南邵阳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归国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34年清华休假赴欧考察。1935年离清华从政。先后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台湾驻美国"大使"兼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5年5月退休，10月9日病逝于纽约。

寰转述某君所言昔年南洋贩卖“猪仔”，逼作苦工，拖曳橡皮树以行泥沟中之情形，惨状实不忍闻。呜呼，吾国人之野蛮劣下，乃至斯极哉！

舟中三等舱及统舱，赌博盛行。有随舟终年往来，专以诱人赌博为业者，公司及舟中当局，亦不之禁。最可悯者，即吾国之洗衣人、苦工等，在美多年辛苦之所得，今将近里门，一举而掷之以去，故竟有恣意轻生者。每次海程，统舱中必有死人之事。舟中并备有殓尸人 Undertaker 焉。

八月二日

午后四时，舟抵神户停泊。宓及卓寰登岸，在近处街市，略一游转，即归。是夜，终夜上货，喧扰丁东，未得安眠也。

八月三日

晨五时，舟行。午后五时，过马关。是日所行皆日本内海，平坦如湖。两岸青山绿树，风景绝佳，有类扬子江中小孤山之境云。海中终日阴晦，大雾沉埋，至日本后则终日晴朗云。

宓前在《留美学生季报》中，作《论新文化运动》一文。登出之后，有邱君昌渭[①]者，留学西美学经济，附从新文化者也，见之，遂作《答吴君宓》一文，嬉笑怒骂，指斥辩驳。沈卓寰为《季报》总编辑，舟中以邱君文示宓，必欲宓作文再答辩，以备同期中登出。宓初拟置之不顾，继以卓寰之敦促，遂思索二日，然后以三日半之力，写出之，盖七

① 邱昌渭(1898—1956)，字毅吾，湖南芷江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广西省民政厅长，立法院立法委员，总统府秘书长。1949 年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秘书长。

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也。题曰，《再论新文化运动，答邱君昌渭》约一万言。成后，以示卓寰及裴君。宓所述巴师之天、人、物三界之说，卓寰以为不然。论久，无结果，宓亦觉疲苦甚矣。

傍晚，立舟侧，朗吟 Matthew Arnold 之诗句。Weary of myself, and of asking What I am and What I might to be, On this vessel's prow I stand, Which carries me forth upon the star－lit sea.［我对自己感觉厌倦，我也再懒得问自己是什么人和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站在船头，在星光照耀的海上漂流。］不禁有感于吾之劳生草草矣。十年以来，未得一日休息。民国六年，渡海赴美，海舟中亦有职役，一体忙碌。此次毕业辍学，不日完婚，似应得休养之暇，而仍不获如愿。此次海舟中，始则为周诒春先生译编报章文件，继则复作与邱君答辩之文，尤繁苦。呜呼，吾此次回国以后，当一刻不息，终日勤作。尽吾力，行吾事，则浮游地狱之中，或尚可得内心之安宁耳。

八月四日

晨六时，舟抵长崎，众以小轮舟登岸。宓留舟中，未往。

下午三时，舟复开行。出海，风浪骤大。宓以持有蒋文达君之介绍信，不得不为投交，遂赴头等舱，访 Ralph M. White 白本立君。白君系美国教士，苏州萃英中学校长，此次携眷再来吾国者也。寒喧时许，并导至二等舱，介晤中国学生多人。

是晚舟甚簸动，天又极热，而舱中之小窗，又不能开，故宓夜间未入舱中，而与刘君承芳[1] 在二等舱食堂中之睡椅上，和衣而卧。中夜屡起，未得如常安眠也。

---

① 刘承芳，湖北汉阳人。清华学校 1915 年毕业留美，康奈尔大学机械学硕士。后在香港九龙旗昌洋行任职。

八月五日

晴。　晨，风浪较昨晚略减。午，舟进扬子江口，水色黄而浊，远见岛屿。三时，舟抵吴淞口外停泊。宓及乘客，均下舟而登小轮船二艘。中国男女乞丐，乘小木艇，以竿头之网，刺旅客之衣而求钱。此归国所见之第一事也。四时，小轮船开行。五时半，抵上海新关码头，则见梅迪生[①]、尹任先二君，已在彼迎候。宓及卓寰查验行李毕，乃共坐尹任先之汽车，赴青年会。该会人满，不能寄寓。以梅君寓大东旅社，乃赴大东旅社。宓及卓寰，寓其105号室。卓寰流鼻血之病，在汽车中复发。入旅寓后，仍大流不止。仆役粤人某，以冷水喷入卓寰鼻中，如是者数行，乃止。

任先以事先去。梅君留，同晚饭，略述南京高师校[②]情形。始知梅君与该校英文部长张士一[③]君，意见不合，甚为龃龉。张聘留美学生多人，授初步粗浅之英文，而给以巨薪。梅之文学课程，张虽不加干涉，然梅欲荐举某某，添聘文学教员，则张多方阻难，使不得成。中国各校之事，一部部长，全握用人行政之权，而如英文部之经费，岁定为万元，如再多聘一人，则馀人之薪资，必因之减少。前次梅君荐宓及楼君来此，张只允出百五六十元之微薪，否则不聘可也。梅君之计划，决多集同志，各受微薪，先到此校任职，势力既厚，然后提议专设西洋文学一部，独立，而不隶于英文部之下。如是，则自操用

① 梅光迪字。

②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

③ 张士一(1886—1969)，字士一，江苏吴江人。1917—1919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历任四川高等学堂及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英文教员，南洋大学英文教员，中华书局编辑所英文部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东南大学英语系主任兼教授，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人行政之权，并专有定款，归我拨付，则遇事始可不受张君之诅难。而文学课程，乃得增广焉。此梅君之计划也。惟梅君欲宓等来此，而不以此中委曲，预先告知。宓等之来，薄薪固非所嫌，然女未入官，已遭嫉忌。卧榻之侧，强占一席。异日风波，正未知如何也。此梅君作事欠妥之处。然宓既已归来，则只可竭力前进，不顾其他情形。梅君自言，深得所教之学生之尊崇信服，故南京师校学生，鲜有附从"新文化"者。梅君雅自矜重，不妄谈讲，不轻作文，故成绩虽少，外人鲜知，而亲炙之生徒，则固结深信而不疑焉云云。

由美国归国者，莫不谓身入地狱也。及到上海，而所见乃大异。上海之繁华热闹，比之四年前，实远过之。其奢糜情形，至足惊骇。南京路一带，层楼对峙，光明灿烂，不亚纽约，而游乐场之多且巨，则为纽约所不及。如新世界、大世界、永安花园之类，不胜枚举。其中游乐之种类方法，中西俱备，然皆粗鄙猥俗。凡美国所谓 Sensation①，Excitement② 之快乐，此间皆有之焉。游人千百，如蚁聚蜂拥，熙熙嚷嚷，均衣绸衣。小衣小裤，亦莫不用绸。挥扇扬眉，栩栩自得。女人衣短不及腰；既不着裙，而胯下仅过膝，衣之下襟甚宽博，有类美国之 Leg - show 之衣缘上卷之意。种种形象，见之作恶。到处吹弹歌唱，呼卢喝雉，一若不知有太平洋会议等，亦不知有湘鄂、粤桂、川陕等战争者然。呜呼，此岂饥馑交迫，乞赈异国之国民所当为耶？而众则习而安之矣。惟初归国者，则觉其奇异陆离，不可索解而已。……

所住大东旅社，房屋器用，及浴所厕所等，均完全西式，每室每日四元，外加小账，本极舒适。惟各室之中，叫局唱戏，喧闹征逐，故旅

① 感觉。
② 刺激。

客虽倦而不得安息。此旅社之屋顶花园，亦一游乐场，与大世界等同，中备戏园酒馆等，热闹喧阗。宓与卓寰，直至夜二时以后，始得入寐云。

八月六日

晨，早起。八时，尹任先来，略谈片刻，仍坚邀宓办《民心》。尹君去后，宓即携行箧至宝山路鸿兴坊东二衖十八号家中，拜见爹爹与母亲大人，及外祖母等。十时许，雷氏舅父偕宓同至新关码头，查验宓之衣箱。毕，乃取得之。由雷氏舅父押运归家。宓赴北京路，寻访某书局 The Mission Book Company[①]，君毅托购书。遍寻不获，后始知其业已迁移。

十二时半，至三马路小花园都益处酒馆，尹任先请宴。同席者为张贻志、卫挺生、邓峙冰、凌其峻等，及卓寰、梅君。毕，共商《民心报》事。任先、幼涵再劝宓住沪办《民心》。宓婉词辞之，仍决就南京教席，但每星期必为《民心》作文。至总编辑一席，仍请邓君担任云云。任先以汽车载宓至四川路 112 号大中华、恒丰纱厂事务所，即《民心周报》社，取最近之《民心》示宓。并以幼涵所拟致国防会印书局捐款人之函，拟以该捐款改充办报经费，以图《民心》之扩充改良。交宓审阅。

四时许，归家。侍母谈，并与邻人李静渔君谈。

家中虽拟以八月十一日，为宓婚期，然诸事多未预备。爹爹及母亲大人，向少交际，又不外出，故于诸事，均未谙悉；且办事素迂缓，多商量而少动作。雷氏舅父亦然。惟倩曼[②]妹女友甚多，颇悉俗事，

---

① 协和书局。

② 吴倩曼（1903—1926），女，小名荇文，上海爱国女校毕业，东南大学英语系肄业。1925 年初，与东南大学教授罗清生结婚。作者之二妹。

故日间诸事,多由倩妹偕其女友季湘月[①] 现暂客寓家中。外出奔走。宓是晚请母代言于爹爹大人,许宓日内躬自赴杭州一行,俾与岳翁面商一切,作速定局云云。

八月七日

晨八时半,从雷氏舅父系此次吾家之媒人。至上海城内某街某巷,胡天石先生宅中,见胡天石先生及其子华伯,均行拜跪礼。天石先生,乃陈氏岳丈之母舅,而此次陈家之媒人也。商及婚礼之事,胡公谓宓,自赴杭一行最妙,当作函先容云云。

十时,宓至凌幼华其峻。家中,大东门内,蔓笠桥街,三十一号。晤康侯之尊人曹健庵先生,及其二子丽正(康白)、丽顺(康成),谈康侯在美病殁之情形,及身后各事。

至十二时,幼华具膳,宓以有约辞之。乃见幼华之母及姊而退。即赴都益处酒馆。今日系卫挺生君请客,座客与昨日同。饭毕,即与共商《民心》报事。议定扩充改良办法,仍由邓峙冰君主编,惟增添门类,梅、卫诸君及宓,每期定必投稿若干字,诸门亦各由一人管理。宓所管者,为专论、文苑两门。

三时半,散。尹任先以汽车载宓及胡光麃君,赴北四川路某处郑莱君寓中,访郑君。谈至晚,乃散。

胡光麃君请宓在北四川路粤商大酒楼吃饭。毕,以寓中须用马桶,初归颇感不便,乃同至大东旅社,借用该处之西式厕所。胡君又邀宓游观该社之屋顶花园。十一时,乃归家。胡君劝宓多作文章,毋怯毋谦,多攻多驳,然后可望有所表见。攻击新文化,虽多反对者,而赞

① 季湘月(1900—1970),女,江苏常熟人。上海爱国女校毕业,南京东南大学肄业。后与作者表弟王次斌结婚。

成者亦不少。若皆沉默如梅君，则只让彼碌碌者肆其簧鼓矣。云云。

八月八日

晴。　晨，祥弟送宓至沪宁杭车站，乘二等车赴杭州，费三元馀。每票均有赈捐一角，如美国之 War－tap[①] 然。由上海至杭州，一路风景绝佳。田园广密，林木蓊郁，禾稼丰蕃，沟渠整治，引河湖之水以资灌溉，其景象实不逊美国 New York City 至 Buffalo[②] 一带最繁富之乡野。惟中国农民所居皆草屋，不如美国农民自奉之奢耳。然中国全国，类此之区鲜矣。

午后一时，抵杭州城站下车，寓城站旅馆 69 号室。每日房资八角。略憩，即乘人力车，至黄醋园巷三号陈宅。叩关。开门者为岳丈之姨太太。入堂，即见太岳母、岳母以下，均行拜跪礼。又见内弟烈英。哲庵。顷之，岳丈芍卿先生出见，议论通达，举动豪爽，言词诙谐。最后心一出，与宓一见如故，一若久已识面者然。宓殊欣慰，坐谈久之。岳丈于宓呈上之聘金四百元，坚却不受。宓只得领回。至婚期，则岳丈禀承太岳母之意，定为阳历八月二十三日，即阴历七月二十日，适为宓之生辰。又商定其他杂事。岳丈异常通达，繁文俗礼，概许蠲免，一切惟宓等之利便是计。宓殊感激，而大悔昔日在美之反复去函，愤词切说，为狂妄而多事矣。

四时许，岳丈命心一陪宓至西湖游览。并肩坐小艇中，荡漾湖中。景至清幽，殊快适。六时半，登岸。岳丈偕心一之姑丈章廷銮礼耕，杭县。先生来遇，邀至小有天酒馆晚饭。毕，同至宓旅馆室中坐谈半时，乃别去。

① 战时征集。

② 纽约市至布法罗(美国纽约州西北部港市)。

恣多日失眠，杭州地极幽静，旅舍中夜间亦无喧闹之声息，恣遂得畅眠。而三日之游，精神藉以回复焉。

八月九日

晴。　晨七时起。九时，岳丈率心一来旅馆，命心一陪恣再赴西湖游。仍乘小艇，泛湖中一日，涉历名胜地方多处，不备记。吃茶数次，在壶春楼午饭，一切均由心一作东。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

晚七时，登岸。岳丈仍偕章氏姑丈率哲庵来遇，预定座位房间，邀至宴宾楼酒馆晚饭，肴馔甚丰。饭毕，即归寓入寝。此日之清福，为十馀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八月十日

晴。　晨，八时起。约近十时，乃携行箧，至黄醋园巷陈宅。除昨已见之诸人外，并见心一之姑母，即于归章氏者。姑母之子，习贾，以急来见恣之故，致将店中之钱摺，失落途中。恣至时，家人方谈追寻之事。恣仍坐庭中，家人款待殊厚，如昨状。群呼恣为姑爷，进诸种瓜果点心，又进家人手制之糖，谓系杭俗专以饷新姑爷者，罗列满几案。十二时，午饭，设酒肴。

一时半，岳丈命哲庵先赴车站，购买二等火车票相赠。约近二时，又命心一陪送恣至车站。二时半，车行。恣初抵国，身体精神皆不适，而此三日之游，则殊乐，故精神回复，心境爽适。晚七时，抵上海，即归家中。

晚，偕弟妹谒建章二伯于西鸿兴坊。盖现今吾族中之最年长者也。二伯固有神经病，见恣，哭泣不止。所言断续成章，而往复重叠，至数十次。曰，“我们被他们作践即磨折之意。到如此田地。人非金石，

其何能堪？……老年不能回里，居此诸凡不适，卑下潮湿，异言异服。……人生之不过数十寒暑，名心利心，一切皆宜淡视之。……他省之人才吾不知，汝今当为吾陕之大人物矣。汝犹记十馀年前，在吾家厅中，共食羊肉，游戏。时汝伯母尚在世，汝犹记之耶？"云云。又见弗逸七嫂，即二伯之儿媳。又见刘家坤君及其妻胡冬珠女士，谈半时许。

八月十一日

晨，弗逸七哥、湘如三姊来。湘如三姊，中文极优，今亦赞从白话文学焉。

上午，赴北四川路十三号协和书局 The Missison Book Company，为朱君毅购书。次赴黄埔路美国邮政局，付邮寄之。取得锡予寄来之衣包三件，携之归家。再出，至青年会。见汪泰经君。盖陈氏岳父嘱询寄物与陈君烈勋事。又晤清华学生数人，遇梅卓生、裴盖祥季浩二君。裴君请宓在青年会菜馆吃西餐午饭。

午后，在青年会盘桓，遇朱丙炎、梅贻琦[①]、刘寰伟[②] 等。又访怀先大哥于新闸路宅中（八十一号）。

晚六时半，再至青年会菜馆，赴董修甲、凌其峻二君邀请明德、昆仑、日新三社同人之宴。凌君主席，宓报告在美明德同人之情况，及商议合并三社事犹未决之始末。后诸人皆发言，终以企图合并为决。

---

①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美国伍斯特大学工学士。1915 年入清华学校任教，后任物理系主任兼教务长，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清华大学校长，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6 年复任清华大学校长。1948 年 12 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未就职。1949 年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1950 年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1955 年去台湾，曾任台湾"教育部"长，"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校长。

② 刘寰伟（1891— ），广东台山人。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士、土木工程师，美国陆军后勤学院研究生，研习军事工程。回国后在京沪沪杭甬铁路局任职。

拟由此次出洋诸人，到美后再事疏通。十时，始散。又与幼华散步略谈，始归家。

八月十二日

晨，曹配言君来，三原人，北京高等师范毕业，附属中学教员。

上午，赴美国邮政局，汇款 30 元与季龄，还债。十时半，至江西路六十二号新华公司 The New China Co. 董修甲君办公处，晤清华学校斋务长郑之蕃[①] 君。盖郑君此次受命南下，为校中延聘教员。蔡正及董修甲君，以宓荐，故郑君欲聘宓往。月薪二百元，授英文，兼授财政、哲学、历史。宓观此次清华聘教员，毫无成见，临时随缘，率意拉扯，并非平日物色所得。且学科之分配，尤为不合。一人而欲其兼授极不相近之多科功课，敷衍充数，难哉！宓故径即辞却之，并谓必须与梅光迪同在一处。郑君此次本已函聘梅君。故又托宓代劝梅君，甚望二人均往清华云云。

午，十二时，赴黄浦滩，汉口路转角，交通银行三层楼上，联华总会 Union Club. 盖英美华三国在本埠著名商人之俱乐部也。聂其焕君慎馀。约西餐午膳。席间得识陈茹玄[②] 君，再则尹任先及周仁[③] 二君。腾毕归家。

---

① 郑之蕃(1887—1963)，字桐荪，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科学士。归国后，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复旦公学、海军军官学校、北京大学、安庆高等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等校。1920 年任清华学校算学系主任，后任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

② 陈茹玄(1894—1955)，字逸凡，广东兴宁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东南大学代理校长，光华大学主任教授，大夏大学文学院长，滇缅铁路会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并任行宪第一届立法院集会筹备处筹备委员。

③ 周仁，字子竞，江苏江宁人。清华学堂 1910 年考选留美，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学硕士。后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

湘如三姊来谈，言冯景兰、冯友兰君之妹，名淑兰，中文造诣极深。渠初拟介绍为宓之匹配云云。下午四时，偕倩妹、祥弟等，从雷氏舅父外出购物。赴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与之商说一过，即租定礼堂房室，以该旅社为成婚之地。又赴荣昌祥试衣，再由祥弟陪导，至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二十号，访天人会友邓成均君，未遇。次谒徐朗西先生，于巨籁达路某里，在其宅中晚饭。次谒陈季涛先生于西新桥寓所，九时归家。

晚，十一时，偕弟妹等，赴沪宁车站，送湘如三姊及曹配言君赴北京。车行乃返。

八月十三日

上午，在家写信。下午偕倩妹，从雷氏舅父外出。再赴一品香旅社，预定中西菜蔬席面。又赴四马路一带，购买杂物，印刷礼帖、名片等等。归家后，适遇凌幼华来，乃同至家中小[1]

九月十四日至十七日[2]

连日晴。　十四日晨，由图书馆[3]借来书籍若干册。自是晨起，终日伏案，撰作所授四科之讲义。撮其大旨，作为表解。Outlines[4]印出多份，以备颁给学生。故处境似清闲，而日来则实极

① 本日日记至此中断。以下日记缺16页(即1921年8月13日之后一部分至9月13日)，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后丢失。

② 作者在本段日记前，尚有数行不完整的文字，疑为1921年9月13日日记之末尾：无一定之筹划，故拉杂凌乱。所知者似颇不少，而今当应用之时，欲专授某科，乃材料极不完全，知识极不敷用。悔之晚矣。细思宓真无一毫长处。在美诸友，宓固不能望其项背，即视此间之学生，亦有愧色矣。

③ 当指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图书馆。作者已于9月初由上海赴南京东南大学备课。

④ 大纲。

忙碌也。自离康桥两月以来，奔走变幻，不遑宁息。近日得静居于此，读书执笔，回复学生之事业、之境遇，反觉十分爽适，得休养之乐。十七日晨，编撰竣事，即送交张士一君核阅发印。

十六日为阴历中秋节。夕间，杨君本约出游，旋以雨而止。是晚大雨，几于倾盆。入寝后，反复至深夜，不能成寐。念成婚以来，将及匝月，而与心一同居者，十日而已。是夕接心一函，故殊有感。自到上海，匆匆奔走，尚不自觉身之在中国也。日来静居暇思，乃悟中国之情境，而所见所闻，亦在在足刺戟。故遂念及国事种种，内乱不息，外人取割在即，而政府破产，计核确实，今年年关，必将暴露。是时大局溃裂，全国鼎沸，即此间各校，亦将停止发薪。虽欲燕巢幕上，在此中求一枝之安，亦何可得哉？然亦无预防之策也。

梅君是日归自沪。

十七日夕，祥弟来，偕出。至协和书局，欲为祥弟购书而未得。南京每遇雨，则街市田野、低下之处，立成巨浸，房屋皆在水中。水深及尺，多日不退，且江潮上涨，倒流入城。故本校附近之民房及小学校，多有全浸于水中者。自大门以达内庭，望之如 Venice[①] 之街市，槛阈阶墀，悉没水中，不可得见。小河之两岸，亦全入水，河水达本校之外垣，遂以垣为堤焉。

九月十八日

晨晴，访李宜之[②] 君及刘梦锡夫人于其宅。大仓囤。还祥弟所借

① 威尼斯，意大利北部主要港口，威尼斯省省会，世界独特的水上城市。

② 李仪祉（1883—1938），水利家。原名协，字宜之，陕西蒲城人。早年留学德国。曾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授、副校长及华北、黄河、淮河与陕西省水利机关领导职务，西北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历届会长，直到去世。其所主办之泾惠、洛惠、渭惠及织女渠等灌溉工程，对陕西农业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款，并托为定做桌椅木器等。又赴督署西街华洋旅馆，租定二室，二十二及二十三号。备心一及倩妹等来时寄寓。

归后雨，至夕复晴。

九月十九日

晴。 下午，傅梦良[1] 君约游玄武湖。先赴协和书局购书，再赴金陵中学，以书交祥弟收用。然后乃出丰润门，即玄武湖畔。傅君呼小艇，共乘之，泛湖中一周。约一时许，乃步归。

九月二十日

晨，理发。宓归来欲事俭朴，不立崖岸，期成"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之志，而按察所处之境，竟不能如愿为之。如剪发一事，此间教职员，例皆召雏匠至室为之，而付值略昂。如欲赴雏匠室中，则与学生无别，而人将轻视之矣。其他多类此。闻教员之待学生，态度亦需沉重和尊严，苟一昧坦率和易，则学生将狎而蔑之矣，云云。

① 傅梦良，湖南人，时任东南大学日文教员。

七月一日[1]

日来无事，殊觉郁闷。夕，姚骕君来。

七月二日

同上。夕，傅梦良君来。

七月三日

上午，赴校中，邀同傅梦良君，至二郎庙栗林医院，晤日本医士板板留一，傅君之旧友也。又晤其翻译康君，谈悉一切。定吾妻往该院生产。

午后，医士来家诊察，谓产期约在阳历本月二十六七日。一切健全，可毋虑云。

七月四日

无事在家，随意阅书。晨，赴校中图书馆一行。

七月五日

午后，偕妻及刘君承芳、倩妹、季女士游玄武湖，乘船至所谓湖心亭者。

七月六日

晨，赴金陵大学还所借书。季女士之友范丽生女士来。饭后，刘承芳偕其表弟来，于是同赴农场，进冰点。

---

① 作者本年日记仅只7月1日至13日，共13天。

夕，卫君挺生偕其新婚夫人桑兰谷来，罗君世真为之向导。

午前，华桂馨来。午后，缪凤林[①]、景昌极[②]来。

七月七日

晨，赴刘伯明[③]君宅中，访卫君挺生夫妇。十时，陪卫君出访杨铨[④]君于其宅。又至科学社观书。十二时，归刘伯明君宅。

午餐。

二时，同罗君世真陪卫君挺生夫妇，赴校中游览，又至农场进冰点。卫君等旋即别去赴京。予归寓。

夕，张时行君来，晚饭后别去。

---

① 缪凤林(1898—1959)，字赞虞，浙江富阳人。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习佛学。同年秋赴沈阳东北大学，讲授历史。1927年任江苏国立图书馆印行部主任。1928年以后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学衡》社员。

② 景昌极(1903—1982)，字幼南，江苏泰州人。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1月考入南京支那内学院，8月毕业。9月任东北大学讲师，后升教授，讲授哲学。1928年返回家乡。后任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教授，泰州中学、扬州师范学院教师。《学衡》社员。

③ 刘伯明(1887—1923)，名经庶，字伯明，江苏南京人。美国西北大学哲学博士。返国后任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教授哲学、文学、教育学；兼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伦理、哲学、语言学诸课。1919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1921年南高师改为东南大学，任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哲学教授。1922年办《学衡》杂志。1923年夏代理校务，兼授暑期学校课，同年11月24日病逝。

④ 杨铨(1893—1933)，字杏佛，江西清江人。同盟会员。南社社员。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习机械工程，毕业后入哈佛大学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1920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5创办《民族日报》。1927年任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1928年改大学院为中央研究院，任该院总干事。1932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七月八日

晨，读书。午前，清华旧同学鄂人江秀炳[1]君来。江君年来任唐山路矿学校图书馆事，现南来考察各地各校图书馆。予留之午餐。午后，导之赴金陵大学及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参观。经该馆员等详细指示一切。又邀之至农场进冰点。次参观本校。

闻碧柳等来，乃至大学寄宿舍访之。知碧柳及周光午[2]君已赴吾家，归而果在。晚饭后，复至鼓楼一带散步，江君先别去。碧柳等谈至十时许始去。

七月九日

星期。在家编西洋文学书目。王幼农[3]十伯来。

夕六时，偕宜之先生兄弟，赴三元巷江苏赈务处。王十伯约吃饭，进素馔。又久谈，归颇迟。碧柳等坐待已久。是晚遇吴希真君于王十伯处。

七月十日

晨，早起，至东南大学寄宿舍碧柳寓处，见胡子靖[4]先生。陪导

---

① 江秀炳，字俊甫，湖北黄陂人。清华学校肄业。时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图书馆主任。

② 周光午，字卯生，湖南宁乡人。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商科肄业。曾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助理员、重庆清华中学教务主任、江津聚奎中学校长。

③ 王典章字。

④ 胡元倓（1872—1940），字子靖，湖南湘潭人。留学日本。1903年在长沙创立明德学堂，自任监督，旋又创立经正学堂。1911年任留日学生监督。1912合并明德、经正为一校。同年8月，在北京创立明德大学，1916年停办大学部。1919年在汉口创设明德大学，1926年又将大学部停办，致力于中学之发展。1938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胡先生访胡先骕[①] 君。又访刘伯明君。

在农场请胡先生及碧柳、光午吃中饭。又坐农场凉棚下，进冰点。谈至暮，始散。

七月十一日

晨，尚未起，方浴毕，而吴希真君偕其夫人及二子如约来。留款待中餐，下午始去。共吴君及宜之先生兄弟谈甚久。吴君述所学佛理之心得，予述一己及师友之主张：(一)文言白话之根本区别。(二)贯通中西古今学术之正法。(三)人文主义之解释及其效用。

晚，碧柳、光午来，谈至十时始去。每晚以为常。光午之来也，予以碧柳之荐，谓光午为后生中最可学圣贤而传吾辈之志业者，遂决留居资养而授以文学等，一切由予勉强供给，而光午则为予帮助，办文牍杂务，故光午来。

七月十二日

连日炎晴，热甚。　在家编稿。

下午，碧柳、光午来，谈至深宵。予为述平昔所得于师友之心传，及一己立身行事治学之方针等。碧柳述前二三年新文化运动方盛时，诸人之行事。奇异魍魉，莫可名状。

---

①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江西新建人。1912 年留学美国，习农学和植物学。1918 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植物分类学，获博士学位。曾任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28 年在北平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 年与江西农业院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7 年在昆明与云南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1940 年任中正大学校长。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学衡》社员。

七月十三日

晴，热甚。　晨，如约赴阜成桥半壁街支那内学院，见吴希真君。由吴君引谒其师欧阳竟无[1]渐。先生。欧阳先生为人态度和蔼而志气勇决。略述佛理之要，谓必先有其情境而后可言方法，万不能倒置。又谓佛教决不能各种哲学宗教牵混为一，或言调和选择，或事融会比附，悉大误也。予述西儒对佛教之研究，及寅恪、锡予诸友习梵文之情形。约定俟锡予回国时，即导之来谒。予又与吴君谈片时，承指示首应读之佛经数种，乃辞归。

访梅迪生于科学社。访君柳、光午于大学寄宿舍。又赴校中会计部领款八十元。先是校中财窘，五月与四月，均仅发半薪。予之薪资，自七月起，增至二百元。而六月之半薪，直至七月八日始领到。予以家中各项需款孔急，求商于刘伯明君，特别通融，准领六月所馀工资之半，即八十元，至是领到，然仍出以借款之形式云。次访柳翼谋[2]先生，述由济南教育大会归来之所见。

正午，归家。

---

① 欧阳渐（1871—1943），字竟无，江西宜黄人。早年攻读经史哲学，后信奉佛教。1904 年到南京从杨仁山研习佛学。1907 年东渡日本。1910 年复从杨仁山。翌年杨去世，承师遗志主持金陵刻经处，并附设佛学研究部。1922 年创建支那内学院，任院长，讲授法相、唯识之学。抗战爆发，内迁四川江津，设支那内学院蜀院。1943 年 2 月 23 日病逝。

②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晚号劬堂，江苏镇江人。1901 年在南京江楚编译局，编辑教科书。几次东渡日本。1916 年起，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为《学衡》创办人之一。1926 年改任北京女子大学教授，旋回南京再任中央大学教授。1927—1949 年，任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后改名国学图书馆）馆长，其间曾赴重庆中央大学，任研究生导师、中国史学会会长。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 年任考试院考试委员。1949 年以后，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予昔在清华及美国，多年均有日记。虽云属无益之事，然过后检阅，殊觉其趣味浓深。且于身心之检束，学识德业进退之觇验，实多裨补。回国后，以事忙意懒而间断。自民国十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今，日记辍废不作者已二年矣。虽勤劳不息，然顾小失大。吾之真正志业，乃日以荒废。且所处之境及所遇之人，无在而不足推挽阻抑，使吾堕落沉汩，日趋于下。回思前情，无限凄惶。兹值三十初度，乃发愿复作日记。不求工详，但求不再中辍。至体例及宗旨，悉仍旧贯。作成将如昔例，寄示我之至亲密友，以省写信详说之繁，而求情意之全通。且藉此以发舒吾心之感慨牢愁，俾无开罪他人之处，而一己亦得以省察补过云尔。

八月三十一日

是日为阴历七月二十日，值吾三十初度[①]。上午，发出《学衡》第二十二期全稿。下午，赴校中，晤过探先[②]君。询悉其新造平房，须十月下旬工竣，届时方可迁入。而吾等之房东，逼吾等于九月底如约迁出。此其间诚不知如何安排也。谒柳翼谋先生，甫自湘归。谈颇久。又访萧叔絅[③]，未遇。

① 虚岁。

② 过探先，江苏无锡人。清华学堂1910年考选留美，康奈尔大学农科硕士。时在东南大学任教授。

③ 萧纯锦，字叔絅，江西泰和人。留美习经济专科。时任东南大学经济系主任。《学衡》社员。

是日接倩妹片，惊悉陈伯澜姑丈，已于八月二十三日在京寓辞世。呜呼痛哉！丈生平甚爱重我。我受丈之训诲及其家之资养，恩德甚深。而我常自命为能知丈之一人。我之学为诗，及于诗之派别、义理、方法、精神，实遵依丈之《南帆集》。后以聚珍版排印，改名《审安斋诗集》。丈老病绵懒，而我归国二载，固缘事忙，亦由性懒，竟未一赴京省视。日前爹爹大人由京探视返沪，特谕我速禀达姑丈，致慰问之情，而安老人之心。我以忙于筹备《学衡》二十二期稿件，拟俟至月初作禀。孰知丈乃已辞人世耶！呜呼！我之负疚深矣，悔痛何及哉！惟念丈身后萧条，京寓困难情形，何堪设想。遂即刻禀达姑母及表兄慰问，并汇呈银一百圆，作为奠仪，藉补杂费。呜呼痛哉！

九月一日

《学衡》稿件缺乏，固须竭力筹备。惟国学一部，尤形欠缺，直无办法。日昨函上孙德谦[①] 益庵。先生，请其以《亚洲学术》杂志停办后所留遗之稿见赐，并恳其全力扶助。顷得复书，全行允诺，甚为热心，且允撰《评今之治国学者》一文。予为《学衡》前途计，决即赴沪面谒孙先生，商定久后之办法。且欲省视爹爹大人，就询姑丈逝世前之情况，遂定于明晨前往。

是日上午，赴校取款。终日写复《学衡》信件，凡十馀封。

九月二日

半阴晴。午后微雨。　晨，陈廷玉来。十时出。十一时，由下关

① 孙德谦(1873—1935)，字受之，又字益庵，江苏元和(今属吴县)人。少习声韵、训诂，尤推尊徐锴《说文系传》。进而赞仰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学。后又改事会稽章学诚，习《文史通义》。历任江苏通志局纂修，江苏存古学堂教员，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大夏大学、交通大学、政治大学教授，并从事著述。

乘火车赴上海。晚八时抵。即至宝山路鸿兴坊寓宅，晤诸亲长弟妹。母病已愈，予以百圆之款呈母。母受之而无言。予力求坦适，与诸人谈笑。似较往次之感情为佳。

十一时许，爹爹大人赴宴归。微醉。述及姑丈逝世前在京晤聚情形，泪涔涔下。予亦殊伤感，是晚寝甚迟。

附爹挽姑丈联云："本姻娅而共门墙，订交论学，益我良多。每当把酒对谈，举念不忘天下事。　自戊戌以迄癸亥，为国忘家，知君有几？竟使怀才莫遇，遗集留待后人刊。"陈季涛老伯挽姑丈联云："元龙气，司马愁，都萃一身，郁郁以死。　杜牧狂，嵇康懒，从兹千古，嚣嚣犹生。"又王幼农十伯梦中预挽姑丈联云：十馀日前钞示。"举念不忘国家，孤愤所流。杜陵野老称诗圣。　此心别有寄托，澄怀独抱。彭泽先生岂酒狂？"

九月三日

晴。午后微阴雨。　晨，八时前出门。访洪深君于赫德路民厚里，未遇。晤其夫人，取得寄存之白璧德[1] 先生照片及哈佛大学画册等。即至爱文义路八十四号刘求恕斋寓宅，谒孙德谦先生。相见，谈甚洽。十一时三刻辞出，独赴跑马厅之卡尔登西餐馆 Carleton Café 午膳。次赴河南路牛津图书公司观书。

二时半，复至孙德谦先生处。孙先生函约张尔田[2] 先生孟劬。

---

① 即 Irving Babbitt，作者初译巴比陀，前此日记中悉称巴师。自胡先骕于《学衡》第 3 期译出《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一文，由是确定 Babbitt 译为白璧德，作者亦从之，改称巴师为白师。

② 张尔田（1874—1945），原名采田，字孟劬，号遁堪，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举人，曾任刑部主事，知县。辛亥革命后闲居。1914 年清史馆成立，任纂修。1915 年，应沈曾植邀请，参加编修《浙江通志》。1921 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燕京大学，任中国史及文学教授。后在燕京大学哈佛学社研究部任职。1945 年 2 月 15 日在北平病逝。

来，过顷即至。共谈，益欢畅。即在其处晚膳。晚十时，始别归。

二先生各赠予及同社诸君书数种。二先生皆允竭力助《学衡》以国学稿件。孙先生并已作成二三页之文，定以后按月寄交。详细办法不具录。予不禁为《学衡》前途庆，而益增其奋励图谋之志。且二先生确系学术湛深，议论通达，品志高卓，气味醇雅。其讲学大旨，在不事考据，不问今古文及汉宋门户之争，而注重义理。欲源本经史，合览古今，而求其一贯之精神哲理，以得吾中国文明之真际。其所言类皆条理分明，诂解精当，发人深省。不能一一记。予窃自念，昔恨不早十年遇白璧德师，则不至摸索彷徨，而西学早入正轨。今又恨不早二十年遇孙张二先生，则不至游嬉无事，虚度光阴，而国学早已小有成就。及今始知之而悔之靡之，亦命也夫！然是日闻二先生之绪论，并谈宴之欢洽，中心极为喜慰。其乐乃为予半载以来所未曾有者云。

九月四日

晴。 上午偕情妹、季湘月女士，侍爹爹大人参观青岛路上海大学。妹等去后。爹留予训话。闻予言曾以百圆呈母收入，则甚怒，责予殊切。盖自爹纳妾以来，爹与母久已不睦。而母但以家用等项，向爹索款。而另有款入母手，则或秘储之，或自用之于不必用之处。而爹终不能得其分文，故爹之责予也。吾始以数月未汇呈款项，而祥弟校中将开学，母必谕索。夫甘旨之奉，而必待索之而后供，则不尽职分而伤感情。故吾急谋呈交而出之己意，而不知其中至如此情形。乃反以此举而受爹之谴责，致爹之不快也。呜呼苦哉！中国家庭如此，社会如此，吾诚不知如何而可为行事完美适当之人，以符吾之昔志也。

午，爹爹大人携母、妹及予等，宴于小花园都益处酒馆。归寓后，

予即辞出。祥弟送予至火车上。予乘三时二十五分特别快车赴苏州。抵站，即乘人力车至城内严衙前一〇六号王宅，谒王幼农十伯及吕氏五姨母。时已晚八时，即宿其宅中，下榻书房内。

九月五日

晴。　幼农十伯家规整肃。虽行年六十，晨四时半即起，家人子女仆从亦均五时即起。六时早餐，以为常。晚八时半至九时之间，遂皆入寝矣。

是日上午，次斌表弟偕祖。导予游观东吴大学，即在其寓宅之近邻。下午，复偕予外出，导予历游苏州诸名胜，如玄妙观、观前街、北塔寺、登其上，凡九层。留园等。又至青年会等处。

苏州虽至洪杨乱后，残毁一空，然在今日，犹为中国街市中之最繁华者。苟欲觇中国旧式之建筑及商工业，则必于玄妙观前及留园等处可见其最。盖纯为旧式，不参西洋装饰及事物者也。

晚七时归寓宅。

九月六日

晴。　晨，侍幼农十伯谈。午前十时辞出。由东吴大学之河埠乘汽油艇，沿护城河北驶。继又出水门，西向驶，抵火车站。费时约仅四十分钟。十伯派其仆杨升送予至火车上。

十一时十四分，车行。夕四时馀，抵下关。予于将抵下关之时，在车中得诗一首。录下。题为《自沪归宁口占》。

两载金陵是故乡，归来百感又苍茫。
生离死别交亲少，时短心长去日忙。
莫向桃源寻蝶梦，便屯蒿米老鱼乡。

人拏鬼啖今何世，残破家山墓久荒。

此诗韵脚重一乡字，当俟徐改。柳先生云，宜将第六句全改去。第三句生离，指嗣父仲旗公等。死别，指姑丈陈公伯澜等。第五句意谓友人中如迪生等，下及某某诸人，不得于室家情好，感怨百端。予亦未尝无同情。然予早拟祛去浪漫之幻想，持身以责任主务为重。而不愿效伊壁鸠鲁派之行事，自放于尘世之外，而梦游极乐国也。(Land of Chimeras)

夕五时，抵家。杜少门君景蘅，原名卿。本校新聘历史教授。来访，留晚饭。

九月七日

晴。 上午，赴校中见刘伯明君。谈《学衡》事及李君事。又访柳先生，谈《学衡》事。晤李仲霞君，闻其所居之房，将于日内迁去。乃与约定。午饭后，偕心一往察视一过。即托李君代向房主说定，予家愿租居之。盖系楼上，东向。尚可望远，不若所定过探先君平房之低隘。且可于月内迁入，免受困难。惟房租较昂，每月需二十元耳。房系西式，略为品字形。地址在保泰街即由鼓楼至升昌旅馆之斜衢。路南，门牌十号院。仍在鼓楼之近旁。房主人居楼下，此外无第三家也。

沃姆 G. N. Orme[①] 先生来函，谆谆劝予就其高足郭君斌龢[②] 学

① G. N. Orme 沃姆，英国人，牛津大学毕业，精通希腊文。久任香港大学副校长，兼讲授希腊文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两门课程。1923 年退休回国。

② 郭斌龢(1897—1987)，字沧周，江苏江阴人。毕业于香港大学，后赴美国留学，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又赴英国牛津大学任研究员。回国后，历任东北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教授。

希腊文。予亦决学之，曾函郭君商之。是日晨。访郭君于第一中学，以开学未能见。又访王恩洋[①] 君于支那内学院。以投稿驳王君之文一篇，请其阅看定夺。

及予由校中归家，郭君已在此，并携来希腊文教科书数册。郭君人甚高明而诚恳。谈次，极为欢洽，且于《学衡》事亦极热心。留午膳。午后三时别去。

九月八日

晴。　上午，赴校中。晤李仲霞君，商租房事。又晤刘伯明君，嘱予代劝柳先生担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因谒柳先生言之，柳先生意似可而语仍未可。并于其处晤梅君迪生。又访 Winter[②] 君。新聘英文教授。

九月九日

星期。晴。　上午，赴太平桥迪生寓所，会商英文系改定功课事。

下午，华桂馨、陈廷玉来。

九月十日

晴。　晨，访徐君韦曼，世庄。声明退租过宅平房事，未遇。先已

① 王恩洋，字化中，四川南充人。就读北京大学。由黄树因引见而从欧阳渐学。精于法相唯识学。时于欧阳渐所创之南京支那内学院讲授唯识通论、佛学概论等课程。后在成都办东方文教学院。著有《人生哲学》、《五十行述》、《心经通释》等书。

② Robert Winter 罗伯特·温德（1886—1987），美国人。美国瓦巴世学院文学士，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曾任美国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1923 年来华，任东南大学教授。1925 年由作者荐，任清华学校（后改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2 年改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函达。访萧叔絅。

下午，汤锡予来。夕，赴汤寓。又是日上午赴邮局，汇款五镑，托沃姆先生在牛津购书。

九月十一日

晴。　上午九时，赴浮桥萧叔絅寓宅，候同人不至。十时许，乃偕叔絅至王府园王伯秋[①]君宅中，祝其母袁太夫人六旬整寿，行三鞠躬礼。近邻之同春戏园，亦借取为客座。在此与诸同人用午膳，并看戏。铺陈甚盛。

下午二时，晤朱经农[②]，谈毛彦文事[③]。旋偕叔絅先众人辞归。锡予来。

九月十二日

晴。　午前赴校中，晤李仲霞。交还房租约稿，并付定银。

下午，梁镇、杜光祖[④]、马承堃[⑤]诸君相继来，留马君在此晚饭。又是日吕安良骨凡之弟。辞去，赴汉口。

---

① 王纯燊，字伯秋，南京人。时任东南大学政治系主任。

② 朱经农(1887—1951)，名有畛，字经农，上海人。1904年留日。1916年留美，华盛顿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齐鲁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教育长，光华大学校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教育部政务次长。1948年被派为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首席代表，后留在美国从事著述，并在康州哈特福神学院任教及研究。

③ 朱箴魁(君毅)于是年5月提出与毛彦文女士解除婚约，并请作者与朱经农居间调解。

④ 杜光祖，江苏无锡人。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士。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⑤ 马承堃，字宗霍，湖南人。王湘绮(闿运)晚年之门生。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学衡》社员。

九月十三日

阴。 上午，锡予来。

夕，偕锡予赴第一中学见郭君斌龢。郭君言花牌楼圣公会 The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 之 Central Theological Seminary[①] 有英人 Rev. B. Mather[②] 先生，授希腊文。仅教会中二人上课。每星期一、二、五日下午三至四时。予即决加入，随班学习。托郭君为先容。原拟从郭君学。今如此，较省事也。

是夕，锡予约楼光来、朱斌魁二君及予，宴于桃叶渡之老宝兴酒馆。

晚，赴太平桥梅、朱[③] 诸人寓所。朱君[④] 与予谈甚久。嘱以（一）决难挽回（二）前函戏言、无遵行意之二层，转告毛彦文知之。归颇迟。

九月十四日

在家译书。

九月十五日

晴。 上午赴校中，晤邵君祖平。邵君名士习气甚重。以己于诗造诣颇深，故中心甚为骄傲。以予编辑《学衡》，将其所作《无尽藏斋诗话》，改迟一二期登载，疑予为有意，因彼为中学教员，又未出洋，不通西学，故卑视之。心怀忿嫉，为日已久。其实予何尝有此等势利

① 中央神学院。
② 马伯乘牧师。
③ 指梅光迪、朱斌魁诸人。
④ 朱斌魁（君毅）君。

之俗见？是日相晤，强予承诺必以新作之稿登入二十三期无误。予谓他人向未干涉予之编辑行事，且未邀予承诺如此之件，恐开后例，不易办事，予决不能从命云云。邵君大怒，拍案大声叱詈，声闻数室。其心中之积忿，悉行宣泄，并欲开会求同人公判是非。予忍之，无言而出。走访柳翼谋先生，具白之。

是夕，柳先生来，谓邵君素日性行如此，只可宽恕。其新稿宜为登入二十三期。予答此次照办。惟以后邵君概不得干涉编辑职权，或预为类此之要挟。此意请转达邵君云云。

予平日办理《学衡》杂务，异常辛苦繁忙。至各期稿件不足，中心焦急。处此尤无人能知而肯为设法帮助。仅二三私情相厚之友，可为帮顾。邵君为社中最无用而最不热心之人。而独喜弄性气，与予一再为难。予未尝不能善处同人，使各各满意。然如是则《学衡》之材料庸劣，声名减损。予忠于《学衡》，固不当如是徇私而害公。盖予视《学衡》，非《学衡》最初社员十一二人之私物，乃天下中国之公器；非一私人组织，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故悉力经营，昼作夜思。于内则慎选材料，精细校雠。于外则物色贤俊，增加社员。无非求其改良上进而已。使不然者，《学衡》中尽登邵君所作一类诗文，则《学衡》不过与上海、北京堕落文人所办之小报等耳。中国今日又何贵多此一杂志？予亦何必牺牲学业时力以从事于此哉？

予记此段，非有憾于邵君。特自叙其平日之感情与办事之方针耳。故于邵君訾评同社之作，及强欲凌驾胡君先骕等情，均不述及云云。

夕，刘梦锡[①] 夫妇来。

---

① 刘梦锡，陕西洋县人。以陕西公费留美，习土木工程。原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时将离校赴京别就。

晚，毛彦文女士自北京来，暂住家中。

又是夕，凌君其垿[①]自沪来。

九月十六日

晴。　在家译书。下午，倩妹来自沪。晚，叔绸约在其宅中晚宴。饮酒甚多。后当戒之。

下午，阴。赴花牌楼，取名片。又赴奇望街邮局取汇款，再至第一中学。偕同郭君斌龢字治周，江阴人。至圣公会马伯熙 Rev. B. Mather 处，上希腊文课。学者共四人。

九月十七、十八、十九日

阴。微雨。　在家译书。备《学衡》二十三期稿。

赴校中一次。友朋相识来访者甚众。

九月二十、二十一日

晴。　是两日校中举行选课、注册之事。予每日二次赴校办公：上午八至十二时，下午一至五时。故殊劳倦。复因感冒，喉间微痛。

近顷诸务猬集。一须预备开校后之功课；二须迁居；三须编撰《学衡》二十三期稿件。加之通信甚繁，友朋来访者多，予殊不知如何措置也。

---

① 凌其垿(1905—1933)，字爽轩，号梦癡，上海人。作者清华同学凌其峻之弟，时失学，来南京从作者受学。后赴法国留学 1930 年毕业于巴黎大学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注册部主任。

二十一日晚。卫士生[1] 君来访毛彦文女士，谈甚久。卫君去后，毛女士复与凌君及予夫妇谈。述幼年与朱君斌魁关系及家庭细情。予等虽不甚赞成其现今之态度，然殊为所感动；觉得朱君直丝毫不顾中国人之感情，所行真无可辩护者也。

九月二十二日

晴。　晨访新居主人鲁士清康寓，湖北。君，未遇。访李仲霞君于校中，谈有关新居事。

下午，郭君斌龢偕胡君稷咸[2] 字穆胎，安徽芜湖人。现任常州省立第五中学教员。五月间，曾伴沃姆先生来此。朱君复字恢伯，吴淞人。现与郭君同任第一中学教员。来访，二君皆郭君香港大学同级学友。沃姆先生之徒也。谈甚洽。并允为《学衡》撰译文稿。《学衡》之事，苟努力进行，必可渐添同志，益增势力。是在人之为之耳。

九月二十三日

晴。　星期。上午陈逸凡来。王玉章君来。

晨，往访新居主人鲁君，未遇。夕，复往，见之。除声明昨仆传说之一层，经鲁君解释不再提及外，予又宣言迁入之后，琐事不得干涉，并所谓不吃酒、不吸烟、不赌牌三层之限制。鲁君所答亦均满意。乃以签定之租约，交李仲霞君。

---

① 卫士生(1899—1990)，字澍青，浙江衢县人。1923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1926 年赴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习经济)，纽约大学哲学博士(教育学)。曾任《北平新闻》(英文)主编，河南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教育部顾问，中南体育运动委员会顾问，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等。

② 胡稷咸，字穆胎，安徽芜湖人。香港大学毕业，时任中学教员，后为武汉大学教授。

九月二十四日

半阴晴。　正午，偕锡予赴夫子庙金陵春酒馆刘文海君生女弥月之宴。归家已下午四时矣。

晚，王恩洋君来。

是晚，又共予妻与毛彦文女士谈。乃知毛女士与朱君之历史既长，前此用情极深，故虽经兹变，终未能忘情于朱君。故虽怨之愤之，而终未忍伤之害之些须。彼今心绪繁乱，逢人诉说。但一已实无确定之意旨与办法，暂事拖延，不必如何要求朱君解决。此其意，予深信之。然在朱君一方，则视毛女士如大敌，如毒蛇。一若毛女士终日奔走，宣传联络，以谋加害于己者。故其托予等转达毛女士之语，类皆挑战或防御之意，皆极强硬刻酷之表面利害语。而于前此之关系及感情，则全不顾及。呜呼，吾为二人痛，吾尤为朱君惜也！

九月二十五日

阴。　是日中秋。天未曙时，忽梦至北京吊祭陈氏姑丈。既至而知姑丈殁后复苏。而卜于神籤，得"万朵红莲礼白莲"之句。按此句出《饮冰室诗话》，梦中迷离幸福。其后又经几多事迹，卒由姑母、表兄及予扶姑丈至保定之莲花寺，即莲池书院，登塔之最上层。丈为遗嘱，口授毕，便即辞世长瞑。神籤之言略验。姑母、表兄号泣，予亦放声大哭。醒来犹泪湿枕席也。

是日仍在家编理文稿。上午，王幼农十伯来。予送之。十伯行至院中，顾予曰："吾初来此，见院中苔草滋生，无人芟治，颇类将迁居者。今知明日果迁居也。"

下午，与妻、妹等商迁居事。月来为觅宅及迁居之事，备受辛苦

困扰，不能详记。而居此二载，将舍之他去，则实感慨系之。

是夕，家中治馔。邀李思纯[①]、凌其塏君及毛彦文、朱函、魏晋[②]诸女士同餐，度中秋节。再则妻与倩妹也。晚，共坐或步。院中。阴黯无月，既而月从云际略放微光。李君曰，记得向来中秋阴多晴少。予即成诗一首。题为《中秋夕书感示诸友》，录下。

少年儿女秋闺意，流转死生世上情。
各有奇愁说不得，几曾佳节月能明。
两年栖隐青苔长，一夕离筵断梦惊。
大海浮航无住着，营巢作茧定何成。

身世奇愁，毛彦文女士为最深。而座中诸人皆有之，独予妻与倩妹或无之耳。诸人先后去。十时半，入寝。

九月二十六日

晴。 是日校中开学，予移家。由鼓楼北二条巷二十四号迁至鼓楼东保泰街十号。先是予拟雇用三数人役零星扛举、分数日搬完之法。而予妻则主张用板车圆囵满堆重载，一日搬完。然损伤器物，势不可免，且诸物凌乱，非数日不能清理就绪。予与妻议久不决。予妻亦毫无筹备。予卒废然，尽从彼之意。而一切果如所料，是日忙乱终日，疲劳特甚。幸得凌其塏君为予钉立书架，并部署一切，深资襄

① 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四川成都人。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治文学史学。能诗。时新任东南大学法文及法国文学教授，后久任四川大学教授。

② 魏晋(1898—1928)，女，字诗衡，浙江杭州人。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久任杭州女校教员。

助。沈君[1]夫妇邀就午晚餐。

晚，暂卧地板上。

九月二十七日

晴。　是日始赴校上课。归后，清理书物。连日读书办事，均暂停止云。

九月二十八日

晴。　晨，赴校中上课。午，仍清理书物。

下午四时，赴校中文理科某项会议。

晚，房东鲁君家邀茶会。鲁君为基督长老会长老，家人皆为教徒。

九月二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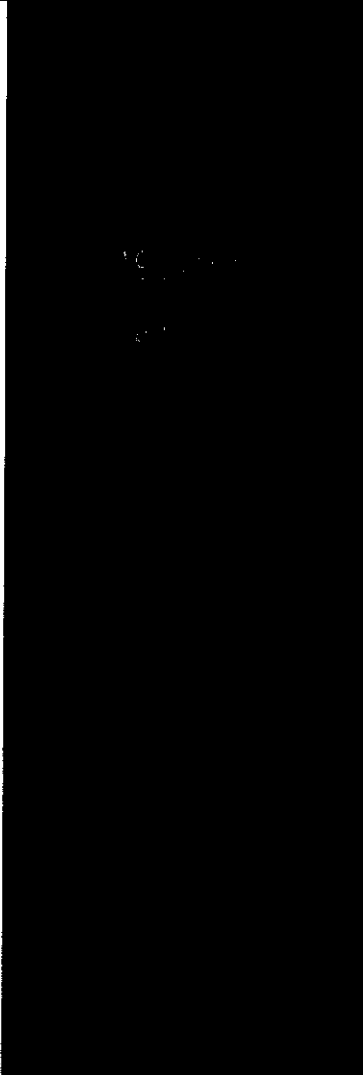
晴。　晨，赴校上课。午，发出第二十一期《学衡》。

下午，偕沈君祖伟赴旧寓，向房东周友生移交房屋。又偕凌君赴木匠铺，定做小床。

晚，早寝。连日意绪纷乱，无成事也。

---

① 沈祖伟，字奎侯，浙江吴兴人。清华学堂1910年考选留美，德西根大学工学士，习铁道工程。时任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校长。原与作者合租南京鼓楼北二条巷二十四号之宅同寓居。



民国十三年七月

予自美归国，教授于东南大学三载。方谓此局可长，乃自伯明先生溘逝，事变纷来。本年四五月之交，校中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于是诸同道如梅、楼、李[①]诸君，均散之四方。予亦处不可留之势。一再审思计议，卒于五月底，决然就奉天东北大学之聘。予之生涯，乃大变改。然去南京而之他所，实非本志。故始终依恋，临行尤凄其欲悲。

先是校中放暑假后，七月初，值中华教育改进社及科学社年会，诸相识故人来宁者颇多。而宏度[②]、碧柳又先后到此，叙谈追陪，甚患忙碌。直至七月十九日，始得从事于行李书物之整理，及《学衡》职务之交代。一星期中，编制各种表簿，类列来往书函，结算出纳账项，以及其他代友人办理经营之事务。至为劳苦忙碌，幸获一一完毕。关于《学衡》各件，均点交总干事柳翼谋先生收。临行前一二日，又赴各相识友人处辞行。

二十五日夕，房东鲁君在家设宴饯行。

二十六日，拟在家休息，而友朋来者甚多，至晚十时半犹不绝。虽患酬应之劳，然室家离别之悲感，可藉是而阻抑间断，亦佳事矣。

补录六月底所作诗一首。如下。

将去金陵先成一首

骨肉亲朋各异方，别离此日已心伤。

---

① 指梅光迪、楼光来、李思纯诸君。

② 刘永济（1887—1966），字宏度，号诵帚，湖南新宁人。早年入长沙明德中学，后改入复旦公学。1911年入清华学校，次年退学回上海，从况周颐、朱祖谋学词学。1917年任明德中学国文教员。1918年任东北大学中文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寄寓北平。后久任武汉大学教授，曾兼任文学院院长。

江南未许长为客，塞北何缘似故乡。
逼仄乾坤行道地，萧条生事载书箱。
依依回首台城柳，辛苦三年遗恨长。

第五六句第三四字或作　寰中　身外。

七月二十七日

晨五时起，柳先生来，同乘马车，别家。至下关，天光里，沪宁路税务货捐总局，谒王幼农十伯，取所存箱，即于七时四十分，乘沪宁火车行（二等）。途中忆 De Quincey 引 Dr. Johnson[①] 之语，觉此别不甚悲苦，将必再返南京乎？

车中遇杨铨诸君。下午三时，抵沪北站。凌君其岂来接。先运行李至鸿兴坊，见母亲大人等。五时，偕凌君出。至大东旅馆 74 号，访袁君同礼。

约七时，至愚园路 C 43 号凌其峻君宅中居住。见其新夫人俞秀爱女士。其宅系西式，器物陈设均精美舒适。浴室尤不易得。故予在沪数日，奔走劳倦，而夜间休养安眠，足以恢复精神也。

七月二十八日

晴。　早饭后，出至振华旅馆 94 号，谒柳先生。同至一品香访杨铨君等。再则赴静安寺路 192 号中华书局编辑所，见左舜生[②] 君

① 德·昆西引约翰生博士语。　Thomas De Quincey 托马士·德·昆西（1785—1859），英国浪漫主义散文家。

② 左舜生（1893—1969），名学训，字舜生，湖南长沙人。1920 年春，入中华书局编辑所。1926 年由中华书局资助留法，返国后仍回中华书局任职。1932 年辞去中华书局职务，至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南京政治学校任教。后任青年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1949 年 4 月去台湾；9 月去香港，创办《自由阵线》，并在新亚学院讲授中国近代史。1969 年再去台湾，同年病逝。

及编辑部长戴克敦懋斋。君，谈《学衡》续办事。彼坚持代销代售之说，无要领。

十二时半，予赴赴南京路四川路懋业银行，访梁君平①，赴午饭之约。而已逾时甚久，梁君已外出。乃独赴南京路巴利饭店，午餐。

午后，谒胡子靖先生于大陆银行楼上。柳先生亦到，托胡先生致函范静生，向中华主张《学衡》续办事。偕柳先生至靶子路某日本会社购书。四时，归鸿兴坊家中。

五时半，偕祥弟谒怀先大兄于戈登路海防路寓宅。

七时，访刘宏度于威海卫路 356 号寓宅。在其处晚饭，甫毕，而天将雨，乃急乘人力车归愚园路凌宅宿。

七月二十九日

晴。　晨，早餐后，至振华旅馆谒柳先生。而胡子靖先生及刘宏度、凌其塏君亦来。十时，凌君偕予出购物。在沪一切得凌君陪伴照料，心殊感之。又至西摩路上海大学谒爹爹大人。十二时，同至楼外楼。遇洪深、季志仁君，及季湘月女士、倩妹、罗君清生② 等。洪深君招宴于陶乐春酒馆，肴馔至精美。

午后，仍由凌君导予购物。六时，柳先生招予及凌君宴于巴利饭店。

晚，至中华新报馆，访谈善吾先生。九时，急速返愚园路凌宅宿。

---

① 梁平（1891— ），字鹓庭，广东顺德人。清华学校 1916 年毕业留美，伊利诺伊大学习银行学，芝加哥大学习经济。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稽核，中央信托局监事会审核。

② 罗清生（1898—1974），广东南海人。清华学校 1919 年毕业留美，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学博士。历任东南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大学教授、农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农学院教授、副院长。作者之妹夫。

七月三十日

晴。　晨，童家娴女士来。早餐后，外出。十时，与凌君其垲遇于楼外楼下。同赴法界贝蒂麘路美仁里二十四号大夏大学筹备处，访余泽兰君，并晤林天兰君。

十二时，至北京路功德林蔬食馆，赴胡子靖先生招宴。座客除柳先生及宏度而外，有陈树藩①、章士钊、欧阳予倩② 诸君。

午后，偕柳先生赴大世界浴德池入浴。

五时，同至纱布交易所，谒柳先生之族兄芷亭先生。该所理事长。由芷亭先生为介，同访中华书局总理陆费逵③ 君于中华书局总店。至时，则胡先生方兴辞，亦来为《学衡》说项者也。相见之后，柳先生袖出我方所拟特别代销代售办法若干条，与以前承办大同小异，并与再三譬说。予亦痛陈《学衡》已具之声名、实在之价值，及将来前途之远大。陆费君意颇活动，谓与局中同人细商后再缓复，并允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必续出云。乃偕柳先生至大陆银行，邀胡子靖先生宴于

---

① 陈树藩(1885—1949)，字柏森，陕西安康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同盟会员。曾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陕西督军兼省长。1922 年后，闲居天津，研究佛经。1942 年赴四川，国民政府委为军事参议院参议，未就。抗战胜利后，回杭州。1949 年 11 月 2 日逝世。

② 欧阳予倩(1889—1962)，湖南浏阳人。演员、戏剧家。曾任南通伶工学社主任。参加上海戏剧协社，后入民新影片公司，编写电影剧本《玉洁冰清》，编导无声影片《三年以后》和《天涯歌女》。1929 年主持广东戏剧研究所。1932 年赴欧洲考察。回国后，编导《新桃花扇》、《清明时节》等影片。抗战时期，任广西艺术馆馆长。抗战胜利后，编写《关不住的春光》、《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等电影剧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

③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浙江桐乡人。1912 年与沈知方等在上海创立中华书局，任经理。其后数十年，书局业务发展，分局遍于全国及国外。时任总经理兼编辑所长。

巴利饭店。

晚，即别柳先生，而归愚园路凌宅宿。

七月三十一日

晴。　晨餐后，归鸿兴坊家中。侍爹爹、母亲大人，商倩妹结婚事。予约定届期南归，襄办一切。婚期暂定为阳历二月初一至五日之间。

十二时，偕倩妹外出。遇凌君其垿于楼外楼下。凌君招宴于巴利饭店。午后，凌君陪予购物又访聂其焕君慎馀。于宁波路九号恒本纱厂经理部。

三时，访袁君同礼，未遇。访张季鸾[①] 君炽章。于南成都路新乐里176号寓宅，谈甚久。张君将以吴鼎昌[②] 之资助，创办大规模之新式日报一种。约予半年后，事成，来任该报文艺编辑。

七时，访刘宏度，邀之同至卡尔登饭店，晚餐。即归凌宅宿。

八月一日

晴。　晨，洪深君来访。别凌君夫妇出，至黄浦滩一带，历访各家轮船公司。缘予本定乘轮船至营口牛庄。登陆。及登招商局之图

---

①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字季鸾，陕西榆林人。青年习经史。1909年留学日本，习政治经济学。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上海参加《民立报》工作。1915年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自任主编。1916年赴北京，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记者。1926年任《大公报》主编，1939年因肺病退休。1941年9月病逝于重庆。

② 吴鼎昌（1884—1950），字达诠，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绥定。早年加入同盟会。日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曾任大清银行总务科长。辛亥革命后，任农商部次长、财政部次长。1917年起，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大公报》社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文官长。1948年任总统府秘书长。1949年1月辞职去香港。1950年8月22日病逝。

南轮船察视，则觉其官舱(十五元)亦甚湫隘。予又访日本船，则榊丸二等三十五元。已无馀空，而他船须五六日后始开。予感于宏度、季鸾等之说，乃决改乘火车行。

十二时，至城内抚安街 31 号凌宅，访凌其垲君，未遇。追踪至西成小学校，遇之。乃同访沈履君于其寓宅。旋偕凌君至四马路第一春饭馆午餐。

午后，至英商通济隆公司，购火车由沪至奉二等联票一张，连卧车票等共费约六十元。此行耗费多矣。予独归鸿兴坊家中，整理各物。晚，偕季湘月女士外出购物。九时，凌其垲、杜光祖二君来，助予料理一切；又偕季女士、倩妹、祥弟等，送予至火车站。爹爹大人亦至。包件行李费十二元馀。前由转运公司寄去书箱，费十六元馀。

十一时三十分，车行。夜间随意假寐而已。

八月二日

晴。　黎明时，成诗一首。录下。尚多馀意，俟后完成之也。

八月二日晨沪宁火车中作

锦绣回旋绿野平，紫云一角绕天生。
曲肱短夜聊为睡，涤面晨风意欲清。
几载辛勤同逝水，终馀远塞事孤征。
金陵重到销魂地，别鹤离鸾黯此情。

末句黯，或作奈。

七时半，抵下关。下车后，以携有铺盖卷巨重不便，乃载之至江口，而须渡江始能扣行李票，乃复载之至天光里沪宁路税务局。值幼农十伯回苏，乃复载之入城，至鼓楼保泰街家中。倦甚，酣卧

终日。予不意复归家一度，虽仅憩息一日，而觉在家异常快乐，无穷幸福。深悔前此之不知自己享受。今且几欲不赴奉天，而在宁另谋职业焉。

晚，与妻同寝。

〔补〕前次离南京赴沪时，拟沿途作《纪行诗》若干首，仅成三首即止。姑录存于此。

清福三年天许妒，奇功一篑道难存。
别离岂是寻常意，家国公私怨与恩。将别南京。

几净窗明绝点尘，图书插架似龙鳞。
迁移封锁无穷泪，此亦人间小劫新。收检书籍。

清凉一觉涤烦尘，枕簟几筵事事新。
红尘界外安乐土，君家倘福胜天人。离沪，赠凌其峻（幼华）夫妇。

八月三日

晴。　晨六时，柳翼谋先生来送行。相伴同至江边，渡江，至浦口。铺盖卷打票需七元，故仍携之车中。登津浦二等卧车。二人一室，其整洁舒适，不减美国之头等车。而小室隔离，且非彼所及矣。

八时三刻，柳先生始别去。车行。同室者为天津陈观铭雅安。君，上海某洋货店经理，人颇和雅。车离浦口而北，即觉风土顿殊。

晚六时半，至临城站，停颇久。予在头等饭车中，进西餐。视车外道旁乞食小儿，狞视车内。天渊之隔，贫富苦乐攸判，宜其有劫车案矣。夜二时后，渡黄河。

八月四日

阴。 夜间颇寒。 约十时半，车抵天津。予决一谒姑母等，乃就原车赴京。途中竟遭罚补票。闻人云，不当罚也。陈君别去。继登此车，同室赴京者，为前国务院秘书长吕均君。习恒，安徽。住北京松树胡同九号。谈次，乃以《学衡》三十一期赠之。吕君展读不辍。

京津一带，大水为灾。田畴泛滥，道路冲没。下午二时半抵北京前门东车站。即携行李，至宣武门外教场头条三原西馆陈寓，谒姑母及阖家人等。京中情状，与七年前无异。惟予重到，颇多感触。拈香拜于姑丈大人之灵，尤觉凄其。姑母尚健爽，和厚如昔，家人亦均安善。予又赴教场四条十四号君衍表兄宅中一行，则灵位缦帐，表嫂。并觉黯然。

晚，君衍表兄招宴于六雅斋，去寓宅绝近。晚，雨。

八月五日

阴。大雨。 到京拟谒福开森[①] 博士，谈《学衡》事。而福君赴北戴河避暑。又约定庄士敦[②] 先生，现任顾和园总管。往见会谈。而今晨大雨不止，君衍兄为雇汽车。而汽车夫以京西大水，恐伤轮盘，

① 福开森 John Calvin Ferguson 约翰·卡尔文·弗格森(1866—1945)，美国人。1888年被美国美以美会派到南京传教，创办汇文书院，为第一任监督。1897年到上海协助盛宣怀创办高等工业学堂(南洋公学)，为第一任监院。后充盛宣怀与端方顾问。民国成立后为北京中国红十字会董事。1917—1928年任北京政府总统府顾问。1936—1938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

② 庄士敦 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1874—1938)，英国人。大学毕业后，考入殖民部，历任香港政府官员及威海卫行政公署长官。1918年被溥仪聘为英语教师。回英后，任伦敦大学汉文教授。著有《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评议》(1911)、《佛教徒的中国》(1913)、《儒教与近代中国》(1934)、《紫禁城的黄昏》(1934)等。

不肯前赴颐和园，乃止。函谢庄君，亦未往访他友。族弟吴子高来见。乳名配荣。年二十七，医专校学生。

是日在陈府盘桓。晚，君衍表兄，挈颙、颉二表弟送至车站，且命仆为购赴津二等车票。八时十分，车行。晚十二时，过天津，仍原车赴奉。

八月六日

晴。　晨七时半，出山海关，天气骤热。京奉二等车，类沪宁三等，且污秽过之。乘客军人，涕唾无忌。然其心亦颇和善。

夕七时，抵奉天。将抵时，遇同车魏国璞君，怀珍，沈阳。系奉天保安总司令部科员。为述奉天情形，并何站下车，及赴东北大学之道路等，极详。足见北地人情之厚。

抵站（新站，西站）下车。魏君方为代雇马车，而景昌极君来接，遂同乘马车至校。

奉天情形，略似北京。而道路则除城内及日界。外，无异陕西。车辙深陷，泥淖广被。故中途下车步行，而后达焉。即入校，东北大学，在大南关。见缪君凤林。住室及饮食等，均由缪、景二君为备办齐全。即寝。

八月七日

晴。　晨，见文法科学长汪兆璠悉毓① 君，及总务长吴家象②

① 汪兆璠，字悉毓，辽宁复县人。北京汇文大学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教育学硕士。回国后，任东北大学文法科学长，锦州交通大学校长。1929年再任东北大学文科学长，铁岭县县长等职。

② 吴家象（1891—1981），字仲贤，辽宁义县人。北京大学理学士。曾任东北大学总务长，代校长，东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西北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参事，辽宁省司法厅厅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民革辽宁省、吉林省副主任委员。

君。仲贤，奉天义县。

夕，二君招宴于洞庭春酒馆。宴毕，偕缪、景二君赴连成堂浴身。步而归。

八月八日至十四日

晴。　初来颇热。至十日起，则凉爽如秋矣。此数日间，惟整理衣物，布置居处。再则写信，酣眠。多日劳倦，乃得回复。

住室二间，粉墙砖地，异乎南京之西式楼房，然颇宽敞明亮。校中房舍，形式类北京城内各校云。

饮食一切，由缪君等代办。三人共用一仆，以洋油炉作爨。凡指挥仆役，备办菜蔬，以及会计出纳各事，悉缪君一人任之。予等三人，每月各以若干元交付缪君，列入公帐。平日行共产主义，甚至三人出外之车费零用，零星购物，亦皆由公帐中支给。如此，予诸事可免费心神，坐享其成。甚感缪君等也。

月薪奉大洋 320 元，依现市价，在官银号可合现银国币。约 240 元。

日内常见汪君。予所授课，定为每星期十三小时。计英语班《英国文学史》三小时，《修辞及作文》六小时。又国学系《英文读本》(Tales from Shakespeare)四小时。

此校规模狭小，设备简陋，发展不易。为进取及树立声名计，颇不相宜。学生英文程度，有如沪上之中学，焉能语于高深文学？惟办事人尚坦直恳切。(尝谓此间情形，可以清简朴直四字赅之。大异南土矣。)且百物虽贵，而交际稀少，颇宜行俭而省费。则此次北来，专为个人栖计，亦差足自慰也。此一年中，当息影收心，读书为学，优游静居，自得所乐。俟至明年暑假，另决进止可矣。

十一日夕，高国栋君晋民，奉天。前南京高师文史地科毕业，现任奉天储蓄

总会稽核股长。约同缪、景二君，至小河沿犹南京之夫子庙。游览。在凝香榭听曲。辄就所见所感，成诗一首。高君云，歌女系旗籍。父广某，昔为某省将军，故第六句商女云云。

八月十一日晚，偕缪景高三君，
小河沿凝香榭茗坐听曲

土俗民风又一天，共将歌管送流年。
荷花水槛人争聚，皓月华灯韵自妍。
傅粉侏儒施薄技，垂髫商女谱哀弦。
江南忽忆同心侣，不觉魂销对绮筵。

梦起偶成八月十二日晨

故里秦川无梦到，迷宵依恋但江南。
红墙绿树夹驰道，淡雨微云涌翠岚。
丝对佳书消永昼，羽听稚女话呢喃。
当时只道寻常甚，异地回思觉味醰。

书上柳翼谋先生

平生风义兼师友，三载追陪受益多。
论学长才通宙合，阅人巨眼照修罗。
文明启钥成新史，正气盈科发浩歌。
两度江干劳伴送，云天怅望思如何。

右上柳先生诗，系津浦车中所作，今八月十三日。始改成之。近日方读柳先生所著《中国文化史》。再则读庞迪我所撰之《七克》，裨益实用道德之佳书也。

予以多日劳苦之后，到此静居数日，身心安泰，颇觉畅适。以为在此校潜居休养，乘时读书作文，亦甚为得计。乃十四日晚，接心一书，盛言离别之苦，语意十分凄惋。予读之，甚为伤感。又为忐忑不宁者累日。按此间气候寒冷，风土薄劣，而生活高贵，居家既糜费而又不舒适。且冬日蛰居校内，尚可避寒。外出奔走，由家至校，则不胜其苦。且时局变化，则本大学必因之动摇。即奉票价值之涨落，一月中已颇有悬殊。故校中同事籍隶外省者，皆不携眷来此。惟程延庆君一人，在此校已十年，携眷。予不移家来此，实非得已。欲谋家庭之团聚，仍以在宁、在沪、在京、在津就事为宜。明岁当徐图之也。

八月十五日

是日校中开学，即行上课。予每周授课十三时。计国学系预科一年级《英文读本》四小时，所读书为 Dickens "A Christmas Carol"。英语班预科二年级。九小时，内《英国文学史》三小时，后改为四小时，教科书用 Richardson & Owen "Literature of the World"①。又《修辞及作文》六小时，后改为五小时。教科书暂用 Genung & Hauson "Outlines of Composition & Rhetonic"②（温习）。学生程度低浅，教课不为难。惟汪君一切异常认真，故此间教员率皆勤慎，而不得如东南之自由耳。

八月十六日

连日晴。微热。予惟虑冬寒耳。上课三小时。下午一时至三

① 理查生与欧文合著之《世界文学小史》。

② 秦宁与赫逊合著之《作文与修辞大纲》。

时，赴教授会议。所议事殊细微不足道。

午，东南大学教育科学生王希曾君奉天人。来。

晚，偕缪，景二君入城，浴于连奉堂。又购杂物。

八月十七日

晴。　星期。删润《学衡》稿件。

此间同事之旧相识者，计有卢默生[1]君，古愚，湖北沔阳。上半年到此。又有刘廷冕[2]博士。安徽巢县。陈飞鹏[3]君，则日内新到。皆清华多年同学也。

八月十八日

晴。　上课如恒。

下午，薛桂轮君来，现在兵工厂暂时任事。谈次，杨成能[4]君来。约予赴大连满蒙文化协会演讲。而汪君以须禀商校长即省长。为言。此校教员请假极不易也。杨成能君谈颇久，别去。

八月十九日

阴。　上课如恒。

下午一时，偕卢默生君赴西关外兵工厂，访薛桂轮君。并见厂

---

① 卢默生，字古愚，湖北沔阳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密西根大学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1923 年回国，任东北大学教授。

② 刘廷冕，安徽巢县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时任教于东北大学，后去南京立法院统计处服务。

③ 陈飞鹏，字汉兹，湖北汉川人。清华学校 1919 年毕业留美，密西根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时任东北大学教授。后去武昌中华大学任教。

④ 杨成能，字豫吾，江苏人。时任大连满蒙文化协会所出《东北文化月报》总编辑。

长俞君凤鸣。无锡。旋同薛君共赴中国银行，访清华同学郑君辕珪[1]。介侯，宁波。卢君邀赴洞庭春晚餐。由中国银行归时，误着郑君之衣，明晨乃觉。盖二衣极相似，然亦予之疏忽矣。

八月二十日

晴。　上课如恒。

胡步曾[2] 自美国来书，慰勉甚至，并赠诗二律。录如下。

得雨僧书，知就沈阳之聘，感念分携，
倍增伊郁。寄此慰之。　胡先骕
一齐众楚奈群咻，辟墨排杨志未酬。
率兽食人深隐患，徙薪曲突孰贻谋。
辽东皂帽哀畸遘，门巷乌衣感旧游。
莫计旁通论得失，斯文未丧在吾俦。

溯源戊戌开辛亥，世变纷纭有万端。
学术尽成贼人子，士夫差类沐猴冠。
横流当守吾能信，狂药中人毒尚殚。
北哲从来数颜李，看宏坠绪继丛残。

白璧德师及黄叔巍亦均有书来，勖勉有加。予敢复有怨尤而自暴弃哉？

---

① 郑辕珪(1898—)，字介侯，浙江镇海人。清华学校 1919 级毕业留美，华盛顿大学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时任奉天中国银行襄理。

② 胡先骕字，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植物分类学。

八月二十三日

晴。　上课如恒。

碧柳寄示《烟台杂诗》二十首，极佳。即录登《学衡》三十四期诗录。

午后五时，出至小河沿明湖春饭馆，赴本校总务长吴君及文法科学长汪君之宴。座客八九人，均今年新聘教员，予居首席。七时，席将终，乃偕刘、陈二君辞出，赴邻室郑锺珪君招宴。座客多清华旧同学，得晤张光圻君等。席散后，复偕薛、郑、卢、刘、陈诸君，在附近（小河沿）桥畔路中游步久之。

九时半，同人更赴中国银行，予独辞归。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删润《学衡》稿件。已毕徐震堮[1]君之《白璧德释人文主义》译稿。乃校阅陈钧君之《查德希传》译稿，各需五六日而毕。

八月二十五日

连日皆晴，无风。气候甚适。上课如恒。

真吾自张家口来书，感慨深远。所云"国运所趋，必成苏俄均产而后已。此自大势所逼，并不在少数无知者所鼓吹而得成也。"亦实有见。盖民生之苦，非我辈居京沪之留学生所能喻矣。

真吾寄示诗四首，录下。

---

① 徐震堮（1901—1986），字声越，浙江嘉善人。南京高等师范 1922 年毕业。在松江女中等校任教。1939 年入浙江大学任教。1952 年转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后又任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夜坐感赋七月十二日

壮时意气已萧然，螺蠃人生万累牵。
击楫豪情成隔世，执戈薄宦竟长年。
风尘颇洞思孤隐，名利纷忙欲避禅。
展卷不知钟漏永，照人愁绪一灯圆。

已分浮生付劫灰，廿年空负着鞭来。
月明永夜弦歌后，历年庠舍读书，每夜分不辍。尘浣征衣战伐才。出校奔走，已八岁矣。
纵使蠹鱼埋姓字，不教骐骥抟风雷。
肝肠已作埋忧地，日暮愁闻画角哀。

廿载真如不系舟，春华历尽怕经秋。
浮名南北醒残梦，在校在军，百无所获，浪得虚名而已。
前路苍茫入杞忧。
征戍频番空策足，大名剿匪，赴湘援粤，援陕讨陈，榆关对奉。生涯老去付优游。
杖藜怕自官衢过，十丈红尘懒放眸。

如此江山落寞中，一朝百念尽成空。
未曾礼佛栖禅悦，已自伤麟似道穷。
远戍不辞来塞北，归帆终愧见江东。
连宵苦雨催残暑，云黯风凄景不同。

八月二十八日

阴。　是夕发出《学衡》三十四期全稿。

上课如恒。

八月二十九日

阴。　上课如恒。

下午借缪、景二君，至某浴堂浴身、剪发。

日前函顾泰来君，述此间实况，及欲往清华之意。顾君即赴外交部，与清华校长曹云祥[①]君言之。曹君谓暑假前即欲聘予，因知予已就东北事，故止。今若往清华，颇欢迎。能立刻往，赶秋季开学，则尤佳。否则于半年后，或一年后，再通函接洽。云云。顾君快函来告，予即复一函。并上曹校长一函（英文）。略谓此刻若将聘密之事决定，条件大致议妥，则密当据情与此校当局商量。如能准密去，则立刻来清华。如此间不放行，则与此间说妥，定于寒假后迁至清华云云。

日来为去就之问题，颇为踌躇。东北大学，终嫌僻在一隅，发展难期，设备不周，不如清华地位之重要。且此地不宜居家，清华则一劳永逸，可以常居。而书报杂志较多，易于会友而行事。又基础稳固，不受政治之牵动。苟有得赴清华之机会，断不宜任其错过。况今年北来奉天，经济损失已不小。而日来江浙战起，南京慌乱，室家迁徙飘流，不如接赴北京，长住久安。是则此刻即往清华，实为必要。顾反而思之，此校诸种虽不满人意，而汪悉鍼君个人之相待，则至为殷渥，处处特别优礼。今乃中途弃之而去，不惟信义有亏，缪君以为此层最重。且觉深负汪君之厚意。况此间虽云简陋，而颇可静居。月薪得现银 246 元，亦甚多。在此可畅所欲言，不以主张学说而为人排斥，则为事功及个人安全自由计，不宜轻弃东北大学而去之也。景君力主此说。予处此自当

① 曹云祥（1881— ），字庆五，浙江嘉兴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1919 年起任驻外使馆秘书、代理公使。1921 年任外交部参事。1922 年任清华学校校长，1928 年辞职。其后任上海英美烟草公司顾问。

十分慎重。细思之，似以寒假时转至清华，为适宜之中道。吾上曹校长之函，意在与确定寒假之约。仍俟至彼时再向汪君声辞可也。

八月三十一日

晴。 星期。上午十时，以薛桂轮君邀请，偕卢、刘、陈诸君，出至兵工厂，访薛君。同至中国银行，访郑君鍾珪。又同至西门外新市场六合贸易建筑公司，访张光圻、李祖法[①] 诸君。同至公记饭店赴薛君之宴。

下午，同至日本园游观。四时，归校。

九月一日

晴。 上课如恒。日前心一来函，知将随汤宅内眷同赴牯岭避兵。今晨接快函，乃悉其将乘轮赴沪，从爹爹大人之命也。

校中今日发薪，此间通用奉票。而日来以战事谣言，奉票之价益低落。几于奉票二元合大洋一元。幸校中当局禀准省长，特别优待外省教员，准以 1.56 之价格，在官银号兑换，并由官银号代汇京沪，不取汇费。以此，予八月份之薪资，乃得现银二百四十六元馀。汇交凌其埏君，代为分配汇交兰、沪各方。然已为期甚迟，有接济不及之忧矣。

九月二日

晴。 上课如恒。

上午，接清华曹校长来电，文曰 Welcome. Letter follows。译言"欢迎。信随后到。"清华如招致殷勤，固予之幸；然益难裁决，而无以对汪君矣。

---

① 李祖法(1897—)，浙江镇海人。清华学校 1917 年毕业留美，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后任上海六合贸易公司经理。

九月三日

晴。　上课如恒。

晨，清华曹校长快函至。聘予前往，月薪二百四十元。并谓拟命予助理中文部事，至英文功课则不多。又云，固望予速来，然亦愿为东北大学设想，故予前赴清华之期，可自行酌择。（一）此时；（二）明年二月；（三）明年九月；均可云云。信中并附王祖廉君校长之秘书。函。予上午即以快函作复，言东北骤辞颇难，且汪悉鋐学长顷又赴京，须旬日始返。故今迳决于明年二月到清华任事。当先期来京，商定所任功课及职务云。

予之去住行止，既已如此确定，自当乘时静养，奋志读书。不再迟惑，不再忐忑。其他意外之事，如半月之中，而奉直战开。彼时后悔，不若此刻即到清华之为愈。只可听之天命矣。有时思家念乱，仍不免郁伊不安之时，然尚不妨。

近日所读书如下：（一）柳翼谋先生著《中国文化史》。（二）《世说新语》。（三）P. E. More "Hellenistic Philosophies"①。（四）"The Legacy of Rome"②。（五）Tacitus③。（六）Gibbon"Decline &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④。读书另有笔记。

九月四日至五日

晴。间亦雨。　上课如恒。

---

① P.E.穆尔著《古希腊各派哲学》。

② 《罗马的遗产》。

③ Cornelius Tacitus 科内利乌斯·塔西图斯（55—117），罗马历史家，著有《日耳曼尼亚志》。

④ 吉朋《罗马帝国之衰落与瓦解》。　Edward Gibbon 爱德华·吉朋（1737—1794），英国历史家。

此间学生大皆用功，惟思想枯窘，智识隘陋。教科书以外，不读他书，专务功课及分数。而校中所定课程，钟点过多，课程又极不妥当，学生未必得益。欲图改变，殊不易易。汪悉斌君虽甚契重予，而不能了解予等之思想及抱负。所与商量或委办者，皆琐屑平常之事，毫不足尽我之所长。然予今既教授英文读本文法之类，自当竭尽心力，为学生曲譬浅释，期其皆能通晓而获实益。其事虽简易，亦不敢不认真。学生中，多有赞叹予讲解之透澈，教授之得法者。亦固予所乐闻也。英文作文，两星期一次，每次凡二十一二本。他人授英文者，则多至五六十本。此亦汪君优待予处。予颇厌之。然仍细心改阅。其实但命学生多作，不由他方用力，毫无益处。此间办事认真而流于机械，其弊常类此也。此间办事利弊与其地人士性行短长，皆与南京适相反对。安得调和而并改良之也哉？

前夕，雨雹一次，少顷即变为雨。

九月六日

阴。　上课如恒。

下午六时，潘锺文[①] 君字毓书，本省人。清华一九一九级毕业，现任机械画教授。招宴于老北门内德馨楼酒馆。适值大雨，乘人力车归来，衣履渗湿矣。此间酒食极贵，车资亦昂。日间轮流招宴，半为联交，半亦循例也。

接妻函，知已抵沪，居鸿兴坊家中。

九月七日

阴。　星期。午十二时，卢默生君招宴于西门外新市场之

① 潘锺文(1895—　)，字毓书，辽宁兴城人。清华学校 1919 年毕业留美，密西根大学气象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时任东北大学机械系教授。后至天津市政府任职，并兼北方晚电社总编辑。

新德馨楼饭馆。座客皆本校同事及在此清华同学。鱼翅席，颇丰。宴毕，游步于新市场，至妓馆此地名曰书寓，或书馆，皆在新市场一带。门首，卢君等六人皆入。邀予同往，予坚辞，竟独归。

按此间功课粗浅，教授极易。暇时极多，而所有各教员，除缪、景二君，及一二在此住家者外。均毫不读书，亦不务他事。惟以赌博麻雀，有通宵不眠者。及狎妓且多住宿者。为乐。平日相见，寒暄而外，亦只谈此二事，再则饮馔之事。不及其他。旧有教员既皆如此，新来者亦俯就随和，同流合污。但予在此地位极巩固，纵矫然自异，见嫉于人，亦无损于我。而况予不久即赴清华任事哉！现暂秘而不宣。兹所记之情形，亦此间不及东南处，而使予有去之之心者也。

晚，雨。

九月八日

晴。　上课如恒。

到奉以来，尚不甚觉天候之不同。且晴和之日多，又略无风沙，为北京所不及。自今日起乃有猎猎之秋风，而稍觉寒威之将袭矣。

九月九日

阴。夕雨雹。　上课如恒。

九月十日

晴。　上课如恒。

下午三时至五时半，赴校中特别委员会。所议之事，均琐屑毫无关系者。而众议纷纷，持久不决。如（一）筹备追悼工科学长赵君事。（二）学分制，或参用选课制。（三）记分法。（四）补考办法。竟讨论至数次，每次历二小时以上。每星期开委员会二次，有时更开教授

会，费时可谓甚多，予殊厌之。任委员者，文法科教授三人。在汪君推予为委员之一，原系尊重之意。殊不知讨论之事皆琐细如此，殊不足有所表见，只委蛇以尽职而已。

九月十一日

晴。　上课如恒。

天气骤寒，比之南京，相差月馀。然无风沙，则又胜过北京之处。

是日始撰理想小说《新旧因缘》第一回。襖子。日间以事阻隔，旋作旋辍，约十日而成。

九月十二日

半晴阴。　上课如恒。予以江浙战酣，而奉直又将启衅，露布已发，三军已动。孤身远隔，室家系念。而予妻来函，词多悲苦，现居上海大学。中心郁伊不安。遂有立即辞职，转赴清华，以便接眷来京之意。曾与缪、景二君，计议甚久。缪君力主对东北大学守信不渝。无论如何，终始以之，不可言去。景君以为事宜慎重。以我辈之志行，中国可容身之地甚寡，东北断不可轻弃。即去，亦当和平出之，以为再来地步。年假改赴清华，于势较顺。此时言辞，勉强拂裾而去，则与汪君之情谊断绝，而不能以东北作退步之地盘矣。予颇然其说，故卒无举动。念天福予甚厚。十馀年来，在南在北，凡予所在之地，均无兵祸。予去，则战争随之。屡次如此，今年亦同。诚如是，则予当安居读书，以待天命耳。伤哉！予归国，在宁劳苦三载。然吾身吾家，安享太平之福，而不自知；反常多激切自扰之事，追悔何及！北来方期息影收心，一年中专务培养身心，乃不二旬，而事变至如此之速且钜。南北战乱，室家流离，惶遽惊忧，乃反能勉强镇定。呜呼，此非天之以忧患教导我、训练我乎？

是晚月色朦胧，云如波浪之汹涌，作深青色。月出云中微隙，映其旁之云翳，成黄色、微红。对景成诗一首。

中秋前夕，即景书怀。

南天散漫起黄埃，愁绪如云拨未开。
几见澄清明玉镜，待浇块垒泻金罍。
千年宇宙成轮劫，万室炊烟化或作尽。草莱。
清福何缘天宪畀，诗书饱暖意悠哉。一作自悠哉。

九月十三日

晴。 是日中秋节，放假。上午十时，校中邀请职教员公宴。下午四时，理工科学长左孝先字质良，本省人。君，邀请在此作客之教员，赴其家中晚宴。见其小院清幽轩敞，颇可寓居，又动予室家之思。

是日，两次饮宴。汪、左二公劝酒极殷，予饮之颇多。晚间归途，又随诸君至南关土城外游步一回。是晚月色甚佳，予竟拥被早睡。

中秋，忆辛亥甲寅此夕旧作诗词，感而成此。

寒光北地又中秋，十载韶华似水流。
学海渊源才酌蠡，愁城广漠已探幽。
哀时惯见群龙战，乐土终伤孤凤游。
梦绕吟香成隔世，抱残守缺暮前修。

比较今昔，感慨系之矣。

近读曾重伯先生诗，故日间诸作颇有学步之处云。

九月十四日

晴。　星期。编辑，读书。

九月十五日

晴。　上课如恒。

下午三至五时，赴委员会议事。

九月十六日

晴。　上课如恒。

日来心境又常不安。盖奉直已在山海关等处接战，京奉火车亦已断绝。交通阻隔，邮信罕至。至者亦耽延多日。市中百物昂贵，食粮缺乏。故校中诸同事皆食黄米饭。小米。幸予及缪、景二君自开伙食，尚可有白米饭及面包等，一切齐备。奉票跌落，每三元仅兑现银一元。官银号遇兑现者，每次不许过三元。向外埠汇兑，已宣告停止。似此情形，则本校能否维持原状，以现金发薪，或由官银号特别通融，代为汇至京沪，殊难有望。且奉直既战矣，奉败，则此校瓦解停顿，固不待言，且须逃往他处避难。念此征忡，颇悔暑假时不早谋清华之事，则于七月中移眷至京。此刻同居清华园，宁非幸耶？即不然，前月底、本月初，拂衣而去，身在清华，不强如战祸逼迫时之狼狈逃窜？此时即欲出走，已非由大连、天津间之海道不可矣。此时不走，后来得无更失悔耶？缪景二君劝阻，予亦颓然自废，听天由命。遂勉力读书，一切忘怀，终无动作云。嘻！

是日，天未晓时，梦醒，得诗一首。枕上作成。梦见妻，及上海亲长友朋，境如真也。

九月十五夜，梦醒作

是危是福随缘住，伤乱伤离入梦来。
慰我诗书忘永日，从他消息断阳台。
褰裳欲去云鬟墜，执手相看泪眼开。
冷尽侵床鸡报晓，柔丝万缕系情哀。

第五句褰裳二字，乃景君所改。原作牵衣。

[补记]中秋之夜，与景君在操场步月联句，未成。景君作五绝一首云。"月色明今夜，乡心倍往时。有谁堪苦诉，无计解相思。"又代予作一首，录下。

中秋步月，代雨僧先生述怀

景昌极

一年明月夜，两地断肠时。
沪上惊锋镝，关东听鼓鼙。
惜哉日逾迈，况是我孤栖。
清景乱人意，清指清华。愁思当告谁？

九月十七日

阴。雨。　上课如恒。

近读《世说新语》。宋刘义庆撰。从宏度之劝也。

九月十八日

晴。　上课如恒。

下午，以学校前途询汪君悉鐵。汪君谓一星期内，奉直之战当可见胜负。奉胜固佳，奉败则学校自然瓦解。但届时对于教员，当有结

束安顿之法。至本月薪金照旧兑现一事，应俟临期月底。求之于省长，或可允许。但今亦毫无把握云云。予以清华之事，告知汪君，谓前此守信未敢往就。若此间局势危急，则拟往彼间服务云云。

晚，在刘君绍炎叔雅，本省人。室中，听其述说胡匪马贼及日俄战时杂事，及人民情况，颇益闻见。

九月十九日

晴。　上课如恒。

下午三时至五时，赴委员会议事。

晨，接清华曹校长复函。在途久延。谓予于明年二月赴清华，恐排置功课为难，不尽如意。似以九月往较便。但予如以二月为便于己，则校中可以设法安置云云。此函拟暂不复，静待时机。如此间大势危逼，薪金停发，则予仓皇出走大连，由海赴津，即入京，往清华，要求一种临时职务。虽得些少薪金，亦较胜于无也。

又接心一及凌其塏君等函。读之颇为伤感，不悉记。总之，予固疏于治事，予妻亦不善应付，临机自无主见，致到沪又极感不适，浪费金钱，难哉！而在此惊涛骇浪之中，彼订婚、送礼、购物、游乐者，固依然如故也。嘻！

九月二十日

阴。雨。　上课如恒。

下午二时，汪学长召集予等外省教员宣称，本月份薪金之支付，已由校中当局与官银号再三交涉。结果，只能以官银号所定之特别优待价格兑换，即奉票二元合现银一元。本日市价，系奉票一元四角合现银一元。诸君如愿兑换，须即日兑换。稍迟或更低落，不能担保负责。校中所以竭力为诸君谋者仅此。至下月如何情形，则毫无把握云云。

予等以现洋难得，奉票或至不名一钱。遂皆答称，愿全数如此兑换。按此，则予本月份只得薪资现银一百九十二元，吃亏四分之一。

回溯予于去秋在东南大学薪资增至二百二十元，而岁底即有校舍被焚之事。于是，每月强迫捐纳火灾善后费二十元，所得不得逾二百元。今秋来奉天，火车费及运书籍行李，费百元。在沪购买需用诸物，为久居此间计，亦费百元。即此已费去二百元，而到此仅得领足八月份薪资。九月即生此种变化。予之经济亏短，终不得每月得二百元以上之薪资，亦命也夫？然比之东南诸友人现处之境，则予尚可自庆幸耳。

晚，校中演放电影。即活动写真。其影片即系东北大学去年秋正式开学典礼之摄影云。

九月二十一日

阴。雨。　星期。与景君等商议，以此间薪资既经折扣发给，正可藉词辞去，前赴清华。以免留此而值时局更危急之时，不得一钱。舍弃书物，狼狈逃窜，饱受惊恐，所为何哉？景君亦以为然。顾仍有所顾虑，久疑不决。乃依景君言，卜之周易。随手翻检，便得☰☷坤下乾上之卦。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彖辞有内外阴阳数层。有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又曰，不乱群也。又曰，位不当也。又曰，有命无咎，畴离祉。玩其词意，似谓予当守分安命，不当计利思迁。遂决留此静俟后缘，而不赴清华。姑志卦词于此，以待后来之征验解释也。

下午，阅报知京奉间电报已全不通。则虽欲即赴清华，亦不能电商曹校长矣。故益安之。

九月二十二日

晴。　上课如恒。

下午，委员会议，未赴。偕缪景二君同出，至连泰堂浴身。又访高国栋君于奉天储蓄总会。

九月二十三四日

晴。　均上课如恒。

近日所作诗。录下。

感旧 感东南大学三年来之旧事也。

江南去后兵烽起，秀水明山荡劫尘。
胜会新亭成隔世，分飞旧侣剩何人。
从头恩怨说牛李，指英语系、西洋文学系之争，及类此之事。
项尾流离共苦辛。
薪尽火传玉石碎，沧桑过眼谶为真。（一作兆前真）去年十二月十一日，陈茹玄君挽刘伯明君联，云，"薪尽火传，君身不死；颜天跖寿，天道宁论。"其夜，口字房遂焚。迪生常举此为谶。若此诗末二句之意，则以为伯明君之殁及口字房之焚；为东南大学盛衰之关键耳。

寄答庞君俊石帚[1]　并步原韵

忍拈花月话轻柔，丧乱乾坤血泪稠。误记原韵，遂押此字。姑仍之，不改。
乐道还须谋菽水，寄家何处觅沧洲。
文章喜结同心契，风雨寒催异地秋。前晚作此诗

[1] 庞俊（1895—1964），字石帚，四川成都人。时任成都高等师范教授。后任华西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教授兼系主任，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

时，亦雨。

梦到蜀山探胜迹，新交故侣李哲生。共沉浮。

[附录]凉雨偶感，即寄雨生先生奉天

庞　俊

吹凉晚木见轻柔，旋听萧萧扇欲投。

便可摊书就灯火，坐令合眼梦沧洲。

故乡日月应须泪，秦中荒残恐亦不减于蜀。残劫关河易作秋。

起望战云初不极，妒君皂帽便东浮。

九月二十五日

晴。　是日为孔子圣诞节，校中放假。八时，教职员学生，同在礼堂谒圣，行三鞠躬礼。

连日编辑《学衡》三十五期稿件，是日下午完竣，即寄出。此次战事，中华书局裁员减薪，见之报章。本月《学衡》恐难出版。以后不肯续办，更振振有辞矣。呜呼，三载经营之功，败于一旦。战事之起，更非书生所能为力者矣。

九月二十六日

晴。　上课如恒。

是日下午，领到九月份薪资现银一百九十二圆整。

九月二十七日

晴。　上课如恒。

上午十一时，偕陈君飞鹏，身藏现银，入城。至中国银行，见郑锺

珪君。以现银百圆汇至上海，交凌幼华代收，汇费仅五元。目前汇兑不通。此间现值戒严令颁，禁止携带现银出境。凡携银圆出入城门者，苟被军警察觉，悉数充公；时且治罪。予等携现款入城，亦不无冒险之处。然以种种原因，非将款汇出不可，故不得不出此云。

九月二十八日

晴。　星期。终日写信多封。

《学衡》三十三期竟能出版，是日由中华寄到一册，极为差强人意也。

九月二十九日

晴。　上课如恒。

刘宏度结婚有期，赋此以贺

识鉴精微文学论，清言隽妙晋人风。
鸥鸣江上新词在，见《学衡》第五期。情韵兼资一世雄。《文学论》乃宏度所著书名。

名士英雄一例行，金刚手腕佛心肠。宏度去年与予书，谓我辈今日欲有所为，必须兼具菩萨心肠与金刚手腕云云。
曷君伉俪双携手，未造乾坤共主张。

十年幽恨春泥锁，隔雨红楼梦未稀。二句系用宏度词中不相连之二句。每句各改一字，反其意。
领略画眉无限福，杜郎只合住芳菲。此句系

反宏度《喜迁莺》词意。该词见《学衡》二十九期。中有杜郎多感云云，并注。

鼙鼓声中对艳妆，人间底事为情忙。报载张默君女士在沪结婚。又近江浙战起以后，南京城内，婚嫁之事忽极多，已千馀起矣。
由来绮思生文藻，玉佩琼琚盼客将。

下午，十二时半，汪、左两学长召集各教员，宣布现以戒严之故，制定学校检查信件之法。嗣后予等发出之信件，均须持至该科之学长（汪君）处，由学长阅过，认为无关时局，不涉嫌疑，即由学长盖"检查讫"之章，代为送出。苟不送交学长阅看，而私自发出信件，以致惹祸者，学校概不负保护解救之责，其事亦不牵涉学校。至于收入之信件，校内概免检查云云。

夕，上清华曹校长一函，英文。谓纸币低落，决即于明年二月，来清华任职。并开示予所愿授之课程，以备派定云云。予寒假后即赴清华之意已决。固缘时局关系，薪资亏减。亦以东北大学前途无多希望，不宜株守此间。清华纵不如此间之稳固，亦须竭力向前奋斗，岂宜以退隐为政策。况值今时情形，而予犹勉留此间，直至此学期之末。坚守数月而不去，亦可以略报汪君之盛意矣。景君亦以予之意为然。

九月三十日

晴。　上课如恒。

下午一时，偕卢默生君入城。至中国银行，以现银五十圆，兑成日本金票朝鲜银行票。六十五元五角。兑价一三一。以供零用而便临时携带以行也。

十月一日至七日

此一星期中，除星期日五日。外，上课如恒。

天气较前月为寒。

编理《学衡》稿件。中有曾朴译之《吕伯兰》剧，因体例改定，而此间无由觅代书之人，不得已，由予手自抄誊。虽有缪、景二君略为襄助，费时仍甚多。在时办事，但凭己力，此外无法可施。远不如在南京之指挥如意，种种利便也。

奉父谕，知督署津贴停发，度用困难。望予汇款加望岁。而中秋借款百元，仍不足节关之需。节后自更属不给矣。念父昔年之豪爽慷慨，而事业蹭蹬。至乃专望予之汇款，情殊可伤已。惟予拙于谋生。所得月薪，乌足以供父而无缺？兼顾各方，其事实难。予平生力行节俭，而终不免于感受经济艰窘之苦，亦命矣夫。然予之汇款呈父，固义之至当而情之所极乐为者也。奉父谕之日，仅存现银三十馀圆，即以三十圆邮汇父收。汇费三圆六角。并函凌其塏君，由沪汇呈七十元去，共百元。

予离南京，到奉天以来，出入收支账项大略如下，自七月二十六日起，至十月初止。

七月二十七日以后，至八月六日。

[入]三六〇元　积存

[出]九五元　付妻(家用)北门桥存款及房租在内。

一四五元　购办什物带来奉天应用(宁沪合计)。

一〇〇元　火车票行李加磅附。运书箱。

二〇元　沿途零用上海在内。

八月

[入]四二元　缪君景君摊还代购鱼肝油、罐头等。

[出]四二元　八九月份伙食、杂用公帐付缪君经理。

九月

[入]二四六元　八月份薪资全数汇交凌其塏君。

七〇元　顾泰来还借款全清。六〇元　妻擅借。王十伯、汤用彤、王善佺(每处各二十元)。

[出]一〇〇元　呈父(顾君汇去二十元、凌君汇去八十元。)

五〇元　呈爹(凌君面交)。

二〇元　赠凌其塏君。

[入]一九二元　九月份薪资奉票折合(兑价二元)。

[出]一一〇元　妻用(内顾君汇去七十元。又妻擅借六十元。)

一〇〇元　付王善佺(凌其塏转)农团股款。连前共交四百元正。

五〇元　兑金票日币。六十五元。

一〇〇元　呈父(内三十元由此邮汇去。七十元凌君发汇。)

三元　邮票(凌君寄来)

汇费各项总计。

碧柳寄诗。录下。

寄和雨僧梦醒枕上作诗甲子八月二十九日。

吴芳吉

南北东西尽鼓鼙，故人流转富新诗。
君非阮籍休穷哭，我是匡衡最解颐。
但喟苦甘成大觉，无分治乱应相宜。
清秋夜静恒孤坐，一卷麟经千载期。吾实有意于史，故云。

予亦有一诗书赠碧柳。词虽粗俚，然确写予对于碧柳诗才之坚深信仰也。并录之。

书赠碧柳

门户宋唐旧与新，巨眼知君独我真。
此道今时无敌手，中华第一大诗人。
私情公意俱圆满，技术天才并绝伦。
努力前途无自馁，琳琅一集万年春。

十月八日

晴。　上课如恒。

下午三时，赴文法科教务会议。汪悉鍼君，谆谆以严核学生勤惰，多予考试，详列分数等事为嘱。予到奉之时，所怀抱之理想与希望，已尽成泡影。盖不惟不能望此校之如意发展；且欲求此间为政简刑清，事少人和，俾予得闲居息影之地，而不可得焉。其故由办学者如汪悉鍼学长，全不思大处落墨，目光及远，使东北大学成为全国之名校。而但知趋承上官，奔走逢迎省长（校长）。以办学为作官，视教员如僚属。虽一钱之微，或教员请假一二日之琐事，亦以请命省长为词。况其大者乎？故在此直无所谓意见与主张，亦无处可容提议也。又省见甚深，事事以奉天为范围。奉天固一小独立国，而东北大学直省长公署附属之一机关而已。若一切不问，但论消极的闲暇之乐，又不能得。则由授课钟点虽只十三小时，而分数考试之观念过重，时时会议，处处干涉。决不如在东南之自由与坦适也。最后但计薪金，则令人失望。奉票低落，月仅得百八九十元，而捐项杂出，由校中摊派扣除。且按上表，则又予到此二月，领得薪资约四百元。而北上购物旅费及家用，已九百馀元。旧储、友还及借贷妻所为。三项，均垫入其中。是仍归于得不偿失耳。早知如此，固不当来。

即来，亦须先再四磋商条件，要求甚高之薪金。不此之为，实利与理想，两失之矣。此后当引以为鉴。凡办事进身，须依下开之条款行之。

（一）理想与事实，应完全分开。（既系实事问题，即不宜参入丝毫理想。只凭观察与推理，勿用想象道理及感情。）

（二）世间理想人物 Idealist 极少。故非相知有素之人，决不可以其文字言谈，而径断为理想人物，以非常之眼光与高尚之手段对付之。（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三）凡论一事，必与对方将各种详细情节言明，条件商妥，然后始为第一步之承允。（在此以前，须毫无表示。）

（四）不拘小信，但求所托藉之理由充足，即可毁约或变计。

（五）与人交涉，但计结果，不论方法。（但期使对方能如吾意行事，而不求彼明白我之道理，了解我之感情，敬仰我之品德。）

十月九日

阴。大风。　是日予请假缺课。上午七时半，乘人力车，至日本租界日人所设南满医院，治癣疾。左耳后。入门脱鞋，等候甚久。直至十一时三刻，始得用 X 光线照射二分半钟，继敷少许之药。归来已下午一时许矣。费二元，车费一元。

近常与缪、景二君，拍桌球（一名乒乓球）为乐。

接妻三函，极愤郁难受。

十月十日

晴。　是日为国庆日，校中放假。（向例三日。今从省署各机关，故只一日。）

上午，接张鑫海君英文函，述清华内部情形，极愤慨失望之意。

予日前曾闻谢求灵君述清华现状，已极不堪。而不料其如张君之所言也。现既如此，则予之转赴清华与否，应再审慎。统俟寒假中到京细察情形，方为定夺。不可冒昧径往。而半年一年后，不能见容而强迫引去，则彼时欲归奉天而不得，而致狼狈失所矣。呜呼，奉天既如此，清华又如彼。何处不荆棘，何校不腐败！比较回思，则东南大学固亦不为甚坏。苟非兵事，则且大悔不该离开东南也。

予复张君函中有云 Perhaps few men have ever felt so keenly and painfully as I have done the conflict (contrast) between an idealist and moralists aspirations and attempts and the realistic and common-sense consideration of seeing myself as a money-making machine (a very clumsy and inefficient machine at that)！[恐怕没有人像我这样感受到如此强烈和痛苦的体验，就是处于一种冲突(矛盾)之中，一方面是理想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的抱负及努力，另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和合乎常识的考虑，即把我看作是一架挣钱的机器(而且是一架粗笨的、效率不高的机器)！]可表予诸多之思感也。

下午，偕缪、景二君，至城内连泰堂浴身、剪发。又在大街上购物。

夕间归后发热，又腹泻极不舒。谅系昨今两日受寒之故。亦由心境烦郁激扰所致。

晚七时，服金鸡纳二丸，即寝。夜中起入厕二次，大发热。为予北上以来初次患病。病中无眠，思虑极清。呼上帝而虔诚祷告。又呼先祖母而祈庇佑。并决此次病愈之后，定当加意为善。忠以对己，恕以待人。对于吾亲、吾妻、吾友，皆尽完全义务。无论他人如何负我，我终必善遇而忠事之。至所有种种之困难与痛苦，我当一身一心担当忍受；不以累吾亲，不以告吾妻，不以责吾友。吾愿本此以行，终身不渝；寿命长短，所不计矣。

十月十一日

晴。　晨起病大减，勉强上课如恒。

下午，略拍桌球，即解衣拥被而寝。晚，进粥，服姜汤一碗。拥被即眠。是夜竟未起入厕，病大减矣。病中感情，以诗写之。

病中有感

团圆岂道别离苦，疾病方知康健多。
愁绪孤怀无计遣，弱躯微命欲如何。
奔驰怜我谋生拙，慷慨羡人对酒歌。
安得闲居忘冻馁，天伦乐聚半年过。

十月十二日

晴。　星期。病已大愈，仍进粥。晚，仍服姜汤。略阅杂书而已。

十月十三日

阴。大风。　间以雨，甚寒。已若南京阳历十二月上半矣。

上课如恒。病已痊可。

十月十四日

阴。大风。　上课如恒。

大连满蒙文化协会，日本人所设也。《东北文化月报》，该会所出也。该报总编辑杨成能君襄吾。介绍予至会中演说，并约缪君同往。予以杨君夙为同道，径允之，题为《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其后因见其中颇有傀儡标榜、热闹逢迎之意味。又因缪君演讲事中经波折。而

大连及本城报纸所载此段新闻，于予等之志行地位，未能确道所以，而捏造履历，如文学博士等。誉过其实，知者见讥，闻者怀惭。心殊不快，又不能不如约前往。后此遇此类事，当慎之于始也。

十月十五日

阴。大风。　上课如恒。

下午十二时半，开教职员会议。汪、左两学长宣布，现省城各界，有集资慰劳前敌军士，奉军。励其奋力作战之举。此系张学良夫人所发起，今之捐款者为见好于长吏而已。吾校亦宜加入。商会所定，及其他学校所拟行者，为以薪资百分之五捐助之。望同人一体踊行云云。予亦随诸人发言，谓同胞相杀，实堪痛心。若如红十字会之救伤，则另是一事，与此不同。故予主张捐数轻减，又予虽捐款，请勿以予名公布云云。后卒以薪金百分之三之捐数通过，予为奉大洋九元。即由本月薪金中强迫扣除云。

奉天俨然一独立小国也。奉天之人，知有中国者甚少。所谓爱国心之表示，皆类此耳。呜呼，而学校视教职员，如士官之视兵卒，随意指使。纸币跌落，吾等薪金已大亏折。更遭此类捐项之摊派，恐一而再，再而三，而不能止也。

十月十六日

晴。大风。寒甚。　上课如恒。

上午，清蒙文化协会奉天支部职员王祖尧奉天，开原。君来晤。谈赴大连演讲之行程。

尚有一事，甚使予不快，而深悔不应允诺前往大连演讲者，则校中之干涉是也。杨君第一次来邀予时，已先请之于学长汪君，得其允许。汪君继往请之于省长（校长），亦得其允许。予已嫌其小题大做

矣。而近日三四日之前。汪君函杨君，索取满蒙文化协会正式邀请讲演之公函（该公函系直达东北大学者）。谓须上之省长备案。及公函至，汪君又作一呈，同上之省长。呈中语气有"查该教员等品学端正，决不至于题外发言。合行奉请钧座核准给假前往"云云。又将予之演题，及其内容，作一说略，同上呈。始于昨夕奉批准予前往。亦可谓繁文缛节。言论自由，学士资格，剥夺尽矣！独怪彼综理全省政务者，琐细如此，何其劳不惮烦哉！

十月十七日

阴。风。寒甚。　上课如恒。

午后，预备演讲节略。

晚，八时，满蒙文化协会奉天支部主事都甲文雄君来。其人居中国二十馀年，言语行动，与吾国人无异。而于中国内情，至为熟悉。此次该会派都甲君陪伴予等前往。所有途中各事，及大小费用，均由都甲君以会中公款开支。

是晚，都甲君以汽车来，予及缪君同之共乘。先至日租界淀町七番地都甲君宅中，亦即协会支部所在。茶叙。九时半，登南满铁路头等火车，即开行。车中卧具一切俱备，其华美舒适，较之美国之头等火车（Pallman[①]）有过之，无不及矣。十一时，在车中寝。

十月十八日

晴。　气候暖适。晨，八时半，至周水子站，换乘赴旅顺之火车。大连中华青年会副会长阎纫韬君农。君接候于此。

十时半，抵旅顺。满蒙文化协会旅顺支部职员日人某君迎于车

① 普尔门式火车卧车。

站。同乘马车至大和旅馆休息。杨成能君及协会之理事平林芳胜君均在馆迎候。先进早餐，次往参观旅顺工科大学。日人经营。规模宏大，机器设备极丰。

回旅馆，进午餐。次往参观师范学校，日人所立，但学生皆中国人。男女同校，而分别部居。二处皆由校长或庶务长带领参观，说明详尽。

下午三时，至博物馆。听众已集，先由杨成能君登台介绍。次，予讲《人文主义论》，缪君讲《从学到教》。均用国语。而由都甲君口译为日语。听众日人约五分之二。

四时半，偕众人乘火车行。六时略过，抵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君别号西河，安徽六安。及青年会职员张洪五、赵庆桂、汪楚翘等诸君接于车站。都甲君先赴旅馆。予等即乘傅君之汽车，至泰华楼菜馆，赴傅立鱼、杨成能二君之请宴。座客二十馀人，已集。皆本埠商界学界主要人物。中有谢逸桑（名俊谦）君，陕西安康人。

九时半，傅君、杨君仍以汽车送予等二人至大和旅馆 216 号房宿。该旅馆，西式，整洁宏大，不让美国之旅馆也。

十月十九日

晴。　星期。晨八时，早餐于旅馆食堂。旋杨君成能来，陪予及缪君出游街市。忽车忽步，且游且谈。计游公园三处。十二时，至菊水馆日本料理店。都甲君来会，食日本餐。席地坐，所食类吾国之菊花火锅，是为吾生之第一次也。

下午，仍由杨君陪予等二人，游观书店。其中书籍杂志之多，实可惊。如 Dante "Paradise"；Carlyle "Essays"；Goethe "Werther"①。均有日文译本。且知吾国新文化派之书籍杂志，多抄袭日本也。又游曹洞宗某寺。末至海滨，游所谓

① 但丁《天国》；《卡莱尔文集》；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老虎滩者。都甲君为予等略知日本风俗起见，议移居辽东旅馆之别馆，乃纯粹之日本式上等旅馆（席地坐卧，纯用日语，颇不自由）。六时，即至该旅馆。晚餐，仍进日本餐。但与午间不同。

七时，青年会干事张、赵、汪诸君以汽车来接。乃即赴伏见台中华青年会会所，其中并有会中所办之小学校一所。傅君登台介绍，予讲《青年修养（道德）之标准》。缪君讲《人道》。听众除小学校学生外，皆中国人。约十时，傅君仍以汽车送予等回辽东旅馆。杨君又来，与都甲君商定明日予等参观程序，久久始去。

是晚，遂住辽东旅馆。

十月二十日

半阴晴。风。　晨起，在旅馆进日本早餐。杨君、傅君等来访。傅君以自用之汽车，载予等二人拜客。所拜者为本埠华商公议会（即总商会）会长李子明君等，及泰东报社毕大拙君，满洲报社金念曾君等。

十时，至傅君之宅中叙谈。其宅背山面海，风景殊胜。旋以汽车送予等至纪伊町满蒙文化协会。由都甲君引导予等参观满铁事务所。其规模甚宏，俨然一殖民地之政府也。访日人高柳顺太郎君，陆军中将职，乃满铁会社理事，而满蒙文化协会之理事长也。谈约半时，都甲君为通译。次，参观满铁图书馆，由参考部主任大佐三四五君引导接待。见松井鹤崎君，汉学家而醇然儒者也。又访诗人田冈正树，著有《淮海诗抄》未值。即归满蒙文化协会，由该会编辑主任石田贞藏君接待午餐。西餐。

下午，协会备有汽车，由都甲君陪予等赴商埠码头及海滨浴场等处游观。又参观中央研究所。由中尾万三博士及曾广方君接待。该所专研究满洲之出产，分析豆油，制造数十种物品云。三时，至工业学校日人为日人所立。晤其英文教授手塚雄君，美国 Princeton 出身。及伦

理学教授下村信真君。下村君少年英爽，谈次极相得。原定以下村君为予翻译，乃先以所讲内容，为下村君大略述说一遍。

四时半，至满蒙文化协会。听众已集，约三四十人。日人居四分之三，其中甚不乏博学深思之士，年皆甚长。予以英语讲《白璧德之人文主义》，而下村君为予逐段译成日语。下村君亦深喜白璧德先生之说，故能畅达原旨。惟予则以连日奔走酬应，劳倦殊甚。而今日自晨至夕，未得片刻独居静坐而细思之时。兼之时迫，故是日所讲，殊乏精彩，已心深为歉疚。

六时毕，与众人握手略谈。即乘汽车，至泰华楼，赴中日两方人士之欢迎会。日本满蒙文化协会方面，以高柳中将为代表；中国商会、青年会方面，以某君及傅君为代表。宾主共三十人，分三席。先由高柳中将致欢迎词。某君亦略说数语。予致答词。均由阎纫韬君通译。宾主所说，均中日亲善，文化提携，及酬谢慰劳之套语。旋即入席，予与缪君，居中席，上坐。高柳君等陪客。此间日人多能华语，华人亦多能日语，甚为欢洽。

约近十时，散席。予等仍乘汽车回辽东旅馆宿。杨君仍来过。

十月二十一日

晴。　晨起，仍进日本式早餐。八时，乘汽车至车站。僧都甲君及缪君登南满火车头等车。而杨君、并携果饵。赵君、张君、汪君（青年会）、毕君（《泰东报》）、石田君（文化协会）等多人，均至车中相送。

已而车行。十二时许，在车中进西餐。下午四时，抵奉天。都甲君仍呼汽车，送予等至东北大学，乃别去。

到奉以来，两月整居。此游殊畅，而诸君招待之热诚，甚可感也。大连之中日人士，有诗社之组织。月出《辽东诗坛》一册。毕君以见赠，并赠田冈君之《淮海诗抄》。而满铁会社，则赠各种说明书、成绩

报告及章程之类，计一大包云。

十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一日

自二十二日起，上课如恒。

天气骤寒，然过数日又复和暖。自十一月一日起，室中生炉火焉。

十月二十六日，发出《学衡》三十六期全稿。然三十四期，多日不见出版，恐遂从此断绝矣。但予编撰下期之稿，仍不稍懈也。

读柳先生《中国文化史》毕。读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又读前所未毕之数书。

十月三十日，又小病一次，半日而愈。

十一月一日，领到十月份薪金。纸币兑换，较前月略涨。又扣去军士慰劳金，计实领到大洋二百零五元。拟制皮外套一件，以为御寒及应酬交际之需云。